五十一集大型电视连续剧
二零零九年央视开年大戏
杜淳 佟田青
苗圃 佟亚花
走西口
导 演：李三林
编 剧：俞智先 康 越
主 演：杜 淳 富大龙 苗 圃 侯天来
走西口吧
1月2日起央视一台每晚八点两集献映

引文

清末。山西祁县。

太阳悬挂在天空，灼热的光芒无情地洒向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放眼望去，满眼的黄色中显现着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绿色，那是一棵棵细弱的禾苗，在烈日的炙烤下已经变成了一根根枯草，龟裂的土地无情地宣告了它们死亡的命运……

空气仿佛在燃烧。

村中的黄土路像是从扎实的线团中扯出的一条细细的线，通向遥远的天际。土路上三三两两地走着扛着行李卷的庄稼汉们，他们步履蹒跚毫无生气，一张张脸如同龟裂的黄土地，写满了无奈的离愁和迷茫。

黄土坎上站着一个山西妹子，一曲《走西口》唱得背井离乡的庄稼人一步三回首……

哥哥你要走西口，

小妹妹实实地难留。

提起你走西口啊，

小妹妹我泪花流。

有两句知心的话呀，

哥哥你要记心头。

走路你要走大路，

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儿多，

拉话解忧愁……

坐船你坐船后，

不要坐船头；

船头上风浪大，

怕你掉进水里头……

哀婉的歌声如泣如诉，在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的山西祁县，这首充满了无助无奈、伤感伤怀的民歌流传着。它是无数为

了生存、为了活命、为了希望而走西口的山西人，用殷红的鲜血伴着苦涩的泪水，谱写成的一曲悲歌。在这首令听者背冷的词曲里，有走西口人辛酸凄楚的往事，更有他们离奇壮美的故事。《走西口》就像村中那条扯向天际的黄土路，迷茫悲凉中透着无限美好的希望！

第一卷 （1）

田家大院在祁县称得上是富贵之家，高耸的门楼显得威武气派，两只红灯笼常年高悬在两边，宽大的两扇大门上镶着两只锃亮的大铜环，虽然那是留着来人敲门所用，但对田家的大门来说，就是一对摆设，田家的大门从来都是洞开着的。这是田老太爷的主张：为人光明磊落，做事正大光明。

这一天，田家大院一早就新换了门前的灯笼，院子里也清水泼淋，扫得一根草屑都不见，两盆石榴花开得正艳，端摆在正房的台阶下。下人们都换上了年节才穿的衣服，满面笑容地听候着主人的派遣。田老太爷身穿藏青色的夹袍，外面套着赭红黑花的马甲，衣着整齐，捋着胸前的胡须站在青石板铺的台阶上，迎接着前来贺喜的宾客。

今天是田老太爷为孙子摆“周岁酒”的日子。

“田老太爷，我这儿给您道喜了！田家大院后继有人了！”来客是蓝老板。

“同喜同喜！蓝兄，请客厅用茶吧！”田老太爷开心地笑着迎接着来客。

又一辆驴车停在了大门口，田老太爷迎上去招呼道：“哎呀，洪老弟！”

“田老太爷！您好啊！”

“好，好。你不是去口外了吗？”田老太爷拉过来人的手。

“我刚从口外回来，听说您为孙子摆‘周岁酒’，我得讨您一杯水酒喝呀！”洪老板开心地说着。

田老太爷也开心地接过话道：“好好好，一会儿我一定多敬洪兄几杯！”

“好，今天我是不醉不归！”洪老板爽声地笑着。

“你口外的生意一定是财源茂盛吧？”田老太爷关心地问道。

“借您的吉言。不过，因为外国人资本的介入，我们的生意就清淡多了。可是大不如三十年前您在口外开银号的时候了。”洪老板谦虚地说道。

田老太爷受到了恭维自然高兴，一直陪着这位洪兄走到客厅门口才松开手说：“那就请客厅用茶吧！一会儿咱们再细谈。”

为了孙子摆的“周岁酒”，田老太爷早就吩咐下人们准备了好几天，但少奶奶淑贞并不十分开心。淑贞过了年就二十八岁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她生得天生丽质，加上性情温柔，为人谦和宽容，家里的大小事情并不需要她操心，因此并不显老。加上这第二个孩子是个男丁，让田家有了续香火的，她也了却了一份心思。月子里调养得好，脸上越发放出光泽来了，白里透红，一按都要出水了。

让年轻貌美的少奶奶不开心的是田家的儿子，自己的丈夫，孩子的爹，已经又是一晚没回来了。她一边给小少爷田青穿新衣裳，一边往窗外看着，见长顺走进来忙调过身子问：“大少爷怎么还没回来？”

长顺也不客气地说：“他？一定是屁股让赌场的椅子给粘住了。”

淑贞抱过孩子叹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还去赌！你快去把他找回来，就说老爷叫他！”

长顺应了一声，向大门外走去。

祁县有好多茶馆，大多开在商铺林立的街市，多是为那些洽谈生意的商人们提供一个幽雅的场所。这些年随着商铺的增多，茶馆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渐渐地发展到了不光喝茶谈生意，而且也摆开了赌局。“聚财楼”便是生意最红火的一个。

热气腾腾的盖碗茶端在手上，人们围桌而坐，有边喝茶边聊天的，也有弹曲卖唱的。店小二手提铜壶边跑边吆喝着穿梭在各个茶桌中间，忙得像只脚不着地的鸟。楼上的一个雅间里正开着个赌局，参赌的只有两人——田家大院的大少爷田耀祖和祁县有名的赌棍夏三。中间坐着的见证人，是茶馆的老板。

第一卷 （2）

此时的田耀祖赌兴正浓。要说这个田耀祖还真是长得一表人才，中等个儿，国字脸，两只眼睛看上去也透着精明，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嗜赌如命的人。田老太爷本来把继承祖业振兴田家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送他读书，教他做生意，还给他取了个光宗耀祖的名。只是谁也没想到，长得像老子一样的田耀祖，做起事来却不抵老子十分之一。家里的财产收入，往来账目，在他眼里就是取之不尽的银子，至于这些银子是如何挣来的，他却不闻不问，特别是结婚九年一直有女无儿，他更有了夜不归宿嗜赌如命的理由。

此刻田耀祖和坐在对面的夏三拿着一个骰盅哗啦啦地摇着，两个人同时把骰盅蹾在桌子上，开始要点儿：

“四个四！”

“五个五！”

两个人已经赌得四眼通红，满头大汗。盅盖揭开了，在场的人都瞪着眼睛看骰子。“田大少爷，这回您赢了。”茶馆老板说。

田耀祖看着骰盅中的骰子，忍不住咧着嘴乐了，“嘿，看来刚才那手没白洗，风水轮流转，这一转，运气转到我这边来了，记上记上。”他迫不及待地从茶馆老板手上抢过账本递给了夏三，让他在账本上签字画押。田耀祖这阵子净在账本上签字画押了，这下终于出了口气。他盯着夏三在上面画完押后又拿过账本解嘲地说：“念书时字没写好，倒是在这个账本上练出了一手好书法，你们瞧瞧，‘田耀祖’这几个字写得都快赶上王羲之了。”田耀祖拿着账本给身边的二人看，“你们瞅瞅是不是？”

夏三和茶馆老板看着账本上田耀祖密密麻麻的签字画押，偷偷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不露声色地笑道：“是啊，你都要成了田羲之了。”夏三努力地克制住心中的狂喜，在一旁恭维说。

“再来再来！”田耀祖学戏文里的道白腔调，“今日，我要杀你个片甲不留！”说完往手上吐了口唾沫，用力搓了搓。

“田大少爷，别洗呀，万一把好手气洗掉了呢。”茶馆老板故意打趣道。

“去去去！谁洗手了，这是加劲儿！本少爷在你的茶馆都连着输两个多月了，今天这是时来运转了！”田耀祖把袖子往上捋了捋，又往手心吐了口唾沫。

田耀祖和夏三拿起骰盅哗啦啦地摇起了骰子，两个人互相对视着，新一轮酣战又开始了。

田耀祖差不多把“聚财楼”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了，天天来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就像有人到时要吃饭睡觉一样，每一次他都带着无限的希望，希望自己能赌赢，然而几乎每次都让他失望，他总是输，输的结果是勾起他更大的瘾，激起他更大的赌欲、更大的希望，循环往复的，他就像病入膏肓的人不可救药了。今天他居然赢了，田耀祖甚至要飘飘然了。

长顺从田家出来就放慢脚步，他在想怎么样才能把少爷找回来。这条田家到“聚财楼”的道他是太熟了，这么说吧，这几年光是这条道他都记不清跑了多少趟，每次都是去找大少爷回家。而这个屡叫屡不回的田家大少爷已经成了这条道上看不见却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一道风景——街上的人心里都清楚，田家好景不长了。今天这小少爷周岁宴席的日子，能不能叫回大少爷还是未知数呢。田老太爷如此重视小少爷这个生日，因为这不光是一个孩子的生日的事，而是田家大院今后要兴旺发达的大事。这是一个向世人的宣告，宣告田家子孙满堂，兴旺发达。长顺哪能不懂得这其中的重要呢？只是这少爷叫不叫得回来，他心里可真是没有底。

第一卷 （3）

“我家少爷呢？”长顺一进茶楼就问茶房。茶房用下巴指着身后的雅间道：“还用问我吗，你家少爷除了这儿还能上哪儿？”

长顺进了那个雅间，也不回避旁人冲着田耀祖说道：“大少爷！老太爷和少奶奶请您快回去呢。”

田耀祖手里哗啦啦地摇着骰盅，头也没回地道：“去去去！别来烦我。”

“大少爷，我也不想来烦您，可今天您得赶紧回去。”长顺硬着头皮又劝了一句。

夏三来了一句：“你家少爷今天手气好着呢，他那脾气你还不知道，一赌起来就六亲不认，你个下人掺和什么。”

一听这话，田耀祖来了神儿道：“怎么了？天塌下来把老太爷砸背过气去了？”

“大少爷，瞧您这话说的，老太爷好好的。今天，府上不是正在给田青小少爷摆周岁酒席呢嘛。”长顺忙说。

田耀祖拍拍脑门儿，“哎哟！我还真把我儿子这档子事给忘到脖子后头了！”

“算了吧，你我在这大战了一天一夜了。我把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快回去办正事吧！”夏三站起来要走。但谁都看出来这是在激田耀祖。

“夏三，夏三，慢着，慢着！你赢了钱抬屁股就走了？这也太不仗义了吧？”

“笑话，我是那路人吗？”田耀祖果然上当了。

茶馆老板在旁边敲着边鼓，“田爷您别冤枉他，夏三爷可不是那路人。”

长顺早听出了话外音，忙说：“大少爷，客人都到了，就差您这个主人了。咱回去吧！啊？”

田耀祖一把拨拉开长顺，提高了嗓门儿道：“去，去！让老太爷先招呼着。”然后对夏三说，“夏三爷，你别借坡下驴呀！我的手气刚转过来，你就不赌了，这还叫仗义？”

“好，再来再来！”夏三坐下来捋了一下袖子。旁边的老板忙喊着让茶房上壶好茶，喜形于色的样子一点儿都不掩饰。长顺看得明白，心想明明是这两个人在圈拢田耀祖，他一急就去拉田耀祖：“大少爷，您还是……”声音里带了恳求。

“你回去告诉老太爷和少奶奶，让他们先招呼客人开席。就说我把输的那五百多亩地赢回来了就回去。”田耀祖说得并不理直气壮。

“那您不回去了？”长顺做着最后的努力，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大少奶奶眼泪汪汪的样子。

“回去个屁！我这刚见回头钱就走了，手气错过了怎么办？我连憋了泡尿都没去撒，就是怕好手气顺着尿道跑了。”田耀祖烦了。

茶馆老板和夏三相视一笑。

长顺索性不管不顾了：“大少爷，您还是回去吧，老太爷和少奶奶都眼巴巴地等着您呢。”

“滚！”田耀祖一瞪眼睛举起了骰盅。

长顺吓得转身往外跑，和端茶上来的茶房撞了个满怀。

“眼睛哪？真是什么主子什么下人！”茶房一边拾着摔破的茶壶，一边冲长顺吼着。此时长顺哪有心思和他计较，他要赶紧回去给少奶奶报信。

田耀祖重新拿起骰盅哗啦啦地摇了起来，啪地扣在桌子上，大喊了一声：“开！”

然而这只是田耀祖的一厢情愿了，长顺走后的一次次开局，乐的都是夏三了。田耀祖头上的青筋突突跳着，声儿都变了调儿，他又一次猛地把骰盅拍在桌子上大叫了一声，“开！”

他又输了。

“给我换副骰子！”他冲着茶馆掌柜喊道。

掌柜也提高了声，冲身边的伙计使了个眼色道：“去，给田大爷换一副好使的骰子！”

把长顺打发走后，淑贞就来到了前院，大院上上下下喜气洋洋的气氛让她稍稍去了些不快，她托着茶盘轻快地走到田老太爷身边，“爹，您喝口茶吧。”

第一卷 （4）

田老太爷接过茶壶，嘴对嘴地喝了一口，问道：“耀祖呢？”

“爹，要不您回屋歇一会儿，我在这儿招呼一会儿？”淑贞岔开话。

“还泡在赌场上不回来？”田老太爷瞅了一眼儿媳妇。

“我让长顺去叫了。”淑贞忙说。

“这个不肖之子！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儿子，家门不幸啊！”田老太爷咳嗽起来。

淑贞赶紧一边替他捶背一边劝道：“爹，您别着急，他一定是把田青过周岁的事儿给忘了。长顺去告诉他了，误不了开席。”

“这么大的事他都能忘了，他还有人心吗？”田老太爷看着少奶奶淑贞焦虑的神情，知道这事怪不得儿媳妇，便不再说了。

恰在这时，县城私塾的黄先生走了进来。淑贞忙迎了上去道：“哟，秀才先生来了？”

田老太爷满脸堆笑：“哟，黄先生来了？您可是田家的贵客呀！”

黄先生走到田老太爷面前一抱拳说：“田老太爷，恭喜恭喜啊！”

“秀才先生，待我这孙儿到了读书的年纪，还得有劳秀才先生给开蒙啊！您快坐，快坐。”说着将黄先生让在了上座。

“呱呱之子，各识其亲□□□之学，各习其师。老太爷想把孙子还交给我来教，黄某真是不胜荣幸。”黄先生往院子里看了看，“府上大少爷，我那个学生耀祖呢？”

田老太爷一脸的苦相，说：“当真人不说假话——他还能在哪儿？我已经派人找去了。”

黄先生叹了口气道：“‘教不严，师之惰’啊！”

田老太爷摇摇头说：“孟老夫子说过：‘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也近乎于禽兽了。”田老太爷说完剧烈地咳嗽起来。淑贞赶紧递上手帕，田老太爷咳出一口血痰，淑贞吓得忙收了手帕。“爹，您别急，慢慢说，这怪不得您

的。”说完向下人招了招手，偷偷把那个手帕塞给她，又小声嘱咐了一句，“别让人看见。”

田老太爷倒是并没理会，他润了润嗓子，冲黄先生叹息一声：“我这身子骨也一天不如一天了，风中之烛，瓦上之霜，也没有几年可活了。”

“看您这话说的，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嘛。您的清福还没享够呢！”黄先生何尝不知田老太爷的苦衷呢？自己的学生田耀祖已经是田家的一块心病了。

“先生说得也是，这人啊，越老越得活明白，愁也一天，乐也一天，还不如高高兴兴地活一天是一天。”田老太爷自嘲道。

见两个人说起话来，淑贞便来到了大门外，一出门，就瞅见了回来的长顺，她往后面望了望，并没有车轿的影子。“找到大少爷了吗？”淑贞把长顺拉到一边。

长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喘息着冲少奶奶淑贞点了点头。

淑贞再次往路上看了看，问道：“大少爷呢？”

长顺喘匀了一口气回道：“少奶奶，大少爷玩得正在兴头上，不肯回来。还让我转告老太爷和少奶奶，说他把输掉的五百多亩地赢到手，就马上回来。”

淑贞急得一跺脚道：“这怎么能行呢？今天是他儿子摆‘周岁酒’，长顺，你再去一趟，无论如何得把大少爷叫回来，客人都等着呢。”少奶奶淑贞放低了声音，她不想让坐在院子里的老太爷听着。

“站住！”田老太爷早听到了，他喘着粗气对长顺说：“不用去了！”田老太爷冲淑贞摆了摆手，无限悲凉。“罢了，由他去吧。好在我还有个孙子小田青。把孩子抱来，抓周！我不相信田家的子孙都不可救药了。抓周！”田老太爷高声吩咐道。

第一卷 （5）

见田老太爷发了话，淑贞也只好作罢，吩咐下人准备抓周。下人们一下子忙碌起来，摆桌子的摆桌子，放东西的放东西，小少爷田青也被奶妈抱了进来。这抓周是大户人家在孩子周岁时举行的一种仪式，就是在孩子周围摆满各种吃食玩具、珍宝物件，在没有大人引导的情况下，任孩子自由抓取，以此来判断孩子将来的志向。

今天田老太爷给孙子摆周岁酒宴，还有一个重要的心事，那就是看孙子田青抓周时抓到了什么，别人可以不在意，他可一直都在想着这事，他已经把田家的兴旺发达寄托在孙子身上了，但愿孙子别像自己的儿子田耀祖那样，成了一个败家子。

一张花团锦簇的大锦席摆放于中堂正中，锦席上摆着佛道儒经卷、金银珠宝、印章、笔墨纸砚、书籍、玩具、算盘、账册、秤尺刀剪、升斗、首饰、彩缎花朵、胭脂盒、各种吃食……

淑贞和丹丹搀扶着田老太爷走到香案前，秉烛焚香，敬告天地，虔诚地祈祷了一番。田老太爷走到锦席前看了看，坐到太师椅上，“有骰子吗？”

众人一愣，都看着老太爷。

“我问有骰子吗？”田老太爷提高嗓门。

淑贞摇摇头。她自然最明白不过公公的心事，一开始就吩咐下人不要摆骰子，有一个田耀祖已经够了，她真的怕自己的这个儿子也和他爹是一个货色，那她可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了。

田老太爷一摆手，“长顺，去拿副骰子来！”

“爹，您是不是让耀祖气糊涂了？抓周哪有抓骰子的呀？”淑贞忙上前阻止，下人们也偷偷传递着眼色。

田老太爷手杖在地上拄了拄，冲在场的人说道，“我没糊涂！我就是要骰子！”

“爹！”淑贞叫了一声，想要阻止田老太爷。

“我就是要看看小田青长大了，是不是也像他那个不争气的爹一样嗜赌如命！”田老太爷有些悲凉地说。“当年，耀祖那个孽子抓周的时候，他的祖父要试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的珍稀之物都摆

在了锦席之上，让他来抓。谁知道啊，他一概不取，伸手便抓过了一个脂粉盒和一个骰子。”

淑贞听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睁大了眼睛。

田老太爷叹息一声接着说：“我的老父亲勃然大怒：‘此儿将来必是酒色之徒！’气得他老人家当时就拂袖而去。谁知道啊，耀祖现在的所作所为，真的被他老人家不幸而言中了。”田老太爷闭上了眼睛，一滴混浊的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我们田家四代单传，怎么就偏偏出了耀祖这么个不争气的孽子啊！我……我真是愧对田家艰苦创业的列祖列宗啊！”

淑贞哽咽了。

田老太爷挥挥手道：“去，拿骰子！我倒要看看我们田家到了小田青这一代，还能不能重振祖业？！”“去吧长顺，找副骰子来。”淑贞对长顺说。此时她已经平静了，什么人什么命，该来的来，该去的去，儿子是自己生的，无论啥命她都得面对，都得认。“冯妈，把小少爷抱过来，听祖父训示。”淑贞显出了少奶奶的风范，冲奶妈摆摆手，自己也站到了田老太爷身后。

奶妈把小田青抱到田老太爷面前。田老太爷看着小田青，抬起手疼爱地用手指头拂拂田青的小脸蛋，“孙子啊，二百多年前，我们田家的祖上是靠走西口发的家。他们一开始在口外，是靠给人家拉骆驼，后来又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卖布头，就这么一步一步发达起来的。我们田家大院前前后后建了二百多年，才有了今天这个规模。田家四代单传，能否重振祖宗的家业，就全靠你了！”田老太爷的话说了一半，又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第一卷 （6）

刚刚九岁的田丹丹赶紧跑过来给爷爷捶背，“爷爷，您别生气了，弟弟和爹不一样，弟弟长大了肯定不是败家子。”

田老太爷忍住咳嗽，抚摸着丹丹的头乐了，“我孙女说得对，承蒙祖宗荫庇，小田青一定能重振祖业。”

“冯妈，你去把客人们都请过来，看孩子抓周吧。”淑贞对冯妈吩咐着。她把一副骰子放到了锦席上，跟那堆摆好的物件混在了一起。

田老太爷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好啦，开始吧。”

奶妈把小田青放在了锦席正中，他一双黑亮的眼睛盯着这些物件，兴奋极了，众人都屏息静气地看着小田青。这里最紧张的就要数淑贞了，她一边看着儿子的手，一边又偷看着田老太爷的脸色。就见儿子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的东西，并不伸手去拿。少奶奶淑贞急了，她忍不住地蹲下身指着金银七宝，“儿子，抓这个。”

“淑贞，不要诱导他，任其挑选。”田老太爷不动声色。

淑贞只好站起身，但一双眼睛却一刻不离儿子的手。这时就见小田青啊啊地叫着，一只小手接近了骰子。

田老太爷闭上了眼睛。淑贞咬住了手，旁边的人连大气都不喘了。小田青忽然伸出一双小手，绕过骰子抓起了一个小算盘……

“娘的好儿子！”淑贞一下子抱起了小田青，使劲在孩子脸上亲着，眼睛里闪着泪花。“爹！爹！您快看啊！”她把孩子抱到田老太爷跟前。

田老太爷睁开眼睛看见小田青手里的算盘，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哎呀，小少爷一下子就抓到了个算盘。这说明他将来也一定是个有名的晋商！”

“对，算盘一响，黄金万两嘛！”

“这孩子长大了一定能开一个比大魁盛还要大的大买卖！”周围围观的人们七嘴八舌地感叹着。

田丹丹抓起金银七宝塞到小田青手里，“弟弟，抓这个。这是金子！”

田老太爷捋着胡子苦笑了一下，“没抓到骰子就好。”

“有了算盘就有了点石成金的手指了。不抓金子，也有金子嘛！”黄先生说。

“恭喜恭喜！”众人也齐声附和。

田老太爷站起身，“多谢诸位的吉言！大家请入席吧！”

夜色降临了，田家大院门前的红灯笼点亮了，喧闹一天的田家大院此刻安静得没有一点儿声息。下人们忙活了一天，早就收拾停当熄灯睡觉了，只有少奶奶淑贞的房里还亮着灯。

淑贞的眼前放着那把算盘，看着看着淑贞的眼泪就落下来了……她回头看了看熟睡中的一双儿女，给他们盖了盖被子，抬脚出了房门。她要去找田耀祖，要和他说：你可以不管这个家，但你不能不管你的儿子，你的儿子将来是有出息的，他一把竟抓住了算盘！

淑贞提着灯笼轻轻地打开大门，脚刚一跨过门槛，便吓得一声惊叫，灯笼失手掉在地上。

睡在门房里的长顺，披着衣服跑了出来，“少奶奶，出什么事了？您这是要去哪儿？”“长顺，你快看看，那是什么呀？”惊魂未定的淑贞指着门口一团黑乎乎的东西说。长顺拾起地上的灯笼，壮着胆子走了过去，灯笼照在了一张黑乎乎的脸上，长顺吓得调头就跑了回来：

“哎呀！我的妈呀！这是人还是鬼呀？”

“哪来的鬼？走，过去看看。”淑贞和长顺壮着胆子，向倒在田家门洞里的那个人走了过去。“长顺，把灯笼凑近点儿。”

长顺大着胆子把灯笼凑得近些，只见一个人躺在地上，脸上全是泥土，脸上和裸露在破袍子外的胳膊上被火烧伤，肉都揪揪在一起化脓了。

第一卷 (7)

“天哪！怎么烧成这样？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淑贞把手指头凑到那人的鼻子下。

“少奶奶，还有气吗？”眼瞧见真是人，长顺这才不怕了。

“长顺，快把他背到你房里去，他还活着。”淑贞吩咐道。

长顺把灯笼交给淑贞，俯身吃力地背起了那人。两个人也不敢声张，悄悄地把那人背到了门房。

“快放到床上。”淑贞熄灭了灯笼，帮长顺放下人。

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披散着蓬乱卷曲烧得所剩无几的头发，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分辨不出颜色的蒙古袍子。“好像是从口外来的蒙古人。”淑贞猜摸着。

长顺放低了声音，“我说少奶奶，该不是从口外杀人越货，逃到我们这里来的吧？”

“不管是什么人，总不能见死不救，你快去打一盆热水来。救人一命，总是有好报的。”

“喂，你醒醒，醒醒啊。”淑贞俯下身轻轻叫着。

那人慢慢睁开眼睛，挣扎着想坐起来。淑贞忙伸手按住了，“别动，你昏倒在了我们家门口，我一会儿就派人去给你请大夫，你能听得懂我说话吗？”淑贞尽量将语气放轻了，安慰着眼前受伤的男人。

那人轻轻地点了点头，声音细弱地，“水，给我点水喝。”

“你会说汉话？”淑贞又轻声问道。

那人虚弱地点点头。

淑贞站起身，倒了一碗水递到那人嘴边上。那人渴极了，捧着碗咕咚咕咚地把水喝了下去。喝罢水，头一歪，又昏睡过去。淑贞怜惜地叹了口气。

长顺端着一盆热水走了进来。淑贞让他快去乐生堂把胡大夫请来。长顺“唉”了一声，忙又提着灯笼向外走去。淑贞想了想，起身把窗帘拉好，把一块手巾在热水盆里搅好拧干，俯下身帮那人轻轻地擦

拭着脸上的污泥，心里想着这人的来历，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告诉老太爷。

那人一直就昏睡着，淑贞这么动他都没醒，淑贞担心他还会不会醒过来了。好在乐生堂的胡大夫很快就来了，他给那人号了脉，又查看了一下伤情。“这人的体格甚是健壮，像是习武之人。只是身体多处受了火烧之伤，加之奔波劳顿，多有虚亏。我给他开几服药，内服加上外敷，好生调养几日，就无甚大碍了。只是脸上和身上的烧伤之处要留下伤疤，这人得破相了，恕老夫才疏学浅。不过伤成这样，恐怕华佗再世也无回天之力了。”

“胡大夫，看您说的，真是太谢谢您了。”淑贞放了心，忙说。

“难得少奶奶一副菩萨心肠，医家治人之疾，应有割股之心，我只是举手之劳，不足挂齿。”胡大夫倒是很欣赏田家这位少奶奶的义举，马上便开了药方。长顺一面代少奶奶送大夫出门，一面又带了药方去抓药。

淑贞和衣靠在椅子上，望着眼前昏睡的男人，等着长顺回来，也是一夜没消停。

田耀祖也一夜没消停，连输几局，实在玩不下去了，他才哈欠连天晃晃悠悠地从茶馆里走了出来。一直等候在门口的锦缎小轿马上抬到了田耀祖面前，轿夫掀开轿帘，“大少爷，请！”

田耀祖猫腰钻进了轿子，轿夫喊了一声，“起轿！”

轿子一颤一颤地晃悠，田耀祖却没了睡意，他想这么晚了我回家干什么，兴师动众的不得消停，就是挨骂也得等明天再说。所以轿夫问他是回府上还是上别处时，他立刻说，“废什么话？少爷我什么时候从‘聚财楼’出来直接回过府上？老地方，桃红姑娘还等着我呢。”

第二天田耀祖一进家门，就见田老太爷坐在院中的摇椅上晒太阳。田老太爷看着田耀祖，一阵咳嗽袭来，田丹丹攥着小拳头给爷爷捶着背。

第一卷 （8）

田老太爷用拄棍使劲在地上敲着。

田耀祖忙上前说：“爹，一大早晨，您这是干什么呢？吃多了消食儿呢？”

田丹丹叫了声，“爹回来了！”“你个败家子儿！混账王八蛋！我气都快让你气死了，还消食儿呢。”田老太爷忍住咳嗽。

田丹丹咧着小嘴乐了。

田耀祖瞪了女儿一眼，嘻皮笑脸地说，“爹，您可别为老不尊啊，怎么张嘴就骂人？您不是老跟我说咱们家是忠厚传家，诗书传家的吗？您骂我是王八蛋，那我这蛋是谁下的？您这不是在绕着圈骂自己呢吗？”

田老太爷从摇椅上站了起来，“你个孽子！我骂你？我还要打你呢！”

“爹！快跑！爷爷要打你！”田丹丹拉着田耀祖就跑，田耀祖一边让女儿拉着，一边回头冲田老太爷说，“爷爷不是要打爹，爷爷那是早晨吃多了，要消消食儿。”

田老太爷举着拄棍向田耀祖打过来，“我打死你个孽子！我打死你！”

田耀祖一下子松开女儿的手，抱着脑袋跑在了前边，嘴里还不老实地说着，“‘养不教，父之过’！你打我干什么？”

田老太爷一屁股坐在了摇椅上，禁不住老泪纵横，“‘养不教，父之过’！‘养不教，父之过’！……”

田丹丹跑回田老太爷身边，掏出小手绢给爷爷擦着眼泪。

田耀祖抱着脑袋一下子跑进了门房，正撞见少奶奶淑贞给那个受伤的蒙古汉子喂药。田耀祖一愣，他看看淑贞又看看那个蒙古汉子，忽然咧着嘴乐了：“呦嗬，大少奶奶，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躺在床上的蒙古汉子挣扎着想坐起来，淑贞伸手按住他，“别动。”淑贞没理睬田耀祖，接着给他喂药，那人看着田耀祖，不安地躲避着淑贞的药碗。

田耀祖一把抢过淑贞手中的药碗，把药泼在地上，“大少奶奶，我问你呢，这人是谁？”

“田大少爷，把输了的五百多亩地都赢回来了？”淑贞站起身，看着田耀祖。

田耀祖指着床上的蒙古汉子，气急败坏地说：“我说你行啊，这都明目张胆地把野男人领家来了。”淑贞也不申辩，抬起手打了田耀祖一个耳光。田耀祖一下被打晕了，他一手摸着自己的脸，一手指着淑贞，“你！你敢打我！？”

淑贞瞪着田耀祖一句话说不出，委屈的眼泪刷一下流了下来。那个蒙古汉子挣扎着从床上下来，冲淑贞一拱手，“多谢少奶奶救命之恩！”说罢，晃晃悠悠地向门口走去，刚走了几步，就摔在了地上。淑贞一边往起扶蒙古汉子，一边大声地喊道，“长顺！”长顺跑了进来。“还看什么？快点帮我把他扶到床上去。”

长顺胆怯地看着田耀祖不敢伸手。这时田老太爷走了进来，用拄棍指着田耀祖，“孽子！还不快行点善积点德，帮长顺把这位好汉抬到床上去！”

田耀祖不情愿地和长顺一起把那个蒙古汉子抬到了床上。田老太爷对床上的汉子说：“你就安安心心地在我们家把伤养好。”用手指着田耀祖，“这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耀祖，你不用搭理他。”

蒙古汉子虚弱地说：“多谢田老太爷。”

田耀祖在一边纳闷地看着田老太爷问：“爹，这人是谁呀？”田老太爷没理田耀祖，“淑贞啊，这古圣先贤说得好，‘人之为善，百善而不足；人之为不善，一不善而足。’这位好汉既然倒在了我们家门口，就与我们家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要好生待人家，直到他康复。”

淑贞受到了鼓励，心情好了许多。“是，爹，儿媳知道了。您回屋休息吧。耀祖，你还不扶着爹点儿。”

第一卷 （9）

田耀祖上前扶着田老太爷，“这好人都让你一个人做了。”淑贞也不理，见他们出了门，拿起一包药交给长顺，“长顺，让大师傅把这包药煎一煎，煎好了给我端过来。”

有了公公的认可，淑贞精心护理着这个人，她要把他的伤治好，不知怎的，她的心里总有一种遇到亲人的感觉。只是她往那个蒙古汉子烧伤的胳膊和脸上涂抹药时，那个蒙古汉子总是不好意思地躲避着，“少奶奶，还是别……”

淑贞看着他温和地笑了，“你别躲，俗话说，病不拘礼嘛。”淑贞一边上药，一边吩咐下人给田耀祖端碗冰雪玫瑰汤。

待淑贞回了自己屋时，田耀祖已经躺在了床上。“耀祖，我们儿子也有了，丹丹都九岁了，按说，儿女双全，我们也该知足，好好过日子了。前些年你说咱们田家三代单传，到我这没能给你生个儿子续香火，你心里烦，就出去没日没夜地赌。可现在，我们的儿子田青那么招人喜欢，你怎么还嗜赌如命啊？这赌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淑贞坐在了床沿上劝丈夫。

“我不是想把输了的那些地呀什么的再赢回来嘛。”

“耀祖，十赌九输。输了的地呀什么的，输就输了，只要你从现在起戒赌，好好过日子，我就知足了。”

田耀祖坐了起来，“淑贞，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我想把输了的那些再捞回来，不也是想给咱儿子多置下一份家业吗？”

“我觉得我们给儿子留下的这一份家业够大了，虽比不上田家的祖上那么殷实富足，可我们吃穿用度在这方圆几百里也数得上啊。再说，我觉得给儿子留下多大的家业，都不如给儿子留下祖辈的德行强。老辈人不是常说，咱田家之所以二百多年来兴旺不衰，就是田家的祖上积了德了嘛。”淑贞不甘心地再次劝说着。

“真是妇人之见。我这就去给你挣个万顷良田回来！”田耀祖烦了，边穿鞋边说，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淑贞黯然地起身站在窗前，看着田耀祖远去的背影，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颗颗地滚落下来……

眼见田耀祖又是一天没着家。大少奶奶淑贞坐不住了，她决定带着一双儿女去茶楼找回丈夫。她想，我也不用顾自己的脸面了，我就不相信，我抱着儿子领着女儿，我站在你田耀祖的赌桌前，你还有什么脸面赌下去？别人还有什么脸面和你赌下去？

娘仨一出门就见一个头插草棍儿黑瘦黑瘦的少年跪在路边，少年嘴唇干裂，在烈日的暴晒下，几乎要晕倒了。他一见淑贞走过来，忙以头触地，“少奶奶，行行好，买下我吧。”

淑贞弯下腰问道：“孩子，你这是……”

少年抹了把眼泪，“我爹娘都饿死了，他们活着的时候就没屋子住，他们死了，我想把自己卖了，买口棺材给他们住。”

淑贞的眼圈红了，“你是谁家的孩子啊？”

“我是镇东头老李家的，我叫李义。您买我吗？买我就起来，不买我就不起来，我什么活都会干，放牛放羊，挑水打柴，看家护院。”

淑贞腾出手来拉起李义，“好孩子，快起来。”她从怀里取出一块银子，“快去安葬你的爹娘吧。”李义接过银子，给淑贞连磕了三个响头，“我知道您是田家大院的少奶奶，等我埋葬好爹娘，就去您家里给您当牛做马，报答您的大恩大德。”他看着田丹丹手里的糖人，馋得咽了口口水。

田丹丹小大人似的把糖人递给了李义，又从兜里掏出一块点心塞给了他。李义抓起点心就往嘴里塞，狼吞虎咽地吞了下去。田丹丹看着李义的吃相，扑哧一声乐了，“你以后到了我们家，有的是好吃的。”李义嘴里撑得鼓鼓的，笑着点了点头。

第一卷 （10）

淑贞拉着田丹丹摇了摇头，她想她的孩子会不会有这么一天呢，假如这个田耀祖再赌下去……她不敢往下想了，无论如何她要把当家的从赌场上拉回来。

李义冲着他们的背影又连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拔掉插在头上的草棍儿，跑了……

田耀祖和夏三一起把骰盅蹲在了桌子上。两个人的眼睛都赌红了，一起盯着桌子上的骰子。茶馆老板看了看田耀祖和夏三，“田大少爷，这回您又输了。”

田耀祖的额头开始冒汗了，他的手有些哆嗦地接过茶馆老板递上的账本，在上面签字画了押。然后又拿起骰盅吵吵着：“再来！再来！夏三，怎么了？赌怕了？下注啊。”

夏三还是没理田耀祖，只是一个劲直眉瞪眼地往田耀祖身后看着。还是茶馆老板说了话，“田大少爷，您家少奶奶来了。”

田耀祖一愣，淑贞抱着小田青领着田丹丹正站在他身后。“淑贞，你怎么来了？”

“耀祖，看在一双儿女的分上，别赌了，跟我回家吧。”淑贞恳求着。

田丹丹拉着田耀祖的衣襟，抬着小脸看着田耀祖，“爹，跟娘回家吧。”

夏三看着漂亮的淑贞，忍不住咽了口口水，假惺惺地冲田耀祖，“田大少爷，要不，您就跟少奶奶回去吧。”

夏三不说还罢，这一说让田耀祖觉得没了面子，他恼怒地冲淑贞一瞪眼睛，“滚回家去！一个妇道人家上这儿来干什么？成心打我脸是吧？去去去！”

小田青在淑贞怀里吓得大哭起来。孩子的哭声引得茶馆里的茶客们纷纷往这边看，议论纷纷。田耀祖这回可真是挂不住脸了，他抬手给了淑贞一个耳光，“给你脸了是吧？滚！”

淑贞捂着脸抱着小田青跑了出去。

田耀祖坐下拿起了骰盅，冲着夏三说：“拙荆没调教好，不懂规矩，见笑见笑！重新来！”

就在这时，一直没走的田丹丹扑通一声跪在了田耀祖面前，眼泪一双一对地流了下来，“爹！别赌了！我求求你了。”

田耀祖冲田丹丹吼道：“起来！你也给我滚！”

不想田丹丹却更倔，“爹不回家，我就不起来。”

田耀祖气得把骰盅摔在桌子上，腾的一下站了起来，一把拎起了田丹丹就往外走，田丹丹一路挣扎着哭着说：“爹！爹！回家吧，回家……”茶馆里的茶客见此情景，一边摇头叹息，一边议论纷纷。田耀祖把田丹丹拎到门口，冲轿夫喊了一声：“把我闺女给我送回家去！”说完塞给轿夫几个铜板，转身又进了茶馆。

轿夫看着田耀祖的背影摇了摇头，抱起田丹丹走向那顶锦缎小轿，嘴里哄着，“回家吧，别让你娘着急了。”

淑贞哭着，跌跌撞撞地抱着田青跑回了家，一进院子，就见那个蒙古汉子正蹲在地上修理着一把旧太师椅。她不想让这个男人看到自己伤心的样子，忙把脸上的泪痕抹了抹，喊奶妈抱走小田青。

“你不好好养病，谁让你修理这把破椅子了？”她想这真是个持家的好男人，可惜了，自己的丈夫要是有他那么一丁点儿，她也就知足了。

蒙古汉子不好意思地站起身，“少奶奶，我哪有那么金贵，我都在床上躺两天了，浑身躺得酸疼，起来活动活动筋骨。”

“不行，你伤得那么重，要好好休息调养。再说这把椅子早该扔了。长顺，快把椅子扔了。”淑贞叫着长顺。

蒙古汉子拦阻着，“少奶奶，这可是一把好椅子，是上等的黄花梨。一看这把椅子的样式，就知道是明代的。扔不得。”

第一卷 （11）

淑贞一愣，“你还懂这个？”蒙古汉子看着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说自己家是祖传的木匠。

“那……这把椅子再金贵也没有人金贵，你要想修，也得把伤养好了再修嘛。”淑贞边说边让长顺把椅子拿到门房。

蒙古汉子不好意思地搓着手，“少奶奶，还是让我干点啥吧。”他是从心里感激这个好心的女人，他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对他真心的关心照顾，同时也看到了她心里的哀怨。

“你现在要干的活，就是进屋躺在床上等着吃药。别让我们再操心了。”淑贞看见了刚下轿的女儿，她不再说什么，看了蒙古汉子一眼，拉着女儿回了房。蒙古汉子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摇摇头，轻轻叹了口气，也回了屋。

田家大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人谁会想到，一场劫难已经降临到了他们头上。

“聚财楼”茶馆里，田耀祖赌到了尽头。

茶馆老板翻看着账本，上面全是田耀祖密密麻麻的签名画押，“田大少爷这书法可真是不错，以后啊，这个账本都能成字帖了。”他知道田大少爷所押的赌注已经所剩无几了。赌场如战场，这也不能怪夏三手黑。“田大少爷的好日子怕是过到头了。”他对夏三说道。

“到时候，你还得出面作个见证。少不了你的好处！”夏三得意地笑着。见田耀祖进来又说道：“田大少爷艳福不浅啊，早就听说田家大少奶奶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今日得见还真是名不虚传啊。”

田耀祖让淑贞和女儿闹得心情不快，忙岔开话，“花无百日红，再美的花，看多了也腻歪。女人嘛，也就是那么回事。来来来！接着来！”

夏三乐了，“是是是！接着来！接着来！”

田耀祖和夏三拿起骰盅重又哗啦哗啦摇了起来，两个人互相对视着，想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两个人几乎同时将骰盅蹾在桌子上，屏住呼吸看骰子的点数。

“五个五，夏三爷猜对了。田大少爷，这回您又输了。”茶馆老板高声说道。

田耀祖站起身，“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去洗洗手。”

“田大少爷，您不用去洗手了。”茶馆老板看看田耀祖，“我是说您洗手也白洗，您押的赌注已经全光了。没本钱了。”

田耀祖一把抓住茶馆老板，“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田大少爷，您押在我们赌场作赌注的田家大院和所有地产，已经全输给夏三爷了。”

“侥幸，侥幸，侥幸而已。”夏三竟然一副谦虚的神气。

田耀祖看看夏三，松开茶馆老板。忽然咧着嘴乐了，“开玩笑，你们在跟我开玩笑。”他不自信地讪笑着。

夏三看了一眼茶馆老板，“把账本给田大少爷过过目。”

田耀祖接过账本翻看着，越看眼睛睁得越大，越翻越快越疯狂，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手在不停地颤抖着……终于，田耀祖失魂落魄地把账本放在了桌子上，嘴里喃喃着，“不可能，这不是真的……”他大叫一声用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这不是真的！”

夏三站起身，“田大少爷，那我就失陪了，过两天我会带着证人到您的府上拜访您 —— 啊不，应该说是到我的府上去找您。回见！”夏三转身想走，田耀祖起身一把拽住了他，“别走！不能赢了就拍拍屁股走人啊。接着来！接着来！”

夏三回过头来笑了，“田大少爷，您还拿什么跟我玩啊？您都输得片瓦不剩了。”

田耀祖输红了眼，“不行！你不能走！你必须得跟我玩。”

茶馆老板在一边帮着腔，“田大少爷，夏三爷真不能陪您玩了，您没有赌注可押了。”

田耀祖撸下大拇手指上戴着的翡翠扳指，摘下脖子上的羊脂玉护身符，把兜里的几块碎银子拍在了赌桌上，“我拿这些跟你赌！”

夏三一见就乐了，“田大少爷，你就拿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跟我赌？你也太小看我夏三爷了，恕不奉陪，告辞。”

田耀祖一下扯开了自己的衣扣，拍着胸脯，“夏三，本少爷拿我这条命跟你赌！”

夏三扑哧一声乐了，“我可不稀罕你这条烂命，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卖到窑子，人家也不收。”

田耀祖气疯了，“你！”

夏三憋出了一脸坏笑，“田大少爷，要不这样吧，我也不能不给你个捞回本的机会。算了，算了，你不会干。”他要走。

田耀祖一把拉住夏三，“回来！你说，我干！”

“这可是你要我说的。”夏三一脸的坏笑。

“对，你快说！”现在的田耀祖可是真输红了眼了。

“你老婆。”夏三无耻地说道。

“什么？！”田耀祖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实在要赌，就把你老婆押上，抵一千两银子。”

田耀祖一把抓住夏三，“你个臭流氓！你别欺人太甚！”

“哎，这可是你逼着我说的！不愿意拉倒呀！松开我，我还等着回家过烟瘾呢！”夏三整整衣服，看了一眼田耀祖，“那就对不住了！过两天府上见。”转身就往外走。

田耀祖牙咬得腮帮子上的肌肉直滚动。

夏三已经出了门。田耀祖大吼一声：“站住！”

“怎么了，田大少爷？”

“我同意！”

第二卷 （1）

“兹有田家庄田家大院大少爷田耀祖，愿将妻子淑贞以一千两银子作价，作为赌注抵押与本县人夏雨。空口无凭，立此为据。”

田耀祖豁出去了。

田耀祖和夏三再次坐下了，田耀祖瞪着血红的眼睛看着夏三，“来吧！”

“是三局两胜呢，还是押孤丁！”夏三很兴奋。

“一把定输赢！你田大少爷没工夫跟你磨手指头！”

“好，痛快！”

两个人抓起了骰盅。

田耀祖突然说，“等我一会儿！”然后跑了出去。

“夏三爷，他不会是跑了吧？”茶馆老板担心地指着门口。

“他是洗手去了。他都输红眼了，不把宅子赢回去，他是不会罢手的。”夏三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田耀祖再一次输了。

茶馆老板看着点数，“田大少爷，这回您输的可是这张字据了。”他把那张字据拿过来，交给夏三。夏三撇嘴笑笑，“田大少爷，过几天田家大院见。这回，您的宅子和您的媳妇可都归我夏某人了。对不住！实在对不住！”夏三揣好字据，起身就走。

田耀祖这才醒过神儿，他顿足捶胸地骂道：“夏三！你个乌龟王八蛋！你是成心憋着坏要害我！”“你要是嗓子顶活，就在这儿骂上三天三夜！反正田家大院和你老婆都是我的了。”夏三回过头来扔了一句。

田耀祖说不出话，抄起骰盅向夏三砸过去，骰盅正中夏三额角，血流了下来。夏三伸手摸了一把，“这血流得值啊，田家大院，那是多好的一处院子啊；田家大少奶奶，那是多可人儿的一个美女啊。”说完扬长而去。

田耀祖趴在赌桌上伤心欲绝地哭了……

田耀祖失魂落魄地从茶馆里走出来，早已等候在门口的轿夫走了过来。“田大少爷，今晚还去桃红姑娘那里吧？”

田耀祖冲轿夫瞪眼睛吼道：“滚！”

轿夫吓了一跳，赶紧跑开了。

田耀祖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犹疑地走到了家门口，他看着大门上的铜环，想拍，又停了下来。好久，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大院的石阶上，“砰砰砰”地磕了三个响头，“爹！我要去走西口，我要像田家的祖上那样在口外发大财，再把田家大院赎回来！”

田耀祖连夜去找了私塾的黄先生，说了自己的打算。“我想，田家的祖上就是靠走西口打的一片江山。可家父却卖掉了买卖，只靠地租过日子。我不想就这么在家里养尊处优一辈子。我要继承祖业，也去口外打拼打拼。”

“你能到口外去冒冒险也好，强似一天泡在赌场里头。可你们老太爷同意吗？”黄先生看着自己的学生说。

“我跟他说过，他不赞成。所以我想这次就不告诉他了。”田耀祖说的也不全是假话。

“这不大好吧？”黄先生看着这个不争气的学生说。

“您愿意我就这么吃喝嫖赌下去？”田耀祖反问了一句。

“当然不会。”

“那，您就借我一点盘缠钱吧。我有个伴儿，他就在口外开买卖，请我过去帮他打理生意，给我算个身份股。”他说了自己的想法。

“这倒是个好事。好吧，我看看家里还有多少钱，都给你带上。”黄先生走了出去。田耀祖把一张纸条从怀里掏出来，放在黄先生的水烟袋下面。

黄先生拿了铜钱和散碎银子，加起来也就是一两多。“要不你等我明天去银号给你取点儿？”

“够了。”田耀祖站起来，“先生，我走了！等我在口外的事业发达了，一定回来好好报答您。”

黄先生送到门口，看着田耀祖的背影叹了口气，“唉，浪子回头金不换哪！”不过他回屋拿起水烟袋要抽烟时发现了那张纸条，忙戴上老花镜，凑到灯下看，“啊？他……他这是要逃走啊！完了，完了！他到底把田家给败了！”

第二卷 （2）

田家老老少少哪知道他们已经身临绝境了呢？昨晚直到吃饭时也没见田耀祖回来，家人以为他仍旧在赌呢。不想一大早夏三和茶馆的老板领着几个壮汉闯了进来。

“哟，是夏三爷，你是找我家少爷吧？他不在家。”长顺忙上前打招呼。

夏三眼一横，“他不在家不要紧，找你们老太爷也成。”

“那，你等着，我给你通报一声，看看我们老太爷愿意不愿意见你。”长顺没好气地说了句。

“不用了。他是愿意见也得见，不愿意见也得见！”说着推开了长顺，大声喊着：“田老太爷！要账的来了！”

长顺怔住了，忙跟了过去。

田老太爷正坐在中堂的太师椅上，不怒自威地看着夏三，“请问，我认识你吗？”

夏三现在已经是有恃无恐了，“我没有那份幸运结识您这位田家大院的持家人。不过，有一样东西，我得请您亲自过目。”

田老太爷眼皮子都没抬一下地说：“嗯？我没有时间和兴趣。”

“不见得，您看过之后就会有兴趣了。”他把那本赌账放在了田老太爷身边的桌子上。

田老太爷扫了一眼，“你去找田耀祖好了。长顺，送客！”

夏三却哈哈大笑着坐下了，“这是我的家，要请出去的是你田老太爷！”

田老太爷一愣，“你说什么？”

“那本账上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夏三得意地晃着脑袋说。

田老太爷愕然地看着账本。赶过来的淑贞把账本递给田老太爷，她心里已经猜到了八九分。田老太爷翻着账本，手微微有些发抖。淑贞看不清字，她紧张地看着田老太爷。

夏三得意地跷起了二郎腿，身边几个大汉挽着袖子随时准备抄家的神气。

田老太爷剧烈地咳嗽起来，淑贞忙递过一块手绢，担心地叫了声“爹”。

田老太爷用手绢捂在嘴上咳了一口痰，鲜红的血染上了手绢，田老太爷不动声色地把手绢塞进了怀里。

“爹，您没事吧？”淑贞哪能不知道呢。

田老太爷朝淑贞摆摆手，接着看账本。夏三忍不住站起身在中堂转上了圈，他看着考究的家具和墙上的字画，禁不住喜得连声说道：“不错，不错。”

田老太爷抬眼看了眼夏三，“没见过吧？”

夏三摸着一个精美的大掸瓶喃喃道：“没见过，没见过。”不过他马上又回过味儿来说：“不过，以后我就天天见它们了！这个掸瓶是陈年老货吧？”

“这是乾隆爷当年御赐给田家祖上的。”

夏三坐下了，“是吗？看来，我的福分不浅嘛！”

淑贞强忍着夺眶而出的泪水问道：“爹，他……他把宅子和田地都输了？”

“你不是看见那个孽障的亲笔签名画押了吗？”

茶馆老板谦卑地看着田老太爷说：“我是县城‘聚财楼’茶馆的老板，是他们的中人，您对这些账目，没什么异议吧？”

“没有。”田老太爷端起茶慢慢地品了起来，“好茶啊。各位都尝尝，这是今年的明前茶。”田老太爷稳稳当当地又呷了一口茶。

夏三有些按捺不住了，他不安地问：“田老太爷，您看……”

田老太爷慢慢放下喝茶的小盖碗说：“这老话说得好，有两种债不能欠，一是赌债，二是嫖债。我们会尽快搬出田家大院，决不会带走一片瓦半块砖。”

夏三咧着嘴乐了：“太好了！有了田老太爷这句话，我就吃了定心丸了。不过，我这儿还有一张田大少爷写的契约。”

“夏三，念念吧。别漏下什么让你吃了亏。田家祖上立下过祖训：‘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田家虽然让耀祖那个孽子给败了，可祖训不能忘。”田老太爷强撑着身体大声说道。

第二卷 （3）

夏三从怀里掏出那份契约，清了清嗓子念道：“兹有田家庄田家大院大少爷田耀祖，愿将妻子淑贞以一千两银子作价，作为赌注抵押与本县人夏雨。空口无凭，立此为据。”

“天哪！”淑贞眼前一黑，田老太爷也身子一挺向后倒了下去。长顺忙叫用人们把两人扶到了屋子里。

田老太爷好一会儿才醒过来，他面色苍白地躺在床上，淑贞和刚刚赶到的黄先生紧张地围在床前。

“爹！”淑贞凄婉地叫了声。

田老太爷声音微弱地叫了声淑贞，“把田青给我抱过来。”

淑贞从门口冯妈手里接过了小田青，抱到田老太爷面前。田老太爷拉着孙子的小手，对淑贞说：“淑贞，将来你无论是谁家的媳妇，都不要给我的孙子改姓。你就是再苦再难，也要供他读书，让他成才。重振田家的祖业，就全靠他了！你能答应我吗？”

“我答应您！”淑贞忙说道。

“耀祖那个孽子还没回来？”田老太爷又问。

黄先生忙说：“昨天晚上，耀祖跑到我那里，拿了盘缠，去走西口了。他留下一封信给我，说他没脸再见你们，说他要赚到大钱，再把田家大院赎回来。”

淑贞的眼泪哗一下就流了下来，“他就这么走了？”

田老太爷挣扎着坐了起来，晃晃悠悠地跪在了床上。“淑贞，我们田家对不住你，我代耀祖那个孽子给你磕头赔不是了。”

淑贞哭着跪倒在地上，以头触地，“爹，您这不是在折儿媳的寿么。”

“‘养不教，父之过’啊。”田老太爷说完，一口血涌了出来，栽倒在床上。

淑贞抱住田老太爷的头，“爹！爹！爹啊！”

黄先生也赶紧凑到田老太爷耳边，“老太爷！老太爷！”

田老太爷慢慢睁开眼睛，看着淑贞，张嘴想说什么，可什么都没说出来，头也歪到了一边，眼睛却瞪得大大的。这时长顺慌慌张张地领着乐生堂的胡大夫走了进来。胡大夫看了看田老太爷的眼睛，摇了摇头，轻轻地用手把田老太爷的眼睛合上了。“少奶奶，田老太爷已经走了！”

淑贞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爹啊！”身边的人也都跟着流泪。

此时，夏三在院里美滋滋地验收着财产，心里盘算着和淑贞的美事，听到哭声也不以为然，他冲屋里喊道：“大少奶奶！”

淑贞走出来抹了把眼泪，看着夏三也不说话。

“大少奶奶，你从现在起就是我夏三的人了。虽说我有老婆，你得屈尊降贵当个二房，可你还算是这个大宅院的女主人嘛！”

淑贞瞪视着夏三，“闭上你的臭嘴！”

“呀哈？还跟我耍少奶奶脾气哪？”夏三拿出那张契约抖着，“瞧瞧，瞧瞧，好好瞧瞧。这上边白纸黑字可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父债子还，夫债妻还，自古以来，天经地义。跟我来吧。”夏三走上来拉淑贞，“跟我进屋里亲热亲热。从今往后，咱俩就是夫妻了，我夏三一定把你这个大美人捧在手心里。”

淑贞往后退着，夏三已经逼了上来。

淑贞忽然从怀里抽出一把剪刀，对准了自己的咽喉，“夏三，再敢靠近我一步，你就等着来收尸吧！”夏三吓了一跳，“别别别价呀！你值一千两银子呢！”

淑贞回身要往屋里走。夏三趁机跑上去从后边抱住了她，“哼，我就不信治不了你！”夏三一下子把淑贞抱离了地面，“来吧，我的亲疙蛋！”夏三把她抱向一间屋子。淑贞拼命挣扎着，嘴里骂着他畜生，但终究抵不过一个大男人。

第二卷 （4）

就在这时，那个正在田家养伤的蒙古汉子忽然冲了过来，从后边抓住夏三的肩膀，“不许碰大少奶奶！”他一双眼睛愤怒地盯住夏三。

夏三扭头看着蒙古汉子，“你是谁？你算老几呀？滚！”

蒙古汉子的手一用力，夏三疼得直叫，“哎哟哟！”一下子松开了淑贞。淑贞赶紧跑到蒙古汉子身后。此刻，她已经把这个外来的蒙古汉子当成自己的救命稻草，她觉得那厚实的臂膀能帮她挡住任何侵犯。夏三打量着蒙古汉子。“你他妈是谁呀？出来挡横怎么着？”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君子不能乘人之危。”蒙古汉子稳稳地站到淑贞前面。

“我不是君子，我就知道田耀祖把媳妇抵了一千两银子输给我了。”

蒙古汉子轻蔑地看了夏三一眼，从怀里拿出一枚玉佩，“这个足够抵一千两银子了。”

夏三接过玉佩，“这是什么破玩意啊？值一千两银子？你蒙谁呢？”

“这是当年孝庄皇太后赐给一位蒙古公主的见面礼，你说它值不值？”

“大哥，你……”淑贞不知说什么好。蒙古汉子安慰地对她摆了摆手。

夏三一听忙叫过茶馆老板，“你见多识广，看看这东西值一千两银子吗？”

茶馆老板把玉佩凑到眼前看了看，眼睛一亮，“何止值一千两银子啊！这个宝物是从哪里得来的？”夏三把玉佩拿到手里掂了掂，“是吗？再值钱也不如美人让我心动。”

蒙古汉子怒视着他，“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就欺人太甚了！你能怎么着我？”夏三盯着蒙古汉子下巴被火烧伤后留下的大疤瘌，“就你这丑样哪来的这块宝物啊？是不是在哪偷的？当心我到官府告发你。”

蒙古汉子没应话，瞪视着夏三，忽然从花墙上抠下一块方砖，一掌拍了下去，方砖立刻碎成了几块。夏三吓得目瞪口呆，淑贞也吓了一跳。蒙古汉子一伸手，“拿来！”

“拿……拿什么啊？”夏三胆怯地看着蒙古汉子。

“田耀祖给你写的契约。”蒙古汉子一双眼睛狠狠地盯住夏三。

夏三哆哆嗦嗦地把契约递给了蒙古汉子，蒙古汉子把契约撕得粉碎。“滚！”

夏三揣起那块玉佩屁滚尿流地跑了。淑贞呆呆地看着蒙古汉子，手里的剪刀掉到地上……

接下来的两天，蒙古汉子帮着淑贞发送了田老太爷，又收拾了一些零用的东西，忙里忙外俨然这个家的主人，让伤心已极的淑贞感到有了依靠，她心里明白，要是没有这个男人，她自己还不知道怎样的境遇呢？第三天一早，淑贞牵着丹丹，蒙古汉子抱着小田青走出了田家大院，身后厚重的红漆大木门哐当一声关上时，淑贞禁不住潸然泪下……蹲在门口的那个卖身葬父母的少年李义跑过来扑通跪在淑贞面前。“少奶奶！”

淑贞一愣，“你是……”

“李义。”田丹丹认出来了。

李义点点头，“小姐那天给我的糖人真好吃，还有那块点心，要不，我就饿死了。”

淑贞一下想起了面前的这个少年，“孩子，你的爹娘下葬了吗？”

李义点点头说：“我用少奶奶给的银子，给我爹娘买了口红松棺材，他们躺在里面一定很舒服，也一定在念少奶奶的好。”

淑贞摸摸李义的头，“好孩子啊，百善孝为先，你长大了错不了。”

“少奶奶，我认识您就是我的福气，我说过等我埋葬好了爹娘，就来田家大院当牛做马报答您。”李义感激地说着。淑贞的眼圈又红了，“好孩子，田家大院没了，我不能收留你了。”

第二卷 （5）

李义看了看田家大院高高的院墙，巍峨的大门楼子，门口蹲着的两个大石狮子，有些没听明白。“少奶奶，您收下我吧，我什么都会干。我不要工钱，只要给我一口吃的就行了。”

淑贞的眼泪刷一下流了下来。田丹丹告诉李义：“田家大院叫我爹输给人家了，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安身呢！”

“孩子，真是对不住了。”淑贞掏出几枚铜钱塞给了李义。蒙古汉子看到这个善良的女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知道要不是她救下了自己，自己说不定早没命了，可惜啊，这么好心的女人竟碰到了那么败家的男人。

李义跪在原地木呆呆地看着淑贞一行人走远

……

蒙古汉子领着淑贞娘仨走到了中午，路过一家小饭馆时他停住了。“从早起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我们进去。”

“我……我……”淑贞身无分文，不知如何是好。蒙古汉子已经拉着田丹丹走了进去。淑贞只好跟了进去。

小伙计拎着大水壶给每人倒了碗茶：“几位客官，吃点什么？”

蒙古汉子看了看淑贞，“少奶奶，想吃点什么？”

淑贞看着这个脏兮兮的小店，真有点不知所措。“你们这都有什么啊？”

“各种小炒家常菜，冷盘凉拌菜，最有特色的就是咱们山西的刀削面。”

淑贞看看蒙古汉子，“那就要三碗山西刀削面吧。”蒙古汉子点点头，“三碗刀削面。”

田丹丹喝了口茶，刚喝到嘴里就吐了出来。“娘，不好喝，我要喝冰雪玫瑰茶。”

淑贞叹了口气，“丹丹，你不再是田家的小姐了，这里没有冰雪玫瑰茶。我们娘仨能够活下去，都得感谢老天爷了。要怪只能怪你摊上了这么个不争气的爹。”

田丹丹懂事地点点头，“娘，我再也不要冰雪玫瑰茶了。”说着捧起大海碗。喝完了还抹了抹嘴，“娘，这茶真好喝。”

淑贞的眼圈红了，爱抚地理了理丹丹的头发。

小伙计把刀削面端了上来，蒙古汉子把一碗面放在淑贞面前，“少奶奶，请用吧。”

“我现在不是田家的大少奶奶了，就叫我淑贞吧。这么多天了，也没问问您姓什么，从哪儿来？”她已经把他当成自己人了。

“我从口外的四子王旗来。知道四子王旗吗？那地方，从归化往北走，过了大青山再往北。我有个蒙古名叫宝音，汉姓姓徐，我以后就打算用祖传的木匠手艺挣口饭吃，您就叫我徐木匠吧。”

“汉姓？您不是蒙古人？”淑贞有些奇怪。

“嗯。我很小就跟着我爹走西口去了蒙地，从小喝奶茶、吃奶豆腐和手扒羊肉，跟蒙古人摔跤、放牧。不知不觉地养成了许多蒙古习惯，可我骨子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汉人。”

“那口外也算是您的第二故乡了，怎么又回来了？”淑贞关心地问道。

徐木匠看了一眼淑贞有意回避着，“来来来，快吃面吧，要不面都坨了。”

淑贞见状不便多问，端起碗吃起了面，吃了几口又放下了。

“怎么？不合口味？”徐木匠关心地问。

淑贞摇摇头，她现在还挑什么口味，是一点儿胃口也没有。徐木匠心里清楚，就问道：“少奶奶，往后您打算去哪里安身？”

淑贞摇头叹息，“我也不知道。”这些天来她一直就靠着这个男人安排，她太累了。

“您娘家没有什么人可以投靠吗？”徐木匠小心地问着，生怕再伤到她的心。

“我娘是我爹的结发妻子，我爹还娶了两房姨太太。我娘只生了我这么一个女儿，那两房姨太太都给我爹生了儿子，我娘就渐渐失了宠，年轻轻的就郁闷而死。我爹前两年也故去了。家中的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姊妹，为了争夺家产，与我形同陌路，早已没有什么来往了。君子安贫，达人知名。我虽不是通达之人，但我知道这都是命，

谁能跟命斗啊。天地间，我们这些个人，还不都像一粒沙子，风把我们吹到哪里就到哪里。”

第二卷 （6）

听到这，徐木匠站了起来，“少奶奶，我在小田家村刚买了处农家小院，有正房厢房一共七间。房子虽破了点儿，可我会木匠活，我能修好。您要是不嫌弃，就先住到那里去吧。”

淑贞眼圈红了，从田家大院一出来，她就像根随风摆的草，心里虚虚的，这时才有了根。“我就叫您徐大哥吧。丹丹，快给徐伯伯跪下，谢谢徐伯伯收留我们娘仨。”

田丹丹扑通一声给徐木匠跪下了：“谢谢徐伯伯！”徐木匠赶紧扶起田丹丹：“孩子，快起来！少奶奶，您这是干什么？我这条命都是您救的。”

“您怎么还把我叫少奶奶啊？我不是了，我从今以后，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村妇了，要不叫我淑贞也行，您就把我看成是自己的妹妹。”她真诚地说。

徐木匠乐了，“行。妹子，走，我们回家。”

徐木匠领着淑贞回到了自己的家。刚进小院，邻居老梁和他老婆抱着一个和小田青差不多大的孩子就跟了进来。梁妻看着徐木匠怀里抱着的小田青说了句：“徐木匠，这是你的孩子？多大了？”

徐木匠脸刷一下红了。淑贞赶紧说：“哥，你连你外甥多大都忘了，小田青不是刚过了一周岁生日吗？”

“啊……瞧我这记性。”徐木匠拍拍脑袋。

“那比我们家满囤大两个月，我家满囤再有两个月也该过一周岁生日了。”梁妻猫着腰乐了，“我还以为你们是两口子呢，闹了半天是兄妹俩。”梁妻看着淑贞，“这大妹子长得真俊，像七仙女似的。”闲唠了几句，老梁说人家刚回来得收拾一下屋子，就拉着老婆回了家。

“满囤他娘，我怎么觉得这个女人长得像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啊。”去年田家大院扩建花园，老梁去给干了两个月活，田家老太爷、田大少爷和大少奶奶他都见过。

“不可能。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哪能上咱们这茅棚草舍来。你快别瞎猜了，这世上长得模样像的人多的是。”梁妻并没在意。

“那倒也是。”老梁还是奇怪。

徐木匠一到家就开始修理已经朽坏的门窗，家里来了新人，一切都得像个样子才是。此刻他心里充满了快乐，那是一个漂泊了很久的人终于有了家的感觉，他被自己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尽量在淑贞面前掩饰着，浑身真是有用不完的劲儿。淑贞何尝没有这样的感觉呢？看着院子里开始忙活的男人，她的心里渐渐地有了希望。淑贞放下孩子就收拾屋子，这会儿她端着一碗水来到院子，“徐大哥，喝碗水吧，都累一天了。”

徐木匠从窗台上跳了下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接过淑贞递过来的水碗，咕咚咕咚地喝着。淑贞看着已经修好的门窗说：“徐大哥，你的手真巧。”

“妹子，你领着孩子住这三间正房，我住厢房。”徐木匠抹了下嘴。

“那怎么行呢？还是让我们娘仨住厢房吧。”

“我一个大老爷们胳膊粗力气壮的，住哪都一样。再说我得出去找活干，到哪儿都是包吃包住，所以，一年到头也在家住不了几天。占着三间正房干什么？”

淑贞眼圈红了。“徐大哥，你对我们娘仨的大恩大德，等小田青长大了，我一定让他报答你。”

“妹子，你往后可别再说这种话。滴水之恩还要涌泉相报呢，何况你还救过我一命呢！你就安心在这儿住着，把孩子拉扯大了，你的日子就有盼头了。我的伤也好差不多了，我不能在家里坐吃山空，我得出去找点儿活干。”

“你打算去哪找？”

第二卷 （7）

“说不好，哪有活就在哪干。我准备明天就走。”看来徐木匠早想好了。

“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哪。出门在外的，你自己要多保重。”淑贞嘱咐着，她本不想让这个男人走，但又没有什么理由，一种离别的情绪一下子充满了她的心。

徐木匠自然也感到了淑贞的情绪，他不敢多想，只笑着说，“家？我哪来的家啊？这小院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处房子，算不得是家。我是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家搬。”

“不，这就是你的家，你只记得回来就是。”淑贞低着头说道。徐木匠怔了一下，淑贞已经回了屋。其实淑贞从心里有些舍不得徐木匠走。她觉得徐木匠这一走，自己身边连个商量事的人都没有了，心中总是有些不安。

第二天出门时，徐木匠从身上掏出几块碎银子塞到淑贞手里：“妹子，别嫌少。”

淑贞推让着怎么也不要。

“拿着！你一个妇道人家，这大荒年的，你想让你的一双儿女饿死啊。天不早了，我该上路了。妹子，好好给我看着家啊。我把门窗都修得结结实实的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门窗闩好。”他环顾了一下小院。

淑贞手里攥着银子，感激地点点头。“唉。你放心吧。徐大哥，好人有好报，一路平安！”她一直把徐木匠送到院外，徐木匠对她挥挥手，心里第一次有了挂记。

田耀祖从家里出来就一直不停地走，如今已经走得一瘸一拐了。向西，再向西，这会儿他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不知道选哪条路了。转悠了一会儿，觉得没把握，一边朝来路张望着一边在嘴里叨念着：“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呢？”他忽然灵机一动，心想我就再相信一回赌鬼吧！他背对岔路往前走了十几步，坐在地上脱下了皮鞋，闭上眼睛，叨念着：“老天保佑我，给我选择一条发财之路吧！”说罢，他把皮鞋朝后一扔，站起来跑回来看，鞋尖指着的是左边的一条路。

田耀祖拾起鞋子，嘴里嘟哝着："谢谢赌鬼指点！"他坐下来要穿鞋，忽然觉得脚疼，扳过来脚底板一看，已经起泡了。他心里长叹：唉，不怨天不怨地呀，脚上的泡，是我自己走的呀！想我田耀祖，生下来就是大少爷，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可那么大的一份家业，让我全在骰子这三块贱骨头上边输光了！家没了，老婆没了，孩子、老子都顾不上了！轿子也坐不上了，得一步一步地量到口外，真是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呀！

田耀祖嘴一咧，嚎了起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的嚎声戛然止住，他用袖子抹了一把泪水，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走！走西口！"他穿上鞋子，往起一站，脚一落地，疼得闪了个趔趄。"妈的，这一歇下来，怎么比方才还疼了呢？"他用力地在地上跺了几下子，然后大步朝左边的路走去，走着走着，汗就下来了，再走着走着，又瘸了，虽然他仍旧咬牙坚持，但眼泪已汩汩地流了下来。

大路上，田耀祖的背影越来越小，孤零零的……

连走了几天，裤腰上的钱袋子瘪了，里边只有不多的铜板。怎么这钱这么不禁花？就剩这么一脚踢不倒的钱了？他把老钱在手里掂了掂，心想今儿个不喝酒了。他理理大辫子，抖动一下身上的土，还用袖子抽打一下皮鞋上的尘土，然后走进了路边的饭庄。

伙计一见田耀祖的穿戴打扮，马上笑脸相迎："哟，这位爷，您可多日不见了！今天怎么得闲了？""我没来过。你怎么会认识我？"田耀祖白了他一眼。

第二卷 （8）

“哎哟，恕我眼拙，认错人了，我把您看成我三叔了。来来来，还有个雅间，我是特意给您这样的有钱人留着的。”伙计油腔滑调说着。

“有钱人”三个字引起了大堂里两个食客的注意。他们的目光立即投向这边，看着田耀祖穿绸挂缎的一身打扮，相互对视了一眼，小声说了句土匪黑话：“火点子！”

田耀祖跟着伙计上楼，一提长衫下摆的时候，碰到了腰间的钱袋子。“嗬，瞧这一身挂洒火！”那两个人又说了句。

田耀祖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伙计，我一个人坐雅间，闷得慌。还是坐前堂吧！”

“那——可就太委屈您了！您这边请。”伙计下了楼，领着田耀祖走到一个空桌旁，用袖子擦擦凳子：

“您请坐！这位爷，您想来点儿什么？鸡鸭鱼肉，熊掌猴头？”

“刀削面。”田耀祖看一眼发愣的伙计，“啊，我有急事，一会儿还要赶路，就不喝酒了。”

“那就来盘酱牛肉？”小伙计不甘心。

田耀祖火了，“你听不懂山西话吗？一碗刀削面！”

“啊，听懂了听懂了。”伙计转过身来，大声吆喝道：“刀削面一碗！”

那张桌子上的两个土匪又相互交换了一下怀疑的目光。“他不喝火山，是不是海翅子呀？”“不像，他不带鹰爪，也没海冷跟着。依我看，他就是个囊子点儿。”

“做一回买卖？”

另一个点点头。

两个土匪一个叫刘一刀，是大当家的，另一个是二当家的。他们先田耀祖出了饭庄，在一个沟壑间土路的隘口拴上了马。“大哥，这个阔商人，能走这儿吗？”二当家问刘一刀。

刘一刀得意一笑，“他从杀虎口去口外，这里是必经之路。难不成他会插上翅膀飞过去？等着吧！”这两个土匪原是张作霖手下的，自从

张投靠了官府，出卖了大当家的杜立山，拿他的人头换了个巡防营的营官，他们的绺子在辽西就没有了立足之地。所以一想到这些刘一刀就烦了，都是张作霖张小个子害得他们跑到这个兔子不屙屎的地方来混饭吃。

“大哥，我是说，今天，我们要是真的抓住这只肥羊，狠狠地砸他个‘孤丁’，也许你我就能在口外拉起自己的杆子，在这一带扬名立万儿了。”二当家说。

“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我刘一刀总有个时来运转的时候。他妈拉个巴子的，算命的说我的财运在西方，大概就应在这个人身上了。”刘一刀发着狠。

说着话，二当家霍地坐了起来。“大当家的，来了！”

刘一刀看了一眼远远走来的田耀祖说：“消停稳住，罐里抓王八，他跑不了。”两个人把马鞍放在马背上，然后藏了起来。

两个人等了半天不见田耀祖过来。原来田耀祖脚上的泡疼得他一步一拐的，被后边的一个路人看见了，那人也是走西口的，名叫龚丰仓，是山西太谷的农民。他叫住田耀祖，从肩上解下包袱，取出针线包，从里边拿出一根针来帮他挑开了泡。“您是穿皮鞋、洋袜子的人。怎么不雇个脚力，自己步行了呢？”龚丰仓不解地问。

田耀祖支吾着。

龚丰仓也不多问，只管自己说：“我一个穷人，我爹希望我长大了不挨饿，就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丰仓。我们村里人，还有什么满囤、满仓。还有的干脆就叫玉米、红薯、山药蛋的。光靠地里刨食没多大出息，我想到口外去闯一闯，听说，口外遍地是黄金，要不怎么有那么多走西口的山西人盖了大院套呢！哎，你们祁县就有个田家大院嘛！”

第二卷 （9）

田耀祖有苦难言，“啊？啊，听说过。”

龚丰仓站起来说道：“好了。你把袜子穿上吧。走远道，这脚呀要平放在地上。哪儿也不要特别吃劲。”

“多谢指点。”田耀祖谢道。

“那，你再歇一会儿，我走了。”

田耀祖看着龚丰仓轻快地走了，才慢慢地站起来，他看着龚丰仓走路的样子，也学着迈步走去。隘口的两个土匪放过了庄稼人打扮的龚丰仓，只等着田耀祖走近。田耀祖一走到隘口，刘一刀飞身跳下：“呔！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田耀祖吓了一跳，转身就跑。二当家横刀立在他的身后：“小子，想跑，门儿都没有。”

田耀祖吓得腿一软，跌坐在地上：“哎哟！”

“起来！走！”二当家的上去就是一脚。

田耀祖往起站了两回，就是站不起来。

“他妈的，有钱人就是胆小。来，我帮你一把！”刘一刀把刀架在田耀祖的脖子上，“听着，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关东胡子刘一刀，怎么样，你要是再起不来，我就一刀把你的脑袋割下来！”

“别别别！”这一回田耀祖先把手拄在地上，再撅起屁股，然后直腰，晃晃悠悠地总算站直了。

二当家的笑了，“大哥，你这一招还真能治病。”他上前用一根绳子把田耀祖的双手捆了起来。“走！”“哎！好汉，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儿？”

刘一刀用刀片抽了一下田耀祖的后背，“你找死呀，这是你该问的吗？”

二当家的和刘一刀一前一后地押着田耀祖走向拐弯处的马匹。两个土匪上了马。田耀祖趔趔趄趄地跟在马屁股后边半走半跑着。

来到了一个破庙，拴了马，走了进去。田耀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痛快点儿，把钱拿出来吧！”刘一刀提着马鞭子。

田耀祖从腰间解下钱袋子。二当家的接过掂了掂，“嗯？”他把钱袋子扔给刘一刀。刘一刀接过钱袋，抻开袋口的抽绳，把里边的钱倒了出来。“嗯？银子呢？”

“我没有银子。”

二当家的抽了他一鞭子，“他妈拉个巴子的！”

“哎呀！别打别打呀！”田耀祖叫着。

“拿出来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二当家的住了手。

田耀祖都要哭了，“二位好汉，我是真的没有银子。”

刘一刀明白了。“银票也成。”

“银票我也没有。”田耀祖都要哭了。

二当家的上来开始搜田耀祖的身。“大哥，他身上的确没有银票。”

刘一刀对田耀祖说：“那你就得在这儿当肉票了。写一封信给你家里，让他们拿五千两银票来赎人。”田耀祖这回真哭了，“我……我没有家了！啊……啊……”

二当家的上去就一鞭子，“不许嚎丧！就冲你这一身穿着打扮，家里怎么也是个大富豪啊！”

“不瞒二位，我是山西祁县田家庄田家大院的大少爷。只因为我嗜赌如命，把家当和老婆都输了！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刘一刀怀疑地看着他，“你说的是多咱发生的事儿？”

“就是三天前。我连家都没敢回，从我的开蒙先生那里借的盘缠，偷着跑出来了。”田耀祖也顾不上脸面了。

二当家的吐了一口，“呸！真他娘的晦气！大哥，把他一刀宰了算了。”

田耀祖索性不怕了。“行！其实我这个败家子早就没脸活着了，可是我胆子小，上吊怕勒得慌，投河怕呛着难受，抹脖子又下不了手。你们杀了我，就成全了我了，反正我的这几个小钱也到不了口外了。早死早托生，就少遭罪了。来吧，给我来个痛快的吧！”他紧闭眼睛，咬住牙，伸长了脖子。

但田耀祖没死成，两个土匪逼着他脱掉了身上的行头，连同脚上的皮鞋。“把眼睛闭上！”

田耀祖闭上了眼睛。

“数数，数到一千再睁开眼睛。要是数到九百九十九停了，你就死定了！”

田耀祖只好数了起来：“一、二、三、四、五……”

两个土匪出了庙门，打马而去。破庙里田耀祖还在闭着眼睛数数儿：“二十一、二十二……”

第三卷 （1）

当过大少奶奶的淑贞还是第一次挑门过日子，哪里知道柴米之事，徐木匠走后，家里就断了粮，两个孩子饿得直哭。淑贞本不想花那点银子，但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一家米行。

“掌柜的，给我称几斤小米。”淑贞惦记着家里的孩子，进门就说。

掌柜的抬头看了看淑贞，笑道：“这位大嫂，你可真不懂行市，米早就断货了。”

淑贞一听愣了，问道：“断货了？那人们吃什么啊？”

“吃草根、野菜、榆树皮。你没听说嘛，太古县有两家饿得把孩子都换着吃了，咱们祁县有多少人吃老榆树皮都吃死了。”

一阵恶心袭上来，淑贞差点吐了。“掌柜的，您行行好，我家里有吃奶的孩子，少卖我几斤小米吧，我有银子。”淑贞掏出几块碎银子递给掌柜的。

掌柜的摇摇头叹道：“这大荒年的，持金易粟，粟贵于金。我实在是没米可卖啊。”

淑贞真是绝望了。她拖着疲累的脚步回了家，一进门就见梁妻正端着一碗小米粥在喂小田青，田丹丹在一边眼馋地看着，直咽口水。“他梁大娘，又麻烦你了，这年头，薪如桂，米如珠啊。”

梁妻替小田青抹抹嘴说：“我是喜欢这孩子。再说，他能吃多少。”

“谢谢你了。”淑贞感激地说。

“妹子，你也太粗心了。孩子饿得哇哇直哭，你跑哪去了？”

“我……我是去米行想给孩子买小米去了。”

梁妻叹了口气：“我的傻妹子啊，祁县各家的米行早就没米可卖了。”

淑贞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梁妻一看淑贞哭了，也忍不住鼻子酸了。“妹子，你别哭啊。问句不该问的话，那个徐木匠是你哥，那你男人呢？看你这身穿着打扮，也不像小门小户人家出来的啊，怎么住到我们这茅棚草舍来了？”

淑贞见人家这样关心自己，也就说了实话，对徐妻讲了自己的身世。

“啊？要不你搬来的那天，我们家满囤他爹说见过你，说你是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我还不信呢。闹了半天是真的！那个田大少爷，也太缺德带冒烟的了，把你输给徐木匠了？”梁妻问。

淑贞流着泪摇摇头道：“不是。徐大哥是我们娘仨的恩人。田耀祖把我输给了县里有名的浪荡公子夏三，是徐大哥把我救了出来。看我们娘仨无处落脚，才把我们带到这来。”

“是这么回事啊。你是田家大少奶奶，我把你叫妹子，你不介意吧？”梁妻的语气变得亲切了。

“大嫂，我不是田家大少奶奶了，我现在是村妇淑贞。我们娘仨无依无靠的，您就把我当成自己的妹子吧。”淑贞的心好受了一些。

梁妻抹起了同情的眼泪，“妹子，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以前在田家大院，穿金戴银，使奴唤婢，吃香的喝辣的。冷不丁过这种日子，你能过得惯吗？”

“大嫂，富贵好比花间露，滚落地上化为泥，我并不贪恋昔日的富贵，我只祈求苍天能让我们娘仨度过荒年，让我把这双年幼的儿女抚养成人。”淑贞掉下了眼泪。

“妹子，你这个样子，家中又没有个男人，你还拉扯两个孩子，可怎么度过这个大荒年啊。”梁妻摇头叹息着，“可怜哟！”她无可奈何地走了出去。

晚上，田青和田丹丹睡着了。淑贞睁大了泪光闪闪的眼睛望着黑乎乎的房顶，泪水淌在枕头上。她心里想，田耀祖啊田耀祖！你把我们娘仨丢下不管了。你可让我们怎么活下去呀！看着饿着睡着的丹丹，一个念头闪过脑海，她推醒了女儿：“丹丹，丹丹！”

第三卷 （2）

“干什么呀，娘。你不是说睡着了就不饿了吗？干吗还弄醒我？”田丹丹揉着眼睛。

“丹丹，娘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孩子，你看看啊，我们一家三口人，就你徐伯伯留的那么一点儿钱。三张嘴再省，也吃不了多少日子。”

“嗯。”

“你，我，还可以挖点野菜、扒点树皮。可你弟弟田青不成，他太小，要不吃粮食，就没法养大他。你说是不是？”

“是。娘，我以后一粒粮食都不吃，全省给小弟。”她打了个哈欠要躺下。

淑贞拉起她，“听着，娘的话还没说完呢。丹丹，娘想省出一张嘴来。娘想……想把你送给梁伯伯家当儿媳妇。”

田丹丹一下全醒了。“啊？娘！你不是饿糊涂了吧？梁伯伯家就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儿呢！”

淑贞哭了，“娘不糊涂。娘是没有办法呀！”

“娘，你别哭啊，往后，我真的一粒粮食都不吃了，再也不叫饿了，再也不烦你了。你不要把我送人，行吗？”

淑贞一下子把田丹丹搂在怀里。“我的好丹丹！娘是要拿你跟梁家换小米，给你弟弟吃。要不他就活不了啊！丹丹，为了你弟弟，娘只有狠心把你舍出去了呀！”

田丹丹扑在淑贞的怀里只管叫“娘”。淑贞也哭，她哪里舍得呀，手心手背都是娘的肉，她是被逼无奈呀，她要保小田青的命，她要等着儿子重振家业啊！她看梁家人挺和善的。将来，小满囤长大了，也一定是个老实人。女儿从小把他带大，他对女儿也一定错不了。

不知过了多久，田丹丹擦擦眼泪，离开娘的怀，“娘，你别哭了，丹丹听娘的，就去梁家做童养媳。娘，我们睡吧，明天我就去梁家。”田丹丹懂事地说。

淑贞紧紧地搂住丹丹，“唉！这也是我们一厢情愿。谁知道人家愿不愿意要你呢！”

娘俩一夜未睡，淑贞看到女儿偷偷地抽泣，心都要碎了。

第二天一早，淑贞领着田丹丹走进梁家的院门。“我教给你的话，你都记住了？”

田丹丹挤出笑脸来，“娘，我有那么笨吗？”

淑贞叹息一声，对屋子里边喊了声“大哥大嫂在家吗？”听到里面应了声，淑贞和田丹丹走进了屋。梁妻已经迎了出来。“田青呢？怎么没抱过来？”梁妻扫扫炕，“大妹子，炕上坐吧。”

淑贞忽然扑通一声给梁妻跪下了。梁妻吓了一跳，“妹子，你这是干啥？”

“大嫂，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我只有求你了。”

“哎呀，有什么话你就说嘛，快起来，快起来！”梁妻伸手要拉她。

淑贞没有起来，田丹丹也给梁妻跪下了，“娘！”

梁妻一愣，问道：“妹子，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嫂，求你开开恩，就让丹丹给你的儿子满囤当童养媳吧！我不要彩礼，只要让丹丹带过来一张嘴，再给我们田青十斤小米就成。”淑贞以头触地，“大嫂，我求求你了！”

田丹丹也冲梁妻磕头，“娘，您就把我当个小猫小狗养活就成。我自己去挖野菜，抠观音土，不吃你们家的粮食，我还会采蘑菇、打猪草、看孩子、烧火做饭，还能给您和爹端茶倒水，洗脚捶背。我没有爹了，我就拿梁伯父当我的亲爹，我一定好好孝顺爹和娘。”

梁妻明白了，她哭着拉起了田丹丹说：“好孩子，娘要你了。”

淑贞重重地给梁妻磕了个头，“大嫂，谢谢你了！”当下，淑贞就含泪把女儿留在了梁家。

梁妻把事情告诉了下地干活回来的丈夫，老梁听了只是低着头不说话。

第三卷 （3）

“满囤他爹，你倒是说句话啊。”

老梁把烟袋锅子在炕沿上磕了磕，不高兴地说：“满囤他娘，这么大个事，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就应下了？”

“人家田家大少奶奶跪在地上求我，我哪有工夫跟你商量去啊？这娘仨真是可怜，再说，丹丹那孩子多好看，多懂事，多招人喜欢。人家娘仨要不是遭了难，就咱们梁家打着一万盏灯笼，也找不到田家大小姐来给咱满囤当童养媳啊，好歹人家也是大户人家之后啊。”梁妻同情地说道。

老梁瞪了老婆一眼，“这大荒年的，你往家领了一张嘴，你还攀高枝儿了你！”

“我不是心软，看着他们娘仨可怜吗？”

老梁叹了口气，“要说那也是个好人家，我小的时候有一年闹饥荒，田家老太爷在门口支了十口大锅，向附近十里八村的乡邻施粥半年，救人无数。我要是不天天去田家喝粥，也早饿死了。说起来，人家田家对我有恩哪！有恩不报非君子。宁给饥人一口，不送富人一斗。丹丹这孩子咱要了！”

梁妻高兴了。

“虽说是买来的童养媳，咱也得对得起良心，拿人家孩子当亲闺女养。赶紧把那半口袋小米送过去。让小田青母子俩也有口稀粥喝，好歹度过这个荒年。听算命先生说，明年是二龙治水，年景一定比今年好，到时候，遇上个丰收年景，日子就好过了。”老梁是个厚道人，也只好应了。

梁妻眼圈红了，“满囤他爹，我就知道你心肠软得像面团，当初，我爹把我嫁给你真没嫁错。”

“那是。嫁给我，你就偷着乐吧。快去吧！”老梁看着妻子直让她快去田家。

田丹丹是个懂事的孩子，自从去了梁家，每天都主动背着满囤在山坡上打猪草，梁家夫妇对她也很疼爱，丹丹有时在山上摘了野果

子，还会带给小田青吃。淑贞靠给人缝衣服维持着家，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了下来。

田耀祖被两个土匪扒走了衣服，白天还成，到了晚上就凉了。没有了钱，他也是饿得前胸贴后背，白天吃不上饭，晚上也只能宿在破窑洞里，那份艰难真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就这样，已经狼狈不堪的田耀祖，提着个打狗棍，拿着个破瓢一路乞讨来到了包头。这天他走到了一家莜面馆门前。见一个伙计从车上往下卸面袋子，便走上前道："行行好，给口吃的吧！"

那伙计听见他说话的口音问："是山西人？"

"啊，老乡！行行好，给口吃的吧！"田耀祖也听出了乡音。

那伙计细细看他，"哎？我看你怎么有点面熟呢？"

"龚丰仓！"田耀祖先认出了这个伙计。

"你是那个穿皮鞋洋袜子的阔少爷！"龚丰仓想起来了。

"惭愧惭愧！"田耀祖低下头。

"你……你出了什么事了吧？"

"我遇上了关东来的土匪，他把我洗劫一空，衣裳扒了，皮鞋也抢走了。我……我现在是虎落平川、龙困沙滩了！"田耀祖叹着气说道。

"哎呀，这这……你等着，我把这几袋子面扛进去。你别走，啊！"

田耀祖知道碰上好人了，忙说，"我来帮你吧！"

"你成吗？要不还是我一个人来吧？"

"我行！能行！"田耀祖扛着袋子往店门里走，摇摇晃晃，趔趔趄趄，终于把口袋扔在了地上。

"哟，闪着了没有？"龚丰仓扛着口袋过来。

"没事儿。"田耀祖弯腰要提那口袋。

"别动，我来吧！"龚丰仓扛着一只口袋，弯腰夹起地上的面袋。田耀祖累得晃晃腰，活动活动肩膀。龚丰仓干完活走出来，他解下围裙抽打着身上的面粉，"这会儿不到饭时，没有客人，你进来吧，我给你做碗烤姥姥。"

第三卷 （4）

田耀祖跟着他进了门，“唉！”马上又扶住后腰。

“怎么？腰抻了吧？要紧不？”

“没事，活动活动就好了。”田耀祖撑着腰。

“你看你一个阔少爷，怎么能干这种苦大力的活儿呢。”龚丰仓同情地说。不一会儿就端上一屉烤姥姥。田耀祖饿极了，上手就抓，一下子烫着了，他把手放在耳朵上“哟哟哟”直叫。

“别着急。烫着了吧？我把汤和作料给你拿来，你先等一等。”龚丰仓又端上了汤和作料，“吃吧。不够我再给你拿。”说着走到水牌子处，用毛笔写上：“龚丰仓欠十五文。”

田耀祖抬头看见了，“你记账啊？”

“啊。我跟老板说了，这些都在我的工钱里扣。”

“龚大哥，你我萍水相逢，就对我这么好，我……”田耀祖鼻子一酸，咽下了后边的话。

“你用不着这样。谁还没有个为难着窄的时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谁让我们都是喝汾河水长大的呢！哎，我还没问你呢，你贵姓？”

“免贵姓田，你叫我老田兄弟就成了，名字——我现在这个样子，辱没了祖宗，不提也罢。”田耀祖羞愧地说。

“成。老田大兄弟，你在口外有买卖吧？”

“不瞒你说，我祖上几代人在包头做过生意，置了一大份家业，后来，从我爷爷那辈起就不做生意了，靠地租过日子。不想天有不测风云，在我的手上，着了一把天火，家业烧得片瓦无存。我爹、老婆、孩子全烧死了。被逼无奈，我只好走西口，想重振祖业。”田耀祖说得真一半假一半。

“啊！原来是这样。可你想过没有，打算怎么开始呢？总不能靠乞讨度日吧？”龚丰仓信以为真。“唉，说来惭愧。我在家的时候，一切都是我爹当家。我……什么都不会。唉，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啊，你读过书？”

“读过五年私塾，后来朝廷取消了科举，我就不念了。不过，四书五经还算是烂熟于心了。”这次他没有说谎。

龚丰仓想了想说，“我有个主意，说出来你掂量掂量，要是觉得可以，咱们就办；要是觉得不合适，就算。”

田耀祖忙说，“您快说！”

“包头城里有个大相士丁半仙，灵！吐口唾沫就是颗钉，在这一带很有名气。打从前年冬天就中风了，半身不遂。他膝下无子，本来认了个干儿子，一看他病好不了了，头几天席卷了他的全部积蓄跑了。”

“这也太缺德了！”田耀祖骂了一句。

“他是枉披了一张人皮。田大兄弟，我的意思是，你呢去伺候伺候他，他要是感动了，备不住能把他半仙的本事教给你。这样，你肩不用挑担，手不用提篮，虽说发不了大财，可成家立业还不成问题。你看怎么样？”

田耀祖乐了，不就是煎汤熬药、端屎倒尿嘛。他一口答应了。龚丰仓又嘱咐他给老头子翻翻身，推拿推拿，免得他身上长疮。

“行，我常去县里澡堂子洗澡，还有剃头的，都给我推拿过。像不像，做几分样，也能对付个八九不离十。说走就走，我这就过去！”田耀祖把剩下的汤又喝光了。

龚丰仓拿了一件长衫和一双布鞋，“这是我的布鞋，是我老婆做的，从家里带来，还没上过脚呢。你穿上试试，大小合适不。”龚丰仓看他穿着有点儿大，“大一点儿，不要紧，穿大鞋放响屁，舒服。这件长衫还有八成新，你罩在外边，再把脸好好洗洗，就像个有学问的人了。”

“这……这怎么好意思呢！”田耀祖一边推辞一边接下东西。

“哎，我们是老乡嘛！”

田耀祖打扮完毕，龚丰仓看了看，“人靠衣裳马靠鞍——你这一打扮，还真像是那么回事儿了。刚才我见你那个样子，也太惨了！”

田耀祖真诚地说：“大哥，我要是有了出头之日，我一定忘不了报答你！”

被淑贞救过的孩子李义，也走西口来到了口外的杀虎口，差一点病死，被一户殷实人家的老夫妇救下，那户人家碰巧也姓李，夫妇二

人五十岁了没孩子，当下收他做了义子。

第四卷 （1）

岁月流逝。一晃十年过去了，田青已经十一岁了。

这天他在山坡上放羊，躺在草地上看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这个十一岁的孩子心里已经有了涌动，他想起娘说的话，朱元璋是放猪的，可他后来当了皇帝。“我田青不信自己将来要放一辈子羊！”他大声喊了一句。

这时有个中年男人背着个木匠箱子从山道上经过，他听见喊声站下了，此人正是徐木匠，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他已经是满脸的沧桑……

“你是田青？”徐木匠惊喜地上前叫了一声。

“啊。你是谁啊？”

徐木匠乐了，“真是岁月催人老啊，小田青都长这么大了。”徐木匠拍拍田青的头，“我也相信田青不能放一辈子羊。”

田青摸了一下头，“你是谁呀？你会武功吧？手劲怎么这么大？你能教我武功吗？”

“能！先好好放羊，别把羊丢了。”徐木匠慈爱地拍拍田青的头，他的心已经飞到了田家小院。

“我上哪找你去啊？”

“我来找你！”

“说话算话！”

徐木匠往山下走着，“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田青乐得在地上翻了个跟头。他把羊群赶向另一个山坡，就见秀秀跑了过来。这个和他一般大的女孩是和田青一个村的，田青就是给她家放羊。她从兜里掏出一个苹果塞给了田青，“给你，可甜了。”

“秀秀，你真好。”

“田青哥，我爹说你把我们家的羊放得又肥又壮，还要给你加工钱呢。哎，你怎么不吃啊？”

田青把苹果装进了兜里，“留给我娘吃。”

“那我明天再多偷出一个来。”秀秀乐着说。

“敢情你给我的东西，都是从你爹那偷来的呀？”

“你再说我不跟你玩了。”秀秀说完假装生气跑到前边去了。

“秀秀！我逗你玩呢！”

秀秀乐了。两个孩子一起赶着羊群下了山。

羊群经过田家大院门口时，田青站住了，他指着紧闭的红漆大门告诉秀秀，“我就是在这个院里出生的。”

秀秀点点头。“我知道。爹告诉过我，说你本来是田家大院的小少爷。”

“有一天，我还会是这个大院的少爷！我一定要把田家大院赎回来。到时候，我要是让你当这个院的少奶奶，你愿意吗？”

“田青哥，你真坏！”秀秀捂着脸跑了，田青看着她的背影乐了……

徐木匠一进离别了这么久的小院，正坐在院中石磙上缝补衣服的淑贞就认出了他，“徐大哥！”她惊喜地叫了出来，人竟有些慌张。

徐木匠笑了，摸摸脖子上的疤痕，“你看看，十年了，这个伤疤还没掉。”他竟不知道先说什么好了。“是十年三个月！快进家吧！”淑贞高兴地招呼着他。淑贞记得清清楚楚，她是一天天数着日子过来的，心里的那份盼望只有她自己知道。

徐木匠看着整齐干净的屋子和在灶前忙活做饭的女人，心里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很快地淑贞把几样简单的饭菜放在了桌子上。“你先将就吃点儿，等田青回来了，让他去县城跑一趟，割点儿肉，再给你打点酒。”

徐木匠看看饭桌，“有炒鸡蛋，这就挺好了嘛！”

“是我自己喂的鸡。哎，你吃呀！”淑贞把筷子递到他手上，两个人的手碰了一下，又像被烫了似的分开了。

“我还不太饿。还是等田青和丹丹回来一块吃吧。”徐木匠不好意思地说着。

“不用等了，田青给人家放羊，管吃管住。丹丹她……徐大哥，我太没用了。你走以后祁县闹粮荒，我……我就把丹丹送给梁家当童养媳，换了十斤小米，给田青熬粥喝了。”她用围裙擦擦眼泪。终于看到了亲人，淑贞忍不住流下了泪。

第四卷 （2）

徐木匠心里一紧，安慰道，“这怎么能怪你呢！田耀祖有消息吗？”

淑贞摇头。“徐大哥，你这一走就是十年多，也不说捎个信来。你不知道我有多惦记你。这可是你的家呀！”淑贞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还是不得要领。

徐木匠看了一眼淑贞，他何尝不是呢，可是，一个单身男人总回来，怕对淑贞不好啊。“这是我买给你的房子，就是你的家。”他只管低头吃饭，不敢再看她。

两个人闷头吃了饭，淑贞问起徐木匠这些年的遭遇，“徐大哥，你没回四子王旗看看？”

“我不想去了。我这回是从五台山回来。”

“五台山？那不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吗？”

徐木匠笑道：“我可没出家当和尚。五台山正在重修庙宇，都说建庙能积福消业，我自知罪孽深重，就留在五台山上帮着建庙了。”徐木匠还说他跟着几个云游的少林武僧学了些少林功夫，还真是开了眼界。

“你是比走的那年精神多了。多亏你走那年给我们的银子，我和田青才能活到今天。徐大哥，你对我们母子的大恩大德，我来生当牛做马也要报答你。”淑贞又想起了这些年的遭遇，禁不住对他说了，他就是她的亲人。

“你怎么又说起了这个。梁家待丹丹还好吧？”

“好，那两口子心眼不坏，挺疼丹丹的。一会儿说不定她就能过来，这孩子老是惦记着我。”

淑贞正说着，丹丹端着几个菜团子走了进来，“娘，我婆婆让我给您和我弟送几个菜团子过来，刚出锅，还热乎着呢。”丹丹看见了徐木匠，一下愣住了。

“丹丹，你快看谁回来了？”

丹丹的眼泪刷一下就流了下来，喊了声：“徐伯伯！”

“这一晃都出落成大姑娘了，这要是在街上，我还真不敢认了。”徐木匠打量着她。

田丹丹扑通一声给徐木匠跪下了，“徐伯伯，谢谢您救了我们娘仨！徐伯伯，您这么多年去哪了？我和我娘常念叨您呢！”

这时梁满囤在门口喊着丹丹要袜子，丹丹不好意思地说，“徐伯伯，您先跟我娘唠着。”说完向外跑去。

淑贞往门口看了看，“是丹丹那个小女婿，比田青还小俩月呢。孩子挺老实，就是胆小，有点蔫坏。”徐木匠叹了口气。“我看田青这孩子不错，有志气。妹子，不能让田青再去给人家放羊了，赶紧把他送到县城的私塾去。”

淑贞何尝不想让田青读书呢，田家从祖上发迹以来就世代诗书传家。老太爷在世时常说，他们田家世代子孙是读圣贤书，入商人道。要怪只能怪田青命不好。“我一个寡妇妈靠给人缝穷勉强度日，没让他饿死就感谢老天了，还让他去读书，我哪里交得起束脩啊？”

徐木匠起身把一个钱袋子放在炕沿上，“妹子，田青的束脩由我来交。这是我这些年积攒的一点银子，够他读两年的了。”

淑贞急了，“徐大哥，这……这……这怎么使得！我怎么能再花你的血汗钱呢！”她拿起钱袋子往徐木匠怀里塞着。

徐木匠将钱袋子抓过，又抓过淑贞的手，“妹子！听我的，叫你拿着你就拿着！田青放羊能放出个什么出息来？‘书中自有黄金屋’，你要想后半辈子有指望，就得让田青去念书。”

“徐大哥，这么多年了，你孤身一人在外闯荡，用这些银子娶房妻子吧。以后老了，也好有个人疼……”她说得言不由衷，眼泪又要往下掉。

徐木匠看着这个无助的女人，知道她已经把自己当成亲人，可他想到自己的身份，伤感地摇摇头，他的目光有些迷离了……这更坚定了他供田青上学的决心，他要像父亲那样对待田青，让他成才。

第四卷 （3）

淑贞没有拗过徐木匠，第二天田青就被送进了县城的私塾，老师正是已经有些老态的黄先生。学生们年龄大小不等，从衣着上看，富家子弟居多，也间或有几个穷人家的孩子。“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学生们读得哈欠连天，只有田青认真地背着：“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

黄先生看着田青认真背书的样子，满意地点了点头。“田青啊，你跟你的父亲田耀祖同是我的学生，我跟你们田家有着不解之缘啊，嗐！只可惜……”

田青站在那儿，听到这儿忙说：“先生，我父亲从口外发财了，我能来念私塾，就是我父亲从口外捎回来的银子。”

“是吗？浪子回头金不换啊。”黄先生用手爱抚地摸了摸田青的头，“孩子，你比别的学生开蒙得晚，要用功啊。”

“是。谨听先生教诲。”

田青不再放羊，可秀秀仍然惦记着他，每天都在田青放学的路上等他，有时还要偷偷拿着家里的吃的送给他，田青总是推让着。他说：“我不给你家放羊了，就不能再吃你的东西了。我娘说了，无功不受禄。”

“那你连我也不认识了？”秀秀也想到私塾里读书，只可惜私塾里没有女学生，田青答应以后把自己学的教给她，秀秀那个高兴就别提了。

田青回到家里也是苦读不止，“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淑贞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听着田青在念书，心里充满了希望。徐木匠成了田青的好朋友，有空就教他习武，田青学得认真刻苦，淑贞看在眼里心中很是安慰，她多么希望这就是一对真正的父子啊。

徐木匠是个本分人。他回来不久就又在村西头买了两间土坯房，他想和淑贞这样孤男寡女地住在一个院里，好说不好听。再说，田青也大了，田青上学的银子他都让淑贞说是他爹从口外发了财，托人给

捎回来的。淑贞好歹名义上是田家的大少奶奶，不能坏了名声。徐木匠搬走时还把院子给重新修了修。

淑贞感动得只是流泪。“自打我们娘仨落难后，那些亲戚故交都唯恐避之不及，真是人情似飞絮，悠然逐风去啊。我们娘仨尝尽了人间百味。想不到，这人世间还有你徐大哥这样的好人。”

徐木匠嗫嚅道：“妹子，我没你想的那么好。我呢，光棍儿一条，没人惦记我；我也没有人可惦记。就是有一样，我有点担心。话说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再贪生怕死，该死时也得死，生死之事，古往今来，王侯将相放过谁啊？我就担心我死的那一天……”

淑贞心里一沉，看着徐木匠。

徐木匠自嘲地一笑，“我光棍一条，无儿无女的。我总不能自己把自己的尸首装进棺材里吧？就算是我自己先把坟坑挖好了，棺材放进去，我自己先躺进去再咽气，可总得有人替我往棺材上钉钉子，再往上填土起个坟堆吧？”

淑贞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流了下来，“徐大哥！”

“你看看你，我不过是胡说八道了几句，你倒当真了。人死如灯灭。我又没有后人在坟前烧纸，什么埋不埋的，喂了狼也好，狼吃饱了就不去祸害别人了。”

淑贞哽咽着，“徐大哥，你别说了。”

“等有那么一天，我把自己装进棺材里的时候，你要是还念着我徐木匠有这点好处，就让你儿子往我的棺材上填点土！别让我的尸首被狗扯了、狼掏了！”徐木匠伤感地看着眼前的女人，他多么希望她就是自己的女人啊，只是他不能……

第四卷 （4）

“徐大哥，等田青长大了，我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他。他的亲爹早死了，你才是他的再生父亲。”淑贞抬起泪眼，直视着徐木匠。徐木匠感到了她的目光，他的心一下子化了，充满了温暖。

冬去春来，夏花冬雪，寒来暑往，四季交替，田青已经成长为一个能文能武、英气逼人的俊朗的大小伙子了。

时间已经到了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

在山西，一等秀才入商道，二等秀才考功名。田青的志向就是要像田家的祖上那样，读圣贤书，入商人道。他把自己的想法对秀秀说了，“秀秀，等我学好了本事，赚够了娶你的彩礼钱，我就娶你！”出落成漂亮大姑娘的秀秀害羞地把头贴在了田青的胸口上，她何尝不想呢……

淑贞对徐木匠的感情也越来越深，这些年全靠了他的帮助，田青才能把书读下来。他就像自己的丈夫、儿子的父亲一样关怀爱护着他们一家，淑贞的心早就属于这个无私大度的男人了。只可惜，两个人只能在心里想着对方，不敢越雷池一步，俗话说人言可畏啊！这种感情折磨着徐木匠，到了实在不能忍的地步，徐木匠想到了离开，只有离开才能解脱。徐木匠一直要去太原找活干，因为那边的工钱多些。这是他想出的最好的借口了。这天，他来向淑贞告辞，淑贞一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一下子从后边抱住了徐木匠。“徐大哥！你是个天底下难寻的好人哪！”

徐木匠的心咚咚跳着，他掰开淑贞的手，“妹子！妹子！别这样，让人家看见了这算怎么回事！”淑贞抱着徐木匠不放。“我不管！十七年前要不是你挺身而出救下了我，我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这么多年，你对我们娘仨恩重如山啊！我的命早就是你的了。”淑贞不管不顾了，女人爱起来就是不管不顾的，更何况眼前的这个男人早已经在她心里扎根了。

“妹子，快别这么说，我不能乘人之危，不能坏了你的名声。十多年前的旧事，你就把它忘了吧。”徐木匠说得言不由衷，他是在逃避现实。

“徐大哥，我忘不了，那一刻早就烙在我的心里头了！”淑贞勇敢地看着徐木匠。

徐木匠看着淑贞满脸的真诚，被震撼了、感动了，他蹲在地上捂着脸浑身战栗不止。淑贞抚弄着他的头，泪如雨下……

徐木匠一下子站了起来，将淑贞抱起来朝屋里走去……

自从和淑贞有了那样的事，徐木匠觉得自己不能再呆下去了。尽管丹丹一直让他搬回来住，跟娘也好有个照应，但徐木匠还是决定要离开。这天他把淑贞约到了村外红石砬子边一棵老槐树下，两人并肩坐下了。徐木匠看着老槐树，自嘲道：“董永和七仙女也相识在这样一棵老槐树下，到最后，七仙女还不是让王母娘娘派的天兵天将，给抓回到天庭去了。”

“徐大哥，别说董永和七仙女了。说说咱俩吧。”淑贞知道他有话要说。

徐木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妹子，这次回来，我本来是不想再走了，可发生了这样的事，我还得走啊！”

“徐大哥！”

“你听我说完。都怪我自己把握不住自己，毁了你一世的清白！”徐木匠痛苦地抓着自己的头发。淑贞拉着他的手，“不不，徐大哥，是我自己愿意的，我往后一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我的事我已经对丹丹说了。往后你就是田青和丹丹的父亲！”

“不成啊，田青只知道他的父亲在口外发了财，寄回了钱供他上学。他还在做梦，梦想着有一天他的父亲发财还家，重振祖业。现在，你又告诉他要改嫁，还是嫁给我徐木匠。他会接受吗？”

第四卷 （5）

“那我就明明白白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这孩子太苦了，你就留给他一个美梦吧！”

淑贞靠在徐木匠的肩上哭了起来。少顷，徐木匠又说，“我这一走，怕是再也不回来了。有些事，我得告诉你，我不能让你不明不白地跟了我徐木匠一回。”

淑贞擦了把眼泪，“徐大哥，你说吧，我听着呢。不管你是谁，我就知道你是天底下难寻的好人。”“那年，我昏倒在了你们田家大院的门洞里，是妹子你救了我一命。你虽然救了我，可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为什么会倒在了你们田家大院的门洞里？”

淑贞摇摇头。

“妹子，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我十五岁那年，祁县连着三年大旱，我娘饿死了。我爹是远近闻名的木匠，就带着我去了口外蒙古的四子王旗。那天正赶上四子王旗的王爷带着他的仆从们在草原上打猎，王爷骑着马去追一头狼，马失前蹄把王爷从马上给撂了下来。那头草原狼凶狠地向王爷扑了过去。危险时刻，我和我爹正巧打那路过，我爹甩出了一颗钉子，这是我爹的一手绝活。那枚钉子正中狼的脑门。我爹救了王爷一命，王爷就把我们爷俩带进了王府。当时，王府正在大兴土木，我爹就在王府里当木匠。王爷和福晋看我聪明懂事，就让我给刚刚五岁的小王子诺颜当用人兼伴读，还给我取了个蒙古名叫宝音，我就是给诺颜王子当伴读的时候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有半本《论语》和用蒙文写的《蒙古秘史》。”

淑贞明白了，“难怪你有的时候出口成章。”

徐木匠告诉淑贞，诺颜王子有个比他小两岁的姐姐图兰公主，是个美丽、善良，但却有些任性的姑娘。他没想到情窦初开的图兰公主竟爱上了自己，蒙古王公贵族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王府里的一个奴才，就处处躲着图兰公主……图兰却不管不顾，解下身上的一枚玉佩给了他，并告诉他那是她额吉的额吉送给她额吉的，据说是当年孝庄皇太后送给她额吉祖上一位蒙古公主的见面礼。

图兰公主跪在父母面前，请父王、额吉，赐婚给她和宝音，并说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汉族小伙子。

王爷和福晋自然不肯，让人把公主严加看守起来。图兰公主不从，绝食抗议。这可就把徐木匠推进了万丈深渊。王爷和福晋为了让图兰公主对他彻底死心，故意派人在他住的地方制造了一起火灾，想造成他让大火烧死了的假相。他从火里跑了出来，恰好诺颜王子也赶了过来，他给了徐木匠一些银子和一匹快马。就这样徐木匠逃出了王府，躲在一户牧民家里。后来听说，诺颜王子派人从外边找来一个冻死了的人的尸体扔进了他的房里，糊弄王爷说大火把他烧死了。谁知徐父一听自己的儿子让大火烧死了，当场就气绝身亡。

“牧民知道我得罪了王爷，不敢收留我。我也没地方可去，就带着一身伤回到了老家祁县，昏倒在你们田家大院的门洞里了。”

淑贞的眼里转泪了，“徐大哥，你可真不容易。”

“妹子，你更不容易。我不能再给你雪上加霜了，为了你和田青，我必须走，走西口。”

淑贞哭了，“徐大哥，你都这个岁数了，还要背井离乡去走西口，这都是我害的呀，你让我这心里……”

徐木匠安慰她，“年轻时，我爹常跟我说，家有千金万银，不如一技在身。谁活着都得盖房子，死了都得进棺材。我有木匠手艺，到什么时候都饿不死，你不用替我担心。我还会托人往回捎银子，让田青把书念完。”

淑贞哭着扑到徐木匠怀里，“徐大哥，你说这人有来世吗？我来生一定跟你做夫妻，无论你投生到哪儿，我都把你找到。”

徐木匠眼里也转泪了，“妹子，我就在来生等着你。”

淑贞不甘心，“你这一去就真的不回来了吗？”

“不回了，哪里黄土不埋人啊。”

“好吧！既然我留不住你，你就走吧！今天晚上你来我家，我打二两酒，给你饯饯行。”

“好吧，你等着我。”徐木匠深情地看着淑贞。

淑贞重重地点点头。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田青在县城私塾里因娘和木匠的事受到了同学的讥笑，田青当众面无表情，却在放学的路上将那几个学生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他不相信娘会做出那样的事。但他回家后还是失望了。

第五卷 （1）

徐木匠临走去了淑贞家，想到这将是永别，二人心里都很难过，难舍难分之情让两人长久地相拥在一起。“我给你唱一个哥哥唱给妹妹的《 走西口 》吧。”徐木匠搂着淑贞唱了起来：

叫一声妹妹哟，你泪莫流，

泪蛋蛋就是哥哥心头的油！

实心心哥哥不想走，

真魂魂绕在妹妹身左右！

叫一声妹妹你不要哭，

哭成个泪人人，叫哥哥咋上路?

叫一声妹妹你莫犯愁，

愁煞了亲哥哥不好受，

为你码好柴，为你换回油。

枣树圪针为你插了一墙头，

啊，亲亲，

到夜晚你关好大门放开狗……

淑贞伏在徐木匠身上哭了起来，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田青背着书篋走进院门，“娘！我回来了！”可是房里的灯忽然灭了，传出一阵忙乱的响声。田青一惊，一脚踢开房门，冲了进去。一个木匠工具箱子摆在灶台上，他从里边操起一把斧子，朝里屋闯了进去。

徐木匠推开后窗，身手敏捷地一纵身跳了出去。

田青看见了徐木匠的背影，一斧子砍过去，淑贞吓得惊叫一声：“田青！”

田青的斧子砍在了窗台上，他拔了几下没拔下来，纵身要往窗外跳。“我非剁了他！”

淑贞慌忙地扣着衣扣，“不要啊！田青！”

田青回身看了一眼娘，“这么说，他们没有瞎说，这都是真的！将仲子兮，无逾我里！”

淑贞一下子捂住了脸，哀哀地哭了起来。

田青看看砍在窗台上的斧子，“我知道这个奸夫是谁了，我要亲手宰了他！”

“田青，不要啊！是娘对不起你！娘给你丢人了！”

田青两眼冒火，瞪视着淑贞，“你是给我们田家丢人了！我爹在口外辛辛苦苦地赚钱养家，你却……”田青一使劲，把斧子从窗台上拔了出来，往院里的石礅子上砍着，砍得石礅子火星四溅。田青一边砍一边恶狠狠地念叨：“徐木匠！徐木匠！徐木匠！你人面兽心！狼心狗肺！你跑了就成了？你跑到天边儿我也要追上你，砍死你，剁碎了你！”他又抡起没了刃的斧子，把木匠箱子砸烂了，然后发疯一般地朝院外跑去……

田青跑到梁家门口，疯狂地拍打着大门，“姐！姐！快开门，我是田青！”

丹丹睡得正香，梁满囤像个孩子似的拽着她的手。田丹丹听见了田青的敲门声，她忙把手从梁满囤手里抽出来，披上衣服，给梁满囤掖了掖被角，这才急急忙忙地走了出来。田丹丹轻手轻脚打开大门。“弟，你这是怎么了？”

田青捂着脸哭了。“姐！……”

田丹丹回头看了看，忙把田青拉着往远处走去。到了离梁家门口远一点的一棵大树下，丹丹才对田青说，“你别哭啊，我公公婆婆都睡着了，别吵醒他们。你不在县城读书，回家来干什么？是谁欺负你了？告诉姐。啊！”

“咱娘！娘不但欺负了我，还欺负了咱爹。”

田丹丹一愣，“胡说！娘恨不得把你含在嘴里都怕化了……”

田青抱住了头，蹲在了地上，“姐，咱娘给咱爹戴绿帽子，跟那个徐木匠……我不想读书了，我要去走西口！我要去找咱爹！”

田丹丹明白了，她叹了口气。“弟，娘和徐伯伯的事还是让你知道了。”

“姐，你说什么？这么说，你早就知道？”田青怔住了。

田丹丹点点头。田青急了，“你！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怎么摊上了这么一个不知廉耻、不守妇道的娘啊！我非亲手杀了那个衣冠禽

兽的徐木匠！”

“胡说！”田丹丹抬手重重地打了田青一个耳光，她的眼泪刷一下流了下来。“弟啊，咱娘是这个世上最好的娘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她？还有徐伯伯，要不是他，我们娘仨早就饿死冻死了，你还能去私塾读书？那都是徐伯伯挣来的血汗钱啊！徐伯伯是我们娘仨在这个世上最大的恩人啊！”

第五卷 （2）

“姐，我读书的银子不都是爹在口外托人捎回来的吗？跟徐木匠有什么关系？”

“弟，听姐慢慢地告诉你……”田丹丹一五一十地向田青说了田家的往事，她早已哭成了泪人。田青听后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子，“姐，我真不是个东西！我真是个忤逆之子！姐，书我是不能念了，徐伯伯挣点钱不容易。再说，我也念这么多年了，我还是要去走西口，挣了钱，好好孝顺娘和徐伯伯，再把咱那个田家大院赎回来。姐，你就等着吧。弟这辈子一定让你和娘过上好日子。”

田丹丹含泪点了点头，“姐等着这一天！”忽然她一激灵，“弟，咱娘是个多自尊的人啊，出了这样的事，娘可别想不开啊。快回家看看去！”

田丹丹和田青拔腿往家里跑去……

淑贞看着疯一样跑出去的儿子，心已经碎了。她从柜子里找出当年在田家当少奶奶时穿过的一件衣服，慢慢地穿上，然后坐到破旧不堪的梳妆台前，慢慢地梳起头来，眼泪哗哗地流着。她化好了妆，擦干了眼泪，她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红漆小木匣子，从里边拿出一串铜钱。淑贞坐到田青读书用的那张破书桌前，铺开一张纸，提笔蘸墨写了起来……

“田青，我的儿子，娘无颜再面对你了。其实，娘早就想死了。从打你爹输光了家产，把我也输给了人家的那天起，我就生不如死。可是，那时候你才一周岁，我死了你可怎么活啊？娘是咬着牙，把眼泪一颗一颗地滴到肚子里，才活到了今天！田青，从今以后，没有娘在你身边嘘寒问暖了，你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呀！我的苦命的儿子啊！这些铜钱是娘给你预备的束脩，你要好好读书！娘还要告诉你，不要记恨你徐伯伯，他是咱们娘仨这辈子最大的恩人！娘最后一次求你了！一定要听娘的话！否则，你会后悔终生的。娘绝笔。”

淑贞把这串铜钱压在了给田青写的信上，拿着绳子走出了房门……

淑贞手里拿着那根绳子，站在一棵孤零零的歪脖树下，抬头看了看皎洁的月光，自语道："今晚的月亮真亮啊！上路省得摸黑了。"淑贞把绳子用力一甩，搭在了歪脖树的树杈上……

田丹丹和田青慌慌张张地跑进房里，屋里还点着灯，两人大声喊着"娘！"田丹丹看见了压在那串铜钱底下的信。田青一把把信捧在手里，手在不停地颤抖……田丹丹在一边焦急地看着田青："弟，娘都写什么了？"

田青扔掉信，悲痛欲绝地喊了一声："娘啊！"

田青疯了似的向外跑去，田丹丹也哭着追了出去……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月亮地里奔跑着，叫着："娘！"跌跌撞撞地跑到了村外，借着月光，一眼看见了吊在歪脖树上的母亲。田丹丹吓得腿一软坐在了地上，"娘啊！你不该啊！"

田青连滚带爬地跑到了歪脖树下，抱着娘的大腿回头喊着："姐！快过来帮我把娘放下来！"

田丹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哭着一边帮田青把娘从树上抱了下来。田青哀号着，"娘！是儿子错了！是儿子害了娘啊！"

田丹丹镇静了，她伸手摸了摸娘的身子，"弟，娘的身子还没凉，舌头也没伸出来，还有救！快把娘抱起来！让她坐到你腿上！"

田青也不哭了，忙抱过娘，使劲掐着娘的人中，大声地叫着："娘！娘！娘啊！您醒醒！……"

淑贞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身子微微动了一下。"姐！快看！娘活过来了！"田丹丹和田青一起涕泪交流地叫着，"娘！"

第五卷 （3）

淑贞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田丹丹和田青。“啊？我怎么还活着啊？不不不，我得去死！我没脸再活在这个世上了！”

田青一下子跪在了淑贞面前：“娘！是儿子不孝，是儿子错了！您原谅儿子吧！”

“田青，娘没怪你，是娘给你丢脸了！”

“不！娘，您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娘啊，是儿子错怪了您！是儿子忘恩负义！是儿子是非不明！娘，儿子在您面前无地自容啊！”田青一个头磕下去，“娘啊，原谅不孝的儿子吧！”

淑贞虚弱地示意让田丹丹把弟弟拉起来。田青仍“砰砰砰”地给娘磕着头：“娘不原谅儿子，儿子就磕死在这里！”

淑贞泪流满面，“儿子，你是娘的心头肉，娘的命啊！娘能不原谅你吗？儿子，娘原谅你了！快起来。”田青额头上磕出了血印，一头扑在淑贞怀里放声痛哭……淑贞心疼地抚摸着田青的头，“儿子，我小时候，你姥姥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个寡妇妈，好不容易把唯一的儿子抚养成人了。这个儿子就跟一个姑娘好上了，对那个姑娘说如何如何喜欢她。那个姑娘就说，你光嘴说喜欢我不行，你要是真喜欢我，就把你娘的心给我送来。这个儿子为了向心爱的姑娘表明心迹，就回家把老娘给杀了，把老娘的心取出来，捧在手里连跑带颠急匆匆地给姑娘送去了。这时候，就听见老娘的那颗心跟儿子说：‘儿子，慢点跑，别摔了。’儿子一听，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哭着说：‘娘，儿子对不起你！’老娘的心又说话了：‘儿子，只要你好，娘死了也高兴啊。’”

“娘！”田丹丹也一头扑在了母亲的怀里，母子三人抱头痛哭……

田青让姐姐扶着娘回了家，自己一溜烟地跑去找徐木匠，他要向徐伯伯道歉。来到那两间土坯房外，田青鼓足勇气推门走了进去，站在破旧的屋门前喊了一声：“徐伯伯！”

屋里没人应，田青推门走了进去。破旧的土坯房里已人去屋空……

田青神情落寞地回了家。“娘，徐伯伯对我们田家的大恩大德，我田青一辈子也报不完啊！我想把徐伯伯接回来，找私塾的黄先生给你们做个大媒，让娘和徐伯伯名正言顺地生活在一起。”

淑贞一听，眼泪刷一下就流了下来。她抚摸着田青的头，无声地哭泣着：“儿啊，有你这句话，娘就是真吊死了，也含笑九泉了。你徐伯伯走西口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他说他还会捎钱回来，让你把书读完。好了，来，吃饭吧！”淑贞把小米粥端给了田青。

“娘，您怎么不吃啊？”田青喝了一口抬起头。

淑贞支吾道：“你快吃吧，娘吃过了。”淑贞转身走了出去，她从锅里端出屉上蒸着的一碗观音土，坐在小马扎上吃了起来。田青走了出来，淑贞忙把自己的碗藏进了碗柜里。田青一把打开碗柜门，拿出淑贞刚刚放到里面的碗，“娘！您吃的是观音土！”

淑贞忙把碗抢过来，“你快去吃吧，观音土也能顶饿。”

田青眼圈一下红了，“娘！这是土啊！这东西怎么能吃啊！”

“你这孩子，别大惊小怪的，我又不是天天吃，偶尔吃一回没事。”

田青开始翻找粮食，盆盆罐罐都是空的，只在一口缸里找到一点米，“就这么点儿米了？”

“熬粥喝，还够你吃几顿的。”

“娘，您手里不是还有钱嘛！怎么不去多买点粮食？”

“那钱可不能动，那是你徐伯伯留给你读书的钱！不能动。你快吃吧，吃饱了好去读书。”淑贞劝儿子。

第五卷 （4）

“娘，我不去读书了！”

“你说什么？！”淑贞大声问了一遍。

“我不去读书了！”

“你……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你跟我来！”淑贞拉着儿子走出屋，径直来到了田老太爷的坟前。“你给我跪下！”田青只得跪下。

淑贞也朝坟头跪下了，“爹，今天儿媳是来向您认罪来了！当年，您临死的时候拉着田青的小手，对我说无论我再苦再难，也要让田青读书，让他成才。您说，重振田家的祖业，就全靠他了！我当时是答应过您的，可是，您的孙子我没有教育好，他，他不想读书了呀……”她使劲地磕着响头。

田青拉住了母亲，“娘！我不去读书了，不是不想成器，我……我是不能看着娘为了让儿子读书，吃观音土，饿死娘啊！爷爷，那您的孙子不就成了田家的不肖子孙了吗？”

“你胡说，如果你不成器，我活着还有什么用？你怎么就不想一想，我这些年苦熬苦撑地活着，不就是完成你爷爷的遗愿，让你重振祖业吗？”淑贞是真动气了。

“可我听我姐姐说，我在周岁抓周的时候，抓的是算盘。是不是？”田青想到了理由。

“是又怎么样？”淑贞没明白儿子的意思。

“这就对了，我要学田家的祖上，去走西口！”

淑贞一下愣住了，“你也要走西口？”

“不错，‘山西人大襦套，挣钱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我要像田家的祖上那样在口外经商，发大财，让娘和姐过上好日子，要把田家大院赎回来！”田青大声地说道。

淑贞叹了口气，“儿子，西口可不是那么好走的啊，在走西口的路上，到处是咱山西人的累累白骨啊！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娘，别忘了，徐伯伯教了我一身的武功，为了实现您还有爷爷临终的愿望，我就是要冒这个险！您就答应我吧！娘！”田青已经铁了心。

淑贞朝坟头磕头："爹，您的在天之灵，保佑您的孙子吧！"她知道儿子的想法是对的，自己没有理由阻拦，也不能阻拦。于是当天晚上，她便把田青的这个决定告诉了田丹丹，并细心地为田青准备起行囊来。

碰上大旱之年，就是平时好过的梁家，如今也是捉襟见肘了。听说田青要走西口，老梁让满囤跟田青一起去。梁妻开始不同意，她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比田青，田青念过私塾，装了一肚子学问，还习过武。满囤斗大的字不识半筐箩，身子骨也单薄。到口外，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他活得了吗?

"那也比在家饿死强，男人嘛，就得出去见见世面，闯一闯。现在正好田青走西口，对咱满囤也能有个照应。真要是到揭不开锅的时候，再让他自己去走西口，那才是死路一条呢！有那么多山西人在口外开大买卖，发了大财，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这条道山西人已经走了二百多年了，去一个死一个，那么多大院套是咋盖起来的？"老梁倒是觉得这是条出路。

梁满囤求助地叫了一声："娘！"他是不想去走西口的。

"咱满囤是梁家的独苗苗，你就舍得啊？"梁妻说。

"就这么定了！"老梁下了决断。

"我们家就多满囤一张嘴？"梁妻还在争取。

梁满囤忙说："我以后少吃点成不？"

老梁看了一眼儿子，"看你这点出息！就冲你这句话，就是家里有粮食我也得让你去走西口！"田丹丹在一边抹起了眼泪。老梁看见了，欲说什么，又闭了嘴。

满囤跟丹丹都圆房好几年了，一直没有孩子，这成了一家人的心病。梁满囤要走了，田丹丹还真舍不得。晚上，田丹丹铺好被子叫满囤睡觉，"明天还要赶路呢。"

第五卷 （5）

梁满囤吧嗒吧嗒地掉起了眼泪。

田丹丹赶紧坐到他身边，伸过袖子给他擦着眼泪。“满囤，别哭了。出去见见世面，不行就再回来。”梁满囤一头扎在了田丹丹怀里，“丹丹，我从小就跟着你，我离不开你。”

田丹丹鼻子也酸了，她轻轻抚摸着梁满囤的头，“满囤，我虽是你媳妇，可你从小是我抱大的。我刚到梁家那一年才九岁，你还不满一岁。我背着你放羊、割草；你屙屎了，我就找块土坷垃给你擦屁股，有时候擦疼了，你还哭；等你会走路了，你就像个小尾巴似的天天跟着我。我干什么你都跟着，就连上茅房你都跟着……”田丹丹笑出了眼泪。

梁满囤也破涕为笑。

“满囤，你小时候胆子特别小，可你现在长大了，应该顶门立户了。爹和娘都一天天老了，这个家就全靠你了。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可咱这不是让老天逼的嘛！爹说得对，家里的粮食无论如何也不够四张嘴吃的。我就是再舍不得你，也不能看着爹和娘饿死吧？满囤，我知道故土难离，可你是个男人，我再舍不得，也得让你走！”

梁满囤抬头看着田丹丹认真地说：“丹丹，我到口外，就是累死也要让你和爹娘有饭吃、有衣穿。”田丹丹流泪了，抱着梁满囤的头，“我的满囤长大了。”

“丹丹，我梁满囤向你发誓，我绝忘不了你对我的好，不管我混成啥样子，如果有一天变了心，就让我不得好死，死了没人埋，让狼狗咬……”

田丹丹赶紧捂住了梁满囤的嘴，“瞎起什么誓。快睡觉吧。”

梁满囤拉着田丹丹的手，“丹丹，我舍不得睡觉，我就想看着你。”

田丹丹抹着眼泪给梁满囤解开衣扣，帮他脱掉衣服……

淑贞把新做的衣裳和鞋用一块蓝底碎白花的包袱皮包好，放在了行李的最里头，田青抱着几本书递给了淑贞说：“娘，把这几本书也给我打进行李卷里去。”

“儿子，这书这么沉，要不就别带了。”

“娘，这可不行，这都是圣贤书。古人说了：‘君子为之书，犹工人之为器也。’书可不能不带。”淑贞笑着边把书打进了行李里边说：“这书最沉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能不沉吗？”田青为了让娘开心打趣道。淑贞把一串铜钱递给田青。“娘！我用不着带那么多的钱。”

“都带上，穷家富路嘛！”淑贞坚持着。

“哎呀，娘！我一路上打个短工，能挣出盘缠来呀！”

“儿子，听娘的话，让你带上你就带上。”淑贞看着田青把钱装好，才放下心来。

田青为了告别，将秀秀约到了从小放羊的山坡上。“我不能让我娘吃观音土供我去读书！我娘这一辈子太苦了，从养尊处优的田家大少奶奶，被我那个爹一下给坑成了吃糠咽菜啃观音土的村妇。我一定要让我娘过上好日子。还有你，我赚够了银子就去你家找你爹提亲。”

“田青哥，我不让你走，西口是那么好走的？有多少山西人一踏上走西口的路，就再也没回来。我不怕穷，我宁可跟你过穷日子，也不让你去冒那个险。”秀秀眼睛湿了。

田青深情地捧着秀秀的脸，“秀秀，我知道那是一条尸体横陈的路，可也是唯一能带给我们希望的路！为了我娘，为了你和我姐，还有徐伯伯，再难再苦再危险，我也只有豁出去闯一闯了！”

秀秀攥着小拳头捶打着田青的胸口，“田青哥，你走了，我怎么办啊？”

田青握住秀秀的手，“秀秀，你能等我就等我三年，三年之后我要是还没有音讯，那就是我倒在走西口的路上了。你也就不要再等了！”

第五卷 （6）

秀秀捂住了田青的嘴，“田青哥！不许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如果你非要走，我就等着你。等你一辈子。”

“秀秀！”

“田青哥！”

田青深情地看着秀秀，“秀秀，我冲苍天发誓，这辈子非你不娶！”

秀秀摘下脖子上戴着的一枚玉观音护身符给田青戴上。“田青哥，都说观音菩萨能循声救苦，就请观音菩萨时时保佑你一路平安。我不求你大富大贵，只求你平安回来。”

田青鼻子也酸了，他郑重地冲秀秀点了点头。

秀秀把一双新纳的鞋垫递给了田青，鞋垫上绣着一对戏水的鸳鸯。

“真漂亮！秀秀，这是你绣的？”

“我连着绣了一天一宿。”

“我会带着它一辈子！”

两个人靠在了一起，秀秀唱了起来：

梨树树开花十里里香，

白天黑夜把哥哥想。

马莲开花结棒棒，

量米踩踏了人家的房，

鸡呀个鸡呀蛋呀个蛋。

田青也唱了起来：

青杨树啊冒高高，

只是我忘不了咱二人好。

想妹妹想得我眯了觉，

压饸饹抱回个铡草刀。

秀秀接着唱道：

红瓤瓤西瓜绿皮皮薄，
你的嘴好呀心不好。
芝麻开花呀杆杆儿高，
今日才把我来找，
鸡呀个鸡呀蛋呀个蛋。
田青又接了过来：
大红果子墙上吊，
要说我不好天知道。
想妹妹想得我泪蛋蛋抛，
和上泥能盖它一座庙。
秀秀又唱道：
芝麻呀开花呀粒粒呀多，
我和哥哥一达达坐。
叫声哥哥听我说，
有啥针钱活我给你做。
鸡呀个鸡呀蛋呀个蛋……

田青从脖子上摘下一枚用红线穿着的大钱，“秀秀，我没有什么金银珠宝首饰送给你做定情之物。这枚大钱是我小时候，我娘用红线穿起来给我做护身符的，我把它送给你，就当是我送给你的定情之物吧，等我日后在口外发达了，我一定给你买世上最稀有的珍宝给你。”

秀秀接过大钱，眼圈红了。“秀秀，转过来，我给你戴上。”秀秀转过身，田青帮秀秀把大钱戴在脖子上。“田青哥，一路保重！”秀秀眼泪汪汪地说完转身跑了……

临走的那天早上，淑贞又把一些干粮放进一个布口袋里，让田青和满囤路上吃。梁妻也拿了许多吃的，和丈夫一起送儿子来到了淑贞的小院。“这到口外的路千里迢迢的，多备点儿好。”

田丹丹拉着田青的手，“弟，满囤虽说是你姐夫，可比你还小两个月呢。他人太老实，你多照顾他一点儿。”

“放心吧姐。”

梁妻忙说：“有田青和满囤在一起，我们老两口就把心放肚子里了。田青读书识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个能人嘛！”

时候不早了，田青站起来说：“伯父、伯母、娘、姐，那我们走了。”淑贞、老梁、梁妻起身要送。田青拦着，“你们都别动，有姐一个人送送就行了，你们就在家等着姐夫和我的好消息吧。”

“亲家母，满囤他娘，我看就听田青的吧，不送了。”老梁说。

淑贞和梁妻强忍着夺眶而出的泪水点点头，“不送了，不送了。”

田青提起行李卷往外走，走到门口蹲下身装作提鞋，从钱袋子里掏出一串钱来，放在了门枕上，大踏步地走出了家门……

《走西口》第二部分

第六卷 （1）

田青和梁满囤扛着行李卷，走上了漫漫的黄土村路。田丹丹站在高坎上，泪眼婆娑地看着远去的两人，淑贞、老梁和梁妻悄然出现在田丹丹的身后。

梁妻忍不住哭出声来，“满囤啊，娘的满囤从来没离开过家啊……”淑贞看着田青和梁满囤的背影，喃喃地说，“我还是想多看他们几眼！”

走在黄土村路上的田青回过头，看见了高坎上的母亲。田青站下了，扑通一声冲淑贞跪下了，给淑贞磕了一个头：“娘！回去吧！”田青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淑贞禁不住泪如雨下，她大声地哭喊道：“儿子！娘等着你平平安安地回来呀……”

秀秀一个人站在高高的黄土坎上，冲田青如泣如诉地唱道：

哥哥你要走西口，

小妹妹实实地难留。

提起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泪花流……

哥哥你要走西口，

小妹妹不丢你的手。

有两句知心的话呀，

哥哥你要记心头。

站在高坎上的田丹丹也跟着秀秀唱了起来，一边唱一边泪流满面……

走路你要走大路，

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儿多，

拉话解忧愁……

田青听见了歌声，泪水模糊了双眼……

秀秀的歌声在继续：

坐船你坐船后，
不要坐船头；
船头上风浪大，
怕你掉进水里头。
哥哥走西口，
莫要交朋友；
交下的朋友多，
怕你忘记我。
送哥送到大路口，
望见你呀直回头，
但等过上了好光景，
咱们二人永不分手！

听着这令人肝肠寸断的歌声，淑贞、老梁和梁妻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田青忽然停下，捧起了路边的一把黄土，用手绢包好，塞进了行李卷里。梁满囤莫名其妙地看着田青，“我们的行李够重的了，你还装把黄土干啥？”

田青拍拍手上的黄土站了起来，说：“故土难离，就捧上一把故乡的黄土，等想家的时候拿出来看看、闻闻。”

梁满囤也学着田青的样子抓了把黄土包起来，塞进了行李卷里……两个人一前一后朝前走着，天地间，他们显得那么渺小……

田青和梁满囤走上了黄花梁，听到一个汉子站在梁上扯着脖子唱着：

上一个黄花梁呀，
两眼哇泪汪汪呀，
先想我老婆，
后想我的娘呀！
老婆年纪轻哟，
不得不守空房；

俺娘又瞎眼哪，

走路要扶着墙。

我不去走西口，

得饿死妻和娘，

我一去走西口，

她们泪水一双双呀……

田青和梁满囤朝唱歌的汉子走了过去。田青走到那汉子面前问：“你也要去走西口？”

汉子擦了把眼泪，“这黄花梁上的风真大，我都眯眼睛了。”

田青无奈地一笑道：“我叫田青，这是我姐夫梁满囤。”

“我叫王南瓜，咱们一路，正好搭个伴儿，一道走吧！”

三个人朝前走去。王南瓜一边走一边揉了揉眼睛。

“你哪是眯眼睛了，你这是哭了。”梁满囤说。

“哭也没有用，不哭了！不哭喽！”王南瓜还真的咧着嘴笑了笑，笑得比哭还难看。

梁满囤说：“那首《走西口》唱得还真对，大路上人儿多，拉话解忧愁。”三个人说起了话。

“你怎么，也是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田青问王南瓜。

“是，也不是。”

梁满囤不明白，“什么意思？”

王南瓜说家里日子是紧巴巴的，可他走西口是娘让他去口外找他爹。他爹是二十多年前走的，开头还往家捎过几回钱，以后就再没消息了。娘天天念叨，都快魔怔了。这回，他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非找到爹不可！

梁满囤担心地问：“口外那么大，能找到吗？”

第六卷 （2）

田青却说：“能，口外再大，山西人毕竟是少数。”

三个人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站住了。“我们这是到歧道地村了。我听老辈走过西口的人说，这个村子有两条通往口外的路，一条通张家口，一条通杀虎口。两条路都能到蒙古，可到底该走哪条呢？”田青说道。

“杀虎口？哎呀！一听这名字就够吓人的！可不能走通杀虎口那条路！”梁满囤胆小。

王南瓜问田青哪条通往杀虎口，田青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走吧，管它哪一条呢，反正都能到口外，我们又不是去投奔什么人，走哪条路都一样。”

梁满囤眯着眼睛，看着面前的两条路说不一样，“要真的走了通往杀虎口的路，怕是凶多吉少。要不我们坐这儿歇一会儿，兴许能遇上个知道路的，打听打听再走。”

田青和王南瓜点点头，三个人放下行李卷坐了下来。可等了半天也见不着个人影。田青看了看当空的大太阳说：“天色还早，再等等吧。”再聊天时，梁满囤告诉王南瓜，田青原来可是咱祁县田家大院的少爷。

王南瓜一下愣住了。“田青兄弟，那个把家败光了的田耀祖田大少爷是……”

“正是家父。”

王南瓜咂了一下嘴，“可惜啊，当年田家大院那在咱祁县多显赫，连穿开裆裤的三岁小娃娃都知道啊。现在，田家大院可是改成夏家大院了。”

“你看着，总有一天，我还要田家大院姓田。”田青郑重地告诉王南瓜。“有志气。我不成，我就是想替我娘找回我爹，我是忍着泪从家里出来的。我娘想我爹想得连眼睛都哭瞎了。我爹和我娘拜了天地没几天就走了西口，他走后我才出生。我长这么大还没见着过我爹呢。我娘说，我和我爹长得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年，我娘听人说，有人在甘肃看见我爹了，我就赶紧往甘肃去找。一路上，靠给人打短

工好不容易到了甘肃。找了半年也没找到，还差点儿搭上条命，最后总算是活着回来了。我娘不死心，她说她忘不了当年我爹走时她给我爹唱的那首《走西口》，一想起来，心就疼。为了安慰我那哭瞎了眼的老娘，我给人当了两年长工，攒够了去甘肃的盘缠，又第二次去了甘肃，那次又是九死一生啊！到头来，也没找到我那个爹。这回，我娘又听一个从包头回来的人说，有人在包头见着一个人可能是我爹。这不，我又出来了。”

田青望着面前的两条路，慨叹地说：“你真是个孝子啊！”

“连羊羔还知道跪着吃奶呢。人不孝顺父母，那还不如牲口了？哎，你们二位这一路上，帮我留点神，看看有没有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人。”王南瓜认真地说。

梁满囤笑了，“长得跟你一模一样的，那还能是你爹吗？”

王南瓜也笑了，“对，我爹比我大二十岁呢！”

田青说他也要找一个人，不过不是他爹，是徐木匠。他向王南瓜描述了一下徐木匠的长相，让他帮着留神点。田青是想要报恩。

眼看着太阳都偏西了，田青建议上路，他听私塾的黄先生说过，在这走西口的路上，人烟稀少，相隔五十里才有一个大车店可以住宿，如果在天黑前赶不到大车店，就会很危险。要是迷了路遇到狼群就麻烦了。可到底走哪条路呢？

王南瓜出了个主意“占鬼卦”，脱下一只鞋子，背着身子，闭上眼睛朝后边使劲一扔，鞋尖朝哪边就朝哪边走。

“灵吗？”梁满囤来了精神。

第六卷 （3）

“就让满囤扔吧。我们俩给他看着鬼。”王南瓜说。

梁满囤脱下鞋子，“我扔就我扔。你们俩可把鬼看好了，别瞎给我们指道。”

他转过身，闭上眼睛，刚要扔，却又犹豫了。“我怕是手臭扔错了道，王南瓜，还是你来扔吧！”

“我扔就我扔。”王南瓜脱下鞋子往回走了几步，闭上眼睛用力朝身后扔出鞋子。鞋子落地，鞋尖指着两条路的中间。“这是朝哪条路呢？”

田青看了看，“有些偏左。”

“不，我看偏右多一点儿。”

“这是啥意思呢？老天爷不让我们走西口？算了，还是我再扔一回吧！这一回，就听天由命了。要是真扔到通杀虎口的那条道上，你们也别怪我，咱们就硬着头皮往虎嘴里钻吧。”满囤说。

田青很是感慨，两条通往口外的路，哪条都不好走，哪条路上都有走西口的山西人的累累白骨。现在占的这个鬼卦更像是一场赌博，赌注就是他们仨的这三条命啊。

梁满囤走到方才王南瓜站过的地方，学着王南瓜的样子扔出鞋子。鞋子落地，三个人同时说出“指左！”

梁满囤跑过来穿上鞋子，“好了，老天爷让我们走左边这条路呢！”

三个人背起行李卷朝左边的路大步走去，这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

田青、梁满囤和王南瓜来到了一个小镇。田青看见了一个罗圈在风中摇摆着，兴奋地喊：“大车店！那呢！挂罗圈那。”

王南瓜也看见了那一个随风摆动的罗圈，“那！我也看见了！”

果然有一个大门外高挑着一个罗圈，罗圈下镶有一圈红布。梁满囤听爹说过，小店的门口一般都挂罗圈。挂红罗圈的是大杂店，挂蓝罗圈的是清真店。

王南瓜拍了一下梁满囤的肩膀，“行啊，满囤。从没出过门，还知道这么多。”

梁满囤有些得意：“别看我没上过私塾，可我爹是我们田家庄出了名的‘大明白’，常给十里八村的说合事儿。我爹盘腿往炕上一坐，不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吧，可他知道的也不少。这些他可都教给我了。”

三人朝大车店跑去。

大车店的院子里停着勒勒车、驴车、马匹和骆驼。有人在给牲口饮水，有人蹲在地上捧着碗吃面。店小二看见有人进来，忙热情地迎上去：“三位，去口外发财？”

“有住的地方吗？”田青问。

“有，上房厢房都有单间。干净宽敞，冬暖夏凉。”

“哪儿最便宜？”田青想着省点钱。

店小二热情顿减，“便宜的？有大通铺。”店小二在前边带路，领田青、梁满囤和王南瓜去了大通铺。

大通铺里乱乱哄哄的，炕上已经有人躺着睡着了。屋子里一股怪味，梁满囤用手捏住了鼻子。店小二手一指，“有行李的地方都有人了。没放下行李的地方，你们随便插空儿睡吧。”

田青找了一个空当放下梁满囤的行李，又和王南瓜找了个空隙放下自己的行李。“有什么吃的吗？”他问店小二。

“有，包子、馒头、热乎饼；米饭、花卷、刀削面。要喝酒还有炒菜。山珍海味没有，猪牛羊肉随你点。”

“什么最便宜？”田青还是那句话。

店小二笑了，“我就知道你还得问这句。有，咸菜疙瘩、大眼窝窝头就白开水。”

王南瓜搭话，“就吃这个吧。吃饱了就行。”三人跟着店小二往外走去。

这时大通铺上躺着的一个人坐了起来，他正是徐木匠。徐木匠看看田青离去的背影，赶紧把行李卷起来，用绳子捆好了。

身边一个老客坐起来，“你这是干什么？”

第六卷 （4）

“我不住了。”徐木匠头也不抬。

“天快黑了，你往哪走？”

“有月亮地，我赶到下个宿头再住。”徐木匠已经下了炕。

“疯了吧你！这马上就天黑了，你想给狼送食去？”

“老哥，麻烦你告诉店家一声，店钱我拿工钱两顶了。”徐木匠把行李扛上肩，警惕地看看院子，快步走了出去。

那个老客嘟哝着，“奇怪，别是个杀了人的逃犯吧？”

徐木匠走出了房门，溜着边七躲八闪地出了院门，他没有走大路，斜着上了土坎，快步离开了。田青三个人坐下吃饭时，听说前面的路就是杀虎口了，顿时吓了一跳，“哎呀，都是满囤鞋子扔得不对。”王南瓜说。

“你还怪我？要不是你扔的鞋子东不东西不西，南不南北不北，我至于再扔一次嘛！”

田青摆摆手，“算了算了，你没看这么多人都在走杀虎口嘛。人家能走我们就能走！”

王南瓜咬了口窝头，“对。店家你这南来北往的客人多，向你打听个人。您看没看见过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长得跟我一模一样，操我们祁县口音。”

店小二端详了一下摇摇头，“跟你长得一模一样？那就是你爹了？”

“是。”

“没有。”

王南瓜听了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田青一边安慰他一边问店家，“你看没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木匠？”

“木匠可有，前天我们这就来了一个木匠，我们掌柜的让他在店里修修补补地干点零活，顶了他的饭钱店钱。他说自己是祁县人，可听口音像口外人。”店小二告诉他。

田青一听，赶紧放下了手中的窝头，“你说的这个木匠姓什么？”

店小二摇摇头，“姓什么？我还真有点马虎了，这人手艺不错，就是个丑。”店小二用手比划着下巴颏子，“下巴颏子上有个大疤瘌，怪吓人的。”

田青腾地站了起来，“这个木匠现在在哪儿？”

“就是方才躺在通铺上的那个人，你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店小二指了一下客房。

田青转身向客房里跑去。进了屋，看方才徐木匠躺着的地方已经空了，忙问那个老客，“请问，方才躺在这里的那个人哪儿去了？”

“走了。说是住下一个宿头去了。他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怎么说走就火烧屁股似的跑了，我这正琢磨呢……哎，你认识他吧？”老客奇怪地看着田青。

田青已经反身追了出去。他跑上了土岗，放眼望去，大路上空无一人，哪里有徐木匠的影子。

田青闷闷不乐地走了回来。

店小二听说那个木匠走了，担心地说：“我们掌柜的还差他工钱呢，他怎么走了？再说了，天眼看就要黑了，别叫狼给吃了呀！”店小二说着走了出去。

王南瓜奇怪，“他怎么走了呢？”

“可能是知道我来了。”田青低了头。

“怎么？他是故意躲着你？他不是你的恩人吗？怎么见着你还走了呢？”

梁满囤往王南瓜嘴里塞了一块窝头，“王南瓜，你就别问了。吃饭也堵不上你的嘴。我说田青，这一天下来，又是吃又是住的，花销也太大了。不是五十里一个宿头吗？我们起大早，赶点晚，走一百里怎么样？”

王南瓜同意，“我看满囤这主意不错。”

“那就吃完了饭早点睡，明天天不亮就上路。”田青心里更急。

第二天一大早，三个人就让店小二开了院门。“哎呀！你们祁县人可是真能折腾人。哪有这么早就上路的，天还没亮呢，你们就不怕遇上鬼打墙？”店小二打着哈欠。

第六卷 （5）

“呸呸呸！你说话怎么这么不吉利！呸呸呸！”梁满囤不乐意了。

店小二往外推着梁满囤，“别呸了，快走吧！”随后“哐当”一声关了门。

田青、梁满囤和王南瓜打着哈欠上了路。

走到一个山坡上，天还没亮呢。这时，远处传来一声狼嚎，梁满囤吓得一哆嗦，一脚踩空，从岗上滚了下去，脚也崴了。

田青一边喊着“满囤！梁满囤！”一边跑下去背起了他。再上路时，行李只好都给王南瓜背了。梁满囤在田青背上抽抽搭搭地说自己真没有用。“天太黑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谁也难免出差错。”田青安慰他。王南瓜也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呢，指不定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儿，都得扛着。

“要是下一场大雨就好了！今年就有盼头了。”王南瓜说。

三个人都有点儿想家了。

田青背着梁满囤，王南瓜背着三个的行李卷，两个人累得满头大汗。梁满囤不好意思地直要下来自己走，王南瓜看了看梁满囤的脚说好像肿也消了点儿。田青这才放他下了地，梁满囤站起来，瘸跶瘸跶地走了几步，“田青，你给我找根棍子来，我自己走走试试。”

田青怕这样反倒累坏了脚，就说还是明天再试吧。王南瓜看看快要落山的太阳，“今天是无论如何也走不了两个宿头了。我看，干脆就住在这里得了。”

“嗐！都怪我不中用，拖累你们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满囤，你别老愁眉苦脸的，你又不是故意的。看起来，那个店小二说得对。我们是不应该那么早就走。”

“离客店不远了。田青，你拿行李，我来背满囤。”王南瓜背起梁满囤，三人向挂罗圈的大车店走去。晚上王南瓜和梁满囤坐在大通铺上，累得东倒西歪。田青从行李卷里掏出秀秀那双鞋垫看着，有点舍不得往鞋里垫。王南瓜乐了，“亲疙蛋给你绣的？”

田青把鞋垫塞进了鞋窠里，鞋垫有些大，垫不进去。“大了点儿。”把鞋垫又打进了行李卷里。

“看来你这个小情妹妹，对你的脚还不太了解。”王南瓜开着玩笑。

田青叹了口气，双臂抱住脑袋靠在了行李卷上，“是啊，这是她头一回给我纳鞋垫。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想你呗。”

田青正靠在行李卷上出神，店小二拎着个大水壶走了进来，给三人倒上水，看着梁满囤的脚，“这位小兄弟的脚怎么了？”

“摔了一下，脚崴了。”梁满囤苦着脸。

“那他可耽误不得。我刚才看见你是背着这位小兄弟进来的。要是靠人背着，你们三个谁也走不出沙窝子。”店小二好心劝着。

“沙窝子？”田青听了忙问。

“出了杀虎口，有一片沙漠，空手走着都吃劲，你们还背个人，那不是瞎掰么！”店小二告诉他们。王南瓜急了，“那可怎么办？”

“出了店门往右拐，不到二百步有座庙，里边住着一个叫万了的大和尚，他会接骨。你们快请他给看看。要是能治，当然好；要是不能治，你们哪，趁早打道回府吧。”

田青忙跳下地蹲下，“满囤，快上来！我们去求那个万了大和尚给你看看。”

店小二介绍说，“不用求。那个师父特别慈悲。这远近的老百姓，走西口过路的客商，谁有个跌打损伤的，都去找这个大和尚。他是有求必应，一般都能手到病除。”

田青背着梁满囤走进了那个庙的禅房，见一个师父正坐在蒲团上闭目打坐。“请问您是万了师父吗？”师父慢慢睁开眼睛，田青和梁满囤看着眼前这位万了师父，一下都愣住了，刚要说什么，万了师父已经起了身，帮田青把梁满囤放在了一张简陋的床上。“你把他抱住了，别让他动。”

第六卷 （6）

梁满囤有些紧张，万了师父和善地一笑，“别怕，一点都不疼。”

田青把梁满囤抱紧按住，“满囤，听师父的，你别紧张。”梁满囤可怜巴巴地点点头。

万了师父一手捏着梁满囤的脚脖子，一手抓住梁满囤的脚丫子，轻轻地晃了晃，然后猛然一拉一扭一送，只听嘎巴一声，梁满囤大叫着，“哎呀娘呀！哎呀，哎呀！……”

“你下地，走走试试。”万了师父拍拍手。

梁满囤怀疑地看万了师父。万了师父笑道，“别怕，你下来走走。”

田青扶着梁满囤下了地，搀着他走了几步。“怎么样？”田青问。

“哎？还真不疼了！师父，您可真是神了，手到病除！”满囤乐了。

“没什么，你就是脱臼了。对上就没事了。”万了师父笑了。

田青冲万了师父一抱拳：“多谢师父！”

万了师父微微一合掌：“阿弥陀佛！区区小事，不足言谢。”

田青看了满囤一眼，又转向万了师父问道：“师父，听您的口音很耳熟，您老家是山西祁县的吧？”“出家人，天当房，地当床，四海为家，走到哪里哪里是家。哪里都是家，哪里又都不是家。”

田青看着安静的万了师父，又一抱拳：“师父，叨扰了！”

“阿弥陀佛，二位施主慢走。”

田青搀扶着梁满囤走出了禅房，满囤小声说：“田青，别走啊，快跟师父说说王南瓜。”

“走吧。别再打搅师父了。”田青心中知道这位万了师父已经不希望有人打扰他了。

二人一回客店，满囤还是忍不住对王南瓜说了。王南瓜一听，从大车店冲出来直奔寺庙而去。

王南瓜一头撞进了万了师父的禅房，借着昏暗的灯光，王南瓜定定地看着万了师父。万了师父抬起头，先是一愣，但马上镇静下来，

微微一合掌：“阿弥陀佛！这位施主是……”

王南瓜的眼泪刷一下就流了下来。“爹！我可找到您了！我是您的儿子王南瓜啊！”王南瓜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砰砰砰地磕着头。

万了师父赶紧起身扶起王南瓜，“这位施主，佛门净地，万万不可胡来。贫僧已出家多年，早已了了一切尘缘，哪会有你这么大的儿子。快快起来。”

王南瓜站起身，泪眼朦胧地看着万了师父，“师父，我的父亲是山西祁县人，叫王德云，跟我娘刚刚结婚就走了西口。后来我娘才生下了我，那年正赶上荒年，我娘就给我取名叫王南瓜。我今年都二十多岁了，早已娶妻生子。可我爹从那年走了西口至今未归，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我爹，更可怜的是我那想我爹哭瞎了双眼的老娘。我这次出来走西口，一是为了找口饭吃，二是为了寻找我爹。”万了师父微微一合掌：“阿弥陀佛！苦海无边，觉者登船去彼岸，迷者还在海中游。这位施主，你找错人了。”

“师父，您久居在这走西口的路上，晚辈请您替我留意一下，一个叫王德云的山西祁县人，年龄跟您相仿。如果哪一天您看到他，就请告诉他，他的儿子王南瓜在找他。人活百年不容易，我和他父子一回，总想亲眼见他老人家一面。”王南瓜哭了。

万了师父轻轻地点了点头。

王南瓜冲万了师父深鞠一躬，“师父，打搅您了。”转身离开了寺庙。空旷的原野上，一轮圆月当空，王南瓜寂寥地走在月亮地里。万了师父从庙门里走出来，默默地目送着王南瓜的背影……

王南瓜走着走着，忽然冲着月亮扑通一声跪下了，“爹呀！你到底在哪里呀？我们父子什么时候才能团圆啊？”王南瓜捂着脸跪在月亮地里无声地哭泣着。

第六卷 （7）

万了师父眼里忽然涌出两行泪水，他转身进了庙门，将庙门轻轻地关上了……

自从儿子一走，淑贞经常站在门口，手搭凉棚往路上看着，她总觉得田青一会儿就能从县城的私塾回来，一进门就吵吵饿了。淑贞听不见儿子回家的脚步声和他吵吵饿的声音，总觉得这心里空落落的。到门口站站，心里有个盼头。她就盼着哪一天，她在这门口看着田青和满囤平平安安地回来。她对女儿讲了这心事，田丹丹眼圈红了。田丹丹劝道：“娘，您别总想弟弟了，家里不是还有我呢吗？”

“田青和满囤这一走，我和你公公婆婆这三副重担就全压在你的肩膀上了。丹丹，你可别太累了。”“娘，只要满囤和弟弟能在口外有出息，我再苦再累都不觉得。”田丹丹今天一早就跑出去挖了一筐鲜嫩的刺菜，特意拿来给娘做菜团子。只可惜娘俩门里门外走过好几回，都没注意门枕上田青留下的那串铜钱……

何止她们在想亲人，秀秀每天也是在思念中度过。她精心地绣着一只荷包，只等将来送给田青。隔壁房里传出父亲一阵阵的咳嗽声，这也同样让她心焦。

听见娘走进来的声音，秀秀赶紧把荷包藏在了被垛里。

“秀秀，魂都让那个田青勾走了吧？”秀秀娘坐到炕沿上，“你爹这痨病是一天比一天重了。以前，你爹身子骨好的时候，咱家虽算不上富裕人家，可也不愁吃喝。农忙时，还能雇几个短工。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爹病了，你兄弟还小，娘就指望你了。”

“娘，等田青从口外发了财，他就回来娶我，到那时候咱家就好了。”

“我的傻闺女，田青哪年能发财回来娶你啊？以前，我和你爹没反对你和田青好，那是以为田青他爹在口外发了财，还让田青上了私塾，老田家要咸鱼翻身重振家业了呢。你能嫁到田家，我们也能跟着沾沾光。可是，谁承想这都是那个徐木匠帮他娘拉帮套拉的，他们老田家是窄板凳上睡觉——翻不了身了。”

“娘，你就相信田青哥吧。他一定会有大出息的。”

“我看哪，那个田青是蜡做的瓜果梨桃——中看不中吃。”这母女俩正说着话，秀秀爹在隔壁又是一阵咳嗽。“秀秀，快去县城的乐生堂药铺给你爹抓药去。”秀秀娘说道。

秀秀下地穿鞋向外跑去。秀秀娘看着她的背影长长地叹了口气，“闺女，别怪娘，娘也是没办法啊。”秀秀家的炕上放着几床颜色鲜亮的被面褥面，几块衣料，两只红漆木箱子。秀秀不知道娘已经把她许给了乐生堂药铺的老板了。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瘦老头。彩礼已经送来了。

秀秀娘手里捧着几块银子可高兴了，她没想到乐生堂的邹老板出手还真阔绰，一下就送来了二两银子的彩礼钱。

秀秀一抓药回来就听娘说了已把自己许给了乐生堂老板的事。她听后靠在被垛上，呆呆地看着院外，眼泪成双成对地往下流。隔壁房间里又传来秀秀爹一阵紧似一阵的咳嗽声。

“秀秀，这回，你爹的病可有指望了。你嫁给了乐生堂药铺的老板，你爹还会愁没有药吃。”

秀秀扑通一声给她娘跪下，摇着她娘的胳膊，泪流满面地求道：“娘，我不嫁那个长得像瘦猴似的药铺老板，他比我爹还大呢。娘，我要等田青哥回来，您就可怜可怜女儿吧。”

秀秀娘抬手给秀秀擦了把眼泪。“好闺女，邹老板有什么不好？不就是年龄大点么，年龄大才知道疼人呢。他前房老婆又没给他生下个一男半女，你虽说是续弦，可他是干干净净光身一人，你一进门就能当家是不？你要嫁给那个穷小子田青能有什么好呢？他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你嫁给邹老板那可什么都是现成的，你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吧。”

第六卷 （8）

秀秀忽然擦了一把眼泪，看着母亲说：“要嫁你自己嫁！我不嫁！”

秀秀说完，跳下炕，一边哭一边向外跑去。母亲在后边追着喊她也不答。秀秀哭着跑上了黄土坎，泪流满面地站在高高的黄土坎上，看着伸向远方的路喊着：“田青哥！田青哥！你快回来呀——”秀秀哭喊着，无助地滑坐在了地上……

已很久没有下雨了，太阳底下，男人们光着膀子，抬着草狗，敲着锣鼓跟着黄先生在祈雨……

淑贞、田丹丹和梁家夫妇都走在祈雨的人群里……天还是那么蓝，地还是那么黄……

淑贞在毒太阳底下晒了一天，浑身无力，一到家田丹丹就扶她上炕躺下了。“您得看大夫，您这是病了！”

“傻丫头，娘哪来的钱看大夫啊？命大的话，怎么也能熬过去，真要是死了，你也少个累赘。”

“您说什么哪！您先躺着，我去烧点热水，然后马上就去县城给您请大夫。我去求求药铺掌柜，不行我就给他跪上三天三夜。我不信他们见死不救。”田丹丹往锅里舀了几瓢水，去门后抱柴火，走近门时脚下不稳踉跄了几步，忽然她的眼睛一亮，她看到了田青放在门枕上的那串铜钱。丹丹拿起铜钱就往屋里跑，“娘，菩萨显灵了！菩萨显灵了！”淑贞一下从炕上坐了起来，“什么？”

田丹丹把钱捧到淑贞面前，“您看，钱，钱！这么一大把钱！”

淑贞抓过这把钱，“糟了！”

“怎么了？”

“这是你弟弟田青放下的！没错！”淑贞拿出一个铜钱，“这个十文钱的方孔上边缺个豁，你徐伯伯给我的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

“这么说，我弟没带钱走？”

淑贞又看了看，“带了，只带了一半儿。这孩子，路上花销不够可怎么办啊？”

“娘，我弟这是心疼您才偷着留下的。”

淑贞捧着这串铜钱哭了……

“娘！您别哭，我弟是读过书的，又跟徐伯伯学了一身功夫，他能应付得了。您就放心吧！您就安安生生地躺着吧！我这就给您请大夫去。”

胡大夫随田丹丹到了家，很仔细地给淑贞号了脉后说：“姑娘，你娘这是多年积劳成疾。地有坚性，水有湿性，风有动性，火有焰性。在人身上，四大和合。正所谓皮肉筋骨胶成一身，名地大；津涎尿血滋润一身，名水大；暖气均融温和一身，名火大；动转施为运用一身，名风大。身体里的地水火风四大调和，身体安乐无病苦。四大不调，便生病苦。”

“大夫，那怎么办啊？”

“姑娘，你别急，我给你开个偏方。你可别小看偏方啊，偏方治大病。这是我们胡家祖传的偏方，你看看我，像快八十的人吗？”

田丹丹看了看，“您还真不像。”田丹丹冲淑贞说，“娘，刚才在路上，胡大夫走得比我还快。我都累得气喘吁吁的了。”

淑贞乐了，“您老的身体可真好。”

老人捋着白胡子乐了：“我就是常年坚持使用这个祖传的偏方，越老了越精神，从没生过什么大病。我是让你闺女的一片孝心给感动了，这个祖传的偏方还从来没给外人开过，原因就是它不用一分钱就能治大病，我要是个个都给开这个方子，我这个当大夫的还不得饿死。”

淑贞一下从炕上坐了起来，“大夫，还有不用花一分钱就能治大病的方子？”

“这荒时暴月的，我看你们娘儿俩真不容易，真要去药铺里抓药，你们还真抓不起。再说，我也早有耳闻，当年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可是个大善人，你这也算是善有善报。”

淑贞的眼圈红了，“大夫，我的病要是好了，我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你言过了。”

田丹丹有些迫不及待地说：“大夫，那就请您快开方子吧。”

“闺女，不用开，我用嘴说，你用耳朵听就行了。”

田丹丹点点头，不错眼珠地看着胡大夫，认真地听着。

胡大夫说道：“把菜根菜叶、果皮果核、花根花叶，说白了，就是我们做菜时择下的那些要扔掉的边角料；吃水果时吃剩下的果皮果核；花开败了别扔，把花朵花根花叶晒干了留着。把这些东西泡在水里，水温要适度，根据个人喜好，可烫可温，常年坚持每天泡脚半个时辰。有条件的话，再每日早晚两杯蜂蜜水。最后，再送你一句话：‘心平气和’，做到这些我保你健健康康百病不侵。”

淑贞和丹丹感激地对大夫道了谢。

刚送走大夫，就见秀秀哭着跑了进来，秀秀哭着扑在田丹丹的怀里，“丹丹姐，我爹和我娘逼着我……”秀秀哭得说不下去了。

“秀秀，别哭，有话慢慢说。你爹和你娘逼着你干什么？”

“他们逼着我……逼着我嫁给县城乐生堂药铺的邹老板……”

自从娘把自己许给了乐生堂药铺老板，秀秀变得更加想念田青了，爹的病越来越重，娘天天唠叨，她都要愁死了。秀秀娘看不过她的样子训道：“看你这一天到晚像掉了魂似的。我可告诉你，这些天，要不是人家邹老板天天派人送药来，你爹早就……你要是愿意看着你爹没钱看病，两眼一闭两脚一蹬，扔下我们孤儿寡母，饿死了连口棺材都买不起，扔到野地里喂狗，你就等着田青那个穷小子吧。”

秀秀眼睛直直地看着窗外，“娘，您别说了，我答应嫁给邹老板就是了。”她话是说了，可心里更加难过，走投无路跑到田家小院，可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淑贞也只有流泪的份儿了。

第七卷 （1）

杀虎口城门上是康熙的御笔“杀虎关”三个大字。

石板铺成的大街上人来人往——拉骆驼的、赶羊的、推车的、挑担的、抬轿的、骑马的、骑驴的，剃头的拨响“唤头”、江湖郎中摇响“虎撑”、卖酱油的敲击着腰间别着的梆子、吹糖人的敲响了铜锣……

两边的门市一家挨一家——米店、布店、鞋店、白皮铺、兽医桩子、铁匠炉、杂货铺、茶馆、饭庄、妓院、澡堂……一派的繁荣景象。

有一个小一点儿的门脸儿前挑出一个布制的招牌牙旗，上写三个大字：“赛半仙”，这就是田耀祖的卦摊。如今的田耀祖留了三绺胡须，道士打扮，看上去还真是有点儿道骨仙风。

有两个骑马的人来到门前下了马，他们是刘一刀和二当家的。田耀祖抬头打量刘一刀和二当家的，马上认出了他们。此时的田耀祖已经练就成一个老江湖了。他朝刘一刀和二当家的不动声色地说了句：“二位稍等。”然后就转过头对面前的青年男子接着卖弄他的生意口：“寒相之人肩过颈，享福之人耳压肩。刘备听说过吧？”

“听说过。”那青年说。

“人家是双手过膝，两耳垂轮。什么是两耳垂轮？刘备就是耳压肩。你自己摸摸你的耳垂儿。”

年轻男子摸摸自己的耳垂儿，心虚了。

“既不大，又不厚，所以你不是大富大贵之人。不过，你的耳垂也不算太薄太小，所以，奔波劳碌之后，也可以有个小康之家。”

年轻男子忙说，“小康就成，小康就成。”

“什么叫寒相之人肩过颈？实际上谁的肩也不会过了脖颈子。指的是俗话说的端肩膀，缩脖颈。往后，你留意点，把头抬起来，胸脯挺直了走路。要不，你一辈子也休想发达。”田耀祖指点着。

“好，我听半仙的！”年轻男子虔诚地说。

田耀祖得意了，“走西口，是吧？出杀虎口往西走，你的财神在西方。放着胆子走吧！”

年轻男子掏出一把铜钱放在桌子上。田耀祖也不数，搂进了自己的钱匣子。

这一切被坐在门边长条板凳上等候的刘一刀和二当家的看了个清楚。“你就是远近闻名的赛半仙？”他俩走上前来问。

“正是在下。”

“你的卦灵吗？”二当家的问了一句。

“心诚则灵。”

“多少钱？”刘一刀问得一点也不客气。

“没有价。灵了，一千两银子不多；不灵，一个铜子不取。你还可以砸了我的卦摊儿。实在不解恨，你们还可以扒了我的衣裳，对了，还可以扒了我的这礼服呢面，内联升做的这双鞋。”田耀祖心里发狠嘴上不动声色地说着。

二当家的愣了一下，“嗯？扒衣服扒鞋子？”二当家的对刘一刀说，“大哥，你出来一下。”二当家的和刘一刀出了门，“这个人不简单，他怎么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刘一刀一愣，那二当家的见刘一刀没明白就接着提醒道：“你没听见他说，扒衣服扒鞋子吗？你忘了，十年前，你我刚到这一带打天下的时候，劫过一个穷掉了底的财主，按贼不走空的规矩，扒了他的衣服和皮鞋？”二当家的提醒着。

“对呀！二当家的，我们得试试他是不是真半仙儿。要是，我就请他上山。你没听说张作霖都当了督军了，身边还有一个算命先生呢。要不他怎么能步步高升，一帆风顺呢？”刘一刀乐了。

“试一试？”

“试一试。”刘一刀下了决心。

二当家的和刘一刀进了屋门，“我要测一字。”刘一刀说。

第七卷 （2）

田耀祖把纸笔递到刘一刀面前。

“不用写了，你看见没有？对面是刀削面馆儿，就测刀削面的‘削’字。”

田耀祖眼睛看着刘一刀，“右边是一刀字，你的生意和你的名字同这‘一刀’相关。”

二当家的瞪大了眼睛，“坚刚！”刘一刀往前坐了坐，“我的名字里是有一刀字。那么你看我是做什么生意的呢？”

“削字的左边是个肖字，肖为小月，小月即为残月，你的生意应该是在天亮前做的。”田耀祖话里有话。

刘一刀把一锭银子啪地拍在桌子上面，“谢了！”二人站起来走了出去。

田耀祖咬牙切齿地想到，“好你个刘一刀！你不认识我了？可你就是化成了灰，我也认得出你来！”他哪里知道，刘一刀和二当家的已经在打他的主意了。

当天晚上，田耀祖坐在床上数着白天挣的那几个铜板，心想靠这麻衣神相，什么时候我才能把田家大院赎回来时，刘一刀和二当家的已经拨门快步进了屋。刚躺下的田耀祖一下子坐了起来。“什么人？”刘一刀用刀指着他的咽喉，“在天亮前做生意的人！”

田耀祖认出来了。

“不许声张！”

“你是来寻财，还是来寻仇？”田耀祖倒不怕了。

“给你找一条发财之路。你把灯点上，我们好好谈谈。”刘一刀抽回了刀。

田耀祖下地点了灯，坐了下来。心想我一个穷光蛋怕什么呢？

“我是刘一刀，是黑土崖占山为王的大当家的。”

田耀祖知道对方并没有认出自己，便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那我就不必细说了。我想请你入伙。”

田耀祖乐道：“我？我既不会使刀又不会弄枪。”

“我不要你使刀弄枪。我是朱元璋，你就是我的军师刘伯温。”

田耀祖冷笑一声：“你像朱元璋吗？”

刘一刀自己也笑了，“那我就比做梁山上的宋江，你就是我的军师吴用。”

“不敢当。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就会相面算命。”

“我就是要的你这个本事。你呢，继续在这杀虎口开卦摊。这杀虎口是口里口外来往客商的必经之路。你只要算准了哪一天，我做哪一桩买卖能有大的斩获，又不会被官府抓住。你就可以坐地分肥。”刘一刀说了自己的打算。

田耀祖明白了，这是让他当坐探。“我要是不干呢？”

“那你就得吃我刘一刀一刀了。”

“逼上梁山？”

“不，我是逼着你快点发财！你只要帮我做成了一桩买卖，我就给你十成提一的好处。这样下去，要不了三年，你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了！一个是做百万富翁，一个是做刀下之鬼。你这还用想吗？”刘一刀已经不耐烦了，“你等一等。”田耀祖闭上眼睛，掐着手指算了起来。忽然他一睁眼睛，一拍大腿：“妙！今天恰巧是我命中的转运之日。好了，我答应你！”

刘一刀高兴了，“来，我们说一说怎么干……”

二当家的和刘一刀一走，田耀祖在里边关上了门，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不见外边的动静了，才转过身来，自言自语狠狠地说：“刘一刀啊刘一刀！这可是你自己找到门上来的。等你给我送够了赎回田家大院的钱，我就把你送上法场！还得让你死了也穿不上鞋！”

田青、梁满囤、王南瓜来到了杀虎口。

三人向这个边城重镇看去，眼见得城墙、垛口、箭楼、城门，出出进进的勒勒车和拉骆驼的、挑担子的、做买卖的。梁满囤紧张地咽了口唾沫，“名字叫得真吓人！”三个人进了城，街上往来客商云集，街两边遍布的小店铺都很热闹。田青、梁满囤和王南瓜走在人群中，睁大了新奇的眼睛。梁满囤好奇地东张西望道：“这里可比咱祁县县城热闹多了。”

第七卷 （3）

“当然，这是边城重镇嘛。”田青告诉他。

王南瓜说这杀虎口也没像它的名字那样吓人嘛。边说边走的，竟碰上了徐木匠。确切点说是徐木匠先看到了他们。徐木匠头戴一顶大斗笠，也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先看见了田青，忙把斗笠往下压了压，盖住了半张脸……他不想让对方发现自己。

梁满囤用手一指卦铺外边的牙旗，“赛半仙！算命看相的！走！咱们去算一卦。”一个街边的卦铺前围满了人。

“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星四卜五地舆，唯有相家排第六，七书八画九琴棋。这些江湖术士的骗人伎俩你也信？”田青不屑地说。

“田青兄弟，咱仨这次走西口真是蚯蚓上墙，腰杆不硬。咱去算算，看咱仨到了口外能不能挣到一口饭吃。”王南瓜说。

“你们俩谁爱算谁算，反正我不算。我觉得人命都是自己造的，古圣先贤说得好，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招。”田青自然不信这些。

“田青，我和王南瓜没念过私塾，听不懂你说的这些文词。”

“这句话的意思是，古圣先贤教育我们，福，可以由行善而获得；祸，可以由作恶而招致。”田青解释着。

梁满囤没听田青说完，已经挤进了卦摊。王南瓜也随后挤了进去，田青摇摇头，也只好跟了上去。徐木匠从卦摊前经过，探头往里看了看，看着那个算卦先生一愣，然后迅速转身离开了。

田耀祖用扇子一指王南瓜：“你，过来吧，我先给你说说。”

王南瓜虔诚地站到半仙面前，田耀祖一边摇着扇子，一边看着王南瓜。“你额角岩巉。”

王南瓜没听懂，“您说什么？”

田青接话道：“说你额角高。”

半仙看了田青一眼，点点头，“你额角岩巉，说明你幼年丧父。”

王南瓜一愣，“大师，您是说我爹已经……”

田耀祖轻轻地摇着扇子，眯眼看着王南瓜，“怕是早已不在人世了。”

王南瓜一听傻眼了，木呆呆地看着半仙……田青过来，一把将王南瓜拨拉到自己身后，看着田耀祖：

“大师，您看看我额角岩巉吗？”

田耀祖打量着田青，“这位小爷长得天庭饱满，额角并不岩巉……”

田青打断田耀祖，“我额角不岩巉，可我也幼年丧父。”

梁满囤小声说，“你爹又没死。”

“我那个爹有跟没有一样，这不跟丧父一样吗？”田青白了一眼满囤。

田耀祖打量着田青，“那不一样，有就是有。我看你的面相应该是父母都在高堂才对。听口音，你是祁县人吧？听说祁县连着两年大旱了？”

“是。今年是掐脖儿旱，种子下去，刚刚出苗，就不下雨，苗死了，再补种，苗出来之后，又是滴水不下。”满囤回答。

“唉！那地方，就是缺水少雨呀。祁县城东有个田家庄？”田耀祖抬头问道。

梁满囤指着田青，“对。我们两个就是田家庄的！”

田耀祖愣了，打量着梁满囤，“你姓田？”

“我姓梁。他姓田，他本来是我们田家庄田家大院的少爷……”

田耀祖浑身一激灵，转过来看着田青。“你姓田？你是田家大院的少爷？”

“祁县没有田家大院了，田家大院现在叫夏家大院。我叫田青。祁县不是缺水吗？我祖父就给我取名叫田青，图个吉利。”田青说。

“田青，你家中几口人？”田耀祖忙问。

“两口人。”

田耀祖一愣，“两口？不是三口？”

“你怎么知道？”田青奇怪了。

田耀祖怔了一下，马上回过神来，“一般说，依你的年龄和面相看，应该父母都在高堂，算上你那不应该是三口人么。”

第七卷 （4）

“我爹走西口了，他在走西口之前把家产全部输光了，把我娘也输给了别人，所以他不是我们家的人了。”

“哦……那你后爹呢？”田耀祖小心地问。

“我没有后爹。”

“你爹不是把你娘输给别人了吗？”田耀祖放下了心。

“我娘让一个恩人给救下了。”田青此时真想马上找到徐木匠。

“看你这样子，念过几年书？”田耀祖看出儿子是识文断字的。

“嗯，也是那位恩人不仅没让我们死，还供我念了私塾。”

田耀祖长出了一口气。“哦……原来是这样。那你姐姐呢？饿死了？”

“我姐姐九岁的时候就给梁家当了童养媳。”田青指着梁满囤，“喏，这就是我姐夫。大师，你怎么知道我还有个姐姐？”

田耀祖忙掩饰道，“我……我不是会看相算命吗？依你的面相看，你还有个姐姐才对。”田耀祖收拾起东西，“对不住，我还有些事情，先走一步了。”

“大师，我还没给您卦钱呢。”王南瓜忙着掏钱。

田耀祖摆摆手，“免了免了，你也不容易。”

梁满囤着急了，“赛半仙，您还没给我看看呢？”

田耀祖看着梁满囤，“你老婆有旺夫运！你好好待你老婆，你就一生平安。”

梁满囤稀里糊涂地点了点头，田青眯起眼睛看着半仙的背影，陷入了沉思……

田耀祖回到卦铺，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还没坐下，头戴大斗笠的徐木匠就走了进来，“赛半仙，给我算上一卦怎么样？”

“我要关门了。你改日再来吧。”田耀祖不耐烦地说。

徐木匠摘下大斗笠，“田耀祖！”

田耀祖一惊，他盯着徐木匠下巴上的那块疤瘌，“是你？你不是当年那个……蒙古汉子吗？”

“田大少爷真是好记性、好眼力。”

“你这是从哪儿来？你看见我儿子了？”田耀祖问。

“嗯，你儿子在追杀我！”

“为什么？”田耀祖糊涂了。

“你不必知道。”徐木匠不想多说。

说到儿子，田耀祖有几分陶醉，“我儿子田青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英俊勇武相貌堂堂。就是苦了丹丹了，那个梁满囤长得可不怎么样，配不上我闺女。再说他比我闺女小太多了！”

徐木匠生气地说，“那还不是你造的孽。”

“我说，既然你知道我儿子要杀你，你怎么还不快点远走高飞？”

“我不放心他。他太年轻了，我得把他送到包头。”徐木匠说的是心里话，他就是不放心田青。

田耀祖糊涂了。

徐木匠看了一眼田耀祖，“你也不用明白。你不是走西口了吗？怎么在这儿当起了算命先生？”

田耀祖也叹了口气，“我那年是到了口外，本想着像田家的祖上那样，发了财回去把田家大院从夏三手里赎回来，怎么也得对得起我爹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光宗耀祖。可这西口不是那么好走的，半路上又遇上了关东的胡子把我衣裳鞋子都扒了。”田耀祖看看自己的手，“我就是靠这两只手讨饭，才得以生存下来。”

“你！”徐木匠指点着田耀祖，不知道说什么好，半天才说，“你，不缺胳膊不少腿的，谁愿意施舍给你？”

“汉人太差了，个个都是铁石心肠。不过蒙古人好，我装成是迷路的客商，走到哪儿，哪里的蒙古人都非常热情好客，给我吃肉给我喝酒，临走了还给我带上马奶子、炒米、奶豆腐……”田耀祖陶醉了。

“看你这份出息！”

“可惜，好景不长啊，包头周围的蒙古包我都走了一遍，再去就不灵了。天无绝人之路，我走到包头的时候，碰上了一个走西口的山西人，他知道我读过书，就介绍我去伺候一个半身不遂的大相士，我像孝子那样伺候了他半年，他还真好了！为了报答我，就把他的看相算

命的手段传给了我。可是按江湖的规矩，我不能在包头设卦摊儿，我就来到这杀虎口，吃了‘金点’这口饭。”

第七卷 （5）

徐木匠不屑地，“那——你就想靠给人算命骗人活一辈子？”

“常言说得好，穷算命，富挪坟，倒霉上卦摊儿。这人哪越是穷，越想交好运，就越得找人给他算命。我靠给人算命吃不饱吧，也饿不死。主要是，我可以不必干什么，就可以维持生存。还想怎么？大富大贵？就这样也强似在家乡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出大力耪大地，遇上大旱年景吃观音土，屙不下屎来。唉！怎么混都是一辈子！徐木匠，要不要我给你算上一卦？”

徐木匠瞪了田耀祖一眼，“你连自己的命都算不准，还给我算呢？”

“有时候，瞎蒙也能蒙准，要不，我怎么敢自称赛半仙呢？”

徐木匠气乐了，“你有哪两下子呀？露一小手给我看看。”

“你要是想学，我还真想教你。你好歹对我们田家也有恩哪。哎，你跟我媳妇没怎么的吧？”

徐木匠举起了拳头，“我揍你！”

“别别别，我可禁不住你的拳头。就冲你让我儿子没饿死，还念上了私塾，我真得把这门手艺传给你，省着你到口外找不着饭吃。你听好了，算命的人一进门先观来意，既开言切勿踌躇。根据一般规律，父亲来问儿子，是希望儿子富贵有出息；儿子来问父母，必然是父母遇到了什么不幸的事情，父母年事已高还能有什么，大多是病苦缠身；妻子来问丈夫，面上露出一片希望神气的，是想让丈夫富贵腾达；面上露出怨望神色的，必然是丈夫好嫖好赌，或是宠爱侍妾；夫来问妻，不是妻子有病，就是她没有养育儿子；读书人来问，主要是求功名富贵；商贾来问，多数是因为生意不旺……”

“田耀祖，靠骗人家钱财活着，你缺德不缺德！你儿子都那么大了，给你的儿孙积点阴德吧。”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又没请他们来算，都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让我宰的。至于儿子嘛，儿孙自有儿孙福，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徐木匠这个气啊，“我不跟你瞎扯了。我得睡一觉儿了。”他躺在了床板上，床吱吱嘎嘎摇摇晃晃，徐木匠都担心自己掉下来。

第二天一早，徐木匠捶着酸疼的后背坐了起来，“田耀祖，就这张破床你也能睡得着？有家什吗？”“我有一把防身的斧头。”田耀祖从床底下拿出一把斧子交给徐木匠。

徐木匠摸摸斧子刃，“这也叫斧子？骑上去都不带割屁股的！”徐木匠提着斧子四下转了一圈，愣是没找到合适的东西可用。他照着床下的板凳根砍下一块木头，又砍成几个楔子，掀下床板，将楔子钉进板凳榫里，再放上床板，便不响也不摇晃了。

田耀祖一竖大拇指，“高人！你天生就是苦命之人——能者多劳嘛。不过其实，你完全可以不当木匠。”

“那我干什么？也像你似的给人算命骗钱？我就是饿死，也不干骗人的勾当。”徐木匠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你先别激动，我是想告诉你，这一带有个从关东来的绺子。为首的叫刘一刀。领着一帮子亡命徒，专在这走西口的道上做没本的生意——就是打劫。”

徐木匠根本没往心里去，“打劫？我不怕，除了这破行李，我什么也没有。”

“我不是说你怕抢，我是说你可以凭你的本事在刘一刀手下混个二当家、三当家的。”

“田耀祖！你把我拉进刘一刀的绺子，你能得多少好处？”

“哎？你可别听他们瞎说！我可不是刘一刀的眼线！”田耀祖急了。

第七卷 （6）

徐木匠走到窗口往外看去，坡下边正是大路，有一队驼队正朝大车店走去。田耀祖也来到了窗口，徐木匠回头看田耀祖，田耀祖的目光正好投向驼队。徐木匠盯着田耀祖，“从现在起，你不许离开这里一步。这样就没有人给刘一刀送信了。”

“你又冤枉我！”

徐木匠逼视着田耀祖的眼睛，“田耀祖！你给我老实点儿！”

田耀祖咧着嘴，笑得比哭还难看，一屁股坐在了床沿上。

王南瓜因为听了田耀祖给他算命的话，情绪有些低落，坐在大车店的伙房里不说话。田青要他不要相信算命的胡说。王南瓜叹了口气，“万一让他说中了呢？那我这次不是白出来了吗？”

邻桌坐着一老一少。年长的是龚丰仓，他也不是当年的样子了，他穿着长袍马褂，小老板的打扮；年轻后生是他的侄子龚文佩。

“文佩，你这是跟着我头一回走西口，我给你讲讲这个杀虎口吧。”龚丰仓对龚文佩说。

龚文佩恭恭敬敬地点点头，“叔，您讲吧，我好好听着呢。”

“这杀虎口有两千年的历史了。秦汉时期叫参合口，隋唐时期叫白狼关，宋代改名叫牙狼关，到了明代又改名叫杀胡口。一直到了大清国，塞北和关内的关系空前的融洽，才把‘胡’字改成‘虎’字。‘杀虎关’的三个大字，就是康熙皇帝的御笔。”

一旁的田青、梁满囤和王南瓜也忍不住扭头听了起来……

“这里是口里口外的交叉点和商品的集散地。所以前清的户部衙门在这儿设了收税的抽分署。不要说各种买卖、客栈、车店了，连城里带城外，光寺庙就有七十二座。顺治年间，有三个走西口的山西人流落到了杀虎口，两个是太谷人秦悦、王相卿，一个是祁县人史大学。他们三个人做起了走街串巷的小买卖，可光靠挑担卖货养活不了自己，他们三个人就凑钱开了个小小的草料铺。由于本小利薄，三个人起早贪黑地忙活，才勉强度日。有一年临近年关，一连几天大雪封门，没有生意可做，三个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饥寒交迫之下，三个人倾其所有煮了一锅稀粥权当年夜饭了。正在他们准备吃饭的时候，

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拉着一峰驮了个大驮垛子的骆驼走了进来，说这么晚了没地方可去，想在他们这借个宿。三个人就把老头儿留下了。老头儿说赶了一天路，又累又渴又饿。这三个人谁也没动筷，赶紧给老头儿盛粥让他先喝。老头儿几口就喝完了一碗粥，他们又给老头儿盛满，老头儿左一碗右一碗，不一会儿就喝光了他们的粥。三个人谁也没喝上一口粥，就饥肠辘辘地过了这个年。老头儿喝饱了粥，躺下就呼呼大睡。第二天一大早起来，老头儿不见了，骆驼也不见了，却把驮垛子留下了。”

田青、梁满囤和王南瓜听得入迷。“大叔，后来怎么样了？驮垛子里装的是什么？”梁满囤问。

龚丰仓一乐，接着讲道：“三个人打开驮垛子一看，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他们就到处去找那个白胡子老头儿，怎么找也没找着。三个人就商量，把这些银子数目点清楚了，然后当成股本开了一个大商号，取名叫吉盛堂。每次结账的时候，都把白胡子老头儿的红利算出来，单立了一个账本。后来，康熙老佛爷亲征噶尔丹，他们三人就跟着大军进入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为康熙的大军供应军需。就这样他们发了大财，把分号开到了归化、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库伦，取名叫大盛魁了，伙计不下六七千人！”

第七卷 (7)

“那个白胡子老头儿呢？”王南瓜问。

“白胡子老头儿？直到这三个人相继故去，那个白胡子老头也没再出现。就这样，大盛魁一直记着这笔没有主人的财神股的本金和利息，并定下了一个人人必须遵守的规矩。每年春节的大年初一，大盛魁既不请客与同行联络感情，也不摆酒席酬劳辛苦了一年的伙计，而是全号上下要在掌柜的带领下，恭恭敬敬地喝上一碗稀粥。”

田青站起来，冲龚丰仓一拱手，“多谢这位大叔，给我们讲了这么好的一个咱们山西人知恩图报、以义制利的故事。”

龚丰仓摇摇头，“见笑见笑。”

田青转身对店小二说，“麻烦给我们预备三个窝头，明天一早我们带着路上吃。”

“行。你们哥三个也太省了。不过等过几年你们回来的时候，一定跟现在不一样了。那时候，你们个个骑着高头大马，马褥子里全是白花花的银子、黄澄澄的金元宝。”店小二笑道。

梁满囤憧憬着，“我们三个要是也能碰上个白胡子老头儿就好了，得一笔意外之财，开不起大盛魁那样的大买卖，咱开几个小铺面总还行吧。”

大家都被梁满囤逗笑了。

店小二转身要走，田青又叫住了他，“小二哥，你们店里最近来没来过一个四十多岁下巴上有块疤瘌的男人？”

店小二想了想，“没有。怎么？”

“没什么。你忙去吧。”田青越发想找到徐木匠了，人家大盛魁这么多年，还给那个白胡子老头记着本金和利息呢，人要知恩图报啊。

光顾听人家讲故事了，三个人回到大通铺时，炕上一个挨一个的脑袋，没地方了。店小二帮着挑人较稀的地方好容易才挤了点空当，这才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田青、梁满囤和王南瓜正在喝粥，龚丰仓和龚文佩走了进来。

田青赶紧起身相让。“二位怎么也起这么早，赶路吗？”

“看样子我们还真有缘分，分不开了呢！我叫龚文佩，这是我叔叔龚丰仓，太谷人。”龚文佩介绍着。“我叫田青，他叫梁满囤，他叫王南瓜，祁县人。”

龚丰仓对店小二说：“伙计，给他们每个人加一张饼，记在我的账上。”田青不好意思，忙阻拦。

“我叔叔请客，你们就不要客气了。我们认识一天了，又都是走西口的大同乡，就算是朋友了。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嘛！谁知道谁什么时候遇到什么难处需要别人帮忙？是不是？”

大家重新落了座。小二送过粥和饼，大家吃起来。龚文佩告诉田青，叔叔在口外十七八年了，在包头开了个不大的莜面馆。这趟回家，就是带他去帮他照顾生意的。他说，在包头有不少山西人开的大买卖。有商号，有银号，这么说吧，包头那地方，有钱人排前面的全是山西人！”

梁满囤乐了，“啊！这么说，我们也有希望发大财了？”

龚丰仓笑了，“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了。还要看是不是吃得了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三个人高兴得直盼快到地方，好在这路也已经走了一半儿了。

吃过饭五个人一起上了路。当晚来到了一个小镇，为了省点钱，田青三人准备去镇外蹲庙台儿，正好明天还能少走一段路。当下和龚丰仓二人分了手，说好了明天一早就在大路上见面，还搭伴走。

田青等三人来到庙里住下了，躺在铺上议论着将来的好日子。梁满囤说老龚大叔老实巴交的，身子骨也单薄，十多年工夫就开了家莜面馆儿，我们三个年轻力壮的，也错不了。

“是啊，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我娘和秀秀还等着我呢，我非得干出个样儿来不可呀！”田青挂记着家里。

王南瓜认为田青读过书，识文断字，脑袋瓜子活络，一定能发大财。“哎，到时候，你成了大老板，可别忘了我呀！”

“成，王南瓜，你真混不下去了的时候，要饭要到我的门口，我怎么也得赏你一个大南瓜嘛！”三人大笑起来。

第八卷 （1）

夜里众人睡得正香时，忽然庙门洞开，一伙人马闯了进来。有着刀疤脸的土匪头目山里豹子，指挥着二十几个土匪押着几个“票”走进来，龚丰仓和龚文佩也在其中。被绑的人中还有一个身穿蛋青偏大襟的上衣下边是黑裙子的年轻女子，看样子是一个洋学生。

二当家的喊道，“起来起来，都滚到院子里来，让我们的弟兄歇歇脚。”手提马鞭的刘一刀最后一个进来。

龚丰仓冲到庙堂门口喊着：“好汉爷，我的确是小本生意，没多大油水。您高高手，就放了我吧！”二当家的上去抽了他一鞭子，喝道：“不许嚷！”

龚丰仓不顾疼痛，指着田青说，“不信你问问这几个小兄弟，他们也知道我是在包头开小莜面馆的！几位小兄弟，你们替我说句话呀！”

田青欲说，梁满囤抢先说：“我们不知道。”

二当家的看见了梁满囤和田青的小动作，他问田青，“你想说什么？”

田青看了一眼龚丰仓，对二当家的说，“我认识他，他叫龚丰仓，是在包头开了一家小莜面馆，的确没有多少钱。”

“怎么样？我没说谎吧？”

二当家的抽了龚丰仓一鞭子，“不许说话！”他回来又敌意地看着田青，“他没多少钱，你有钱？”田青苦笑，“我有钱还蹲庙台？”

二当家的抡鞭子就抽田青，田青躲了过来。王南瓜上前解劝，“哎哎哎，这位好汉，您别发火，您问他说，信不信由您嘛。田青，我们走！走走！”

“往哪走？去报告官府是不是？蹲下！我们不走，你们谁也不许走！”二当家的喝道。

“好好好，不走就不走。蹲下就蹲下。”梁满囤先蹲下了。

刘一刀叫过二当家的，“老二，我们的绺子越来越大了。人多就是对抗官府、在口外称霸的本钱。我看外面的几个走西口的都挺年轻。一会儿把他们带上！还有方才跟你说话的那个小子，躲你的鞭子躲得太溜了，好像是个练家。”

“大当家的意思是……”

“你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备不住是个好苗子。”

“成！”二当家的走了出去。刘一刀也走到门口。

二当家的走到田青面前，踢了一脚田青的腿，“站起来。”

田青看一眼二当家的，站了起来。二当家的出手向田青的面门打去，田青闪过。二当家的继续紧逼，田青没有还手，在节节退后中保护自己。二当家的得寸进尺，逼得田青有些火了，他抓住二当家的手腕子，就这一抓一送，顿时让二当家的后退数步吃了个暗亏。

二当家的从腰间拔出短刀来，“哎呀，你敢豸翅？我花了你！”他的刀向田青捅了过来，又被田青躲过。二当家的收势不住跌了个狗吃屎。众土匪持刀围住田青，田青转着圈子防备着。

刘一刀走出门来，“慢！”他打量田青，“不错！朋友，你身手不错嘛！”

“这位好汉，方才我说的是实话，姓龚的叔侄俩的确不是有钱人。你留下他们，也是白吃你的粮食。”刘一刀让二当家的把人都带走。田青急了，“怎么？大当家的不是要抢我们的破行李吧？”

刘一刀哈哈大笑，“我嫌你的行李上有虱子。”

“那你要干什么？”

“我要你们跟我干。”刘一刀扔了一句。

“我不当贼。”田青大声说。

二当家的听后喊道：“你敢骂我们是贼？我们是绿林好汉！草莽英雄！”刘一刀挥挥手制止二当家的。“小兄弟，世上从来都是成者为王败者贼。远的不说，就说大清吧，李自成要是坐稳了江山，他就是皇上，可他败了，成了闯贼；顺治入关，赶走了李自成，偷了大明的江山，应该说是最大的贼——可是因为他窃的是国，那就成了皇上。现在呢，袁世凯应该是窃国大盗吧，可他成了民国的大总统。我刘一刀可跟汉高祖刘邦一个姓，如果我真的把袁世凯从北京城赶回河南了，我就又是一代汉室江山的开国明君！”

第八卷 （2）

二当家的不耐烦了，“别跟他废话了，走走走！”

田青硬撑着不走。王南瓜在一边劝说道：“田青，走吧走吧，跟大当家的干也好。比走西口白手起家省事多了！”

“王南瓜！”

“哥哥比你多吃几年咸盐，听我的没错！”王南瓜看了田青一眼。

土匪押着人们往老巢走去。这伙土匪有五十多号，有人扛着土炮，有人拿着猎枪，少数人端着汉阳造，其余的人则是拿着大刀长矛，只有几个匪首持短枪。

梁满囤埋怨着：“杀虎口，杀虎口。我早就知道走这条路要出事儿。”

“光棍不吃眼前亏。硬顶着，我们谁也别打算活着走出去。我们先跟他们走，吃几顿饱饭再说。看好了机会，拍拍屁股走人也不迟！”王南瓜小声地劝着。

“能成吗？”梁满囤也放小了声音。

“能成！不光我们走，还得把龚丰仓叔侄二人救出去。”田青说。

“哼，我们自己还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还惦记什么龚丰仓！”梁满囤嘟哝着。

那个被淑贞救过的李义如今已经成了黑土崖山寨三当家的。一身的青绸子裤褂，敞着怀，里边露出雪白的衬衫，斜挎着一支短枪，笑呵呵地出来迎刘一刀。

“亏得我们的眼线把风把得准。抢了整个儿一个驼队。药材、茶砖、食盐、布匹、绫罗绸缎，还有不少的银元。”刘一刀得意地说。

李义看见队伍之中有十几个人被蒙着眼睛，“怎么带来这么多肉票？”

“不都是肉票，这几个是我新收的弟兄。我要把咱们黑土崖变成口外最大的绺子，让官府听见了都得打怵！”刘一刀得意地说。队伍进了寨门，喽啰把寨门关上了。山里豹子把田青等人的眼罩去掉了。田青打量着眼前这个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大宅院，看样子很像一座很大的寺

院。刘一刀和二当家的在第二进大殿“聚义厅”外下了马，“三当家的，把新来的弟兄安排个屋子住下。”

李义应了一声说：“眼线在聚义厅里等候你多时了。”

穿着长袍马褂头戴小帽的田耀祖见刘一刀进来，站起身一拱手，“大当家的回来了？”

“赛半仙，你的脚挺快呀！”刘一刀笑着和田耀祖打了个招呼。

田耀祖摘下帽子放在桌子上，“本来这起生意头一天就能做了。不巧，我碰上一个老乡亲，硬缠了我一个晚上。”

“还成。杀虎口的官军，说是一营人，其实还不到一半。姓谢的把总，一听我刘一刀来了，吓得营门都不敢出。官府怎么养了这么一帮白吃饭的？”

田耀祖笑了，“他才舍不得围剿你呢！要是没有你在口里口外打家劫舍，他怎么向上边要银子剿匪呀？”刘一刀拿出一张银票，“这是你的那一份儿，五十块大洋。包头丰盛银号的银票。”

田耀祖接过来就告辞了。他知道那是山西人开的银号，信誉不错。

李义送田耀祖出寨门时，被晾被子的王南瓜看见了，忙回屋告诉了田青，田青觉得奇怪，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认出田耀祖的还有李义，不过田耀祖当然不承认，李义看着他的背影，好一会儿才回寨子。

“土匪的伙食不错，还有肉呢。”王南瓜说快有一年没见过肉腥儿了，吃得很香。田青被二当家的叫去给肉票送饭。他提着饭桶、端着菜盆进了关人的屋子，屋里的人都看着他不动。

“龚叔叔，吃吧。事有事在。发昏当不了死，别想那么多了，就是明天拉去砍了头，今天也得先吃饱了。”田青劝着。

“对，叔！吃！”龚文佩先过来盛饭。那几个人也都跟着过来打饭。只有那个姑娘依旧偎在墙角没有动。

第八卷 （3）

田青盛了一碗饭菜走近姑娘，姑娘往墙角里躲着，敌视地看着田青：“你别过来！”

田青低声地说：“你是不是想跑？”姑娘睁着吃惊的大眼睛看着他。

“那你可不能饿着。别再哭了，你眼睛多好看，再哭，就像个烂桃了。”田青笑着说，“来，吃吧！”姑娘接过碗来，田青鼓励地笑笑，转身朝门外走去。

龚丰仓叫住了他，“田青，求你一件事儿。”

“有事你尽管吩咐，说什么求啊？”田青站住了。

“我的这个侄子，虽说是我哥哥的儿子，可我……不能生养，两支儿守他这么一个，这叫一子两不绝。你明白不？”

“明白明白。”田青点点头。

“你能不能跟刘一刀说说，把我侄子放了。留我一个人在这儿当肉票。文佩要是有个闪失，我们龚家可就绝后了。”

“好，我去给你说说。”田青一出来就去聚义厅找刘一刀，被李义拦住了。田青说：“你们绑票，不就是为了要钱吗？那为什么不让姓龚的侄子回去，给他婶子送个口信儿，好让他婶子出血，拿银子前来赎人哪？”

李义笑了，“你挺懂行啊？干过吧？”

田青笑了，“我没吃过肥猪肉，还没见过肥猪走？”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姓龚的侄子是要放的，不过得姓龚的认可拿钱赎人。我听大当家的说，姓龚的一口咬定他是小本买卖，没钱。那，就只有两个肉票一块儿撕了。”

“可我听说，他的确是小本经营，没有多少钱。”田青说情。

“那是他没经过山里豹子熬鹰。熬上两天，他就有钱了。”李义没当事儿。

“熬鹰？什么熬鹰？”

李义指点着田青，“雏儿！新抓来的一只鹰，凶！狠！傲！你把它的腿绑放在架子上，它飞不了吧，然后换人轮流看守，只要它一闭眼睛想睡觉，你就捅它一下子，它马上又凶巴巴地又叨又鸽的。你别理它，等它凶了一会儿，又困了，刚一闭眼，你再捅它一下子。”

“让它熬夜不睡觉？”田青想这是什么鬼点子啊。

“不止是夜里不让它睡，白天也不许它闭眼。就这么熬上三天，再凶再狠再傲的鹰也得低头，对你百依百顺。”

田青明白了，他刚要说情，被李义岔开了，李义问他叫什么，“听大当家的说，你的功夫也不错。”“我叫田青。”

李义怔了一下，“田青？山西祁县人？”

“是。”

“祁县田家庄有个田家大院你知道不知道？”

“我就是田家庄的。”

“田家大院有位叫淑贞的少奶奶，你可认识？”

“你怎么知道？”

李义眼睛一亮，“你真认识？”

“那正是家母。”

李义一把抓住田青的手，激动地说：“我见过你，不过，那时你还在少奶奶的怀里抱着呢。”

田青也愣了，“三当家的，此话从何说起？”

李义抓起田青的手，“大少奶奶可好？”

田青蒙了。

“你跟我来，咱们慢慢说。”李义拉过田青就走。

李义把田青拉到了自己的房间，红着眼圈讲了自己童年的遭遇。“唉！等我安葬好父母，赶到田家大院时，才知道田家大院让你父亲输给别人了。我不得已离开了大少奶奶，这么多年过去了，心中一直没忘恩人，一直在等待时机报答你母亲。”

“你还有个姐姐，她怎么样？”

田青叹了口气，“家道中落以后，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二人艰难度日。姐姐在九岁的时候就给人家去当童养媳了。她丈夫，就是梁满

囤，这回也一起被刘一刀掳上山来了。”

“就是那个闷葫芦，长得跟个矮地缸似的小伙子？”见田青点点头，李义叹了口气：“真是造化弄人啊……”

第八卷 （4）

“三当家的……”田青叫了声。

“田青兄弟，别叫我三当家的，叫我李义和李大哥都行。”

“李大哥，你这么正直的一个人，怎么跟刘一刀混在了一起？”

“唉！一言难尽哪！”李义叹了口气。

那年李义拜别了淑贞，就走了西口。一路乞讨着走到了杀虎口。赶上了一场大雪，差点没冻死在一家门洞里。幸好被那家人所救，正好他们老两口没儿子，他们就把李义收为义子，待他如己出，还送他进了私塾。李义的义父是做药材生意的。杀虎口的户部税官的儿子用他爹收来的赃银也开了一家药材店。可是他义父的信誉好，来往行商都愿意买他家的药材。税官眼红了，就派人把一麻袋变质的天麻交给官府，说是他义父卖坏药坑人。人抓起来，严刑拷打，刑讯逼供，硬是害得他义父当堂毙命。李义一气之下，杀了那对税官父子，逃上这黑土崖落草为寇，当上了土匪。

“真是逼上梁山哪！”田青听完感叹道。

“不过，我出入绿林，为的是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干的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事……”话没说完，就听二当家的在门外喊李义，“让田青出来，山里豹子想跟他切磋切磋。”

李义只好跟田青走了出来。

门口已经聚了很多土匪，二当家的身旁站着山里豹子，他脸上的刀疤泛红，更显得面目狰狞充满杀气。李义心头一紧，“二当家的，我看就算了吧。免得伤了和气。大家吃饭去吧！”

“别价呀！头一拨人吃饱了，正好消化消化食儿。大伙说是不是呀？”“哪个装熊，不敢比试，他的功夫就是师娘教的！”

二当家的话引来一阵哄笑。

山里豹子也不说话，一纵身跳起来，一掌向田青劈了过来。田青非常灵巧地闪过，众人发出一片惊叹声。

山里豹子火起，出了狠招，一掌打中田青，逼得田青后退数步才站住脚。众人的叫好声，激得山里豹子兴起，不断地向田青进攻，又

一次把田青打倒在地。王南瓜咧着嘴，闭上了眼不敢再看。梁满囤吓得直躲。

“怎么了？要么你叫我一声爹，要么站起来，我不打躺在地上的人。”山里豹子说。

田青看见了人群后边走来的刘一刀，抹去了嘴角的血，冲着刘一刀说：“大当家的，快让这位弟兄停下来，免得误伤了自己人！”刘一刀却说：“比武讲的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生死伤残，各安天命！”

田青火了，“那我就对不起了！”他一跃而起，出手极快地攻击山里豹子，在田青连续快攻下山里豹子很快露出了败相，正当人们惊讶不已时，田青一掌把山里豹子打得飞起向后退了数尺趴落地上。田青一拱手：“承让！”说罢，抬脚要走。

山里豹子恼羞成怒，从一个土匪腰间拔出刀来，从后边劈向田青。梁满囤吓得张大了嘴，李义和王南瓜同时叫道：“田青当心！”

田青并未回身，他只是向旁边一闪身，随后抓住山里豹子的手腕子夺过刀来，刀反架在了山里豹子的脖子上。二当家的惊呼：“住手！”他从腰间拔出了手枪，对准田青。

田青看着刘一刀，“大当家的，是生死伤残、各安天命吗？”

“这个……”刘一刀不知怎样决断。

田青一下子把刀剁在地上，他大步走开了。

山里豹子冲着刘一刀单腿下跪道：“山里豹子心服口服了！”二当家的把枪插回腰间骂道：“山里豹子，你的能耐哪去了！”

李义和田青成了好朋友，“跟我学点春典。”

第八卷 （5）

“什么春典？”田青问。

“干哪一行有哪一行的隐语。干我们这没本生意的，当然也有自己人听得懂的行话。”

“就是黑话吧？”田青明白了。

“你这么说也成。在江湖上流行着一句老话，宁赠一锭金，不教一句春。你我关系不同，为了让你在山寨里很快地站得住脚，我得把春典教给你。听着，男人叫孙氏，媳妇叫果氏，老太太叫苍果，大姑娘叫将抖，小姑娘呢叫抖花子，爹是老饩儿，娘是磨头。哥哥呢，叫上排琴；兄弟叫下排琴。良家妇女叫子孙窑。”

田青笑了，“这个好记，子孙窑儿嘛，就是生儿育女的嘛。”

李义笑了，“嗯，你这么说也许对。反正这是一辈辈传下来的。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来了大兵，叫海冷。要是探子来了，叫鹰爪。”

“要是来个大官呢？”田青问。

“当大官的叫海翅子。”

“大就是海，翅子不对。那是宋朝明朝的官儿，帽子上带翅子，大清的官应该叫顶子。现在的官是大盖帽子了，应该改一改。”

李义也笑了，“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可不能随便改。”他接着说：“乡下人叫科郎码，傻子叫念攒子。”

“财主，是火点儿；穷人是水码子。天是顶，地是躺；刮风是摆丢子，下雨是摆金。”李义又说了一大串。

“那下雪是摆银了？”

“聪明。下雪是摆银。酒是火山，肉是错齿子……”

“错齿子？那一定是肉炖得不熟，得使劲嚼。”田青乐了。

两个人大笑起来。

梁满囤见田青和李义打得火热，有点吃味儿。见田青回来就问：“三当家的是不是叫你吃小灶去了？”

“不是，他也是祁县人，跟我打听打听家乡的情况。”

“我也是祁县人，他怎么不找我打听呢？”田青一时语塞。

这时一个叫小不点儿的土匪惊魂未定地跑来，手指着外边半天才说出一句："那个姑娘，那个姑娘……"田青一惊，"那个姑娘怎么了？""大当家的要她当压寨夫人！"

田青霍地站起来，"你听谁说的？"

"我方才看见的。二当家的还说今天晚上有喜酒喝了。"小土匪说。

"田青，你别去惹事儿！"满囤和王南瓜拉着他。田青一甩手，两个人往后闪了个趔趄。王南瓜欲追，梁满囤说："算了吧，你拦不住他。"

田青先找了李义，"三当家的，江湖上管抢男霸女怎么说？"

李义看看田青说，"心术不好叫攒子不正。你什么意思？"

"刘一刀要把抢来的那个黄花闺女当压寨夫人，这是不是抢男霸女，是不是攒子不正！"

李义不信。"不会吧，你听谁说的？"

田青生气了，"你自己不也长着眼睛吗？"

"我看看去！"李义跑了过去。

田青要跟上去，被王南瓜上前拉住了，"别去！让三当家的去管，你看看再说嘛！"梁满囤也跟上来，"就是，我们自己还有今儿没明儿呢！还穆桂英似的，阵阵少不下。"

田青咬着牙，踢起一块土块。

李义破门而入冲进了聚义厅，脸色铁青地瞪着刘一刀。

"老三？你这是怎么了？"刘一刀奇怪地看着李义。

"大当家的不是让我负责看管肉票吗？我是来帮大哥审问这个肉票的。"他指了指墙角的姑娘说。

刘一刀不在意地说道："啊，她不是肉票，是我带回来的压寨夫人。"

李义责问道，"是吗？人家姑娘愿意吗？"

姑娘一听忙哭着说："我有婆家了，我不愿意！"

刘一刀脸一沉道："这就由不得你了！"

李义上前一步，“大当家的，就是你要成亲，也得有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吧？也得过个庚帖、下个彩礼吧？你这算是什么？”

第八卷 （6）

刘一刀眉毛一竖，“哎呀，李义，你这是要跟我叫板哪！”

“不敢。我只是提醒大当家的，国有国法，山有山规。大当家的要是开了这个头儿，下边的弟兄全都学你的样子，咱们的绺子就是不灭在官军手里，也得灭在你的手里。”

刘一刀气急了，“我不用你跟我讲这些屁道理！我是他妈的强盗！”

“不，盗亦有道！人在江湖，讲的就是义气千秋！你是大当家的，更应该行得正走得直，给下边弟兄做个表率。”李义诚恳地说，“大当家的！我这完全是为了山寨的前途着想。黑土崖上插着的大旗可是学的梁山好汉——上面写着的是‘替天行道’。大厅叫的是‘聚义厅’。你抢人家已经许了婆家的姑娘当压寨夫人，这叫什么义？行的是什么道？”

刘一刀一拍桌子，“李义！你他妈的别在我的面前装大盘鸡屎！我他妈没工夫听你臭白话！你要是看不服，你也弄个姑娘啊！”

“我李义没有那么攒子不正！”

“滚出去！”刘一刀气坏了，还头一次有人来管他的事儿。

“你不用这么暴跳如雷。你这样的大当家，早晚会把弟兄们带到沟里去的！你好好想想吧！”他转身走了出来。

刘一刀气得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儿，“反了，反了！简直他妈的要反了！”他走出门去大声叫喊：“二当家的！二当家的！”

李义知道自己惹了刘一刀，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于是收拾了包袱准备悄悄离开。他对跟来的田青说，“这个刘一刀！以前就有无故杀人害命的劣行，现在又开始抢男霸女了。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走人！”

“你准备去哪？”田青担心地看着他。

“漫漫黄土大道，难道还没有一条人间正道让我李义走吗？田青兄弟，趁着刘一刀正在发昏，你跟我赶紧离开这个匪巢吧。”李义劝他。

田青摇摇头，“不行，有好几个人是跟我一起被掳上山的，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李义重重地拍了拍田青的肩膀：“田青兄弟是重情重义的一条汉子！你得赶紧找机会尽快脱身。咱们后会有期！”

田青目送着李义的背影，看见李义走不远便拐向了路边的树林……

果然，刘一刀叫来二当家的，让他把李义给做了。二当家的不敢违抗，带人闯进李义的屋子，屋子里，没有人，床板也空了。“跑了？给我追！”二当家的领着一群喽啰提着刀枪追了出来。

田青看见了，怕李义有闪失，也跟了上来。

梁满囤走出屋门，向寨门方向望着。王南瓜问：“梁满囤，你看什么呢？”

“我的这个小舅子可真会巴结。”

“他怎么了？”王南瓜问。

“领着二当家的追李义去了。读书的人脑瓜子就是活泛。这从人到鬼变得也太快了！”梁满囤不乐意地说着。

“嗯？不会吧？”王南瓜有些茫然。

二当家的领着人向山下跑去。“田青，你看见李义朝哪个方向走了？”

“他？一直顺山路走的。”

“是吗？”他转身冲大家，“到树林里面去搜！”

田青急了，“二当家的，你听错了。李义是一直朝着山路走的。”

二当家的看着田青，“我没听错。只是不相信你！”他不理田青，冲众人一挥手：“搜！”

田青气得一跺脚，也只好跟了上去……

一行人一直追出了树林，也不见李义的踪影。

二当家的站在林子外面，向四下望去，点了点头，“田青，你说得对，没撒谎，李义确实没走林子。回去吧！”

人们走远了。李义从树顶上跳下来，从容不迫地向山下走去。

第八卷 （7）

二当家的向刘一刀报告了追踪无果的经过。

刘一刀听了抬起眼，“这么说田青可靠？”

“至少他没有说谎。”

“可惜，让李义逃掉了。我担心李义会不会带着官军前来搜山，他可是对山寨的情况了如指掌啊！”刘一刀有些担心地说。“我看不会。他不是那路出卖朋友的人。”二当家的说得挺有把握。

“那也要提防着点儿。这些天你警醒着点儿，别让官军掏了我们的老营。既然你看田青不错，就让他接替李义，当三当家的吧。”刘一刀也想好了，走了一个正好又来了一个。

“他当三当家的？这怕不合适，在绺子里混上头头的哪个不是刀头舔过血的？田青刚来，寸功未立就当三当家的，山里豹子第一个就不服。”

刘一刀想了想，“那就先不要三当家的名，干三当家的事。他不是认识字么，让他把李义的一摊子接过来。”

“这成。大当家的，您的喜事还办吗？”

“办！当然要办！”刘一刀来神了。

当晚，山寨里灯火通明，大摆筵席。喽啰们聚在一起吆五喝六，大口喝酒，大块吃肉。

刘一刀走到田青等人的桌子前，“田青，你现在是山寨的小头领了。祝贺你荣升！”

“谢谢大当家的！”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来！喝酒！”

田青与刘一刀碰杯，两个人同时一饮而尽，互相亮了亮杯底……王南瓜冷冷地看着田青。

“弟兄们，吃好喝好啊！我就不陪你们了！”刘一刀迈着醉步晃晃悠悠地朝后寨走去。

田青看着刘一刀的背影，拿杯子的手有些微微发抖，他猛地喝了一口酒，站起身向外走去。

刘一刀醉醺醺地推门一头撞进了新房，那姑娘吓得赶紧从床上站了起来，惊恐万分地看着刘一刀。刘一刀咧着嘴嘿嘿笑着，踉踉跄跄地向姑娘扑了过来。“我的小乖乖，是不是等我等急了？啊？哈哈哈……”

田青站在窗前，用舌头舔破了窗户纸往里看着，紧紧地攥紧了拳头……刘一刀逼近了姑娘，姑娘吓得往墙角里躲着，“你别过来！”

“别害臊嘛，过来，过来呀，让我亲亲你！”

姑娘忽然从头上摘下一根别头发的金簪子，对准了自己的咽喉：“臭土匪！你要是再敢靠前一步，姑娘我今天就喷你一身血！”

刘一刀站下了，摸着脑袋，嘿嘿地乐了。“小娘子，性子够烈的。啊？……哈哈哈……”

田青擦了把额头上的汗，撒腿向寨门口的瞭望哨跑去。

瞭望哨上站着个小喽啰，手里拎着一个准备报警的铜锣。远处不时地传来众匪徒们喝酒狂欢的喧闹声……小喽啰咽了口口水，嘴里嘟嘟囔囔：“真倒霉，大当家的大喜日子连口酒都喝不上。”

田青悄悄向小喽啰身后摸了过去……

新房里，金簪子已经掉在了地上，姑娘已经吓得昏死过去。刘一刀抱起姑娘扔在了床上，他三下五除二地脱去了自己的上衣，一边撕扯着姑娘的衣服，一边迫不及待地扑向了姑娘……忽然一声枪响，接着是一阵密集的铜锣报警声，就听有人喊：“三当家的李义领官军来攻山了……”

刘一刀吓得大惊失色，赶紧从姑娘身上翻了下来，提着裤子就往外跑……

第九卷 （1）

刘一刀提着刀来到山寨中间，土匪们已经慌得乱跑乱窜。“不要乱！不就是几个‘海冷’么！给我顶住，谁再乱跑，我让他‘土垫’了！”

二当家的领着众人向寨门冲去。然而寨门外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刘一刀也十分诧异，“‘海冷’怎么不进攻呢？”

田青凑近了问：“大当家的，要不要我领几个弟兄出去侦察侦察？”

“去吧！山里豹子，你领几个人跟田青去看看。”

山里豹子应了一声，十几个人猫着腰走了出去。刘一刀紧张地注视着寨外。过了一会儿，田青和山里豹子一伙人跑了回来。山里豹子大声说：“他妈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不会是有人谎报军情，让大当家的虚惊一场吧？”

刘一刀让他上瞭望楼，站哨的仿佛喝醉了瘫在楼柱边。“他妈拉个巴子的，把他给我捆起来！”刘一刀向聚义厅走去，二当家的和田青等也跟了上去。

喝得醉醺醺的众喽啰们都聚在了聚义厅，放哨的小喽啰被两个喽啰架了进来。刘一刀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你是不是活腻了？嗯！”

小喽啰摸了摸后脖颈子，“大当家的，冤枉啊！我正在那放哨呢，不知谁朝我后脖颈子狠狠地击了一掌，我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是让人打昏了呀！”

刘一刀愣了一下，“嗯？”

“他不会是打瞌睡，大家闹翻了天，他还没醒，说不定真的是被人打了。”田青说。

“大当家的，会不会是李义那小子干的？”二当家的分析。

刘一刀拧着眉问道：“李义？”

“对，他反对大哥娶压寨夫人，所以想故意回来搅和大当家的美事。”二当家的一脸有把握的样子。

刘一刀思忖着，“下山了会不会再回来？李义这小子对我们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

“大当家的，我这就带着弟兄们连夜去搜山，他就是藏在耗子洞里，我也把他拽出来。”二当家的说着就要走。

刘一刀摆摆手，“算了，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大白天的去搜都没搜着，这黑灯瞎火的上哪儿搜去？只要不是官军来端我们老营就好。他李义再有尿，能滋多远？大家都回去吧。”

“大当家的说得很在理，别让这场虚惊搅了大当家的美事，您还是快回去洞房花烛夜吧。”二当家的讨好地说。

“散了吧！”刘一刀往回走时觉着身子下边那个地方不大对劲儿，自言自语地骂了句：“还他妈的洞房花烛夜呢，好你个李义，等我抓住了你，一定把你碎尸万段！”

二当家的让田青搬到了李义原来住的屋子，“这还有文房四宝呢。他跟你一样，喜欢读书写字。我们大当家的喝的墨水不多，给肉票家里写个书信什么的，全靠李义了。这小子不识抬举，走人了。他这一摊子别人还真接不了，就得你了。这人走时气马走膘，兔子要是走对了时气，狗都撵不着。你成啊，就住这儿吧。”二当家的又打开一个箱子，“这些衣裳都是我拣着和你身量差不多尺寸给你挑来的，穿身行头吧。你这行李也太破旧了，等下回我下山，砸个‘响窑’——啊，就是打进有炮手炮楼的大财主家——弄几床缎子被褥来给你。”

“我这就可以了。”田青不想要。

“受穷的命吧！你安置安置就去熬鹰吧。那几个肉票，养膘养得也差不多了。对了，你说那个姓什么的——就是开莜面馆儿的那个。”

“姓龚。他真的没钱。”田青还想说情。

二当家的教训田青，“你别信，先榨榨油水再说。也许他是怕露富，故意编个瞎话儿给你听。你别拿着棒槌就当针。”

第九卷 （2）

“哦。”田青不好再说什么，只想见机行事吧。

田青让人把龚丰仓带到了自己屋里。他指着凳子对龚丰仓说：“坐下吧。”

龚丰仓心神不安地坐下了。

“我现在是这个绺子专管肉票的头领了，说了就算。你说你和你哥哥两支守一个儿子？”田青问。

“对，一子两不绝。”

“那，你想让他走，是吧？”田青引导着。

“是是是！”

田青盯着他，“那你就不是开莜面馆的。”

“我是开莜面馆的！”

田青一拍桌子，“胡说！你不是开莜面馆的！”

龚丰仓都糊涂了，眼前这个后生怎么变得这么快啊。“我是开莜面……”

田青一把抓住龚丰仓的衣襟，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来：“你再敢说你是开莜面馆儿的，你的侄子就不用想活着下山！你明白不明白？”

“我……我……我……”田青推了一下龚丰仓，龚丰仓跌坐在凳子上。

在门外偷听的二当家笑了笑，他听田青说：“写吧，让你家里给你送一百块大洋的赎金。”

龚丰仓的声音：“啊？！一百块大洋？我的娘哎！我哪有一百块大洋赎金哪？我就是把莜面馆的锅碗瓢盆全都卖了，也凑不齐五十块大洋啊！”

又听田青说：“龚丰仓，你听好了，你可不要犯糊涂。这是什么地方？刘一刀的绺子！是袁大总统都管不着的地方。写吧，这是你唯一可以选择的出路！”

二当家的放了心。

屋子里，田青抓住龚丰仓的手，眼睛真诚地看着龚丰仓，压低声音对他说：“大叔，按我说的写。”龚丰仓会意了，大声地说：“好好！我写。”

田青也大声地说：“这就对了，免得多受皮肉之苦了嘛！”

龚丰仓写完了，田青看了看，吹吹上边的墨迹说：“成。你可以回去安安生生地等着你侄子把钱送来赎人了。”他走到门口，二当家的马上装作路过躲开了。田青瞟了一眼二当家的，对喽啰说：“把他领回去吧。”见四下没人，田青向后寨走去。

来到刘一刀的房前，门外的喽啰说大当家的去巡山了，只有夫人在。两个喽啰二鬼把门似的一左一右持刀站在门外。“大当家的吩咐的，说是怕夫人不熟悉山寨路径，出去走丢了。所以让我们看着点。”“哦？夫人总在屋子里憋着也不是个事儿嘛。要不我陪她各处走走？”说着就推开了屋门。

“哎，田青，大当家的说……”

田青大叫一声：“不好！”这时两个喽啰也看见姑娘已经吊在梁上。“哎呀妈呀！完了完了！大当家的非活劈了我不可呀！”喽啰慌了。

田青已经跑了过去，抱住姑娘的腿往上送，“快把绳子割断！”

喽啰这才缓过神来，用刀割断绳子，田青接住姑娘，“姑娘！姑娘！”

姑娘睁开眼看见了抱着她的田青，啪地给了他一个耳光，“你给我走开！都是你！我要是饿死了，就不会受到这样的屈辱。现在你又来多事，你……”

“你这么年轻，不应该就这么死了！”

姑娘哭了，“我的婆家再也不会要我了。我这辈子就陪那个恶魔刘一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

说话间刘一刀走了回来，“怎么了？怎么回事这是？”他看见了梁上的绳子，“上吊了？她上吊了？”喽啰忙说：“是，不过她刚吊上去就被我们发现了，现在没事了。”

“他娘的！你跟我就那么不情愿？还三番五次地寻死觅活的。真他娘的晦气！老三，你有事？”

“啊，我想跟你说说肉票的事儿。”田青忙说。

刘一刀看看姑娘，对田青说：“走吧，出去说！”田青拿出那封信给刘一刀。“我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你念念吧！”

第九卷 （3）

“拙荆见字如面……”田青念着。

“拙荆？他家里人姓拙？这姓怪。”

“拙荆是说他的老婆。”田青解释。

刘一刀笑了，“就说屋里的、做饭的、孩儿他妈不就完了嘛！”

田青继续念：“请将家里的房产马上出手，凑齐一百块大洋，交付侄儿文佩，让他按好汉指定地点交割，为夫即可安全回家。万勿拖延犹豫，切记切记。——下边是他的签名和手印。”

“不错！哈哈，你还说他没钱呢，这不，一百块大洋！你真有两下子，我刘一刀的眼睛毒着呢！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块好料！往后，你就是黑土崖的三当家的了！”

田青郑重地说，“多谢大当家的栽培！那就把他侄子放了，让他回家张罗银子。”

“行。晚上放人，要一直把他送出五十里开外去。再多转几圈，别让他知道我们的老营在哪儿。明白不？”刘一刀嘱咐。

“明白。我送他吧。”

“你？你上山的时候是蒙着眼睛的，你也不认识路啊。”刘一刀看了他一眼。

“我不会带几个弟兄么。”

刘一刀摸摸下巴想了想，“嗯，也对，你得尽快熟悉山寨的情况。田青，你是文武全才，比二当家的强多了。好好跟我干，你将来就是我的二当家的。”

“那我就去了。”

田青一走，刘一刀朝山里豹子招招手，把让田青做三当家的决定告诉了他，让他去转告弟兄们。

“什么？他是三当家的了？”山里豹子不满地说。

刘一刀低声地说：“听着，你带上几个功夫好枪头子准的弟兄，随三当家的下山送人。三当家的没有佩枪，你要好好把三当家的护送

去，再保证他安全回来。他要是不回来，你就把他给我做了。听明白了？”

山里豹子看看刘一刀，拍拍插在腰间的枪说：“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一准儿把田青给你看住了！”

龚文佩被蒙上了眼睛，一个土匪用一根绳子牵着走在前边；山里豹子和两个喽啰提着刀走在后面，眼睛警惕地盯着龚文佩身边的田青。王南瓜和梁满囤站在门口冷冷地看着，“完了。他还说要领着我们逃走呢！他的姐姐也是他这个德行吗？”

梁满囤摇摇头，“他姐姐像他娘，这小子大概是像他那个死爹！”

田青一队人走了几个时辰，来到一处树林里，大家坐下来打尖。一个喽啰取出了干粮和肉干，山里豹子从腰间摘下酒葫芦，“三当家的，来点‘火山’吧？”

“水吗？”田青没懂。

“啊，三当家的对江湖的话还不门儿清。水是龙宫，火山是烧酒。”

“酒？不，喝酒误事，你也不要喝！”田青阻拦。

“少来两口，解乏。”

田青严厉地说：“我说了，不许喝！”

山里豹子一激灵，“好好好。”

田青让一喽啰把龚文佩的眼罩摘了。山里豹子说这个可不成，这是大当家的定的规矩。几个人吃完了饭，恢复了原来的队形，又向前走去。傍晚时分到了大路口，“三当家的，到了。”

田青站下了。山里豹子上前，拉住龚文佩的胳膊，将他转了十几圈，龚文佩被转得立足不稳，倒坐地上。山里豹子这才将他蒙眼睛的黑布摘了下来。

田青蹲在龚文佩面前，掏出了那封龚丰仓写的信交给他，“龚文佩，这是你叔叔给你婶子写的信，你识字吧？”

“我读过两年私塾。”

“那就好。天快黑了，前边不远就有客栈，你到了客栈再看吧。一定要按信上说的严格照办，否则你叔叔就性命难保了。明白了吗？”田

青话里有话。

第九卷 （4）

龚文佩点点头。田青从怀里掏出一个钱袋子，“这是大当家的给你的盘缠钱。”田青重重地拍拍龚文佩的肩膀，“保重吧！”

山里豹子对龚文佩命令：“不许回头！快滚吧！”

龚文佩站起来，沿大路走去，走了几步便跑了起来。龚文佩跑过了一个山坡才停下来，回过身伏下身子摸到坡顶，往来的路上看去——那里已经没有田青一行的踪影了。龚文佩松了一口气，捂着脸哭了起来。哭着哭着，他掏出信来，从信里掉下一张纸条。“文佩，你就近找个客栈停下等候，我会找机会救你叔叔出来。看过毁掉。”龚文佩眼睛一亮，他把纸条塞在嘴里嚼了。

山里豹子一回来就向刘一刀汇报了经过，刘一刀挺满意，把田青叫了去。“娘的，一天到晚哭丧着脸要死要活的不让我近身。再说，那天晚上让李义那小子一顿铜锣把我吓着了，我那个命根子怎么也不行了，什么时候得下山找个老中医给瞧瞧。娘的，都烦死我了。”刘一刀指着一旁哭泣的姑娘说。

“那，您就放她回家算了。”田青说。

“不成，她对山寨的情况太了解了，又特别恨我，放出去我怕透了风，领官府来搜山。那就麻烦了。我的意思是，把她赏给你！”

田青一愣，“啊！”

“她可还是个大姑娘，我真没动过她。”

田青连连摆手，“不不不！我家中已经有未婚妻了。”

“嗐！也不是明媒正娶，你拿她当个小妾不就完了嘛！里屋有里外三新的缎子被褥，也归你了！”

“不好，这不是君子所为。”田青急了。

谁想姑娘竟从里屋出来，冲田青说：“我跟你走！你不带我走，我还寻死！”

田青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不知所措，末了只好先领那姑娘回了自己的屋子。

夜已深了，田青坐在凳子上，姑娘坐在炕沿上，两人一时都找不着话说，有些尴尬。“这么晚了，该歇着了。”田青看看窗外漆黑的

夜，起身要到床上去拿自己的行李，姑娘一惊一下从炕沿上站了起来，嗖地从怀里抽出一把匕首，怒视着田青：

“你别过来！”

田青吓了一跳，“你这是干什么？”

姑娘冷笑道：“我答应给你做小妾，你还当真了？我是看这个贼窝子里，就你看上去还像个好人。我答应刘一刀跟你，是想指望你帮我脱离这个贼窝子。想不到，你跟他们竟也是一丘之貉！”她的眼里涌满了泪水，看着手中的匕首，“这是我从刘一刀那里偷来的一把匕首，我早就做好了一死的准备。你只要碰我一个指头，我就死给你看！”

田青忙说：“你误会了，我在家乡有未婚妻。我和你一样，也是被刘一刀掳上山来的，我和你一样也想找机会逃出这个贼窝子。”

“你不是这里的三当家的吗？”姑娘奇怪了。

田青苦笑着摇摇头，“这只是权宜之计，你放心。你叫什么名字？看样子你比我小，往后我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妹子，好吗？”

姑娘慢慢把匕首放了下来。“豆花。”

田青走到外屋，把两条长板凳拼起来，进屋把自己的行李拿出来扔在了长板凳上，“这就是我的炕了。你睡吧。”

豆花将信将疑地看着田青。

“妹子，这几天你也没睡好，眼圈都黑了。好好睡一觉吧，我去看看肉票。”豆花目送着田青走出去后，长出了一口气，疲惫不堪地躺在了床上，把那把匕首偷偷藏在了枕头底下，闭上了眼睛。

田青没睡，他走进了关押肉票们的房间。房间里只剩龚丰仓躺在炕上，他见田青进来，赶紧坐了起来。田青悄声说，“你侄子已经安全下山了。”

第九卷 （5）

龚丰仓按捺不住地，“那就好，那就好。”

田青左右看看，“那个胖子呢？”

“让他们带走了。”就要我SEE（www.915c.com）言情小说下载站，免注册，免登陆，无病毒

田青也不再问什么，他听见有人一声惨叫，便朝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

山里豹子在折磨那个胖胖的商人。“怎么样？这回不困了吧？”胖商人摸着身上的鞭痕，“我真的只能出一百八十块大洋了。”

“好好好，不急不急，我能等。”

“哎哟！我可是真没撒谎啊，我这已是倾家荡产了呀！”胖商人带着哭腔。

山里豹子又抽了他一鞭子，“撒谎！”

田青走了进来。“你走一天了，也够累的了。这鹰我来熬吧。”

“那，我就把这个肉票交给你了。”山里豹子打着哈欠走了出去。

山里豹子走出来就看见了刘一刀。他刚要打招呼，刘一刀示意他不要出声，山里豹子会意，两个人一起听着里边的动静。

田青坐在凳子上，那胖商人打起了盹儿。田青用鞭梢捅了他一下，“醒醒！”胖商人一激灵。“这么快就睡着了？”

胖商人哭丧着脸，“小爷爷，我已经两天两宿没合眼了呀。”

“你老贵姓啊？”田青和蔼地问。

“免贵姓裘。”

“啊，裘老板！”

“不敢不敢，我有个外号——裘胖子。您就叫我裘胖子得了。”

田青笑了笑，“你是不瘦。那，你说说，他们是怎么熬你的？”

“开始一个瘦高个子，也不问什么，就是不让我睡觉。后来换了一个矮个子，开始让我写家书。我就写了，让家里拿一百块大洋来赎我。可他们非要我写五百块大洋。我……我哪有五百块大洋呀？他们就再也不许我合眼了，我困得实在受不了啦，就涨到一百二十块大

洋，还不成，涨到一百四十块，还不成。方才这个人最凶，我都涨到一百八十块了，他还不答应。小爷爷，我是再也涨不了啦，要不你现在就把我撕了票得了。这样我家里人还能活。要不，花了一百八十块赎金，我就是回去了，全家人也得饿死。”胖商人真要崩溃了。

“你家在哪儿？”田青又问。

“老家在山西吕梁。”

“我是问你现在做生意的家。”

“啊，我的店铺在包头。”胖商人松了口气。

屋外的山里豹子小声说，“他这是熬鹰还是唠家常？”刘一刀示意他好好听下去。屋里田青又说，“做什么生意？”

“皮匠铺。就是把扒下来的生牛皮做成能制作靴子的面皮，蒙古人不是喜欢穿马靴吗？”

“家里都有什么人？”田青就像在拉家常。

“就我领着一个女儿。”

“没有儿子？”

胖商人叹了口气，“唉！我做生意从来讲信誉，我敢说，我长这么大就没干过一件对不起良心的事儿，可我老婆就是生不出儿子来！好不容易生个闺女，我老婆就死了。”

“你没再续弦？”

“我不是怕孩子有了后娘受委屈吗？”胖商人倒是老实人。

田青又问，“哎，你皮匠铺在包头，到杀虎口干什么去了？”

“唉！我是回山西给父母挪坟。按理说，这也是尽孝吧？偏偏回来在杀虎口就遇见了刘一刀，才遭了这一劫！唉，这善恶的事儿，哪儿说理去？！”

“你的皮匠铺多少劳金？”

“不多，三十几个。”

“这行我不懂，三十几个劳金，在口外算是大的皮匠铺吗？”田青继续不紧不慢地问着。

“算不上，算不上。大的皮匠铺子能有五六十号劳金呢！”

“那你是自产自销呢？还是把皮子熟出来，批发出去呢？”

“也批发，也零售，也有的时候，为了扩大销路，派出外柜，到蒙古人的冬牧场去直接推销。偶尔还拉到恰克图去，卖给俄国人。”胖商人说起自己的生意挺在行的。

第九卷 （6）

“那就还得一些人吧？”

“当然了。管账先生、内柜、外柜，加上厨子、打杂的、干零活的、学徒的，还有十来个人。”

“老板。那你出一百八十块大洋赎金是少了点儿。”田青严肃起来。

裘老板怔住了，“啊？哎哟哟，我……我说漏了嘴喽！”他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屋外的山里豹子吃惊地张大了嘴。刘一刀竖起了大拇指，两人离开了。

裘老板后悔地抱着脑袋。田青劝道：“裘老板，这钱哪，没有不成，多了也没大用。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啊，这都是命。石崇富贵买臣穷，早发甘罗晚太公，彭祖高寿颜子短，人人皆在五行中。石崇特有钱，金山银山富可敌国；朱买臣呢？穷得靠打柴勉强吃饱肚子。甘罗十二岁就当了宰相，姜子牙七十多岁了还钓鱼呢！彭祖活了八百八十岁，孔子的弟子颜回年轻轻的就呜呼哀哉了。这是什么？命。人哪，不能跟命争。你这回，就是命里注定了有这么一劫。大叔，别受罪了，破财免灾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你人能平平安安地回去，你不是还有家皮匠铺子嘛？再挣吗！”田青劝他，也是一份真心。

“那你说我得出多少银子才能过得这一关？”胖商人无奈了。

“再添五十块吧。我算计了一下，你出二百三十块，等于两年给刘一刀白干了。可也伤不了你的元气。”

“不能再涨了？”

“绝对不再涨了。我保证。”田青让他放心。

“好，我就出二百三十块大洋！”

“那你就给家里写信吧。”田青站了起来，他不动声色地扫了眼在窗边偷听完他们说话正悄悄起身溜走的土匪，心下暗喜道：只要这土匪将审讯的消息传到刘一刀那儿，他救人的计划就成功一半了。

田青将裘老板写的家信给了刘一刀。刘一刀看看裘老板写的书信说：“你说他愿出二百三十块大洋了？山里豹子他们熬了他两天两宿也

不过弄到一百八十块大洋嘛！成，你没事了，歇着去吧。我让二当家的派人把他的家书送去。你就不用管了。”

“好吧，我回去睡了。”

“去吧去吧。哎，那娘们还听话吧？”刘一刀问。

“她？挺好的。”

“你小子还真他娘的有女人缘儿！”刘一刀猥亵地说。

田青笑了笑，轻手轻脚地进了自己的屋，挑亮了灯芯，和衣躺在了两条板凳拼起来的床上，翻了几个身，总算找到了一个躺着还算舒适的睡姿。田青靠在枕头上，借着一盏昏暗的油灯打开了《庄子》，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里屋的豆花悄悄睁开了眼睛，探起身子往外屋看了看，轻轻地出了一口气，大瞪着双眼望着天花板，两行泪水悄然滑落……

这一晚，田青想到了秀秀，心里隐隐地痛，“秀秀，你现在睡着了吧？是不是在想我？秀秀，我可是真想你啊！”

田青闭上了眼睛。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和秀秀披红戴花正在拜天地，一对新人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忽然，刘一刀带着众土匪骑着高头大马闯了进来。

刘一刀一把将秀秀抢上了马，狞笑着策马而去。

秀秀在马背上，冲田青伸出手绝望地喊着：“田青哥！”

“秀秀！”田青一下从板凳上坐了起来。

屋里的豆花听见田青的喊声，也一下惊醒过来，腾的一下坐了起来。

屋外下着倾盆大雨。

田青听见豆花也醒了，便说：“这场大雨要是下在祁县就好了，今年的麦子就有指望了。”

豆花走到外屋，问田青：“你的未婚妻叫秀秀？”

第九卷 (7)

田青一愣，“啊。……你怎么知道？”

“你在睡梦里叫过她的名字。”

田青有些不好意思，“是吗？”

“也不知道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丈夫，会不会也在梦中惦记惦记我。”她叹了一口气，“我怕是没这个福分哪！”

田青奇怪地问：“看样子你是读过书的，怎么要嫁给还没见过面的未婚夫呢？”

豆花叹息一声，“我读书的时候，我娘还活着。后来，我娘死了，我爹娶了后娘，就急着把我远嫁到口外去。那家虽然有钱，可也是个老派，婚嫁凭的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我只见过未来的公公，没见过未婚夫。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哦。”

过了一会儿，豆花问田青：“你和你的未婚妻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

“不，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豆花羡慕地，“怪不得你在梦里还喊她呢！”

田青不好意思了，“让你见笑了。”

“哪里？我要是你的未婚妻，就为你这份情意，死一千回都不后悔，可惜我……”豆花的眼圈红了，说不下去了。

“豆花，等我们逃出了黑土崖匪窝子，我亲自把你送到包头你婆婆家，你丈夫一定会高兴地马上跟你成亲的。”

豆花摇摇头说：“我一个被土匪刘一刀掳上山来做压寨夫人的苦命女人，这辈子怕是毁了。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可你是清白的。”田青安慰她。

豆花苦笑道，大胆地直视着田青，“清白？你信吗？”

田青真诚地点点头，“我信。”

“可惜你不是我那个丈夫。这种事说给谁谁都不会信的，这个大黑锅我就得背一辈子，什么时候压死我，我也就一了百了啦。你是个正

人君子。我要是想嫁给你，哪怕是做个二房也行，你同意吗？”

“不不不！妹子，别开这种玩笑。”

“我说的是真的。”

田青一看豆花认真了，忙摇摇头，“不不，我跟秀秀发过誓，我非她不娶，她非我不嫁。豆花，我只能把你当妹子。真的！”

豆花流着泪点了点头，“我明白，我哪会有秀秀那样的福分！”

秀秀哪是有福之人呢？她就要成为别人的新嫁娘了。为了生病的爹和挨饿的弟弟和娘，花轿里，头戴红盖头的秀秀泪水洇湿了火红的新嫁衣。谁想到，花轿走到半路，忽然，一阵狂风过后，霹雳夹着闪电，大雨倾盆而下，人们都跑出来，有的伸开手臂，有的仰面向天，更多的人拿出锅盆缸瓮在接雨水。人们的脸上现出久违了的笑容。

淑贞从屋子里跑出来，一边看着倾盆而下的大雨，一边招呼着跑来的梁家人，“丹丹，亲家，今年的年景有盼头了！”

“是啊，是啊，不用挨饿了。”梁家人乐着应着。

这时接亲的队伍吹吹打打从田青家门口走过。“这是谁家的姑娘赶上个大雨天出嫁啊？多不吉利。”淑贞说。

“亲家母，你还不知道啊？花轿里抬的是秀秀。”

淑贞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秀秀？！她当真嫁给了乐生堂药铺的那个邹老板了？”

田丹丹忙说：“娘，您别上火，秀秀也实在是被逼无奈，她跟弟有缘无分啊。”

“这要是让田青知道了，他怎么受得了啊？”淑贞叹了口气。

“算了，亲家母，不是一家人，难进一家门。话说回来了，等咱们田青在口外发了大财，回来的时候，给秀秀他爹娘看看。他女婿不是开药铺的吗？问问有没有卖后悔药的！”

淑贞看着抬过家门口的花轿，眼圈红了，“可怜秀秀那孩子了！”

花轿到了邹家，人们都在前院喝喜酒，只有秀秀独自一人坐在新房里暗自垂泪。她摘下田青送给她的那枚用红线绳穿着的大钱，耳边响起了田青的声音：“秀秀，我田青现在是个穷光蛋，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给你。这枚大钱是我小时候，我娘给我穿好戴上的，我

一直拿它当宝贝。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就算是个定情之物吧，看见它你就看见我了。等我日后在口外发达了，我一定买这世上最稀有的珍宝首饰送给你。”

秀秀把大钱紧紧地攥在手里，嘴里喃喃着：“田青哥！……”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秀秀赶紧起身把大钱装进了梳妆台的抽屉里坐回到炕沿，伸手擦了把眼泪，把红盖头蒙在了头上。

门开了，瘦得像一根细麻秆似的邹老板，十字披红，晃晃悠悠地走了进来，眼睛色迷迷地看着秀秀，向她走过来……

第十卷 （1）

田耀祖当坐探尝到了甜头，这天又带着消息上了山。原来四子王旗的王子去科尔沁左旗，要去给那里的王爷的小公主下聘礼。说是珍珠、玛瑙、翡翠、玉石、绫罗绸缎十好几箱子，而且只有小王子带着王府的三十几个护卫。田耀祖细数了几遍，连押车的和车夫在内，一共七十二个人，枪也就二十几条。

二当家的一听就兴奋了，“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只要我们把黑土崖的弟兄全带上，找个好地形，一起开火，他那七十二地煞，还不全叫我们‘扁川’了？”

刘一刀一拍大腿，“好吧，干！赛半仙，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昨天过的大青山。”

刘一刀马上叫二当家的把黑土崖的全伙人马都带上，就在杀虎口外设伏，“别梁子”！“你这就去安排伙房做三天的干粮。让弟兄们现在就睡觉，天擦黑时起身。”

二当家的兴奋得腿都有点飘起来了，他出了后寨就大声嚷嚷着：“弟兄们，现在全都上炕睡觉！晚上要去做大买卖了！听见没有？马上都给我上炕死觉去！晚上大当家的要领我们去做大买卖了……”

田青从自己的屋门走出来，“二当家的，今天晚上要下山吗？”

“啊，老三，大当家的让你领着山里豹子和你手下的几个弟兄守住山寨，看好肉票，不用去了。”

“啊，那你们辛苦了！”

王南瓜远远地看着田青对梁满囤说，“看见没有，你的小舅子混到坐地分赃的份儿上了。”梁满囤恨恨地看了田青一眼，没好气地说：“死觉去！”

田青觉得机会来了，他回屋对豆花说：“妹子，听哥的话，快去睡觉。”

“我睡不着。”

田青低声说：“你不想逃出去吗？”

豆花睁大了眼睛看着田青。田青直视着豆花。豆花明白了，她兴奋地点点头。

其实刘一刀对田青也不十分放心，他让山里豹子留下就是让他多留点心，别出什么事儿。山里豹子心里不服田青，自然也是满口应承下来，随后又从暗道送走了田耀祖。

田青出了屋又找机会将王南瓜叫到一个角落。王南瓜不咸不淡地说："三当家的，你老人家有什么吩咐啊？"

"听着，今天晚上是个最好的机会。"田青放低声音。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王南瓜糊涂了。

"别打岔！龚文佩让我安排在青石沟的客栈里了。今天晚上我要把龚丰仓和豆花他们都带出去，你瞅准机会就领着满囤他们开溜。我们到青石沟客栈会齐。记住了没有？"

王南瓜乐了，他打了田青一拳，"我觉着你小子不是个黑心利嘛！好吧，我听你的！"

"你先不要告诉满囤他们。"田青嘱咐。

"我知道，梁满囤狗肚子装不下二两酥油，让他越晚知道越好。"

田耀祖回到家，拿钥匙要开门，发现门上的锁没有了。他奇怪地推开了门，看见徐木匠坐在他的桌子后面。"你……你怎么像个贼？"

"我在这儿等了你一整天了，你去哪儿了？"徐木匠盯住他。

"你管得着吗？哎，你不是跟田青去包头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田青没有去包头。我听说我离开杀虎口的那天，刘一刀在袭击杀虎口的一个驼队之后，又在回去的路上，掳走了五个走西口的年轻人。"

田耀祖一惊，"啊？有这样的事儿？你是说田青让刘一刀掳走了？"

"难说。"徐木匠的眼睛看着田耀祖的脚。

"你看什么呢？"田耀祖心虚了。

"没什么。"

说完徐木匠就出了田耀祖的家，直奔一家大客栈走去。客栈门口站着两个提着蒙古刀的蒙古大汉。

第十卷 (2)

“站住！”大汉喝了一声。

客栈的一个伙计跑了出来，冲徐木匠一拱手：“这位客官，真对不住。我们客栈今天不能接待其他客人了，整个客栈都让四子王旗来的诺颜王子一行人全包下了。您还是到别的客栈去住吧，对不住啊。”

徐木匠冲把门的两个蒙古大汉一抱拳，用蒙语说：“请禀告一声，我要拜见诺颜王子。”

两个蒙古大汉一愣，互相看了看，“不行，王子殿下正在休息，不能会见任何人。”

徐木匠从怀里掏出一枚翡翠扳指递了过去，“麻烦你把这枚扳指给诺颜王子呈上，就说这枚扳指的主人要求见他。”

两个蒙古大汉互相看看，不敢怠慢，接了扳指的那个蒙古大汉冲徐木匠一拱手：“请少候。”忙跑向里面。

诺颜王子手里拿着那枚扳指二话没问，转身就往外走，没到客栈门口就看见了徐木匠。徐木匠冲诺颜王子深深地鞠了一躬。诺颜王子来到近前打量着徐木匠。

“宝音，是你吗？”

“王子殿下，正是奴才宝音。”

诺颜王子一步冲过来，紧紧地握住了徐木匠的手。“宝音，你还活着！”诺颜王子的眼圈红了，拉着徐木匠的手走进了客栈。

在一间豪华客房里，诺颜王子和徐木匠坐下了。“宝音，这么多年你跑哪儿去了？快说说！”

“诺颜王子，这事以后慢慢说，我傍晚的时候看见了你的车队。”

“不错，我是去科尔沁草原下聘礼。”

“我想土匪刘一刀很可能盯上了你的财宝。”徐木匠说得很肯定。

“啊？你怎么知道？”

“杀虎口有刘一刀的眼线！”原来徐木匠早看出了田耀祖的身份，他不敢怠慢，所以才来送信，让王子多提防。两人当下商量好了对策。

徐木匠不敢多留，傍晚又急忙去了田耀祖的卦铺。田耀祖一个人坐在桌前正就着花生米喝酒。他已经喝得有点晕晕乎乎的了。伸手去抓花生米，却见面前多了一个人，也抓了几颗花生米。

田耀祖吓了一跳，一下站了起来。“谁？”

徐木匠伸手把田耀祖按坐在凳子上。

“你还没走？你怎么像个鬼似的？”

徐木匠坐下来，“我们两个里边有一个是鬼。”

“谁？你说谁是鬼？”

“你告诉我，这两天你去哪儿了？”徐木匠追问道。

“我出去给人算命了。”

徐木匠瞪视着田耀祖，“是去黑土崖给刘一刀算命去了吧？”

“胡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田耀祖硬撑着说。

“你看看你的鞋帮上沾的黑土，跟我装糊涂？上一次过来了个驼队，我看了你一个晚上，等我走了以后，第二天，刘一刀就在杀虎口外抢了驼队。这回，是四子王旗的王子去科尔沁草原下聘礼，你又不见了。”徐木匠说得有条有理。

田耀祖心虚了嘴还硬着，“我真的是去给人算卦去了！”

“你是真算卦去了也好，假算卦去了也罢，反正我已经告诉诺颜王子了。诺颜王子也已经向杀虎口的巡防营报告了。他们这会儿已经派兵在半路上设伏，等着刘一刀呢！”

“你？你去报告的？官府给了你多少好处？”田耀祖急了。

“你以为我像你，只图自己的好处？要是田青让刘一刀裹胁去了黑土崖，刘一刀不死，他的绺子不散，田青就得当一辈子土匪！”

田耀祖一听转身要走，徐木匠跳到他的面前，“田耀祖，你哪儿也不许去！”

田耀祖自知不是对手，只好又坐回来，“我……我没想去哪儿呀。”

“那好，你这儿正好有酒有菜。来来来，我们两个同乡喝几盅！”徐木匠给田耀祖把酒倒满，“哎，你说啊，如果刘一刀的绺子真

的让官军全给打死了，倒利索了。万一要是他自己或者是还有人活着，他会不会追查那个报案的人呢？”

第十卷 （3）

“你害怕了？还是后悔了？”田耀祖来了一句，他在将徐木匠。

徐木匠摇头笑道，“我是替那个给刘一刀当坐探的人担心。”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刘一刀首先怀疑的一定是那个坐探接受了官府的好处，故意引刘一刀上钩。那他败下阵来之后，头一件事，就是要杀了那个坐探。”

田耀祖睁大了眼睛看着徐木匠，他已经全明白了。他站起来匆匆地收拾起包袱，“我没工夫跟你在这儿闲扯了！”

“田耀祖，你可得躲得远远的，别让刘一刀找到你。他要是找到了你，非把你活剥了皮不可！”

田耀祖当晚就离开了杀虎口。

刘一刀走后，田青和山里豹子分了工，山里豹子上半夜上岗，他下半夜上岗。二人分开后，田青进了房门，他故意没有关窗，这样从田青房间的窗口可以看见瞭望楼上站着的山里豹子，那家伙正盯着他的房间看着。

田青不动声色地和豆花说着话。“如果我们能逃出去，我就一直把你送到包头你婆婆家。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你赶紧把被子里的棉花掏出来，做几个口袋，装干粮。”

“今天就走？”豆花兴奋地看着田青，“太好了！可是……”她看了一眼瞭望楼，“我看山里豹子看得很紧，能逃出去吗？”

“不要看他，别引起他的注意。”田青小声说。

豆花赶紧收回目光，抑制不住兴奋，“那你打算怎么逃出去？”

“诸葛亮出山第一件事干的是什么？”

“火烧博望坡。你是要放火？”豆花睁大了眼睛。

“不错。让山里豹子瞪大眼睛给我们打更吧，我们要养足了精神，用土匪的黑话说——扯乎！”田青走过去关上了门。

豆花马上手脚麻利地撕开缝被子的线，一边往外掏棉花一边说：“你这个人挺……挺可怕的。”

“我可怕吗？”

“不对不对。我的意思是想说，你心眼太多了，主意太正了。就是马上就要杀人了，你也能沉得住气，装得还像没事人似的。”豆花真是太佩服这个男人了。

“你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吗？爱和恨。我恨刘一刀，他把我无缘无故地裹胁到了这个贼窝子里来。我爱我的娘，她为我可以说是牺牲了一切，包括一个女人应该有的尊严。我原本想着读圣贤书、入商人道，想到口外也像我们山西走西口的前辈们一样，走出一条金光大道来，报答我娘，让她下半辈子过上舒心的日子。还有秀秀，我走的那天，她流着眼泪，站在崖畔上唱的那首《走西口》，我听了，心都碎了！”田青的心在颤抖。

豆花叹了口气，“也不知道我的那个未婚夫是不是像你一样，也是个真正的男人。”

“豆花，他要是个男人，知道了你的遭遇，就会同情你，爱护你，把你娶回家。”

豆花抬起眼睛盯住田青，“如果换了是你，你会这么做吗？”

“当然。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住，那是男人的耻辱。怎么能怪自己的女人呢？”

“但愿他能像你说的那样。”豆花低下了头。

“豆花，我先睡了。你快把口袋缝好，也赶紧睡一觉。”田青叮嘱着，他想不了那么多了。

“唉。你睡吧。”

半夜，田青轻轻地叫起豆花。“快起来吧，把行李捆起来。”他又把钱袋子里的钱分出一半给豆花。“这个你拿着。如果你我被冲散了，你不至于身无分文。”

豆花收起了钱，嘴里却说：“不会的，我一步不离地跟着你！”

“我这就去放火。等火起来，你看见瞭望楼上没有人看守了，就往外逃，我会追上你的。”田青说着往外走去。

第十卷 (4)

“你可一定来追我！你发誓不丢下我！”豆花追到门口。

“我要是有意丢下你，天打五雷轰！”

豆花捂住了他的嘴，“谁要你发这么毒的誓，你就说个一辈子打光棍，赶车让马踢断了腿什么的就成了嘛！”

“反正我又没想丢下你，发什么誓都一样。”田青说完出了门。瞭望楼上的山里豹子看见田青出来了，朝他说：“三当家的起来了？天还早呢，你再睡一会儿吧。”

“三星都晌午了，不早了。我去伙房弄点吃的，回来就接替你。”

“看看有酒没有？给我捎点回来。”

“好吧，你等着。”

田青从容不迫地进了伙房，胖胖的厨子正在鼾睡。他走过去叫醒他，“还有剩下的干粮吗？”

“有，多半盆呢。”

“酒呢？”

“有。看！这几坛子全是烧酒。你喝的时候可悠着点儿，这酒烈！点火就着！对了，还有点儿手扒羊肉……”

胖厨子话还没说完，田青趁他不注意，照他脖子上一掌砍去，厨子身子一软倒在地上。“对不起你了，大叔。”他从怀里掏出绳子把厨子捆上了，又在他的嘴里塞了一块抹布。“你命不该死。往后，干个正经营生，好好活着吧！”他把厨子拖出了屋门。田青回来把肉和干粮都倒在缝好的口袋里，然后把那些烧酒挨屋地泼在窗棂上。最后他背起了干粮，从灶膛里抽出两根带着火苗的木头，将一根扔在了柴堆上，跑出伙房，接着用手里燃烧着的木头，点着了那几栋房子的窗棂。

火很快地就着起来了。

“快来人哪！起火了——”他大声喊叫起来，朝关押肉票的房间跑去。

山里豹子在瞭望楼上看见了火光，“快——快去救火呀！”山寨马上乱了，留守的十几个山贼都向起火处跑去。

豆花背起了行李，开开门向寨门跑去。

田青看见看押肉票的人都跑去救火了，几步冲进了关押肉票的房间，他把裘老板的绳子解开，“快！快点跟着我逃出去！”

裘老板朝着田青就磕头，“多谢好汉救命之恩！”

“别别，你比我爹的岁数还大呢，别折了我的寿。我也不是什么好汉，我跟你一样也是被刘一刀掳上山来的。”这时龚丰仓的绑绳子也解开了，三个人一起跑出了门。

山里豹子和喽啰们在扑火，火势越烧越大，他被烤得直往后退。最终他扔下烧掉半截的扫帚说：“完了，没救了！”

喽啰们也都停了下来。山里豹子问一喽啰：“三当家的呢？”喽啰们相互看看，“没看见哪。”

这时，山里豹子发现了被捆着的厨子。他上前掏出厨子嘴里的抹布，拍了拍厨子的脸：“大师傅！大师傅！”

厨子醒了过来，看见了大火惊得目瞪口呆。山里豹子问：“说，是谁把你捆起来的？”

“是三当家的！”

山里豹子咬牙切齿地：“田青！”他对喽啰们说，“跟我来！”

山里豹子领着喽啰们朝关押肉票的地方跑去，推开门，没有人了。他们又朝田青的房间跑去，推开门一看也是空空的。“田青领着肉票和豆花跑了！给我追！”他领着喽啰朝寨门外追去。

田青领着龚丰仓二人拣黑暗的地方向寨门跑去。裘老板跑得太慢，田青便拖着他，豆花从暗处跑出来叫了声：“田青！”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在等你！”

“快！”四个人向山下跑去。

田青耳听着山里豹子领着喽啰追赶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毫不犹豫地说了声：“进树林！”

几个人先后跑进了树林。豆花边跑边问：“我们跑的方向对吗？”

第十卷 (5)

“不对。”田青说得很肯定。

“啊？”豆花吃了一惊。

“如果对了，山里豹子他们就会追上我们。”田青早想好了。

豆花明白了。这时裘老板一跤摔倒在地上。“不行了，我是跑不动了。”龚丰仓也手拄膝盖喘息不止。“那就歇歇吧。”三个人都坐到了地上。田青却爬上了树去观察动静。过了一会儿田青从树上跳下来，“山里豹子没朝这里追，我们可以放心地歇息一会儿。等山里豹子他们知道上当了，返回来搜索树林的时候，我们再绕到大路上去。”

“好，好。”三人听了田青的话直点头。

果然，山里豹子追到山下，朝大路上望了望，知道上了当。“他带着女人和肉票，跑不这么快！一定是藏进了树林。回去，搜索树林！”

山里豹子领着喽啰往回走。刚走几步就看见山上的火把整个天都烧红了。山里豹子站下来喃喃自语道：“完了，黑土崖算是完了！”

“我们怎么办？”

“算了，我们也别管什么田青、豆花了。去向大当家的报告吧！”山里豹子转回身领着喽啰们又朝山下走去。

田青一行人终于走进了小镇，站在客栈门口的王南瓜看见了他们。“看，来了！”龚文佩跑过来，“叔叔！你可逃出来了。这几天可把我急死了！”

梁满囤、王南瓜也迎上来拉住了田青。

“你们早就到了？”

“我们趁天黑，借着尿道就跑了。”王南瓜说。

一起被抓来的傻大个子和小不点儿两人也跑了过来。田青摸摸小不点儿的头：“你们也逃出来了？好！大家在一起经过这次磨难，也是个缘分。”

一行人进了客栈的一间屋子，田青让小不点儿到外边看着点儿，他要和大家商量商量怎么办。“方才我打听了一下，由这儿去包头的路。大路人烟稠密，走起来也方便。可是，刘一刀的绺子和留守的山

里豹子一定会在大路上截堵我们。所以，走大路比较危险。另一条路是穿过草原，还有一段是沙漠。路很难走，可是能躲开刘一刀的追赶……”田青分析着。

裘老板忙说：“走草原和沙漠吧，我可再也不想见着刘一刀了！”

大家笑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大伙说呢？”田青征求着。

众人都没意见。

“那好，我们就走草原和沙漠。还有一件事，我们现在是九个人，在一起走目标太大了。我的意思是分开走。豆花！”

豆花会意，从行李里面拿出钱袋来，田青又把干粮倒在炕上。“这是我预备的路费，不多，节省点儿可也够用了。龚文佩，你按人头分一分，每人一份儿。干粮也是，按十个人分，傻大个子饭量大，多拿一份儿。”

龚丰仓感动地看着田青，“田青，你可真够义气！给我们山西人长脸！”

“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至于能不能活着到包头，那就看大家各自的造化了。人嘛，我看这样，我和豆花、王南瓜、梁满囤算一伙。丰仓叔你们几个算一伙。大家看这样行不行？”

“行！就这么办吧！田义士，你现在为大家做的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了。到了包头，你去皮匠铺找我，我会重重报答你的！”裘老板说。

“您说远了，施恩图报，不是君子所为。”当下众人分成了两伙，上了路。

田青一行四人走在草原上。一路上豆花紧紧跟着田青。梁满囤碰碰王南瓜，朝前一拱下巴：“喏，这算是哪一档子事儿呀！”

“我看田青没有那个意思。”

“一个屋子住都住了，还没那个意思？”满囤嘟囔着。

第十卷 （6）

“就算是有，我看也没什么。”王南瓜并不在意。

“田青有个秀秀呢！这出来才几个月，就把人家给忘到脖子后头去了？”

“他不是说要把豆花送回包头交给她婆家吗？”王南瓜烦满囤啰嗦。

“那就更不怎么的了。”满囤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那倒也是。可话说回来了，豆花姑娘怪可怜的。你让她跟刘一刀当土匪婆娘？田青救了她，也没大错。”王南瓜就是这么想的。

“反正我看他们俩都不怎么样。”满囤不依不饶的。

“哎，我说梁满囤，要不是田青我们能逃出刘一刀的手掌心吗？再说了，我们吃的、花的可都是人家田青送给咱们的呀。”王南瓜不乐意了，“得得得，你要是看不上他呢，到了包头就分开，大家各奔前程嘛！”

“你以为我还愿意跟他在一起？”

王南瓜不说话了。

文佩他们的那一队也上路了，傻大个子跟着龚文佩边走边吃干粮。龚文佩劝他不要吃那么快，前边还有二百里沙漠呢，他这样是走不出去的。龚丰仓让文佩替他背着干粮，到时候一顿发给他点儿。“听话！啊，让文佩给你拿着，一个也少不了你的。”

“不嘛！”傻大个子不愿意。

“傻大个子！你要是不听话，我们就不管你了！你自己走吧！”文佩说。

傻大个子不情愿地交出干粮。

裘老板不满地说：“他爹娘也不知是怎么想的，这样的傻蛋，也让他走西口？你说说，在口外他能干什么？”他等了半天不见龚丰仓回答。裘老板这才发现他不大对劲儿。“哎，龚老板，你这是……”

龚文佩也注意到了。“叔叔，你怎么了？”

“我这儿有点不大对劲儿。不要紧，我能挺得住。走吧！赶路要紧。”龚丰仓用手紧紧地捂着肚子。龚文佩上前搀扶着龚丰仓，一行人往前走去。

刘一刀在杀虎口遭到埋伏，和二当家的领着几匹马落荒而逃，他们在卦铺门外下了马，二人提着刀进了门。“赛半仙！赛半仙！你给我滚出来！”

徐木匠从板床上坐了起来。

“赛半仙呢？”刘一刀看着徐木匠。

徐木匠装傻，“谁？”

“就是那个算命先生！”

“你是说那个算命先生啊？走了。”他又躺下。

“走了？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刘一刀气极了。

“去哪儿了他没说，不过他是不会回来了。”徐木匠拍拍床说，“这床、被子、褥子，还有这锅碗瓢盆，两个大钱让给我了。你说他还能回来吗？”

二当家的气坏了，“这小子，鞋底子抹油，溜了！他娘的！看我抓住他不扒了他的皮！”

“怎么了？他欠了你们的钱？”徐木匠故意问。

“他欠了我们的命！”一帮人走出了卦铺，上马跑开了。

徐木匠得意地笑了笑，提起工具箱子也离开了这里。

刘一刀领着十几个喽啰在一个路边的饭棚子外下了马。刚巧从黑土崖上下来的山里豹子一行人也在这打尖，山里豹子一见刘一刀，眼圈红了，“大当家的，您出来一下，我有话跟您说。”两人走到饭棚外边。“大当家的，您怎么就领这几个人回来了？”

“别提了，绺子撞墙了！都是赛半仙这个该死的东西出卖了我们。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就剩下这十几个人了！妈拉个巴子的，只好先回黑土崖躲一躲了。”

山里豹子一听眼泪就流了下来，“大当家的，黑土崖您回不去了。”

刘一刀一惊，“怎么了？”

“山寨让田青放了一把火，烧光了。”

“啊？他人呢？”刘一刀问。

“领着豆花逃走了，还带走了那几个肉票。”

刘一刀抽出刀来，大吼一声把路边的一棵树一刀砍断了。他咬牙切齿地说：“田青，你就是跑到天边我也要抓住你！把你碎尸万段！”

徐木匠离开杀虎口来到了一个小镇，住店时碰到了一个山西梆子戏班子。他们拉包箱的车轱辘坏了，徐木匠说能修，戏班老板庆幸碰到了木匠，高兴地和徐木匠拉起了家常。

“你没成家吗？”戏班老板给干活的徐木匠端了一壶奶茶喝。

“你看看我，就冲下巴上的这块大疤瘌，哪个女人肯嫁给我？”

戏班老板打量徐木匠，“你不难看。这么说吧，你的眉眼儿吧，还挺好看的，就是下巴上这块大疤瘌把你坑了。”

徐木匠摸着下巴，心想可不是吗。

“不过，我可以想办法帮你把难看的地方遮一遮，挡一挡，补一补。你呀，马上就能换一个人！”“真的？你可别逗了。”

戏班老板乐了。“我是干什么的，你要信得过我，你歇一会儿，我帮你化化装试试。”

徐木匠收工后去了戏班老板的房间，戏班老板端详了一会儿，给徐木匠带上了髯口，又端详一下，再打开小匣子从里边拿出了胶水和马尾。他给徐木匠粘上了个络腮长胡子，又粘了个长寿眉。“行了，你自己看看怎么样？”

徐木匠从戏班老板手里接过铜镜子一看，他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镜子里的徐木匠真的不仅变得好看多了，还有了几分仙风道骨。“哎呀，这……这还是我吗？”

“不错吧？”

“这，能保持多长时间？”

“不拉不拽，就不会掉下来。洗脸的时候注点意。如果掉了，这是胶水，再粘上就是了。”

“要是胶水用完了呢？”徐木匠想得长远。

“你弄点松香和烈酒调一调就成。”

徐木匠一听高兴了，和戏班老板喝起了酒，老板要给他修车的工钱，徐木匠把钱推了回去。“你救了我一条性命，我怎么能再要你的工钱？”

戏班老板糊涂了，“我救了你一条性命？什么时候？”

徐木匠捋捋自己的胡子，“这不是吗？有人要追杀我。你为我改变了容貌，就能躲过追杀了。这不是救我一条性命吗？”

戏班老板愣了，“有这等事？你这么老实巴交的人，会得罪什么人，而且招来杀身之祸呢？”

徐木匠摇摇头，他实在不想再提，戏班老板也是明白人，也不再问。两个人碰杯，只管喝酒。

《走西口》第三部分

第十一卷 （1）

草原上刮起了北风，草也发黄了。田青一行四人已经走了好几天了。他们都偏着头，躲着风，身上也加了点衣服。“真是邪了，方才还挺热的呢，这会儿怎么忽然就冷起来了呢？”梁满囤说。王南瓜告诉他，一点不奇怪，这不像咱山西，早晚冷热差不太多。草原上——听老辈走过西口的人说，这里有时候八月就能下雪。再往北一点更怪——叫什么，早穿皮袄午穿纱，守着火盆吃西瓜。

田青把自己的棉袍脱下来，给豆花披上了。豆花感激地看着田青，“那你不冷吗？”

田青把行李打开，把被子裹在身上。“我有被子就行了。”

王南瓜笑了，“你看看你，像个要饭的了！”

“要饭的？能像个要饭的就不错了。这可好，想要饭也找不到人家！”梁满囤说道。

田青想到了龚丰仓那伙人，他们一行五人里边，老的老，小的小，走起来一定困难得多。他后悔自己想得不周到。这时豆花突然惊叫一声，指着不远处的一堆白骨。“看，你们看！”

大家表情立刻变了，王南瓜凄然地说：“一定是我们的同乡，走西口的山西汉子啊！”

田青走到那堆白骨前，捡了一些草和石头块盖在了白骨上，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前辈，土都封冻了，晚辈不能挖土埋您的尸骨了，就用石头块把您的尸骨埋上，就当是您的同乡给您起的一座坟吧。您若地下有知，就请安息吧。”

王南瓜眼圈也红了，“说不定这堆白骨，就是我那个从来没见过面的爹。”说罢也站在石头坟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梁满囤看着石头坟，嘀咕道：“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走出这片沙窝子。”

几个人心情有些沉重地向前走去……

龚文佩一行人也进了沙漠，傻大个子背着龚丰仓走在前边。龚丰仓说歇一会儿吧，别把大个子累坏了。傻大个子却说自己不累。“你还没有一只山羊重呢！”

“大个子，放下我吧。咱们等等小不点儿他们。”傻大个子只好把龚丰仓放下来。龚丰仓捂着肚子，坐下喘息。

傻大个子对龚文佩说：“给我干粮吧！”

“不到时候。”

“我又饿了。”傻大个子说。

“不行。”

“半块饼子还不成吗？”傻大个子求着。

“文佩，你就给他半块吧！”

“他吃得也太快了！到时候他的那份吃完了，往后的路怎么办？”文佩叹口气对叔叔说。

“不是还有我的那一份儿吗？”龚丰仓叹息一声说，“看样子我是走不出这片荒原了，我这里边拧着劲地疼。开始我还以为是逃出来的时候跑岔气了。现在看，不是啊！一定是我得了要命的病了！”

“叔，您别咒念自己好不好。您就是跑岔气了，歇歇就好了。”龚文佩安慰着叔叔。

龚丰仓一行也走上了草原。

裘老板看看天空担心地说：“我看怕是要变天哪！西边的云彩上来了。要是来一场白毛风，那就糟了！”

“不能走了。文佩，快，赶紧去拔草，拧成绳子！”龚丰仓有经验，得迅速搭起一个网子，要不，风大了，会把人刮走的。

裘老板也知道这个法子，忙招呼大家去拔草。龚丰仓让大家把拔下的草堆到自己跟前，他手飞快地搓着绳子。一边拔一边搓，很快地龚丰仓已经搓好了长长的草绳子。他指挥大家把草绳子跟地上的草系在一块儿，系成个圆圈，草草相连，结成了一个草网子。

“快，钻到里边去。”龚丰仓对大家说。大家赶紧往草网子里边钻。

白毛风说来就来了，吼叫着，天地间刹那间飞沙走石。狂风吹起了地上的白骨，卷走了一切可以卷走的东西。大家都低着头趴在那儿不敢动。趴在草窝边上的小不点儿忽然想到干粮袋子忘拿进来了，他不等人们反应过来，便跑出去拾干粮袋子。

第十一卷 （2）

“回来！危险！”龚丰仓急了，大声喊着。

小不点儿还在跑，他看见了干粮袋子，伸手要拾，风呼啸着来了，不费劲地吹起了干粮袋子。干粮袋子飞了起来，小不点儿伸手去够，袋子没有够到，人却被风刮倒了。他想站起来往回跑，风却将他推得向后走。龚丰仓等人在草网子里急得直叫，小不点儿的手向草网子这边够着，身子却离草网子越来越远，最后被刮飞了起来……

龚文佩想出去救小不点儿，被龚丰仓按住，“没用了。”

龚文佩两只手用力地抓着地上的草哭了，多可怜的孩子啊，就为了一点儿干粮……

走在前面的田青一行也没躲过这场白毛风，当时他们所处的地方四不着边，田青的脸色都变白了。幸好远处有一个高岗，他马上带着大家跑起来。跑上山岗，田青四下观察了一下，看见了一个凹陷。

“快，到那儿去避一避！”几个人又撒腿朝山窝窝跑去。豆花落在了后面，被风吹得直打趔趄。田青又跑回来，用身体挡住风，拉着豆花钻进了窝窝，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好！我们的金銮殿！”王南瓜乐了。

豆花往下扒拉着头上的沙子，“南瓜哥的脾气真好，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

“他那叫不知道愁。”梁满囤嘟哝着。

“这愁事本来就够多的了，自己再不找点乐子，脑袋上还不像鹅似的愁出个大疙瘩？”王南瓜说。

说话间，天一下子就黑下来了。

白毛风裹挟着暴风雪来了。

大家动也不敢动地躲在窝窝里，窝窝里的被子上很快落了厚厚的一层雪……

不知道过了多久，风停了，雪住了，一切都安静下来。慢慢地，被子动了动。被子上的雪滑落下来了，从里面钻出了四个脑袋。

梁满囤出了一口气，“我的娘啊！总算是活过来了！”

田青出来抖抖身上的雪，向来路望着，他在担心着龚叔一行人。王南瓜安慰田青，说龚叔在口外这么多年了，应该有经验，不会有事的。

但龚丰仓出事了。

小不点儿的死刺激了他，加上这一阵的劳累颠沛，草网子下的他再也扛不住病痛的折磨，永远地留在了草原。

待龚文佩发现他叔不对劲儿时，龚丰仓已经咽了气。他抱着叔叔大哭起来。

裘老板也哭了。“龚老板！是你救活了我们，你自己倒躺在这里了！我们对不住你！没办法呀——天寒地冻的，挖不了坑，你不能入土为安了。等开春，雪化了，你也就重见天日了。包头你是去不了啦，山西老家你也回不去了。这一路上你不是看到了不少白骨吗？那都是山西同乡走西口的人留下的。你就跟他们做个伴吧！往后也许还要有山西人倒在这荒原上，你不会孤单的！”他领着大家用雪埋葬了龚丰仓。

一行人又上了路。刚走了两步，傻大个子忽然跑回来开始扒雪，他满脸是泪。“我要背他走！我要背他走！”

龚文佩抓住了傻大个子的手，“傻大个子！谁说你傻？你一点都不傻！我谢谢你，谢谢你对我叔叔的一片真心！可是，不用背他了。死了的就让他们安安静静地躺在这儿吧。我们三个的命不是他救出来的吗？我们就得照他的愿望，活下去！好好地活着走出草原！”

龚丰仓的妻子一直没有丈夫的消息，这会儿她正在小饭馆里忙活着。巧的是田耀祖也在这里和一个生意人签订合同，他已经剃掉了胡子和头发，换了装束。他和龚婶闲聊起来。

“请问这里有个叫龚丰仓的伙计吗？”

第十一卷 （3）

“龚丰仓是我的老头子，他就是这家莜面馆的老板。”龚婶笑着说。

“啊！他发财当老板了？”

“这也叫发财？小本生意。他回山西老家接他侄子去了。你找他有事？不是我们老头子欠你的钱吧？”“不不，不是。是我欠他的。”田耀祖说得真诚。

“你欠他的？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啊，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等他回来我一定过来看看他。”田耀祖接过那个生意人的合约画了押，站起身来告辞。

田耀祖兑了一个棺材铺，从现在起，他就是棺材铺的老板了。

事情就是巧，刚当上老板，就有一个木匠来找活儿干，徐木匠进了棺材铺的门。

田耀祖自然是没有认出化了装的徐木匠，“要买口棺材？”

徐木匠已经认出了田耀祖，“不，我是想给你做棺材。”

田耀祖一皱眉头，“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你不认识我了？”徐木匠把木匠工具箱子放在柜台上。

“别套近乎！这儿的山西人比街上的骆驼粪都多。我的木匠够了，不再用人了。”

“田耀祖！”

田耀祖一激灵，“你？”他仔细打量着徐木匠，“是你？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徐木匠一把摘下田耀祖的帽子，田耀祖剃掉了头发，不是道士的全发了。“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田耀祖一把抢回帽子，赶紧戴在头上。“还不是因为你！我不变成这样，还不让刘一刀把我宰了！”“你什么时候到的包头？”徐木匠心想这小子腿还挺快。

“我从杀虎口跑出来，直接奔的包头。”

“没看见田青？”徐木匠还是惦记着田青。

田耀祖也在惦记着儿子，“没有。我还真留心来着，就是没有他的消息。”

“这么说，他没来包头，会不会是去归化城了呢？你也多留点神，我去归化看看。”徐木匠提起工具箱子。

“你有盘缠吗？”田耀祖也感激人家惦记着自己的儿子，就问。

“我有手艺。”徐木匠大步走了。他一直在担心着田青的安全。

刘一刀一直在追杀田青，但一直也没打探到消息。二当家的怕再往前找下去会撞上官军被抓了去，不想再追了。山里豹子想起了龚丰仓和那个皮匠铺的裘老板，两人都是在包头做生意的山西人，断定田青一定是去的包头。

“我们不如先派个人去包头打探打探。要是找到了田青，我们再想办法除掉他也不迟嘛。”二当家的建议。

“还有那个赛半仙，妈的，准是他报的信。”刘一刀让山里豹子去打探这两个人的下落。山里豹子恨田青恨得直咬牙，发誓非亲手宰了田青不可，当即离开大伙上了路。

徐木匠和山里豹子都在找田青，两人竟在路上碰到了。山里豹子催马迎上徐木匠说道：“喂！朋友！我想向你打听个事儿，您见没见过一个四十多岁的老道，是个算命先生？一口的山西口音，江湖人称赛半仙。”他先找了个有特点的问。

徐木匠警觉起来，“你找他干什么？不是要拜师学算卦吧？”

“他欠我一笔债。你到底见过还是没见过？”

“见过。我是半年前在杀虎口的一个卦铺里找他算过命。”

山里豹子不得要领，又问：“那，你见没见过一个年轻男子，领着一个很好看的女子，也操着一口山西祁县口音？”

“没有，没有这样的两个人。”徐木匠忙说。

“也许是他们四个人走在一起，三个男的，一个女的。都是山西祁县口音。”

徐木匠已经明白对方问的是谁了。

第十一卷 （4）

“没有，没有，没有看见这样的几个人。哎，前边有个小镇，你可以到那边打听打听。”徐木匠支他走。

“我去包头看看。他们也许去了那边。”山里豹子先打马走了。

徐木匠注视着他的背影，开始担心田青的命运。

让徐木匠庆幸的是自己竟然在一个小客栈里和田青一行相遇了。当时田青几个人正在吃晚饭，田青没有认出化了装的徐木匠，徐木匠却一眼就认出了田青，也同时看到了豆花。徐木匠不动声色地坐在另一张桌上，他决定从现在起，一步不离开田青了。

晚饭吃到一半，龚文佩、裘老板和傻大个子也到了。王南瓜捅了捅田青，“看，是龚文佩他们！他们也赶上来了。”

田青马上站起来走了过去，“裘老板！龚文佩！傻大个子！你们也赶上来了。”王南瓜也过来跟他们打招呼。

“啊，你们早到了？”龚文佩像碰到了亲人一样抓住了田青的手。

“我们也就早到一个时辰。你叔叔和小不点儿呢？”田青回头找着。

龚文佩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叔叔病死在草原上了，小不点儿让那场白毛风给刮走了。”

田青怔了一下，眼圈一下红了。

王南瓜叹了口气，“嗐！小不点儿才十多岁，就这么完了！”

“要不是龚老板想出个结草网子的办法，我们怕是都得让白毛风给刮到阴山背后去了。哎，我们不成，老的老小的小……”裘老板心怀不满地看了田青一眼。

王南瓜听出味儿了。“裘老板的意思是田青分伙的时候分得不对？”

“南瓜误会了。你们三个本来就是一起的嘛！能带上豆花已经是个累赘了。裘老板不会那么想的。你们还没吃完呢吧？快去吃吧，别凉了，吃过饭再唠！”龚文佩忙说道。

田青他们先吃完了饭，人也累了，都陆续走了。只剩下还在喝酒听声的徐木匠和后到的裘老板等人。就听裘老板对龚文佩说：“龚文佩，你这个人就是太实在了。好人哪！”

“怎么了？”

“田青这人可是太聪明了。你们两个要是在一块儿，他就是把你卖了，你还能替他数钱！”

“田青是比我聪明多了。要不是他暗中帮助，我叔叔就是逃出来也得破产。”文佩一直感激田青。

“是啊，可他对我就不一样了。本来要是那个山里豹子审我，我出一百八十块大洋也能蒙混过去了。田青来了，像随便唠家常似的就把我的家底儿掏出来了，硬是把我的价码涨到了二百三十块！”裘老板不满意地说。

“给了？”

“不给怎么办？家书我也写了。看吧，等我回去，家里也快破产了！”裘老板一想到这些气就不打一处来。

“不至于吧？不管怎么说，他对我们可都有救命之恩哪！”文佩是个厚道人，只会念人家的好处。

裘老板冷冷一笑，“他？我看他主要是为了救自己。对了，还有那个豆花。只有傻子才会想他是好人呢！”

“不，裘老板。我龚文佩自认为还不算傻，可我也认为田青是个讲大仁义、有智勇的好人。”

“也许，他对你们还算仗义，可对我可就不那么厚道了。”裘老板的眼里射出一道不易被人察觉出来的寒光，龚文佩被吓了一跳……

裘老板是真的不相信田青。晚上睡觉前，他叫过店小二，掏出几个铜板，“拿去买酒吧。”

“谢谢，谢谢！请问您有什么吩咐？”

“黄昏时分来的那四个人——就是三个男的一个女的，那个长得很秀气的年轻人你还认得吧？你看着他点儿，如果他要是单独走开，麻烦你告诉我一声。”

第十一卷 (5)

“行。您是不是跟那小子结过梁子？”店小二问。

“他是个土匪，而且是个大头目！”

“啊？”店小二差点叫出声来。

龚文佩自然也看出了裘老板的态度，虽然担心田青将来会有麻烦，但又不便直说，睡觉前就悄悄地找田青劝他改道去归化。“那也是山西人淘金的地方。我在那边还有个亲戚，你不如去那边试试运气。”田青不解地看着龚文佩。

“你别问那么多了。你要是相信我，明天就转道去归化。在那里，你一样能淘到金子，好多走西口的山西人都在那里发财了。田青，听我一次劝吧。以你的才干和谋略，在我那个亲戚的手下会有些作为。”“好。那我就去归化碰碰运气。多谢文佩兄为我想得这么周到。”田青觉得上哪去都一样，也没多想。“只是我答应过豆花要把她送到包头她婆家那儿。”

“这件事我可以替你办。我保证把她毫发无损地送到她婆婆家。”文佩让他放心。

把豆花交给龚文佩田青当然一百个放心，不过田青还想跟梁满囤商量商量。临出来的时候，姐姐嘱咐过自己，要他好好照顾满囤的。

“梁满囤是你的姐夫？”龚文佩听田青这么一说心里一惊，心想那满囤还老讲他的坏话。“真没看出来！”龚文佩长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田青望着天花板，思量着龚文佩的话，觉得肯定另有原因，但又不好多问。徐木匠借着透进窗户来的月光偷偷看了田青一眼，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保护好他……

第二天一早要上路时，田青说了自己的打算。豆花听说田青要把自己交给龚文佩，一百个不同意，“你不是说，到了包头，你要亲自送我去婆婆家的吗？”说着就要掉眼泪。

“我不愿意去！我也不愿意让你去！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说好是去包头的，为什么突然改主意了？在包头至少我们还认识个龚文佩和裘

老板，到归化两眼一抹黑，人地两生，要是有点啥事，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梁满囤也反对。

“我看也是。”王南瓜自然也不愿意田青离开。

“龚文佩说他在归化有亲戚，可以帮我们。”田青解释。

“他的亲戚再好，也不如我们直接投奔他嘛！干吗还转个弯啊？”满囤不乐意。

豆花倔劲上来了，“我不管你去不去归化，反正你得把我送到包头我婆婆家。要是到了包头，我婆家那边有个什么变化，我还找谁去？”

“你……”田青不知说什么好。

“我什么我？我本来是要死的。你不让我死，那我要活不下去了，只好找你！”

王南瓜一拍手乐了，“好好好，田青，她是一贴老膏药把你给贴上了！你呀，就别起‘幺蛾子’了，干脆还是去包头算了！”

这时裘老板走出门来，搭上了话：“我们这七个人能在走西口的道上相遇，也是个缘分，怎么能说拆帮就拆帮了呢？”

田青看着走出来的龚文佩，“算了，他们都不同意。还是一起去包头吧！”

“那随你吧。”龚文佩无奈地点了点头。

裘老板不满地看了龚文佩一眼，“你是不是怕田青到包头给你添麻烦啊？我不怕。田青，到了包头你就到我的皮匠铺去。”

田青冲裘老板一拱手，“那就多谢裘老板了！”

“还谢什么？这话不是说远了吗？各位，天不早了，我们还是快上路吧！”裘老板说完就头里走了。

龚文佩愣愣地站在原地，还在想辙。

一行七人上了路。徐木匠背起了木匠工具尾随上去……

第十一卷 （6）

裘老板和龚文佩走在一起，放低了声音，“怎么样？田青大概是心虚了，他想去归化。嗯，他是要脱身哪！没那么便宜！”

“不是他要脱身，是我劝他去归化的。”文佩告诉他。

“我早看出来了。龚文佩，你劝田青脱身，这可就不够厚道了吧？敢情你们叔侄没有损失一文钱，我可是花了二百三十块大洋！”裘老板不客气地说。

文佩解释道，“我是想，人家毕竟还是救了咱们。你不是也向田青磕头谢恩来着吗？”

“我那是怕他反悔，对我杀人灭口。到了包头就不一样了，那是民国政府的天下，我一定不会放过这个贼人！龚文佩，我可警告你。如果你还继续偏袒包庇田青，我可就告你个通匪之罪！”

“好好好。我离你们都远点儿好不好？”龚文佩紧走几步追上了傻大个子。

豆花看着面前长长的路，叹了一口气，越是快到包头，她这心里就越没底，包头等着她的会是什么啊？婆家能让她进门吗？在黑土崖她天天都做噩梦。她的希望就是眼前的田青了。

田青一行人终于走进了包头城，田青长出了一口气。大家都忍不住左顾右盼起来，“哟！包头的地方可真大呀！”梁满囤乐了。

“我听我叔叔说，包头这地方原来就是个小村子，就因为走西口的山西人在这儿做买卖，才发达起来。现在，成了一个口里口外最大的集镇了。”龚文佩告诉满囤。

这时裘老板冷笑了一声，“是到了地方了！”他忽然高声地对把守城门的兵士大声喊道：“快把他拿下！他是土匪！”裘老板指着田青，“就是他！”

田青怔住了，“裘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时就有兵士们扑上来抓田青。田青急了，一拳将眼前的兵士打倒。兵头大声喊道：“弟兄们，上啊！”

呼啦啦从哨棚里又跑出十几个兵士，枪栓拉得咔咔响，将田青团团围住，街上忽然间一阵大乱……跟在后面的徐木匠惊愕地张大了

嘴。

田青与兵士们对峙着……

“田青，你反抗是没有用的，这里是包头，是个讲王法的地方！”裘老板说。

“讲王法就好。”田青对兵士们说，“你们不必动手，我跟你们走就是了。”

豆花喊着不让田青跟他们走。

“豆花，没事。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田青气坏了。

兵士们把田青锁上了，推田青走了……

“田青，苍天有眼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让我损失了二百三十块大洋，你就等着上法场吧！土匪！”裘老板冲田青的背影大声地喊着。

田青知道自己这时是无法解释了。

豆花、王南瓜、梁满囤都怔住了。傻大个子追了上去：“哎，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

龚文佩一拍大腿，懊恼地，“唉——”

徐木匠眼巴巴地看着田青被兵士们抓走了，急得他腮帮子都咬得起了棱子，不动声色地跟随上去。“好了，龚老板，田青现在终于得到了应得的报应，你叔叔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得到告慰了。各位，后会有期！”裘老板朝众人一拱手，扬长而去。

“慢着！”豆花忽然冲过去一把拽住了裘老板的后衣襟，待他转过身来时，她抡圆了胳膊，狠狠地打了裘老板一个响亮的大耳光，“你……你个裘胖子，恩将仇报的东西！”

裘老板一下被打愣了，捂着胖脸，指着豆花的鼻子，“你……你敢打我？！”

豆花气得杏眼圆睁，也指着裘老板的鼻子，“我就打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了！你能把姑奶奶怎么样？”

裘老板气得嘴唇直哆嗦，“你！你当了几天贼婆子，就学会撒野了？”裘老板忽然又扯着脖子，冲守城的兵士们高声喊道：“这还有个……”

龚文佩吓得一把捂住了裘老板的嘴，“裘老板，使不得啊。”

“让他喊，反正我正愁没地方去呢，去牢里陪田青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豆花一点也不怕他。

王南瓜拉了一把豆花的衣襟，“姑奶奶，你就少说两句吧。”

“裘老板，您大人大量。出来这么多天了，快请回吧，省得家里惦记。”龚文佩不想把事弄大。

裘老板冲豆花“哼”了一声，一甩手走了。

豆花冲裘老板的背影吐了几口唾沫。

“走吧走吧，先到我叔叔的莜面馆里歇歇脚，完了再说吧。”龚文佩说着赶紧领着几个人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山里豹子正在城门边的茶亭里喝茶，他亲眼看到了眼前的一幕，觉得得回去报信了。就在他准备骑马离开时。傻大个子却认出了他，“山里豹子！”傻大个子指着山里豹子的背影说：“骑马走了。”

“那他一定是来追杀田青的！看来，田青是早晚有这一劫呀！走吧！”龚文佩说，“我们回去再商量办法吧。走吧走吧！”

一路打听着，龚文佩把大家都带到了莜面馆，龚婶出去了不在家，他先让伙计给做几碗面，一路上都饿坏了。

大家伙还都想着田青的事儿。王南瓜摇着头说：“唉！没看出来呀，裘老板他还有这一手！”梁满囤问龚文佩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裘胖子想害田青?

“我……我是估计到了，所以才让田青去归化。可你们都不同意！”文佩懊丧地说。

“我哪知道呀！这……这可是害了田青了！”梁满囤蹲在地上，抱住了头。

“行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回头我们到县衙门，出头做个证明也就是了。”龚文佩安慰大家，“来吧，不管出了天大的事，吃了面再说！”

豆花看着面怎么也吃不下。龚文佩劝她：“吃点吧，吃完了面，我好送你去你婆婆家。”

第十二卷 （1）

兵士把田青推进牢房。号子里已经关了五个人犯。

看见田青进来，一个瘦子嘻嘻笑着说：“哟，来了一个守尿桶的！”

一个一脸凶相的家伙对瘦子说：“问问他是什么事由进来的？”

“小白脸儿！大哥问你话呢！你是因为什么进来的？”

田青不理他们，坐在了铺上。

“哎，你他妈是哑巴呀？”“不用问，一看他细皮嫩肉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是因为花案进来的！”一帮人哄笑着。

瘦子笑着问：“你是偷人了吧？偷的是谁家的婆娘？别是你嫂子吧？”

田青白了瘦子一眼。

“哟，他还敢用白眼珠看我！”瘦子上前来了。

“我看他是不懂规矩。瘦子，你教教他！”那个被尊为大哥的汉子说。

瘦子朝汉子谄媚地哈哈腰，回身对田青趾高气扬地说道：“哎，小子，我告诉你，这是我大哥的地盘，你是龙得给我盘着，是虎得给我卧着。听明白了没有？”

田青不理他。

“呀哈，还他妈挺牛啊！弟兄们，先给他松松筋骨！”几个人马上扑过来要打田青，田青这才站起来，可没几下子，也没费多大劲儿，便把几个人全都打趴下了。

那叫大哥的汉子站了起来，拉拉架势，出手又打。田青也出手接招，几个回合下来，汉子又被田青打倒在地。

一帮人一看这架势，马上过来，朝田青跪下了。

“您才是这儿的大哥！”“请您多多包涵，多多关照！”

田青一瞪眼睛：“滚！”他心里这个烦啊。多亏自己的身手，才不会被人欺负，他不禁想起教自己功夫的徐木匠来。

徐木匠见田青被抓了进去，怕他吃不好，就买了些吃的来看他，顺便也探探口风。走南闯北的他自然知道监狱的规矩。他提着一个食盒来到狱警跟前，未说话先赔笑：“上差，您当值呀？”先把一块银元递了过去，“您辛苦辛苦！”

狱警把银元接过来，掂了掂，“看谁呀？”

“方才不是抓进来一个土匪小头目吗？”

“啊，你们是一伙的？”狱警问。

徐木匠笑了，“您可别吓唬我。我是受人之托。”

“进去吧！”狱警一摆手。

“不不不，我又不认识他，请您把这篮子里的饭菜交给他就成了，我就不进去了。”徐木匠推托着。

狱警打开篮子上盖着的布看了看，“行啊。你放心走吧。”

狱警提着篮子去给田青，“哎！新进来的！你！”

“你叫我？”田青站起来。

狱警把篮子放下，“拿去吧，这是有人送给你的。”

田青奇怪了，“谁？”

“他没说，我也不好问。大概是你们一个绺子的吧？”

一屋子的人眼睛都盯着篮子，“来吧，一起吃。”田青叹了口气，是谁给他送的呢?

县知事吴玉昆是个昏官，戴着玳瑁镜框的眼镜，头上是一顶礼帽，留着八字胡须，半新半旧，不伦不类地坐在公堂之上，由于刚刚从前清的县令改为民国的县知事，他的县政府还是原来县衙门的样子，警察们也是当年衙役一样的做派，处处显得不伦不类。

吴玉昆一拍惊堂木：“带人犯！”

田青的两只胳膊被捆在一根木杠子上，两个警察把他押上堂来按跪在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吴玉昆问。

“这个人犯功夫十分了得，我怕他逃跑或者出手伤人。”那个警察应道。

吴玉昆晃了晃脑袋，“你叫田青？”

“是。”

“来呀，先把他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吴玉昆也不问。

警察拖下田青，扒下裤子，举板子就打。

田青大声喊叫：“大老爷！草民冤枉！”

第十二卷 （2）

衙门口处早就等候的梁满囤和王南瓜看见了田青一起往前挤。一看田青挨打，梁满囤吓得冒了冷汗。

王南瓜不忍看，随着板子落下的声音扭脸闭上了眼睛……

“田青，裘记皮匠铺的裘老板指控你是土匪的三头目，可否属实？”

“草民是当过几天土匪，而且还当过三当家的。不过……”

“有没有这件事？”吴玉昆不等田青解释就不耐烦了。

“有。”

“裘老板就是你审的？”

“是。”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倒也算诚实。来呀，让他在口供上画押！”这就算结案了。

“县大老爷，我是被土匪刘一刀裹胁上山的，当时我当土匪的头目也是为了麻痹刘一刀，以便寻找机会逃离匪巢。”

“巧言令色！”

“事实如此，我不仅乘刘一刀下山抢劫之机烧了他的黑土崖老巢，还救出了三个肉票，这其中就有那个裘老板。”

“谁能证实？”

“县大老爷可以派人去查证。同我一起逃来本地的山西同乡梁满囤、王南瓜、龚文佩也能为我作证。”站在衙门口的王南瓜马上大声喊着：“我们在这儿！我能作证！”

看门的警察一举棍子，“禁止喧哗！”梁满囤和王南瓜吓得退了后。

吴玉昆哈哈一笑，“你以为本县会相信你的小小诡计吗？”他身子往前一探，提高了声音，“他们既然是你的同乡，当然会替你作伪证，本县会轻易相信吗？”

田青气坏了，“你！你真是个昏官！”

吴玉昆又一拍惊堂木：“大胆！你给我住口！田青！本县不必找你的同乡作证。只凭你为了取得刘一刀信任，拿肉票的钱财邀功请赏这一项罪行，就可以判你一个死刑！”

“没有！刘一刀不识字，我在把裘老板的家信送下山的时候，在他的信的背面写了四个字。”

“哪四个字？”

“拖延不交！”

吴玉昆一愣，“会有这样的事？”

“请大老爷明察！”

“不对！如果裘老板没有损失那二百三十块大洋，他还会控告你吗？本县为官多年，什么样的奸滑之徒没见过。来呀，把田青打入死牢，待北京国民政府批复之后，开刀问斩！”

田青大呼冤枉，吴玉昆拂袖退堂。警察们把田青架了下去。

退了堂，吴玉昆将一份公文交给警察。“你要歇人不歇马快速去到北京城，等候国民政府批复，然后日夜兼程地赶回来。现在土匪活动太猖獗了，我要借田青的人头，杀一儆百！”

田耀祖哪里知道儿子碰上了这样的事。他每天坐在自己的棺材铺门口，手里拿着一个小茶壶，嘴对嘴地喝着茶，滋润着呢。他这儿正滋润着，门口来了一个要饭的。要饭的打着竹板唱着数来宝：

掌柜的大发财，你不发财我不来。

啊，您一看命中就享富贵！

掌柜的，您上面坐，日进斗金您掌舵。

田耀祖把脸扭向一边。

要饭的又唱道：

掌柜的不说话，就像文王摆八卦。

掌柜的不出声，就像文王请太公。

掌柜的不开言，你老给咱去取钱。

给了吧给了吧，时间再长也省不下。

早点给我早点走，早早离开你家门口。

田耀祖转过头来，“你他妈烦不烦？我今天还没开张呢！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叫街要饭。你这种人饿死了也不可怜！”

要饭的故意气他：

这棺材真正好，

钉是钉来铆是铆，

装上掌柜的跑不了。

田耀祖气坏了，“你还敢骂人！”

要饭的又道：

你不给我就要，要到天黑日头落，

要得那狗儿咬，鸡儿叫，

叫你们王八羔子睡不着觉。

田耀祖找到一根木棒子，高高举起，恨声叫道：“我开了你！”

第十二卷 （3）

要饭的腿脚快，几步跑到对面，转回身来又唱:

唉，掌柜的姓王名白薯，

兄弟排行在三加五，

王八生来好命苦，身上总背纹面鼓，

天气越热越出卤，见到水坑向里扑。

数来宝引来了不少看客，大家听了哄笑起来。这时徐木匠在后边拍拍要饭的肩膀：“朋友！嘴上留德吧！”要饭的转回身来，徐木匠给了他两枚铜钱。

“多谢！多谢！”要饭的这才离开了。

田耀祖看到徐木匠，悻悻地扔下木棒。“他妈的！一开门就碰见个扫帚星！找到田青了？”

“你儿子让包头的官府给抓起来了。”徐木匠阴沉着脸说。

田耀祖愣了，“啊？把田青抓起来了？为……为什么呀？”

“还不是你害的。在杀虎口，你给刘一刀报信抢了驼队，刘一刀顺手把你儿子和你女婿给裹胁上山了。田青还当了刘一刀的三当家的。”

“啊？这……既然是裹胁进去的，官府审问清楚了也就没什么大事了。”田耀祖松了一口气。

“判了死刑了。”徐木匠叹了口气。

这下田耀祖要哭了。“这……这……”

“北京的批文下来，他就要开刀问斩了。好歹我也教他习过武，供他读过书，他的棺材，得我亲手做。”徐木匠说得悲切。

田耀祖急了，“不！不不！我有银元，就是把银元都花光了，我也要把田青赎出来！”

徐木匠叹了口气，心想这田耀祖终于说了句人话。

“可是，如果他真当过匪首，我怕就是花了钱也难救他一命啊！”田耀祖又发愁了。

“这好办。你给我买一匹快马，我去四子王旗，求一求诺颜王子。”徐木匠想到了一个主意。

田耀祖也不多问，跑进后院拿着一个包裹跑回来。“这是五百块银元，够吗？”

“这些银元是留着急用的。”说着他又掏出一些银元，“这个你去买匹快马。快去快回，我等你的消息！”

徐木匠接过包裹问：“这么多银元交给我，你就不怕我拿跑了再也不回来了？”

“我信不过我自己，我还信不过你吗？”田耀祖真诚地说。

听他这么说，徐木匠再不多说，拿起包裹赶紧走了。

眼看着徐木匠走远了，田耀祖越想心里越不塌实，他往兜里揣了些银元，冲店伙计嘱咐道：“好好照应着生意，我出去一趟。”他要去看儿子。

田青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梁满囤和王南瓜耷拉着脑袋把消息告诉了龚文佩。“县大老爷说，先把田青打入死牢，等北京批复之后，就开刀问斩！”

“那是斩立决呀！”文佩说道。

“可不是嘛！我和梁满囤想替他说说话，县大老爷根本不想听。他说了，只要有裘老板那一件事，田青就够判斩的了。”

梁满囤想到了田青堂上说的话，“田青说，他在裘老板的家书上写过四个字：‘拖延不交。’”

龚文佩也想起来了，“啊？有这个可能！他不是也让我叔叔写了家书，可在交给我的时候，里边就夹了个小纸条，告诉我不要走，就在山下等候吗？”

“那，这事问问裘老板不就清楚了吗？”王南瓜觉得有救了。

龚文佩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儿，“对，只要那封家信还在，一看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三个人马上去找了裘老板。可是这个裘老板根本不想再见这些人，竟让账房先生把王南瓜三人打发走了。

龚文佩三人快快不乐地走了回来，几个人没想到刚送走的豆花又回来了。

豆花已经等候多时了，一见这三人回来就站了起来，轻轻地叫了一声：“文佩哥。”

第十二卷 （4）

龚文佩吃惊地看着豆花，“豆花？你怎么回来了？”

“我这次来包头，真是自取其辱。我公公说，我败坏了他们家的门风，一纸休书把我休了，给了我回家的路费，让我回家。”豆花哭了起来。

“豆花，事已至此，就别难过了。你先住在我这里陪陪我婶子。我替你打听着，要是有人回山西，你可以跟他们搭个伴儿。”龚文佩安慰她。

“不，我不想回山西。我也没脸再去见我的爹了。我本来已经走到黄河边上了，可我还想在投河之前知道田青的案子到底怎么判的，这才又回来了。听婶母说，田青已经判了斩立决。正好，我公公给的路费够打两口棺材了。”

龚文佩吓了一跳。“两口棺材？打两口棺材干什么？”

豆花看着众人平静地说：“我亲手把田青装殓之后就去死。我的尸首，就麻烦三位帮忙了。刘一刀不是把我给了田青了吗？我们生前没有做成夫妻，死后，到了阴曹地府，我也要嫁给他！要不他太孤单了。陪田青哥一起死，也许是我最好的归宿了。”

龚文佩不知说什么好，“豆花，你可要往开处想啊！”王南瓜和满囤也过来劝着。

豆花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钱袋子，“我要买点酒菜去死牢里看看田青。剩下的就麻烦王大哥，替我找个木匠，打口棺材吧！”说完她就走了出去。

龚文佩感动地说，“好一个有情有义的烈性女子！”

王南瓜问棺材打不打？龚文佩想了想，说：“打吧，也许死对她来说比活着让人在背后吐唾沫强啊！”

狱警领着豆花走到了死牢前，“进去吧，别呆时间太长了。”

遍体鳞伤的田青趴在草上费劲儿地转过头来问道：“豆花？你怎么来了？”

“别动！”豆花放下篮子，蹲下来，看着田青的伤处。“哎呀，看看看看，裤子都粘在棒伤上了，这怎么成？我带金疮药来了。你趴好，

我来给你敷药。”

田青不好意思，那种地方怎么好让一个女子来敷药？“算了算了，反正我是要死的人了。”

“你是不是读书读愚了？你都是要死的人了，还讲什么授受不亲？再说了，我们名义上的夫妻也当过了。我不在乎，你还在乎什么？”

“你应该在乎。这事要是传到你婆家那里……”

“我没有婆家了。”

“什么？他们真的……”豆花点点头，告诉田青在婆家发生的事。田青生气地要起来，“岂有此理！”

“别起来！你等着，我去跟他们要点温水，给你润一润，就这么揭裤子，你会受不了的。”

豆花帮田青上了药，一边往篮子里收拾着药和布，一边对他说，“明天我再来给你换药。”

“不用麻烦了，反正我是个要死的人了。”

“那也得把伤治好，等上法场的那天，你要把腰杆挺直了，把步子迈稳了，我要看见你死得像个堂堂的大男人，一条好汉！”

“你把银元都花了，怎么回山西？”田青知道她是用银子打发了看守才进来的。

“我不回去了。”

“那你要去哪儿？”

“我要跟你走！”豆花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一下子伏在田青的背上哭了起来。“你死了，我也活不下去了！这世上只有你相信我是清白的。陪你一起死是上天的安排，我让龚文佩打两口棺材。田青，你回不了山西，见不到秀秀了，这是前生注定的。我俩生没有同床，死后能跟你埋在一起，我豆花就没白在这世上走一遭啊！”

田青听了顿时泪光闪闪，他没有想到豆花竟是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烈女子，此时他真想一下把她抱到怀里。

第十二卷 （5）

两人恋恋不舍地分了手。

豆花刚走，田耀祖提着一个大食盒来到了监狱。他把食盒放在地上，擦了把汗，冲狱警赔笑：“上差，今天是您当值啊？”田耀祖把一块银元塞到了狱警手里。

“啊啊……是我当值，您这是看谁来了？”刚才还爱搭不理的狱警马上换上了一副笑脸。

“您这里不是押着一个叫田青的人犯吗？”田耀祖赔着笑问。

“你是他什么人？”狱警奇怪，怎么有这么多人来看这个土匪。

“我……我是他一个远房亲戚的朋友。”

“这弯拐得可不小啊，八杆子打不着个边。你这是给他送吃的来了？这小子挺有口福。他一进来就有一个长胡子给他送过一个大食盒。这会子，又有个水灵灵的漂亮小娘们，也是来给他送吃的。”

田耀祖愣了，“有个姑娘？”

“这小子是又有口福又有艳福啊，瞧人家这牢坐的。”

田耀祖又掏出三块银元塞给狱警。“上差，听说田青判了斩。我想偷偷地看上他一眼。”

狱警掂量着手里的银元。“你给了我这么多银元，还偷看干吗？我带你进去看就是了。”

“我还是别给上差添麻烦了，只偷偷看看就行，请上差行个方便。”

“行行行。”狱警提起食盒走在前面。“哎哟！怪沉的。那他问起来我怎么说？”

“你就说我是受人之托，给他送点吃的。”

狱警摇摇头。“你怎么跟头一个来看他的人说得一模一样啊？好，你就在这儿看吧。”

田耀祖站下了，抻着脖子往死牢里张望着。他看见了躺在地上的田青，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他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叨念道：“田青，都是我这个缺德爹把你害了。”便转身快步离开了监狱……田耀祖

满脸是泪地回了铺子，正好碰到梁满囤、王南瓜来定做棺材。田耀祖想这生意还得做下去啊，就介绍道："二位，我们这儿的棺材品种齐全，请看，有黄花松的、有落叶松的、有红松的。这个最好了，是用晾干了五年的板子做的，做好以后又放了五年，一年漆三遍。您上眼，油漆都浸到木纹里了，埋到地里头，几十年都不带烂的。"

"都卖多少钱？"梁满囤问。

"这口五两，这口十两。"田耀祖热情地介绍着。

"是吗？看着跟那两口也差不了许多呀？"王南瓜说。

"一分钱一分货，别看这口棺材也挺厚实，其实里边全是朽木。俗称'狗碰子'，狗一碰都能碰出个大窟窿。"

王南瓜和梁满囤商量要最好的，可着豆花的钱来。接过两人递过的钱，田耀祖说这就给送过去。

"别价呀，人还没死呢，你把棺材送去我往哪儿放？我先交给你订金，等用的时候我们再来取。"王南瓜忙说。

"二位是给什么人买棺材呀？"田耀祖想到了儿子，他小心翼翼地问。

"我们的两个同乡。"

"两个人？得的是什么不治之症啊？"

"没病。"王南瓜不想多说。

"没病怎么死了？"

"砍掉了脑袋，人能不死吗？"梁满囤也烦。

田耀祖明白了。"你……你们是不是给官府抓去的那个田青买棺材？"

"是。你怎么知道？"王南瓜奇怪了。

"我？……这件案子已经在城里传得满城风雨了。不过，要砍头的只有一个人，你们为什么要买两口棺材？"

王南瓜讲了豆花的事。

"感人肺腑啊……这样吧，棺材我给你们留着，订金也不用交，两口棺材我给你们打个对折，就收一口棺材的钱。"田耀祖说完，心中一阵难过，无心再说什么，径直坐下发起呆来。

第十二卷 （6）

王南瓜和梁满囤虽然心中不解，但见老板如此也不好多问什么，于是两个人当下谢了田耀祖，走出了棺材铺。

田耀祖眼见两人一离开，再也控制不住，他用手捶打着脑袋哭道：“田耀祖！你造孽啊！”

王南瓜已经发现这个棺材铺老板长得像杀虎口的那个赛半仙，梁满囤也有同感。“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可那个算命先生是长胡子长眉毛啊。”

“如果他是那个算命先生，他可就是刘一刀的眼线了。”

梁满囤又怀疑自己，“不不不，绝对不会是他。那个人在杀虎口，你没听他说，他都在包头开了二十年棺材铺了。”

“说得也是。走吧。”

“连订金都不收，两口棺材还给打了对折。这样一来，田青的丧事能办得挺风光了。”梁满囤叹息一声，“我回去可怎么跟我丈母娘交代呢！”

以后的日子里，豆花天天来看田青，有了她的照顾，田青的伤好得很快。“又买了这么多好吃的？看看，都把我吃胖了。”

“我要把你喂得红光满面的！”

“豆花，看你一天比一天憔悴的样子，就知道，你一定是吃不好，也睡不好。”

“没有啊，我觉得这几天是我过得最有盼头的日子，过得最塌实的日子。田青哥，我给你唱一段家乡的小调吧！”

豆花轻轻地唱了起来。

“你唱得真好。”

“田青哥，等到了阴曹地府，我还给你唱！”

田青郑重其事地说：“豆花，答应哥一件事好吗？好好活着！”

豆花坚决地摇着头，“不，就这件事不成！棺材，梁满囤和王南瓜都选好了，红松的，你一口我一口。”豆花的眼里溢满了泪水，“对于一个没人要的女人，这是我最好的归宿了。”

田青忍住了眼泪，“我们根本有缘无分，何必要相遇相识呢？”

豆花端起一杯酒递给田青：“田青哥，把这杯酒喝了吧。”

田青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豆花，我一定死得像一条堂堂的山西汉子！”

“田青哥，我已经把砒霜预备好了。你不要急着过奈何桥，千万记着要等着我！”

田青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一把攥碎了酒杯，血顺着手指缝流了下来……豆花忙扯下自己的衣襟，一边流泪一边给田青包扎好伤口：“疼吗？”

“不疼。”田青用手指指自己的胸口，“可我这里疼。”田青强忍着的泪水夺眶而出，他一把抱住了豆花。

“好，真好。豆花现在死也瞑目了！”豆花满足地依偎在田青怀里。

裘老板到底还是有点良心的人，这天他在看账时发现赎他的二百三十块大洋赎金没有下账，就找来了账房先生。

“老板是问这个？我还以为您已经知道了呢。”

“我知道什么？”

“那笔赎金根本没有支出。”

“哦？为什么？是谁不让花银元赎我的？怎么，想让刘一刀要我的性命吗？”裘老板生气了。

“是您自己呀！您别着急，请少候。”账房先生走了出去。

“巧巧，看见没有？你爹让土匪绑了票，他们竟然不肯出赎金去救我出来。巧巧，你要是个儿子，就是当然的皮匠铺的少掌柜，就不会让你爹去涉险了！唉！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裘老板对女儿说。

账房先生拿着一封信走进来。“老板，请您自己过目。”账房先生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放在案子上，指点着：“这上面是您写的要我马上筹措赎金按他们指定的地点和日期交付。”

“不错。是我写的。”

账房先生把纸翻过来。“可是您又在背面写道——拖延不交。”

裘老板一怔，拿起信来看。

“所以，我按他们指定的时间到了他们指定的地点，说铺子里资金周转不过来，让他们再宽限几日。”裘老板一拍桌子站了起来。“田青！对，一定是田青写上去的！坏了，坏了，我错怪了一个大好人！快，账房先生，你马上给我预备一百块银元，我得马上去县里一趟！再晚就要铸成大错了！”

第十三卷 （1）

从田青出事到现在，王南瓜和满囤一直住在面馆里，这天，见龚文佩帮傻大个子找到了个拉骆驼的活儿。王南瓜和满囤想到自己一直住在这里，心里挺不得劲儿。文佩见了一劲儿地安慰他俩。

“你们看，我叔叔供的是关老爷，关公可是咱们山西人。你知道为什么供他？就因为关老爷这人最讲义气！我们这些山西人跑到口外来，凭什么能够活下来，有的还能发了大财？靠的就是这个义字！再说了，你们在这儿也没有白住，又是买面买菜，又是挑水劈柴，也帮我干了不少活嘛！”

正说着裘记皮匠铺裘老板的女儿巧巧走了进来。

一屋的人都敌视地看着她，上次他们去找裘老板时见过她。“你来干什么？”龚文佩问。

“是我爹让我来告诉你们，田青有救了。”

“什么？”几个人同时站了起来。

“我爹找到了他在黑土崖写的那封要家里交赎金的信，看到那上边有田青写的‘拖延不交’四个字。我们家的账房先生也正是按田青的提示，没有交那二百三十块大洋的赎金。”巧巧急急地说着。

“啊！”

“我爹也是刚刚才知道的，他已经带着一百块大洋到县衙去了。他只要向县大老爷证明田青无罪有功，田青就会立即释放的。”

王南瓜一下子跳到凳子上，“田青有救了！”

梁满囤和龚文佩也喜泪直流，“有救了，田青有救了！”

“豆花！豆花！”傻大个子指着后面。

“对对对，马上告诉豆花！”龚文佩一拍脑袋。

豆花和龚文佩的婶子正在后屋往草纸上打钱儿。

龚文佩推门进来就说：“不用打了，裘老板找到了那封信，已经去了县衙。他能证明田青是无罪的了！田青死不了啦！”

豆花先是一愣，接着一下子晕了过去。

龚婶马上又拍又叫。豆花长出一口气醒了过来，左右看看，推开龚文佩就往监狱跑。

豆花跑到监狱，把一块银元交给了狱警，狱警开了门，她一头撞了进去。豆花冲进牢里，一下子扑在田青怀里泣不成声："你……你得救了！"

"什么？豆花，你说什么？"

"裘老板出面为你作证，他去救你了呀！啊……"豆花仍在痛哭。

田青意外地怔住了，他突然爆发般地大吼一声："苍天有眼哪！"

谁想到事情并不那样简单，裘老板拿着钱满头大汗地见了吴玉昆，可人家根本不买账。

"裘老板，你以为你是谁呀？"吴玉昆阴阳怪气地说。

"这……大老爷！"

"裘胖子！是你出首状告田青是土匪头目，本县才抓人审案，判他极刑，并且快马呈报北京国民政府；现在，北京批文马上就要下来了，田青的断头酒本县都已经预备好了，你忽然又跑来告诉我说田青无罪有功。"他一把将银元拂到地下，指着裘老板的鼻子说："你的一百银元能换来本县的锦绣前程么？！"

"这……这……我那时候不是不知道田青在这封信上写了'拖延不交'四个字吗？"裘老板还想解释。

"住口！田青已经让本县判了斩。依你之见，北京批文下来之后，我不把田青推上法场，而是再向北京呈上公文，承认本县错抓错审错断错判了这样一桩人命关天的大案要案？这要是按大清律法，我就得被罚去宁古塔给旗人为奴？或者让本县发配伊犁军中效力！就是民国了，没有发配流放这一说了，我也得回家抱孩子！滚，你快点收起你的这些破银元，给我滚回家去！要不我就判你个诬告罪，让你这个蠢胖子到牢狱里头去减减你这一身的肥膘！"吴玉昆气急败坏地骂着。

第十三卷 （2）

裘老板吓得蹲在地上收拾银元。

吴玉昆仍怒气不息：“裘胖子，你给我听好了，把你这封破信给我撕了、烧了，把灰儿给我用脚踩了！压根儿不许你再跟任何人说及此事。否则，我就随便抓个罪名安在你的头上，抄你的臭皮匠铺子，先卖了你的女儿，再把你推上法场，在你的粗脖子上试试刀锋，看看一刀能不能叫你的人头落地！滚！”

裘老板抱着银元跑了出去。就要我SEE（www.915c.com）言情小说下载站，免注册，免登陆，无病毒

吴玉昆气呼呼地端起茶碗，举到嘴边，又用力一摔，茶碗落地粉碎。

裘老板一回家就病倒了。他流着泪水对女儿说：“完了！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完了！是我害了他呀！是我害了他！”

偏又在这时账房先生走了进来告诉他，几个山西同乡来打听田青的消息。

“你把他们都请进来吧！巧巧，扶我坐起来。”裘老板有气无力地说。

梁满囤、王南瓜、龚文佩和豆花一走进来，就见裘老板抽着自己的耳光，“我有罪！我做了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的错事、蠢事、坏事！”

“爹！您不要这样啊！啊……”巧巧拉住爹哭了，“我爹拿了一百银元和那封讨要赎金的信去找县知事吴玉昆，要他放了田青。可是，吴玉昆怕北京政府说他错断了人命要案，影响他的前程，把我爹骂了出来。”

“那我那两口棺材还是买对了，看来真是天意要成全我和田青哥。”豆花说完，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

账房先生问龚文佩：“这姑娘是怎么了？”

“他要陪田青一块去死，棺材都预备好了！”

裘老板呼天抢地起来，“我……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两条人命，我害了两条人命啊！”他不住地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膛。

王南瓜对梁满囤和龚文佩说：“我们还是回去给田青准备办丧事吧！”

三人要走，裘老板叫住了龚文佩，“发送田青和豆花的钱都由我来出！”

“不用了。豆花把她婆家给她回山西的路费全都拿了出来，够办丧事的了。”

“你们连发送田青的机会都不肯给我，这是让我一辈子心都不得安宁啊！”裘老板又大哭起来。

北京的批文一下来，吴玉昆就让书吏把告示张贴了出去。

“土匪田青，罪孽深重，天理昭昭，国法难容，不杀此贼，民愤难平，明日午时，斩首示众，棋盘大街，明正典刑！”

田耀祖看着了告示，坐立不安地走了几个来回，最后一屁股坐在棺材板上。“这个天杀的徐木匠，还真他妈骗了我的银元鞋底子抹油——溜了！我打了半辈子猎了，到头来让鹰鹐了眼！”

山里豹子再次探听到了田青将被处死的消息，回来跟刘一刀说了，乐得刘一刀在小饭店喝起了酒。

“来，为了包头的县知事吴玉昆替我们除掉了田青，我们干一杯！”

二当家的想起了田耀祖，“赛半仙这小子‘土遁’了？”

“要不我再去归化城找找他？”山里豹子自告奋勇。

“算了，这些天只顾报仇了，剩下的几个弟兄也一个个地散了。不成，我们还得把绺子拉起来。要不，只靠我们三个人，也就是能拦路劫道，小打小闹。”刘一刀已经顾不上了。

三个人出了馆子。二当家的忽然想起什么，说：“哎，你说，我们这次被官府伏击，会不会同李义有关？”

“哎？兴许！可是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会不会投降了官府？”山里豹子问刘一刀。

刘一刀摇摇头，“不大像，他跟官府有仇。”

“那，这人哪儿去了呢？”

此时，李义风尘仆仆地正在科尔沁古翼前旗，这个蒙汉杂居的小镇上做着皮毛生意。

第十三卷 （3）

田青被换上了红牢服，豆花坐在他的对面抽泣着。狱警提着断头酒走来：“姑娘，你该出去了，小伙子上路的时辰就要到了。”

豆花抹了把泪对狱警说：“叔叔，您能让我陪我男人一起喝这顿断头酒吗？”

“照理说可没有这个规矩，可我看你这女子也忒痴心了！好！我答应你。多喝点，晕晕乎乎地上法场，就不怎么害怕了。”

豆花给田青倒上了酒，“田青哥，我敬你一杯壮行酒！”

田青眼圈红了，一口喝干了杯中酒。“想不到我田青怀着一腔热血来走西口，却怀着一腔悲愤命丧包头了！只是苦了我娘和秀秀了！她们还在盼着我呢！秀秀年轻，可以嫁人，我娘可怎么办呀！”田青冲着祁县方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娘啊！儿子从今以后不能在您老人家面前尽孝了！您老人家要保重啊！”田青砰砰砰地磕了三个响头。完了摘下脖子上戴着的那枚秀秀送给他的玉观音，递给了豆花。

“豆花，你把这枚玉观音交给梁满囤，让他以后有机会回祁县替我还给秀秀，让秀秀找个好人家嫁了。”

豆花接过玉观音，眼泪刷一下就流了下来。豆花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观世音菩萨啊！都说您救苦救难，我田青哥是被人冤枉的，您显显灵，救救我田青哥吧！”

田青被押上了囚车，囚车在人头攒动的大街上走着。

有人喊：“唱一段！”

“对，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唱一个吧！”“来段山西梆子吧！”人群里有人喊着。

“谢谢父老乡亲，我就唱上一段‘单雄信上法场’吧！”田青此时什么也不想了。他大声唱了起来。众人一片喝彩之声。

莜面馆后院的地上放着两口棺材，着一身新娘子衣裳的豆花抚摸着一口棺材的盖子，满眼是泪。

梁满囤和王南瓜进来。

“豆花！快走吧！我们该去给田青收尸了！”

“不，我不去了。我想了想，还是不愿意看田青哥挨那一刀，我还是在这儿等着他。他的头你们雇人给缝上吧。只要三声炮响，他的人头落地，我就把砒霜吃了。我跟田青就团圆了。”

梁满囤哽咽了，“你这是何苦呢！”

豆花掏出那枚玉观音交给梁满囤。“满囤，田青让你以后有机会回祁县，把这枚玉观音替他还给秀秀，说让她找个好人家嫁了。他把他娘也托付给你和他姐姐了。”

梁满囤接过玉观音，眼圈红了。“瞧我们这趟西口走的，田青把小命都丢了。”梁满囤抹了一把眼泪跟王南瓜走了。

豆花走到另一口棺材旁，她跨步进去，躺在了里边。从怀里掏出一包药放在胸脯上。她的眼泪流了出来，脸上却笑着。

十字街头搭着监斩棚。吴玉昆高坐上面。警察们手执长枪和鞭子维持秩序，驱赶着往前拥挤的看客。一个二层的茶楼上靠窗处坐着田耀祖。这时，他看见人群闪开一个豁口，拉田青的囚车走了过来。田耀祖一下子站了起来。

人群中有人在议论：“哟，这么年轻！”“年轻轻的就不学好，罪有应得！”

“唉，真给咱们山西人丢脸。”“哎，我听说他可是冤枉的。”

警察把田青推到吴玉昆面前，把他按跪在地上。

吴玉昆例行公事，“你是匪首田青？”

“我是田青，不是匪首！”

王南瓜等三人喝彩：“好！”

“不许喧哗！死到临头了你抵赖也毫无用处。说吧，还有什么话要留下来吗？”

“吴玉昆，你怕我。”

“我怕你，我会怕你一个就要掉脑袋的蟊贼？”

“那我请问，即使我犯的是杀头之罪，反绑双手也就是了。你怎么用木棒捆住我的手臂，脚上还锁着石头？这是按着哪家的王法？”

第十三卷 （4）

王南瓜在人群中大声喊叫：“田青，你是条汉子！”

龚文佩也喊：“去掉木棒，打开石锁！”许多人都在跟着叫嚷。警察们开始弹压。

吴玉昆站起身来：“来呀，把人犯田青立即砍了！”

警察拔下了田青背上的牌子，推上木台子，一个手托鬼头刀的刽子手喝了一碗酒，朝台上走去。

田耀祖早等在了刑场边上的茶楼上，眼前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没到午时三刻，不许开刀！”他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在茶楼上大声喊着。

吴玉昆往上看了一眼，田耀祖吓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端起茶杯喝茶，手却微微有些发抖……

下边的王南瓜也不甘心，喊了起来：“不到时辰，不许开刀！”

吴玉昆急了：“砍！”

“等一等！”有人喊了一声。吴玉昆一怔。

裘老板在巧巧的搀扶下走过来。

“你要干什么？”吴玉昆吓了一跳。

“按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我要活祭一下这位好汉！”裘老板看着吴玉昆。

“是你？我看就不必了！”

“吴大人，你可别逼我说出你最不愿意让别人听到的话来！”

吴玉昆怔了一下，一挥手：“快快快！”

裘老板上了行刑台。“田青，田义士！负罪之人裘某，来给你送行了！”他颤颤巍巍地跪下了。

“裘老板！您快起来！您向县知事说情的事我已经听说了。您的这一义举，足以让田青感恩戴德了。”“可毕竟是我把你送上了这个断头台！如果你能赦免我的罪孽，就请喝了这碗家乡的汾酒吧！”

“好，我喝！”巧巧把酒喂给田青，田青大口地喝了。巧巧扶着裘老板下了木台。

刽子手抱刀登上了台子。

“田青，你一路走好啊！”王南瓜三人大声哭喊道。

吴玉昆扔下签子，田青闭上了眼睛，刽子手举起了刀……

突然，刽子手大叫一声：“哎哟！”那口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众人看向刽子手，只见他的手上钉进了一根钉子，疼得他抱着手直跳脚。

“闪开！”有人高声大喊。人群闪开一条路，十几匹马闯了进来。“四子王旗诺颜王子驾到！”

吴玉昆一怔，马上又镇定下来。他指着诺颜王子说：“大胆，现在是民国了，你一个蒙古王子胆敢冲击法场，该当何罪？”

诺颜王子把一封公函拍在吴玉昆面前：“吴玉昆，你敢杀良冒功？你的县知事做不成了！这是北京政府撤职查办你的批文！绑了！”

诺颜王子的随从一拥而上就把吴玉昆按倒捆上了。

梁满囤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从兜里掏出那枚玉观音，声泪俱下：“菩萨保佑啊！”

裘老板也高喊：“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啊！”

茶楼上田耀祖手里的茶杯一下掉在了地上，眼泪涌出了眼眶。他看了田青一眼，抹着眼泪走下了茶楼……

松了绑的田青大喊一声：“快去救豆花！”梁满囤和王南瓜一怔，撒腿就向莜面馆跑去。田青却一下子晕了过去……

待田青醒来时，已经在县衙了。诺颜王子就坐在他旁边。

“田青，多亏了宝音向我报信，他说是你同他无意中里应外合遥相呼应，帮助我消灭了渠匪刘一刀。既救了我一命，又保护了我的财物。”

田青一下愣住了：“宝音？”

“宝音是我父王在世时赐给他的蒙名，他汉姓姓徐，人家都叫他徐木匠。”

“你是说徐木匠？”

“正是，他是在四子王旗王府里长大的，是我的伴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亲，这次在杀虎口多亏他和你帮助了本王子。”诺颜王子告诉

他。

田青站了起来，“徐伯伯人在哪里？”

第十三卷 （5）

“他说，他不便见你，已经走了。”

田青失望地坐下了。

诺颜王子为感谢田青，拿出五百块银元给他。

田青拒绝了。“小民知道，在刘一刀手下的土匪，有许多也是走投无路的良善之人。或是被生活所迫，或是被仇人所逼，无奈才上了山寨。我火烧了黑土崖，使许多刘一刀的手下断了生路，甚至丧生，这也是出于无奈之举。如果我要是领受了这么丰厚的赏赐，那我就是贪图钱财的势力小人，以后便无法在口外谋生，也对不住那些枉死之人。所以，这银元小民断断不能收，请王子体谅！”

“哎呀，你的话几乎同宝音如出一辙！”诺颜王子很是感慨。

田青冲诺颜王子一抱拳：“多谢王子殿下的救命之恩。”

“要谢你就谢宝音吧，是他求我来救你的。”

田青的眼圈红了，心里想，徐伯伯，你为什么要离开呢！

徐木匠救下田青就去见了田耀祖，此时田耀祖也刚从刑场回来。徐木匠把那包大洋扔在账桌上道：“拿去，你的银元。”

“怎么？诺颜王子没收？”田耀祖诧异地看着徐木匠。

“王子殿下不缺银元。”

“那……”田耀祖打开包袱从里边取出两把大洋，“拿着，这个归你了！你救了我的儿子，我怎么也得感谢感谢你吧！要不你说，你想要什么？留在我的铺子里，算我的一个股东，怎么样？”

“不，包头我不能呆了。”徐木匠不想同田青呆在一个城里，也不会让他知道是自己救了他。当即告别了田耀祖，离开了。

田青回到莜面馆，一帮人聚在莜面馆里为田青压惊。

裘老板主动要求做东。“各位，各位，今天我借龚文佩的铺子请大家来，就是为了给田青压惊。不过，这第一杯酒，我要敬给龚老板的在天之灵！嫂子！我裘某能活着走出草原，全靠了你的丈夫龚丰仓。”

龚文佩的婶母抹了把眼泪，“裘老板，我当家的一个人死了，换来你们这么多人活着，值了！”

在座的人都唏嘘不已……

龚文佩想到了小不点儿。

“是啊，还有小不点儿！这第一杯酒咱们不喝，就敬给那些从古至今倒在走西口路上的山西同乡吧！愿他们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吧！”

大家把酒洒在地上。

“这第二杯，你们不要喝，是我自罚一杯。是我误会了田青，差一点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所以我要自罚一杯！”裘老板一仰脖子喝干了杯中酒。

田青忙站起来，“裘老板，我不是说过了嘛，以后您再也不要说这种话了。”

“好，我喝了这杯自罚酒，以后就不再提起这件事了。这第三杯酒，大家一个不落地都要喝，这是为了庆贺田青安然无恙地从刽子手的刀下捡回一条性命，干了这一杯！”

豆花说，“还有我呢！”

龚婶拍拍豆花，“对，豆花姑娘也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嘛！为了田青和豆花的再世为人。”

大家纷纷喝干了自己杯中的酒。

田青站起来。“这杯酒感谢我的这四位患难与共的好弟兄。他们没有忘了我这位同乡、同路人，为我跑前跑后，尤其是还准备了替我收尸。”

“哎！说点吉利的！”王南瓜打断他。

“我要说的还有豆花姑娘。大家都知道，豆花是被刘一刀抢上山去的。她几次要寻死。是我拦住了她。她一个姑娘家走沙漠穿草原，历尽艰难险阻，九死一生地到了包头，却被婆家一纸休书打发了。她遭受了一个女人难以忍受的耻辱，可却在自顾不暇的时候，把返乡的路费全部花在我的身上，给我打了棺材，天天到牢里给我敷药，为我送饭。还要为我殉葬。现在，我没有死，侥幸活下来了。豆花的这种天高地厚的恩德，我怎么敢忘！”

第十三卷 （6）

豆花的脸红了……

裘老板感叹：“豆花堪称是愧煞须眉的女中豪杰啊！”

“是啊，像豆花这样的好闺女，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她婆家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硬是拿宝玉当玻璃球子了。”龚婶说。

“所以我要说，我田青长这么大，第一个对我有恩的女人是我的母亲，她含辛茹苦养育大我；第二个对我有恩的女人是豆花，她在我的生死关头抚慰了我！豆花，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郑重宣布，你就是我的亲妹子！我以后一定会像亲哥哥一样地待你！”

豆花惊愕地看着田青。

田青走到关公像前：“关老爷，您护送皇嫂千里走单骑，真可谓是义气千秋，我也是山西人，我当着您的面发誓，为了我的妹妹豆花终生幸福，我不惜倾洒我一腔热血！”他把酒洒在关公像前。

豆花怔怔地干笑着：“呵呵！呵呵……”

“豆花，你没事吧？”龚婶发现她神情不对。豆花回过神来，“婶子，我死都死了几回了，还会有什么事儿！”豆花拿起了酒壶，“哥，我得谢谢你把我这个被刘一刀掳去做压寨夫人的女人当成妹子！不，是亲妹子。来，满上！”

田青捧杯，豆花给他倒满。

“哥，来，我们兄妹喝上三杯！”她主动与田青碰杯，自己先一口喝干了。田青也一口喝了杯中酒。“再来一杯！”说着又倒。

“田青，豆花都喝了，你快喝呀！”满囤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对。

田青却感到了，他想想还是喝了杯中酒。

豆花一笑：“好，你可真是我的好哥哥！来，我们换大碗！傻大个子，快去厨房拿两个大碗来！”

“豆花！”田青喊着。

“不要叫我豆花，要叫我妹子！”

傻大个子拿出两个特大的碗。梁满囤说那是面碗，快去换饭碗。

“不，就这个——成！”豆花把大碗从傻大个子手里抢过来。“傻大个子，拿酒坛子！”她把碗放在桌子上。傻大个子抱过酒坛子。

“倒！”

傻大个子倒酒。

裘老板劝道：“豆花姑娘，你别喝了！”

“你心疼酒了？”

“不是，我怕……”裘老板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豆花拉过田青，“来，哥！结亲的酒喝不上了，我们喝认亲的酒！”她递给田青一碗酒。自己端起一碗喝干了，把空碗对着田青：“哥，该你的了！”

大家都紧张地看着田青。田青端起大碗也喝了起来。他喝得没有豆花那么痛快，但他终于喝完了，身子晃了一晃差点倒下。

豆花哈哈大笑道：“我有了一个亲哥哥，这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可喜可贺！”

豆花的碗掉在了地上，碗摔得粉碎，大家一下都愣住了……

龚婶把豆花扶到了后院，她一边理着她鬓边的乱发，一边劝慰她：“孩子，婶子知道你的心里很苦。这呀，谁都不怪，就怪你的命！你说，你在迎亲的路上要不让刘一刀抢去当了压寨夫人，现在是不是已经跟当铺老板的儿子过上和和美美的小日子了？要是田青家里没有个未婚妻，他也不会只把你当成妹子，你这辈子不也终身有靠了？唉，阴错阳差，阴错阳差呀！”

“要是我在黑土崖饿死、吊死，在草原上那场白毛风里冻死，要是这回四子王旗的王子没来救田青，我现在也就没有这么多痛苦了。”豆花痛苦地说。

“孩子，婶子虽说是跟你相处时间不长，可我看出来了，你的心气太高了。姑娘，你心里就没有牵挂了？你有！那就为了这一点点牵挂活着吧。既然非得活着，那就得打起精神来，别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让你牵挂的人和牵挂你的人心里都难受。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

豆花坐了起来，一下子扑在龚婶的腿上，哭出声来。

“豆花，我看得出来，田青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家里有个等着他的姑娘。这样的男人不多见，你得说他是个对女人哪，非常认真的汉子。当不了他的媳妇，就当他的妹妹吧，他是个靠得住的男人！”

豆花抹了一把眼泪，看着龚婶，“婶子，你说得对！我是得活着，乐呵呵地活着。”

“好，好好好，我就知道，你是个特懂事的好孩子！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女儿就好了！”

“那我就认你这个干娘吧！”豆花真心地说。

“那敢情好！”

豆花跪下就磕头，“干娘！”

“豆花！我的好闺女！”

豆花的表现让田青心里很不好受，他当然知道她这是为了什么，可是他不能说什么，因为他不能忘掉秀秀。他想等自己将来真的有那么一天发达了，一定要给豆花找一个体面的男人做丈夫！

晚上几个人躺在被窝里谁也没睡着。这几天发生了这么多事，一下有点缓不过神来。田青从四子王旗的诺颜王子那里知道是徐伯伯去他那里报信救的自己。“你们几个在法场上看见他了吗？他下巴颏上有块大疤瘌。”

几个人躺在被窝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那种时候，我的魂都吓丢了，哪有心思还左顾右盼哪。反正要不是有人出手甩出暗器打落刽子手的刀，你就没命了。”满囤说。

“对，刽子手刚把刀举起来要砍你的头，手上就被人甩上了一颗钉子。”王南瓜想起来了。

田青一愣：“钉子？徐伯伯甩钉子百发百中，这是他的绝技。这么说徐伯伯当时就在法场！”

龚文佩奇怪，“那他救了田青，为什么不肯露面呢？”

“我一定得找到徐伯伯，有劳几位帮我留着点神。”田青说，“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吧。”

现在傻大个子已经找到活儿了。龚文佩这儿也就需要一个劳金，多了也的确安排不了。

“那，南瓜，你就留下吧。我和满囤另打主意。”田青说。

“行！只是我是小本生意，给不了太多的报酬。这样，你先在我这儿干着，骑马找马，等有了能多挣钱的机会，随便你什么时候离开都成。”龚文佩对王南瓜说。

王南瓜说主要是想找爹，在莜面馆干还真合适，这里人来人往的，尤其是山西人，都愿意吃莜面。备不住哪天就真的遇上呢！

“就是遇不上，你在这儿当伙计，打听消息也方便多了。田青和梁满囤，活儿你们慢慢找。没找到之前，我这儿还是你们落脚的地方。”龚文佩很真诚地说。

“那就多谢了！”田青由衷地说。

第十四卷 （1）

早上在田青他们吃饭时，裘老板的账房先生来到莜面馆，说老板请田青过去一下。“我家老板请，说有事同您商议。您肯赏光吗？”

“您又客气了。”田青对大家说，“那我就过去看看。”

一到裘记皮匠铺，裘老板就迎了上来，巧巧立刻给田青捧上了一碗奶茶。

“谢谢小姐！”田青向巧巧点头致谢道。

巧巧的脸一下红了，赶紧低头退了出去。在门口，她抹抹自己怦怦跳的前胸，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笑了。

“田义士，我想问问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裘老板开门见山道。

“哦，方才我同梁满囤他们还在商量此事。王南瓜留在龚文佩那里帮工了。”

“你呢？”

“还没有着落，正打算到市面上看看有没有用工的。”

裘老板笑了。“你看，我这里的外柜病了，回了山西老家。正好有个空缺，田义士如果肯屈尊，到我这里帮忙，我十分欢迎。”看来裘老板早有了安排。

“我当然愿意。只是外柜——我怕不能胜任。”田青自然高兴。

“你能文能武，又有诚信，一定会干得非常出色。我看就这么定了！”

“那就多谢裘老板了！只是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你是想说梁满囤和豆花的事吧？”

“是。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田青看着裘老板，满眼都是请求。

“应该应该。我也替你想好了。梁满囤嘛，没什么本事，只能当个皮匠了。臭皮匠臭皮匠嘛，这活儿是又脏又累。他还得先从学徒干起，一般说是三年出徒。学徒期间是没有工钱的——白吃饭白干活。还得在干活之外，扫地、抹桌子，在厨房帮厨，给师傅倒尿盆子。你问问他愿意不愿意吧。”

田青乐了，“那豆花呢？”

“按说豆花识文断字，倒是个才女，可我这儿还真用不上她，她要是愿意，只好在厨房给大师傅打个下手了。这就太委屈豆花姑娘了。”裘老板想了想说。

田青站了起来，“先谢你了。我回去跟他们说说。裘老板，那我就先告辞了。”

田青一回来就把情况对大家说了。梁满囤当场就说愿意。“三年能学会一门手艺，我干！”

龚文佩也说，“皮匠的活是脏点累点，不过出了徒之后，挣钱还真不少。尤其是那些领班的大工匠，技术大拿，比我开莜面馆挣得还多呢！”

“哥去哪儿，我去哪儿。”豆花二话没说。

“那好，就这么定了！明天就去裘记皮匠铺！”田青出了一口气，总算是有了着落。

田青一过来，裘老板就让账房先生给田青介绍业务，田青听得很认真。

“你瞧这张皮子，表面光滑，没有一点瑕疵，就是一等品。你看这张，这儿，有一块毛茬儿，一定是拉过车的牛，让夹板磨的。这就不值钱了，得算是二等品。”

田青指着一块表面光滑，但局部有些瑕疵的皮子请教着，“曹先生，那这块皮子就算是二等品了吧？局部有些瑕疵。”

账房先生看看皮子点点头，“对。田外柜真有悟性啊。这刚上了几眼，就能分出几等来了。”

裘老板一边抽烟一边满意地点了点头，巧巧也在一边盯着田青看得出神，裘老板看出了女儿的心事，心里也在盘算着主意。

相比起来，满囤要累多了。作坊里一些劳金和学徒们边干着活边闲聊着天。只有梁满囤闷声不响地干着活，也不跟他们搭话，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

掌桌师傅姓牛，他把一张新牛皮放在上面，拿着一把月牙形的弯刀，往下刮没有剥净的烂肉，刮了几下，把刀递给梁满囤。“看见了吧？就这么刮，一定要把牛皮上的肉全刮下来。注意，不能把皮子刮

破了。只要破了一个小口子，皮子就降等了，你呀，就得挨板子了。听明白了？”

第十四卷 （2）

“听明白了。”

“干吧！”师傅点着了烟袋，一边抽一边看着梁满囤干活儿。

梁满囤有点笨手笨脚，半天也刮不净一块皮子。牛师傅用烟锅子敲了他一下：“你他妈留着劲吃奶呀？用力！”

梁满囤一用力，哧一下，牛皮被刮破了一个口子。

牛师傅上去就给他一脚，“你个笨蛋！我告诉你什么来着？刮破了口子皮子就降等了，你是找着挨板子是不是？过来！”

梁满囤胆怯地跟着师傅走到院子里。师傅指着一张板凳：“趴上去！”梁满囤可怜巴巴地看了看牛师傅。

牛师傅大声吼道：“趴上去！”

梁满囤只得乖乖地趴了上去……

牛师傅拿了一块宽宽的木头板子，双手举起来，重重地落下去，开始责打梁满囤。牛师傅的板子一阵紧似一阵地打在梁满囤的屁股上，梁满囤咬紧牙关挺着……

田青正在熟悉账目，听见了外面牛师傅打梁满囤的声音赶紧跑到门口，他同时看到了裘老板，他表情木然地看着牛师傅一板子一板子地打着梁满囤。

“裘老板，这……”田青想去说情。

“严师出高徒，你不用管。当徒弟哪有不挨师傅打的。”裘老板不以为然。

巧巧也倚在门口往外看着，她看见梁满囤被打得龇牙咧嘴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田青不满地白了她一眼，继续向裘老板求情道：“裘老板，要是打坏了，他怎么干活呀？”

“不要紧的，牛师傅会打，打不坏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不要看了。”

田青不忍心地跟着裘老板重新又回到桌前，看起了账本……

裘巧巧站在门口，津津有味地看着牛师傅打梁满囤，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田青听着不禁皱了皱眉……

牛师傅打完了，梁满囤忍着疼，重新站在案板前，拾起弯刀，小心翼翼地往下刮着烂牛肉……伙计们都看着他。

工匠老赵看着梁满囤说："这回可来个替学徒挨板子的了。"

一个像瘦猴似的伙计看了眼梁满囤，"你瞧他那副德性，天生一块挨打的坯子。"

"我没出徒时也没少挨打，谁有你猴大爷那么有福啊。干了三四年，还没挨过牛师傅的板子呢！"老赵说。

"眼馋吧？那是牛师傅稀罕我。"瘦猴得意地说。

老赵一撇嘴，"稀罕你个屁！你那是一堆烂泥糊不上墙。"

"管他烂泥好泥呢！反正哥们没挨过打，混一天是一天。"瘦猴不在乎地晃着头说。

"瞧你那点儿出息。"

梁满囤像是什么也没听见似的一丝不苟地往下刮着烂牛肉……

瘦猴冲梁满囤喊道："新来的！怎么那么没眼力见呢！怪不得老挨打。过来！给你猴哥擦擦汗，都流到眼睛里去了，怪杀得慌的。"

梁满囤放下刀，给瘦猴擦了擦汗。

"你轻点，你当我的脸是牛皮呢。"

老赵打趣道："还别说，你的脸可比牛皮厚多了。"老赵也冲梁满囤伸过脸来，"来！给我也擦一把。"

梁满囤耐着性子给老赵也擦了一把汗，偷着怨恨地剜了瘦猴和老赵一眼。他得忍啊。

豆花留在了厨房，活也不轻，但她一想到能和田青在一起，心里还是充满了希望的。她还不知道，王南瓜和龚文佩、龚婶三个人对着自己买的两口棺材发愁呢。

"这两口棺材摆在院里也不是个事儿呀，要是能退给棺材铺就好了。"龚文佩说。

"没听说。买顶帽子戴着不合适可以退，没见过买了棺材还往回抬的。"龚婶摇头。

"我看，反正豆花说这两口棺材她不要了，让我们随便处理。那就把它劈开，拿它当柴火，烧火！"文佩说得干脆。

第十四卷 （3）

“好我的龚大老板！上好的红松啊！烧火？你可真是财大气粗。我看，这么办，把棺材拆了，当板材。找个木匠来，打箱子柜子、桌椅板凳。”王南瓜出了个主意。“棺材不能卖，家具可以卖嘛！”

龚婶乐了，“哎，这倒是个办法。”

“管它卖多卖少呢，刨去工钱，还给豆花不就齐了？好，就这么办，找斧子拆棺材！”龚文佩就去找家什。

几个人正要动手时，田耀祖到了。“哎哎哎——”田耀祖拦住正在拆棺材的王南瓜。“别，别，别砸！”

龚文佩认出了田耀祖，“田老板？您这是……”

“我是来给你们道喜来的。听说你们的朋友得救了。”

“是。所以这棺材用不上了。”王南瓜指着棺材说。

“用不上了，给我抬回去嘛！”田耀祖笑呵呵地说。

文佩不好意思地摸着脑袋，“这……这多不好意思。”

“我可是冲着那个蒙冤的义士才半价卖给你们的。你们退给我，我还能多赚一口棺材钱呢！别说了。赶紧找人给我抬回去吧！”

“那可太谢谢了！”龚文佩感激地说。

“谢什么？两不吃亏的事儿嘛！回头我让两个伙计过来，你们也搭把手，抬棺材。”田耀祖乐呵呵地走了。

“多好的一个人儿！你叔叔交的朋友，错不了！”龚婶哪里知道这里面的故事呢。

皮匠铺伙房的饭是分等的。裘老板、巧巧、账房先生和田青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四菜一汤；牛师傅、领班、厨房大师傅和豆花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两菜一汤；劳金们和徒弟们蹲在地上，围成两堆，一堆一个菜盆。

田青看看蹲在地上的梁满囤要求和他们一块吃。

“不，你是外柜，不是劳金，更不是学徒。无规矩不成方圆。不能从你这儿破了例。”裘老板说。

田青如芒刺在背，吃不下。

裘老板叫过他，“认皮子分等，这全在多看、多练。还有一门功课你必须得学，就是蒙古话。”

“哦？为什么要学蒙古话？”

“田外柜，我们山西人在口外是跟蒙古人做生意，要习蒙俗、用蒙语，这样，我们才能生意兴隆。山西人为什么在口外开了那么多大商号，别人压不倒我们山西人？就是因为我们诚心诚意地尊重顾客。你要是不会蒙语，将来跟蒙古人没法做生意。”

“哦，裘老板，我明白了。不过我跟谁学呢？”田青来了兴趣。

这时巧巧自告奋勇地说要教田青。

“你能耐得住性子教吗？整天像个毛猴似的，没个稳当时候，这么大的姑娘了，连绣花都不会。”裘老板爱怜地看着女儿。

“我会袖里吞金，会蒙古话，还知道皮子按质分等。我把你儿子该干的事都干了，你还不高兴？”

裘老板笑了，“都是我太溺爱她了。你看看，把她惯得一点规矩都没有了。”

账房先生也看出了巧巧的用意，“裘老板，我看让小姐教田外柜学蒙古话没问题，小姐肯定能耐得住性子。”

巧巧感激地看了账房先生一眼。“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啊，曹先生就是我的伯乐。”巧巧撒娇地晃悠着裘老板的胳膊，“爹，您就答应我吧。”

裘老板问田青，“你看呢？”

“小姐要是不怕我笨，我倒是愿意拜她为师。”

“你都上过私塾，我哪敢当你的老师。这样吧，我教你蒙古语，你教我四书五经。咱俩两不拖欠，怎么样？”

“就依小姐。”田青说得干脆。

巧巧伸出手来：“拉钩！”

“巧巧，又没正形了！”裘老板嗔道。

巧巧不理父亲，对田青说：“来呀！”

第十四卷 （4）

田青只得伸出手。

巧巧拉住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她松开了田青的手指，哈哈大笑起来。

正在喝汤的豆花看着田青和巧巧拉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下呛住了，忍不住咳嗽起来。田青赶紧跑过去给豆花捶背。“看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不，不用。”豆花连连摆手。

巧巧看在眼里，嫉妒地瞪了豆花一眼。“一碗破牛肉汤，有的是呢，着什么急呀！”说着，气哼哼地离座而去……

裘老板看着巧巧的背影，叹了口气……

吃了晚饭，梁满囤没事去帮豆花洗碗。豆花关心地问他挨了板子的地方还疼吗?

梁满囤摇摇头，“不疼了。”

“还能不疼，连我在厨房里都听见你挨板子的声音了。”

“没关系。人哪，没有受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熬吧，我爹跟我说过，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百多斤的牛皮，拖来拖去的。还有沤牛皮的池子里，发出来的那个味儿恶臭恶臭的，呛得直想吐。你闻闻，我身上臭不臭？”

豆花乐了，“我早就闻出来了。我哥不和你们一起住吧？”

“人家是外柜。他跟账房先生住在一起。我爹早就跟我说过，人不能跟人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别看田青的娘是靠野男人拉帮套让田青上的私塾，可到底人家是挤到了读书人堆里去了。我比不了。”

豆花一愣，“什么野男人？”

“就是那个救了他一命的徐木匠，往刽子手的手上甩了一根钉子的那个。”

“哦……你说的是真的假的？”豆花若有所思。

“我跟他是一个村儿的，他姐姐……算了，我爹说过，闲谈莫论人非，笑人如笑己。人家田青现在成了穿长衫的了，吃香的喝辣的，背着手就能挣大钱了。我呢，三年学徒，白吃饭白干活儿。”满囤小心眼地说着。

“熬吧，三年很快就过去了，那时候你就成了大工匠了，就可以往家里寄钱孝敬父母了。”豆花劝他。

“我不急，一个人一个命。我倒是替你不平。你是真看不出来还是假看不出来？”

豆花不解地看着梁满囤，“看出来什么？”

“田青想攀高枝了！你是没看见田青和巧巧的热乎劲儿，你要是看见了，非得把鼻子气歪了！”满囤酸溜溜地说着田青的不是。

“你别瞎说。我哥家里有未婚妻。”

“未婚妻？已经娶了老婆的陈世美不一样招为东床驸马？”

“我哥不是那种人！”豆花不乐意听了。

“你说这话的时候心虚不心虚？事情是秃脑瓜子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裘老板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娶了她就等于成了这皮匠铺的大老板了。不费吹灰之力就发了大财，你说田青能不动心吗？”

豆花犹疑着，“不会吧？……田青对秀秀可实心实意了。”

“那是说给你听的。我说句你不爱听的大实话吧，你模样长得比巧巧好看多了，可你比起巧巧来，一给土匪刘一刀当过压寨夫人，这话好说不好听；二被婆家赶出来以后路费都花光了，一无所有。田青那么精明的一个人，他要你干什么吧，你说！”满囤挺神气地分析着。

豆花冷了脸，“你出去！”

梁满囤没反应过来。

豆花指着门外，“我说你给我出去！”

梁满囤不解地站了起来，看着豆花，怯怯地走了出去。他走到门口，摇摇头。“什么脾气？哼，好赖不知！”

豆花把洗碗的抹布摔在盆里，气呼呼地坐下了。她喘着粗气，忽然用双手捂住了脸，肩膀一颤一颤地哭了……

第十四卷 （5）

还真让满囤说着了，尽管田青没那么想过，可巧巧性急，当下就叫了田青跟自己学蒙语。田青学得认真，可巧巧却另有所想。这会儿田青正在苦读，巧巧手里拿着两个大红苹果走了进来，冲田青扬了扬手，用蒙语说道：“货给你带来了。”

田青没听懂，看着巧巧：“啊？”

巧巧调皮地笑了，把一个苹果塞给了田青，两个人分坐在八仙桌子的对面。巧巧用蒙语说：“你喜欢我吗？”

田青也用蒙语学道：“你喜欢我吗？”

巧巧改用汉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喜欢我吗？’”

田青心里明白过来了，可他还是不动声色地学着：“你喜欢我吗。”他又用蒙语说了一遍。巧巧又用蒙语说了一句：“我非常喜欢你。”巧巧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我非常喜欢你。”

“我非常喜欢你。”田青跟着说完问起了别的，“‘牛皮’用蒙语怎么说？”

巧巧用蒙语说了牛皮。

田青学着用蒙语说了牛皮。之后又问：“‘价钱非常便宜’怎么说？”

巧巧用蒙语说了。田青学着说了之后，又问：“‘可以退货’用蒙语怎么说？”

巧巧不高兴地一撅嘴：“我不会！”

“那，‘我们做生意是非常讲信义的’，用蒙语怎么说？”

“也不会！”

“那，你还是教我你会的吧！”田青很认真地说。

巧巧说了一句蒙语。田青跟着念了，随后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木头。”说罢她站起来就走了出去。

田青怔怔地看着巧巧的背影，他想了想，不在意地一笑，然后去了厨房。一进门就见豆花一边洗碗一边伤心地哭着。豆花见他来了忙

擦了把眼泪，“这么晚了，你上我这来干什么？”

“豆花，谁欺负你了？”田青诧异地看着豆花。

豆花眼泪一下又涌了出来，“你！”

“我？……”

“就是你！”

田青从兜里掏出巧巧给他的那个大苹果，塞到豆花手里。“那哥向你赔不是了。快吃了吧，脆甜脆甜的。”

豆花抹了把眼泪破涕为笑……

晚上睡觉时，账房先生来找田青对他说了老板的心思。

“他的心思我最明白，就是想给自己找个养老女婿。把女婿当儿子，将来就把这份家业交给他的女婿。老板看上了你。”

“谁？”田青惊得一下站起身来。

“你！”

田青一下子坐起来，“我？不不不，我可不行，我家中有未婚妻！”

“木头！你真拿定主意不当这个上门女婿了？这么一份家业，你就不动心？”

“见利忘义不是君子所为。”

“可惜、可惜呀！”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我应得的，我不去拿，有什么可惜？”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裘老板。可惜他看你看走了眼。”

“先生，如果裘老板真有这个意思，您是不是找个机会跟他解释一下，千万别把人家巧巧小姐的终身大事耽误了。先生，咱不说这个了。您还是教我袖里吞金吧。”田青一心想学做生意。

账房先生叹了口气。“好吧，我就教你袖里吞金。你看哪，来口外经商多年的山西人，都有个习惯，一只手总是藏在袖子里边。看见没有，这四个手指上的关节就是一个算盘。个十百千万，都有记号；加减乘除法都有口诀。这就是袖里吞金。掌握了这个计算方法，你连算盘都不用带，计算起来比算盘还要快、还要准。这样，你跟人家谈起

生意来，赔赚盈亏就了然于心了，就能很快地作出决断。来，把你的手伸出来。”田青伸出了手，两人练了起来。

第十四卷 （6）

别看牛师傅动不动就骂梁满囤，有时还要加上打，但他是真心在教满囤学活儿。院子里放着几个绷着牛皮的木头架子。牛师傅把一个羊角锤子和一个木制提盒交到梁满囤的手里。“这张牛皮干了，把钉子起下来吧。小心点儿，不要把钉子起弯了，下次就不好再用了。”

梁满囤接过锤子和盒子，留心地看牛师傅起钉子的样子，然后也照样子开始起钉子。

“这张牛皮就算是好了。刷上颜色，再涂一层漆片，就能卖了。刮牛皮、浸牛皮，除毛，绷牛皮，上色、刷漆，这一整套工序你都学会了，也就出徒了。这活吧，最难的是往池子里下料，各种料都有比例，哪样少了也不成，哪样多了也出废品。等你把粗活都学会了，干熟了，我再教给你配方。”牛师傅耐心地教着。

满囤忙说：“谢谢师傅！”

“小子，你是不是在心里头骂过我？”

“不不不，没有。”满囤急得直摇头。

“说谎！我打你屁股你还能不骂我？小子，你看见那个瘦猴没有？他跟你一样也当过学徒。三年我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你说我是因为什么？”

“他是老板亲戚？”满囤还真是不明白。

“狗屁！我是看他纯粹是个秧子货。他是奸懒馋滑贪、蔫嘎阴损坏。就他这样，出息吧，一辈子也看不见后脑勺！我没工夫搭理他。让他就随弯就弯长去吧！你不一样，你小子干活不惜力气，说话闷闷的，一看就是个老实人。我打你是栽培你、看重你。棍头出孝子，严师出高徒。明白不明白？”梁满囤乐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我有做不对的地方，您尽管打我，打我是让我长记性。”“嘿嘿，不管你是不是从心里掏出来的话，反正我爱听！”牛师傅也乐了。

“师傅，这真是我心里话！真的！”

田青没事时就过来教豆花写字，这是他们早就说好了的，可巧巧却气得要命。那天田青写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几个字给豆花看，其实豆花在家时也学过写字，知道是颜体。“我爹说我写得太秀气了，没有风骨。”

“字如其人嘛，以你的性子写出的字，应该有风骨才对呀？你写几个字，我看看。”

豆花接过笔刚要写，巧巧忽然推门闯了进来。“田青，我该教你学蒙古话了。”

巧巧看了豆花一眼，转身走了出去。

“小姐叫我了，哪天抽空再来看你写字吧。”

豆花一撅嘴坐在了吱吱嘎嘎乱响的破床沿上。

“又使小性子。”田青说着豆花。

“我又不是大小姐，哪敢使小性子啊。有也得憋着！”豆花不满地拉着长声说。

田青前脚刚出门，巧巧后脚就闪了进来。她挑衅地看着豆花说：“田青跟我学蒙古话，可是为了做生意。你要是老缠着田青耽误了裘记皮匠铺的生意，你可得吃不了兜着走！”

“我……”

巧巧转身走了出去，嘴里咕哝了一句：“一个柴妞，练什么毛笔字啊？”

“你！”豆花站起来想回嘴，见巧巧已经走了，气得她甩掉了脚上的鞋子，呼呼地喘着粗气。

巧巧把田青叫到了桌前，“我昨天读到了一首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帮我解释解释吧。”

“好。”田青耐着性子。

裘巧巧盯着田青念道：“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裘小姐，对不住！田青才疏学浅，实在解释不出来。”田青警觉了，他可不想让人误会。

裘巧巧看着田青笑了，“是吗？那我教你用蒙古话怎么说这首诗。”

田青蓦地站了起来，“裘小姐，学会这首诗蒙古话怎么讲，对我们的生意有帮助吗？”

裘巧巧看着田青，嘴一撅：“你这个人真是块……”

还没等裘巧巧说完，田青转身走了出去。巧巧气得一跺脚，把八仙桌上的笔墨纸砚全划拉到了地上，趴在桌上哭了起来。

田青并未将这事放在心上，没过几天，他就出门做生意去了。

第十五卷 （1）

田青这一趟收获不小，裘老板看着账单很高兴。田青明白，要说也是巧巧教他的蒙古话派上用场了，虽然有的蒙古商人也懂一些汉话，可是田青一说蒙语，他们马上就高兴了，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只是有一样田青受不了，那就是喝酒，只要是不喝躺下他们就认为你不真诚，把田青喝倒下了好几回。挣了钱裘老板自然高兴，决定提前给田青开工资，让他捎回家。田青道过谢又想到了满囤，他知道满囤是学徒，没有工钱，心里也不怎么是滋味儿。

满囤跟牛师傅学得认真，手艺也有长进，但裘老板却另有想法。他把牛师傅叫了来，让巧巧递过一个红包，“牛师傅，收下吧，这是你应得的。”

牛师傅道了谢要走，裘老板却问起了梁满囤。

“啊，方才田外柜还问过呢。梁满囤挺好的。这小子干活肯下死力气，学手艺肯下死工夫，我看，是个好苗子！”

裘老板闭着眼，“牛师傅，一会儿你找个茬，再打他一顿。”

“啊？”

“让他越委屈越好。你要是能把他打跑了最好。”

“……”

“你不用明白，就照我说的做就是了。”

“成，讲理我嘴笨，不讲理我拿手。”牛师傅走了出去。

巧巧不乐意了，“爹，你这是干什么？梁满囤再不好，他也是田青的好朋友，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对梁满囤怎么也得留点面子吧？”

“你不懂。”

“什么我不懂？你不就是想把梁满囤挤对走吗？”

“你错了。将来你就明白了。”

牛师傅是个粗人，也没多想就按老板的意思办了，他来到厨房叫过满囤，上前就给了一巴掌，“小兔崽子你跑这儿躲清净来了？！”

“牛师傅，他刚刚洗完了碗，这不，手还没擦干呢！”豆花急了。

“豆花姑娘，你不用替他辩解，这路货就是贱，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他又踢了梁满囤屁股一脚，“去！把凳子搬到院子中间去！”

梁满囤赶紧跑出去，牛师傅也跟了出来。

“牛师傅，牛师傅！”豆花叫道。

“你不用管！”牛师傅头也不回地说。

梁满囤把长凳子放在院子中间，把上次打他的木板子取来交给牛师傅，然后顺从地趴在凳子上。这时，瘦猴、老赵等人也都出来看热闹。

牛师傅举起板子边打边骂，“你个小兔崽子！我叫你偷懒！我叫你耍滑！我打不死你！你个贼皮子！哎，我打你你怎么不叫，是不是心里骂我打得没劲儿啊？”他更加用力地打下去，“我看你叫不叫，我看你叫不叫！”

梁满囤大声叫了起来：“哎哟！哎哟！”

牛师傅停下来，“呀哈，叫得还挺响？你以为你叫了我就不打你了？”他又开始打梁满囤，“我让你叫！我让你叫！我让你叫！”梁满囤不敢叫了。

牛师傅又边骂边打。看热闹的巧巧扑哧一声乐了。站在人群里的豆花不忍地走开了。瘦猴得意地抱着双肘，还颤动着一条腿，在边上看着。

打了一会儿牛师傅停下了手中的板子，“我打累了。你起来，把扫帚拿来！”

梁满囤从角落里拿过扫帚。

“把地扫一扫。”梁满囤听了也不多问，就在院子里认真地扫起地来。

“行了，挑个干净的地方跪下吧。”牛师傅坐在凳子上点了一袋烟抽着。他看看跪得溜直的梁满囤忍不住问道：“梁满囤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师傅是为了我好。”

“你不觉得委屈？”

“不，严师出高徒。”

“你小子怎么没脾气？要换了我，我早他妈走了。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牛师傅不能再说了。

第十五卷 （2）

“不，到哪儿也不容易遇到您这么好的师傅。”

牛师傅生气了，“那你就跪着吧！跪到下午上工再起来。”

“是！”

巧巧回去告诉了爹，“山西怎么还有这种人？一扁担打不出一个扁屁来！哪有一丁点儿男人的血性！”裘老板可不这么认为，他对巧巧说：“你知道韩信吗？能忍胯下之辱的才是真正有心计的硬汉子啊！这个梁满囤，不简单！”

满囤挨打时田青去了莜面馆，他写了一封信又把银票放在了里面交给龚文佩，请他托个熟人给捎回家里去。

“成，我明天就给那个山西老乡送过去。”文佩自然是一口答应。

王南瓜问怎么就一张银票？梁满囤没有往家寄钱？

“啊，他的钱也在这张银票里了。”田青说。

王南瓜早就寄钱回家了，文佩没有把他当成劳金，给了二成的股份。南瓜能干，人活络，跟顾客都自来熟，把小店开得红红火火，回头客特别多。他说都是山西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是亲不亲故乡人，一说起家长里短，唱几句山西梆子，哼几句山西小曲，来两句山西皮影儿，顾客们就高兴了。

“对对对！你这个办法好！哎，你还没有打听到你爹的消息吗？”田青关心地问。

王南瓜摇摇头，“打听了，天天打听，可是一点有用的消息也没有。现在我也不想打听了。”

“为什么？”

王南瓜抽抽鼻子，“我娘她，过世了。”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已经有仨月了。是我娘不让我媳妇告诉我的，她说是不要误了我在口外找我爹！”

王南瓜说娘都死了，他也不想再打听了。过几年攒够了钱，把老婆接出来，安个家，就在口外过日子了。

“这样也好。省得挣点钱都搭在路上了。再说，男人走西口，女人在家守活寡，也够苦的了！”田青心里也不好过，但还是安慰王南瓜。

说到了挣钱，王南瓜说想给攸面馆改个名儿，叫“想回家山西莜面馆。”

田青一拍桌子：“好！这名字改得好！包头本城的和外地的山西人太多了，哪个不是背井离乡的？谁不想回家看看？就是要把这个莜面馆办成山西人的家！让它充满浓浓的乡音乡情乡土气息！”

“还是读过书的，一说就说到点子上了。我呀，就是这个意思！”王南瓜点着头，龚文佩也拿来了笔墨：“田青，那就麻烦你给写一块匾吧！”

“成！”田青提笔写上了八个楷书大字——“想回家山西莜面馆”。

几天后，那几个挺拔的大字很快被刻成了牌匾，披着红绸子被吊了起来。一串一千响的鞭炮点响了。王南瓜和龚文佩一左一右站在门口向贺客们拱手致意。田青、豆花、裘老板、田耀祖等和许多操着山西口音的食客都来致贺。龚婶乐得合不拢嘴，眼睛里充盈着泪水。豆花走了进来，拉住龚婶的手甜甜地叫了一声：“干娘。”“唉！”龚婶高兴地答应着。

莜面馆里充满了亲切、欢乐的笑声……

回来的路上田青从兜里掏出一个首饰盒子给了豆花。豆花打开盒子看见一对耳环，惊喜地问：“给我的？”

“你看见哪个男人戴耳环？我捎信给我娘，让她给秀秀也打一对。我离开家的时候，没什么可拿得出手的首饰送给秀秀做定情物，只送给了她一枚我小时候我娘用红线给我穿的一枚大钱。来，我先帮你戴上。”田青给豆花戴上耳环，退后一步打量着：“真漂亮！豆花，喜欢这对耳环吗？”

豆花摸摸耳朵上的耳环，“喜欢。可是，一对耳环也堵不住我的嘴。”

第十五卷 （3）

“你这丫头，跟谁学的，嘴越来越厉害了。”

“我嘴厉害也没有你的心厉害。我问你，梁满囤总挨打你知道不知道？”

“我也是昨天才听巧巧说的。”

“那你为什么不帮他讲讲情？”

“这……豆花，我也是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我跟裘老板说过，可裘老板说，让我干好自己分内的事就行了。作坊的事不要我管。我能有什么办法？”田青为难地说。

“依我看，你的魂大概是让人家给勾去了！”

豆花说完扔下田青就走。田青站在原地怔了半天才追了上去，“豆花，你听我解释！”

“你不用向我解释，你只要对得起梁满囤，对得起你家乡的未婚妻秀秀就行了，别光用一对耳环哄人家。”田青语塞，他站下了，看着远去的豆花，无奈地摇了摇头。

田青来了信又寄了钱，乐坏了两家人。丹丹领着公公、婆婆回了田家小院。

淑贞高兴地拿出信来，“我已经看过两遍了。快进来，我念给你们听听吧！”

“信里提满囤了吗？”

“提了，满囤还给你们捎钱回来了呢。”

“满囤他爹，听见了吗？”梁母乐得合不上嘴了。

知道田青和满囤都在包头找到挣钱的地方了，又是个大作坊，一年出上千张皮子，是口外最大的皮革作坊之一，梁家夫妇真是太满意了。“再过两年，田青和咱满囤都错不了。亲家母，田青没说他们干什么活？累不累？”

梁父瞪了梁母一眼：“净废话，干活还有不累的？”

淑贞笑了，“孩子年轻吃点苦也是好事。”淑贞拿出一张银票递给了梁母。“两个人捎回的钱是在一张银票上，一共是三块银元。田青信

上说了，咱们两家一家一半儿。”

“那就是一块五！顶一两五钱银子，娘哎，可真是不少！”梁父激动地说。

梁母抹了把眼泪，“俺满囤出息了！”

“田青还说，以后，再有人回祁县，他们还会捎钱回来。对了。田青还在信里特意嘱咐，说满囤要给丹丹打一对耳环。”

田丹丹听了，眼睛一下湿了，忙别过脸去偷偷地掉起了眼泪。淑贞叹了口气：“田青还让我给秀秀也打一对耳环。秀秀跟田青好一回，也算是留个念想。丹丹，你明天就到县城的金匠铺，给你自己和秀秀一人打一对银耳环。”

丹丹抹了把眼泪点了点头。

第二天丹丹打了耳环就跑到乐生堂药铺门口，让一个药铺伙计把秀秀叫出来。伙计趁邹老板打开口袋看药材时对秀秀使了个眼色，秀秀会意，悄悄走出了门。

“丹丹姐，是你呀！”秀秀高兴地叫了声。

田丹丹看着秀秀的大肚子，“秀秀，几个月了？”

秀秀有些不好意思：“再有两个月就生了。现在这孩子就是我唯一的指望了。”

田丹丹掰开秀秀的手，把一对耳环塞到秀秀的手里。“秀秀，田青捎信来了，说在口外找到事做了，还给我娘捎回来了银票，特意嘱咐要打一对耳环送给你。”

秀秀的眼圈红了，“田青哥在口外找到事做了就好，可这耳环我不能要。”

“秀秀，听话，拿着吧。这也是田青的一份心意。”

秀秀哭了，“我对不起田青哥，我真的不能收田青哥的东西了。他的心意我收下，东西不能收。”

“秀秀，你跟田青好一回，这也是让你留个念想。”

“丹丹姐，真不行。那个老东西整天看我像看贼似的。他要是看见了我有这对耳环，还不扳倒了醋坛子？”

“你找个地方藏起来不就行了。”

“我往哪儿藏啊？老东西把家里箱箱柜柜全上了锁，所有的钥匙都挂在他的裤腰带上。”

第十五卷 (4)

“是吗？对自己的老婆咋能这样？他不是挺有钱的吗？”

“越是有钱人越抠门儿。别人的钱是装在钱袋子里，他的钱，全穿在肋条骨上了！”

丹丹扑哧一声笑了，“看你说的！”

两人正说着话，邹老板走了出来，“秀秀，你又在门口扯什么老婆舌？回家去！”

“我没有……她是我们一个村儿的。”

“除了陈年谷子烂芝麻，你们还能唠些什么？别是借机会看南来北往的小白脸吧？”

“丹丹姐，你都听见了吧？我回去了！”秀秀挺着大肚子进了药铺门，邹老板白了丹丹一眼，也走进门去。

丹丹怅然若失地看着药铺的那扇门，难过地想田青知道了会怎么想呢？不过幸好她还有个惦记自己的满囤。

时间过得很快，一年以后，徐木匠又来到了四子王旗王府，见了诺颜王子，两人自然是有说不完的话。“你这个家伙，那年在包头法场，我救完了田青再找你，你就连影子都找不着了。要不是这次在归化巧遇，你是不是再也不会来看我这个老朋友了？”

“我是不愿意给你添麻烦，王爷和福晋不愿意看见我。”徐木匠坐下了。

诺颜王子叹了口气，“他们已经过世了。”

“怎么？王爷和福晋年岁并不大呀？”徐木匠算了算。

“还不是为了图兰。从嫁到北京她就不开心，去年就忧郁而死了。不说这些伤心事了。你不要走了，也别当木匠了，就在我这里，给我当王府卫队的梅林吧！”

“这，我是个汉人，你的卫队怕是不服吧？”

“这好办，我来安排！”诺颜王子叫人召集齐了护卫，带着徐木匠走了出去。

王府护卫们站了一排。诺颜王子给他们训话：“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你们的新梅林。以后，你们都要服从他的指令。”他对徐木匠说：“宝音梅林，你讲几句吧！”

穿着蒙古袍子的徐木匠冲大家一拱手：“那我就说两句，其实我就是个木匠，会的武功也就算个三脚猫。现在都使枪了，武功也派不上用场了。以后，护卫王府和诺颜王子的安全，就全仰仗各位了。我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各位多多海涵！”

一个叫巴特尔的壮汉子大声说：“王子，我有个事儿，想请教宝音梅林。”

“你说吧。”

“我想跟宝音梅林比试比试。”

巴特尔也不等诺颜王子表态，迈着跤步就朝徐木匠逼了过来。不等徐木匠反应过来，一把抓住徐木匠就把他摔倒在地，护卫们一阵欢呼。没想徐木匠一个“跌筋”跃了起来。巴特尔又扑上来，徐木匠根本不让他近身，一路拳脚把巴特尔打倒在地。

众人怔住了。

诺颜王子喊道：“巴特尔，快起来！”

众人也跟着呼叫。

巴特尔爬起来，又迈着跤步逼近徐木匠。徐木匠又是一路拳脚，把高大威猛的巴特尔打得节节后退，最后又倒在了地上。

“还有谁不服？都可以出来同宝音梅林比试比试？”诺颜王子大声说。

没有人敢应声了。

“都给我听着！你们往后全给我听宝音梅林的号令。如果有人再敢挑战宝音梅林的权威，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诺颜王子又转身说，“宝音梅林，你挑两个人，跟我去一趟恰克图。”

徐木匠点点头，“好！”

恰克图镇街道上人来人往，两边全是店铺。蒙古人、汉人、维吾尔人、俄国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讨价还价。中介人在买者与卖者之间捏着手指头，忙着讨价还价。唇上已经长出黑胡茬子的田青和账房先生牵着马，领着几辆勒勒车，车上拉着皮货，走在街道上。

第十五卷 （5）

两人进了镇子并不多逛，领着车队直奔山西会馆。

刚到门前，会馆的管事就迎了上来，“请问，您是……”

“我是从包头来，运了一批皮货。”田青操着山西口音回答说。

“啊，路可是不近呢！以前没有见过你们嘛。”

“我们是头一回来，想探探路子。初来乍到，还请老乡多多指教。”

“都是乡亲嘛，说什么指教。我看看你们的皮子。”

田青让人把苫布掀开。管事看着皮子说：“不错。真是不错。打算卖给俄国人？”

“是。好卖吗？”

“好卖。你会讲俄语吗？”

田青来这儿之前，找人学了一点点日常用语。管事说够用就成。完了他像中介人一样伸出了袖管，田青也伸出袖管。

“一等品一英尺这个整这个零；二等品，这个整这个零。”

“啊，还成。”

管事建议道：“不过，昨天从归化来了一批皮革，你要是不着急，最好先等个一两天，那样，皮革断了档，价钱还可以看涨。”

“谢谢管事提醒。今天晚上我请客！”

管事把田青和账房先生领进了上房。

恰好这时诺颜王子和徐木匠一行人从山西会馆门口经过，诺颜王子勒住了马缰绳，打量着修得气势恢弘的山西会馆。“宝音，看！这就是你们山西会馆。它占了恰克图最好的位置。”

“好气派啊！”

“是啊。你们山西人了不起啊。”两人边说边走过了山西会馆，来到了一条小街上。

这是条有中国式商铺和有俄式“木克楞”商店的小街。

诺颜王子和徐木匠等人坐在一个俄式的西餐馆里喝着红茶。同来的巴特尔说这红茶可不如奶茶，面包也不如炒米。说俄国人怎么穷到

这个份儿上了，吃这种难吃的东西?

诺颜王子摆摆手，“他们就是这种习惯。他看我们吃手把羊肉也不顺眼。我带你们来这儿，是让你们开开洋荤，长长见识。恰克图的俄国人很多的。不过这里的山西人也不少。在恰克图做生意的大商铺有二十多家，只有两家不是山西人开的。山西人为啥能把生意做得这么大这么红火呢? 有句成语叫无商不奸，但山西商人不是，他们把农民身上的淳朴和中国儒家文化融会贯通起来，所以他们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众人正说着话，一个穿马靴的俄国轻骑兵军官走了进来。诺颜王子对徐木匠等人说：“看！俄国‘戈比丹’！你们看看他的靴子！”

巴特尔眼睛瞪得老大，“呀哈，这靴子是好看，亮得像镜子似的，能照见人影儿！”

“比你脚上穿的布靴子怎么样?”

巴特尔笑了，“是强多了。王子殿下，您真要给我们买这种靴子?”

“你不是说没有你的布靴子软和吗? 你就不必要了。”

“要要要！”

大家笑了。笑声惊动了俄国军官，他扭过头奇怪地看着他们。

诺颜王子竖起大拇指：“Он сказал что ваши сапоги оч ень хорошо。”

俄国军官也竖起大拇指：“и ваши тоже хорошо！”

“哈拉绍，哈拉绍！”巴特尔说完问王子，“王子殿下，什么是哈拉绍?”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跟着起什么哄? 我说：‘他说你的靴子很好’，他回答说，‘你们的也不错。’”徐木匠没想到王子还会讲俄国话。诺颜王子告诉他，自己在俄国的圣彼得堡留过学。其实恰克图这个城市的一半是中国的，另一半是俄国的。是根据前清雍正皇帝同俄国人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开放的中俄贸易口岸。方才的那个上尉就是俄国的边防军军官。

这时又一个俄国青年走了进来——此人一看便知是个贵族知识分子。他和诺颜王子目光相对了一下。“你们等我一会儿。”诺颜王子站

起来，同那个俄国知识分子走了出去。

“殿下跟那个俄国人好像认识。”巴特尔问徐木匠。

“喝茶。不该我们问的事，就不要问。”徐木匠说完低下头继续吃自己的东西。

田青安顿下来后，也和账房先生上了街。当田青从西餐馆外路过时被里面的徐木匠看见了。徐木匠紧紧盯着街上走过的田青，看着他走远了，当再也望不到时，他才有些不舍地回过头来，谁知刚一扭头又是一震，他看见了拉马走近的山里豹子，他是凭脸上的刀疤立即认出了他。再一看，刘一刀、二当家的和他走在一起，他们要去的方向正是田青走过去的方向。

徐木匠一下子站了起来，“巴特尔，我出去解个手。”也不等巴特尔回答，便快步走了出去。他是怕田青遭黑手，一刻也不敢耽搁地向田青走的方向追去。

此时田青正在一个杂货铺里看一条俄式的大披肩，刘一刀三人也已经离田青很近了，虽然双方都还没有察觉，但一旦发现，吃亏的肯定是田青。要告诉田青已经来不及了，徐木匠急中生智大叫一声：“有土匪呀！”叫完转身就跑。他一跑，街上的人也跟着跑起来，原本就热闹的街市一下子就乱了。此时田青也已经看见了刘一刀，马上躲进了店铺里边。

刘一刀大惊：“撞墙了！”

“扯乎！”二当家的他们飞快地上了马，飞奔出镇。

俄国军人和中国警察都跑出来，他们冲着刘一刀三人的背影开枪射击。刘一刀三人在枪声中跑远了。看见田青已经安全了，徐木匠又不动声色地回到了西餐馆。

这天这个小镇还有一个不速之客，那就是李义。他的“义和兴皮毛收购栈”设在一个大院套里，每天都有牧民赶着载满羊毛的勒勒车往里走。那些早先在草原上见过李义的蒙古牧民都喜欢上这来，因为李义价钱公平，不坑害人。

李义哪里会想到他过去的朋友和仇人都在这个小镇出现了呢。

《走西口》第四部分

第十六卷 （1）

牛师傅没有打走梁满囤，本想罢手，但裘老板没发话，他也只能照旧。就这样，他三天两头找满囤的毛病，梁满囤也就三天两头挨打。满囤有苦无处说，只有在帮豆花干活时才能发泄几句。

“瘦猴这小子下手也太黑了，就冲他打我的这一顿板子，我记他八辈子！我跟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他犯得上这么使劲打我吗？”

豆花看得明白，劝满囤说：“瘦猴也是受牛师傅指使打的你，他也没办法。”

“那他也不能下黑手打我啊。不说他了，一说我就来气，恨不得活剥了瘦猴的猴皮。豆花，我怎么好些天没看见田青了？”

“他去恰克图跟俄国人做生意去了。”

“跟俄国人做生意？他会俄国话吗？”

“学呗。”豆花心里一直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田青做不成的事。

“这小子的脑袋就是活泛，我是比不了啊！”

“你也不错嘛！我听牛师傅背后夸奖你，学手艺学得特别快。一年下来，你已经成了大工匠了。”

“大工匠？可我还是跟学徒一样，还是白吃饭白干活儿，一文钱不挣。我这个模样，又不会受裘小姐待见，自然也就不会被裘老板重视了。”满囤怪声怪气、话里有话地说。

一听这话，豆花脸色变了。“这人心是最难知的呀！”她摸着田青送给她的耳环。虽说田青把她认作妹妹，这对她来说不太满足，可也是她活下去的唯一支撑了。听了这话心中很不舒服，又勾起了她的心事。

梁满囤帮豆花一边洗着萝卜一边说：“豆花，我知道你心里苦。可我心里比你更苦！我走西口已经快两年了，自己挨打、吃苦、受累……这些我都不在乎。就是……我一个大男人，两年下来一文钱都捎不回家，我是连写信的勇气都没有啊！田青成啊！一年好几次托人往家里捎钱捎信。你想一想，我们是一个村儿的，又是亲戚，我家里能不知道？他这不是往我脸上抹黑也是往我脸上抹黑！他往家里写信指不定怎么编派我呢！”

豆花把耳环摘下来，“满囤，把这个卖了，把钱捎回家去。”

“不不，那是田青给你的。”

“我不想戴它了，拿去吧！”

“这……要不我先把它当了，等我满了徒，挣到了钱就赎回来，还给你。”梁满囤拿过耳环，感激地看了豆花一眼。

梁满囤当下拿着耳环去了当铺，当他拿着当来的钱从当铺走出来，经过棺材铺门口时被田耀祖叫进了屋。田耀祖早知道了这个满囤是自己的女婿了，虽然心里一百个看不上，但为了自己的女儿，他还是一直关注着满囤。田耀祖听说梁满囤要往家里寄钱，而且只能寄半块大洋，心里挺不是滋味儿。他一边帮满囤写家书，一边想好了主意。田耀祖放下笔，从钱柜里取出十块银元，“快两年了才往家捎半块银元，太寒酸了。这十块银元你拿去，捎给你媳妇吧！”

“这……这哪成？我一时半会儿还不起。瓜子不饱是人心嘛！”满囤推托着。

“你瞧不起我？我们是老乡不是？拿着，多会儿有了你多会儿还。没有你就不用还。”

“不不不！”满囤连连摆着手说。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论起来，我这个岁数应该是你的长辈吧？听话！拿着！你呀，就像我儿子一样。”田耀祖说得还真是他心里话。

“那我就认你做干爹吧！”

“好啊！”田耀祖乐了。

梁满囤跪下就磕头，连叫：“干爹！”

田耀祖高兴地应了一声，就这样把女婿认做了干儿子。

梁家收到了满囤的信和钱，那个高兴劲就不用说了。“以前几回都是田青写信的时候捎带说满囤几句，这回是满囤自己打信来了。好！”梁父美滋滋地拿着银票。

第十六卷 （2）

丹丹看着银票有些不解，“以前田青捎钱的时候都有满囤的份儿，这回他怎么只捎自己的钱，没有田青的份儿呢？”

“这还不明白？田青这回没有银元捎回来呗！”

梁妻高兴地早合不上嘴了，“这么说咱们的儿子比田青挣的钱还多？”

丹丹摇头，“不会吧？我弟弟识文断字，咋还能没有满囤挣得多呢？”

“田青识文断字不假，可论出力气干活他可就赶不上咱们满囤了。”梁妻不服气了。

“哎！咱们的满囤出息了！丹丹，去，打酒割肉，庆贺庆贺。”梁父吩咐着。

“要不要把我娘也找来？”

“别价呀！满囤的信里又没提田青的事儿，再说，她要是知道满囤比田青干得好、挣得多，心里该不好受了。”

“也对。丹丹，满囤往家单独捎钱的事儿，你可千万不能露给你娘。”梁妻赞成丈夫。

丹丹心里挺不是滋味，挎上篮子走了出去，看见娘也没敢多嘴。

田青和账房先生一趟差回来，就足足地比在本地卖多收入二成。“这趟买卖，我是聋子耳朵——摆设。能卖上这么高的价钱，全仗着田青的机敏智慧。”账房先生由衷地对老板说。

“不不不，我可不敢贪天之功。您是掌包的嘛！”田青直摆手。

裘老板心里高兴，“好了，你们就不要谦让了，都有红包！没事了，你去吧！”

“怎么样？你试过了吗？”田青一走，裘老板就问账房先生。

“试过了，他对烟花柳巷根本不感兴趣。”

裘老板掂掂手里的银元，“对这个呢？”

“不义之财分文不取。”裘老板听罢点了点头。

“我就说嘛，田青是个正人君子！”一旁听他们说话的巧巧得意了。

裘老板看了巧巧一眼，“这丫头！”

账房先生也笑了，“老板，那我就告辞了。”账房先生走了出去。

“巧巧，我要是把田青招为养老女婿，你愿不愿意啊？”裘老板看着巧巧问。

巧巧的脸红了，“爹！”

“你不愿意啊？那就算了。”

“爹！你坏死了！”巧巧捂着脸跑了出去。

裘老板看着巧巧的背影，乐了。

田青从老板屋里一出来，就拿着买的披肩去看豆花，豆花看田青进来了自然是一脸的惊喜。她解下围裙，一边抽打着田青身上的土，一边和田青说着话。田青打开了包裹。“你过来。看看我给你买的披肩。”

“什么东西？”豆花没听清。

“是个洋玩艺。”田青将两条披肩抖开，“你喜欢哪一条？”

“都好。”

“贪心！一条是你的，一条是给你未来嫂子的。”

豆花不悦了，“我不要，都留给未来的嫂子吧！”

“又使小性子！这条花色鲜艳，你就要这条吧！过来，哥给你披上！”田青把披肩披在豆花的肩上，退后看她，“好看极了！一下子给人增色不少！”

豆花看着田青，“这么说我原来长得不怎么样是不是？”

“看你这张嘴！”田青嗔怪着。

豆花看见了田青背后的巧巧，“小姐，有事呀？”

巧巧看看田青，又看看豆花，哼了一声，转身便走。

田青回头看了一眼说：“不管她。”

豆花把披肩取了下来，“这东西好是好，可我啥时候能用得上？总不能披着披肩洗碗吧？”

“你不会总洗碗嘛。哎，我上回给你说的那个人，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豆花根本没往心里去。

“你没往心里去呀？那个小伙子是丝房的伙计，人挺老实的，模样也好，文质彬彬的……豆花，你不能太挑剔了。”

“你就那么急着把我嫁出去？”豆花不乐意了。

第十六卷 （3）

“这是什么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是你哥，我不替你张罗谁替你张罗？”

“我知道你是我哥！你这个‘男大’还没‘当婚’呢，我这个‘女大’也不急着‘当嫁’。”

田青指点着豆花，“你太厉害了，将来谁娶了你非受气不可！哎？你的耳环呢？”

“耳环？我……我摘下来了。我整天干的都是些粗活儿，戴个耳环干什么。”豆花摸摸耳朵。

“也好，等出嫁以后再戴。”

“你别提这事成不成？”豆花把包袱系上塞给田青，推他往外走，“去吧去吧，去澡堂子洗洗你的一身臭汗，别在我这儿起腻了！”

田青笑着走了出去。豆花也走出来去墙根底下抱柴火，巧巧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豆花！”

“小姐？什么事？”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你也不对着镜子照照，看看自己是个什么德性！”

豆花被骂糊涂了，她气得把柴火扔到地上，“小姐，你没对着镜子照照自己是什么德性吗？”

“混蛋！你还敢顶嘴？你个让土匪刘一刀扔掉的破货！”巧巧被气坏了。

“哟！我从前以为你是尊贵的小姐，今天看，你怎么看怎么像个骂街的泼妇！”豆花得理不让人地继续说道。

“好啊，看我不拆巴了你！”巧巧把手里的荷包掖到怀里，拾起一根劈柴举起来要打豆花。豆花随手操起了墙边的一把铁锹。

“你敢！我反正是贱命一条，你只要敢往前再迈一步，我就活劈了你！完了咱俩一命抵一命！”

巧巧吓得后退：“你……你……你……”她扔下劈柴，转身跑开了。

豆花扔下铁锹一捂脸，蹲下哭了……

巧巧气咻咻地跑到裘老板的屋子，“爹，你把豆花那个狐狸精给我撵走！”

“豆花怎么了？”

“她勾引田青！一个土匪刘一刀用过的洗脚水，一个破货，她竟敢要拿铁锹劈我！”

裘老板霍地站了起来，大声喊：“曹先生！”

账房先生闻声跑了过来。“给豆花多开一个月的工钱，让她马上走人！”

“老板，您是说要把豆花打发了？”账房先生怔了一下。

跟出来的巧巧一瞪眼睛，“你听不明白中国话呀？”

裘老板制止住巧巧，“先生，我就是这个意思。”

账房先生有些为难，“这，怕不大好吧。豆花是田青的妹子。田青去洗澡了，要不等他回来再办？”

“谁是这儿的老板？”裘老板说完进了屋门，巧巧也“哼”了一声跟了进去。

这一切都被梁满囤看在眼里，他放下水壶，转身就跑去找豆花。

“哎呀！你呀你！我爹跟我说过，人在矮檐下，哪敢不低头？你说你跟小姐逞什么能？就算她说你了，骂你了，那也不疼。你就不能忍一忍？”进门满囤就数落豆花。

“我凭什么忍？我干活吃饭，没挣受气的钱！”

“好好好，你能！这回好，你不用干活了。老板把你辞了！”

豆花一怔，忽然又笑了。“他们不是要赶我走吗？我还不伺候了呢！走就走！”

豆花说罢，解下围裙一扔，往外就走。

梁满囤一看只有田青能帮上豆花了，抬腿就朝账房跑去。谁想没找到田青，却被巧巧撞了个正着。裘巧巧拉着长声威胁梁满囤，“你跑前跑后的干什么哪？我告诉你，你给我少掺和豆花的事儿，小心我让牛师傅打折你的狗腿！”

满囤害怕地退着，“没……没有。我没掺和。我……我是来找田青的。不信您问问账房先生？”

“你给我滚回去干活去！”

“好，我滚，我这就滚。”梁满囤躲着裘巧巧，从门边溜了出去，撒丫子就跑。

第十六卷 （4）

裘巧巧是来让账房先生给豆花结账的，“她一个月挣一脚踢不倒的钱，你就算了这么半天？快点打发她走！我再也不想多看她一眼！”裘巧巧说完刚要走，梁满囤从门后闪了出来。“裘巧巧小姐，有件事我想我不该不跟小姐说。”

“什么事？我没工夫。”她根本不爱理这个傻乎乎的小子。

“田青的事。”

这下裘巧巧站住了，“田青的事儿？田青的什么事儿？”

“田青在家里有个未婚妻叫秀秀！”梁满囤说完就跑开了。

裘巧巧怔住了，好一会儿她才想起来跑去找爹。

账房先生心里明白豆花现在是巧巧的死敌了，可自己也是无能为力，同情她也没有用。于是偷偷给豆花多算了两个月的工钱，他叫过豆花，并告诉她有个同乡在一家商铺里也当管账先生。“要不要我给你说说，你去那边找个活干？”

“您的心眼儿真好！”豆花感激地说。

“别夸，事儿还指不定办成办不成呢。这样吧，你呀，先找个落脚的地方，说妥了我让你哥去告诉你。”

“地方不用找。我去我干娘家——就是‘想回家山西莜面馆’。”豆花谢了账房先生，提起包袱走出了门。

龚婶听了豆花的讲述直安慰豆花，说就在干娘这住吧，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王南瓜听罢直骂裘胖子，说他恩将仇报，差点要了田青的命，根本就不是讲理的人。

“那不是误会嘛！现在他不是对田青很器重吗？不过话说回来了，既然他那么重用田青，为啥把田青的妹子给辞了呢？”龚文佩不明白。

“你们就别问了。我干闺女不想说，就有不说的道理。”裘婶心里有了点估摸。

“龚哥，我不会长住在这儿给你添麻烦。在我找到落脚地界之前，先在你这儿帮帮忙。”豆花求道。

龚文佩满口应承下来。

“那我先谢谢龚哥了！南瓜哥，我求你一件事。我被辞的事儿我哥还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事会不会影响他跟裘老板的关系。再说，我也怕我哥为了我的事儿，跟裘老板争执起来，坏了他的前程。所以，你替我去趟皮匠铺等等我哥，看他要是回来，你让他过这边来一趟，我有话要嘱咐他。”

王南瓜应了，抬脚就去了皮匠铺。

王南瓜眼巴巴地在皮匠铺门前守候了半天，才见田青回来。原来田青洗澡时碰见田耀祖，田耀祖看着自己出息的儿子却不能相认，自然是百感交集，就拉田青喝了会儿酒。田青没醉他先醉了，田青把他送回家才回来。

田青看见王南瓜一愣：“南瓜兄，你怎么跑这来了？”

“田青，你可回来了！急得我白毛汗都出来了。”王南瓜急得一拍大腿，“先别问了，快跟我走吧！豆花在莜面馆呢，找你有话说。”

“莜面馆？这正是她做饭的时候，她跑莜面馆干什么去了？”

王南瓜又一拍大腿，叹了口气：“豆花让裘老板辞了。”

“啊？辞了？……为什么？”田青一愣。

“我也说不清楚。你去见了豆花就知道了！快走吧。”

田青没说啥，直直地就往大门里走。王南瓜在后面追上他，薅住他的衣襟。“田青！豆花让我来找你，就是怕你因为她被辞的事儿跟裘老板起争执，她特意让我来叫你去一趟莜面馆的。”

田青一把甩开王南瓜，走进了皮匠铺院里。王南瓜没能拉住田青，气恨地抱着脑袋蹲在了地上。

田青大步流星地走进了院子，裘老板正好站在院子里看见了他，就笑着招呼道：“田青，你回来了，进来吧！”

田青看了裘老板一眼，跟着他进了前柜房。

第十六卷 （5）

“坐吧。”

“不用。我想听听我妹子犯了什么不可原谅的过错，让您给辞了？”田青不高兴地问。

“我知道你会来问的。其实她也没犯什么大不了的过错，就是跟巧巧顶了几句嘴。我问你，豆花多大了？”裘老板笑眯眯地问，他早料到田青会来找他。

“十九了。”田青奇怪地说。

“你多大了？”

“二十。”

“你看看，都不小了嘛！前年你们来的时候，你呢孑然一身，豆花呢也是一贫如洗。现在不同了，你的薪水完全可以养家糊口了，你们也该把喜事办了。她再在厨房干这么又脏又累的活就不合适了嘛！”裘老板善解人意地说。

田青吃了一惊：“谁说我要娶豆花？她是我妹妹。”

“你真不打算娶她？”裘老板追问了一句。

田青有些急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娶她！”

“唉！那是我弄误会了。这样吧，你赶紧再把她找回来。这事弄的，我帮倒忙了。”

“那好，我这就去把她找回来。”

“快去吧，去吧去吧！”

田青从皮匠铺里走出来就被账房先生拦住了。“你来一下，我跟你对对账。”他边说边使了个眼色。田青跟他进了屋。

“豆花被老板赶走了，我给她多开了两个月的工钱。”

“啊，您是说这事啊。老板跟我说了，他是误会了，让我这就把豆花接回来。还问我为什么不快点娶豆花。”田青替裘老板解释说。

账房先生叹口气，“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还记得我在恰克图的时候，撺掇你去逛窑子吗？”“记得。”

“那是裘老板的意思。他还让我暗中监视你，看你是不是打二上黑了柜上的钱财。”

“这……裘老板不信任我？”

“也不一定是不信任你，他是想确认一下你的为人。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裘老板和裘巧巧看上你了！”

“我有未婚妻。”田青郑重地说。

“你听我说完好不好？裘老板没有儿子，裘巧巧是十亩地里的一棵高粱，独根独苗。老板视她为掌上明珠，他是想把家业传给女儿。于是这几年他就在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做他的养老女婿。首选就是你！”账房先生仔细地给田青分析着。

“这……这根本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今天裘巧巧跟豆花吵架，其实就是看你跟豆花好，她扳倒了醋坛子！所以才……不说了不说了。既然他明白了你不想娶豆花，那这一天的云彩也就会散了。你就等着裘老板托媒提亲吧！”

田青急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地上转了几圈。

“你就别转了，转得我都眼晕了。你当了皮匠铺的大老板也好，对待下人不会像裘老板那么苛刻，皮匠铺也能有大的起色。你的能力我还是信得过的。”

田青站下了，“我跟裘巧巧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我有未婚妻！”

“我知道你，没有三媒六证，又没换庚帖，没下彩礼，那不作数。”

“可在我心里就作数！”田青倔强地说。

“我不跟你争这个。我只想告诉你，你现在虽然当了外柜，可还是个给人家打工的伙计。你只要娶了裘巧巧，你可一步登天，就是皮匠铺的少掌柜了！”账房先生耐心地劝道。

“就是当了皮匠铺的大老板我也不干！我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我这就找裘老板去！”

账房先生生气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个脾气！我也只是猜测裘老板的意思，人家又没托我当媒人，我是看你人不错，才先给你透个底儿。你这么冒冒失失地就去了，说你不愿意娶人家裘巧巧—— 一来，裘老板说人家根本没这个意思，你这不是疤瘌眼子照镜子，自找难堪

吗？二来，就是他承认有这个意思了，你是不是把我老汉给装进去了？裘老板还不因为我多嘴多舌，把我给辞了？你呀，消停稳住，要装作没事人似的。等着吧，我估摸着，不出三天。裘老板就会托媒人找你提亲了。”

田青一转身走了出去，直奔莜面馆。由于王南瓜先回来传了话，田青进来时豆花正在生气呢。

听了田青的解释，豆花冷笑着说：“误会？他让我走我就走，让我回去我就回去？我是他们家养的一条狗吗？我就是饿死在包头，填了阳沟，也不会回他的裘记皮匠铺！哥，你要是不去厨房给我送什么披肩，裘巧巧能把一醋坛子的酸醋倒在我的头上？”

“我向裘老板解释过了，我们之间是清清白白的兄妹关系。”田青在旁劝着。

“我们之间就算是不清白，关他姓裘的什么事？他是不是想把裘巧巧嫁给你？”豆花嘴上不让人地追问道。

田青犹豫了一下，“……账房先生是这么说的。不过这也只是猜测。”

“哥，我可先恭喜你了！你这可是喜从天降！裘记皮匠铺虽说不算是万贯家财，可也总该值个五七八千的吧？你要是被裘胖子招了养老女婿，可就立马成了富翁了！”豆花挖苦着田青。

田青大声吼着：“你给我住嘴！”

豆花吓了一跳。

田青已经转身走了。

王南瓜也怔住了，“哟，我可从来没见过田青发这么大的火。他这是回去干什么呢？”

“肯定是辞工不干了。”龚文佩说。

“不干就不干。”豆花倒是并不着急，“他混得再好，也还是给人家吃劳金。端人家碗，受人家管！我早就认准了，我哥比那个肥头大耳的裘胖子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他应该自己当老板！”

王南瓜也赞同，“那倒也是。不过你说起来上嘴唇下嘴唇一碰——‘自己当老板’！资金呢？作坊呢？技术呢？销路呢？你吹气哪？”

“宋江在当山大王之前是干什么的？小小郓城县的一个小小的押司，人不逼就上不了梁山。我哥要是不逼，他一辈子也只能是个给人家赚钱的外柜！”豆花不在乎。

龚婶乐了，“你们听听，听听，我的干女儿主意咋这么正！你就不会看走眼？”

豆花很肯定地说：“不信你们就看着。”

第十七卷 （1）

田青果然就是来辞工的。进了屋，他也不看裘巧巧，态度坚定地对裘老板表达了想要辞工的意思。裘巧巧认为是豆花又跟他说了什么，气得刚要发火，裘老板看了她一眼道：“巧巧，你先出去一下，我跟田青谈谈。”

裘巧巧不情愿地走了出去。她想想不甘心就躲在窗户外边听着里边的谈话。

“既然你要辞工离开，有些话我就不得不说了。自打你从吴玉昆的刀头下边逃出来，我就认定了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的文才武艺，我也是倍加欣赏，所以才把外柜这个独当一面的差事交付给你。”裘老板诚恳地说。

“这我真的是感恩不尽。可是……”

“你让我说完。坐下坐下。”

田青坐下了。

“这两年多，我对你是言听计从，放手任用。不过，我也暗中考查过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您说。”

“我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巧巧。我呢，也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这么大的家业，总不能让巧巧一个姑娘打理吧？我早就看中了你，尤其是这两年，我的作坊，从上到下，大家对你的口碑都不错。我想把我的宝贝女儿巧巧托付给你，就一百个放心了！”裘老板正式地向田青提亲了。

“裘老板，多承您的抬爱。不好意思，我已经有了未婚妻了。”对于婚事，田青早就想好了。

“是秀秀，对不对？”

田青愕然了。“您……您怎么知道？”

“梁满囤说的，可你们并没有定亲，对吗？”

“可是我向她发过誓，此生非她不娶。”

“唉！那时候你们还小，即使有誓言，也如同儿戏，不能作数的。”

“不，大丈夫应该一诺千金。我是不会食言的。”田青郑重地说。

“秀秀家有良田万顷？”

“不，只有薄田五亩。”

“有豪宅千间？”

“不，只有茅屋三椽。”

“哦。那她一定是貌如西子、貂蝉，超凡拔俗了？”

田青一笑，“不过是一个村姑而已。”

裘老板也笑了，“田青，你是读过诗书的。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自己觉得你们般配吗？你真的不考虑我方才说的话？”

“对不起，裘老板，您大概也不愿意我是一个见利忘义之人吧？”田青看着裘老板真诚地说。

裘老板点点头说：“好吧，这件事，就算是我没有说过，你也没有听见过。”

“我会为了裘巧巧小姐守口如瓶的。那我就……”

裘老板想了想，让田青答应一件事。要他把梁满囤带着，把跑外柜的所有地方、所有客户都走上一遍，并且告诉那些人，以后就由梁满囤接替他的差事。而且两年之内，不能开皮匠作坊。这后一项，他特别强调了一下。

田青当即答应了。从屋里告辞出来，田青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裘巧巧躲在外面听得早气坏了，田青一走她就冲进屋嗔道：“爹！这家伙也太狂妄了！”

裘老板摇摇头，“不，他是个正人君子！是你我没有这个福分哪！”

“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巧巧来了脾气。

“不然。还有一计可以使此事有个转机，那就是釜底抽薪。你也不用问了，就等着出嫁吧。”说着裘老板取钥匙，从钱柜里取出了五捆银元，转身走了出去。裘巧巧一直相信自己的爹无所不能，见爹说得如此肯定，她心里便又高兴起来。

裘老板准备暗中派人去找秀秀娘，解除她和田青的婚约。这个事儿就落到账房先生身上。

“这是一百块银元，你带上，去一趟祁县田青的家乡，找到那个叫秀秀的父母，把银元交给他们，让他们写一个与田青退亲的书信。”裘老板嘱咐账房先生。

第十七卷 （2）

账房先生接了裘老板委派的任务当天就悄悄离开了皮匠铺直奔祁县。

差走了账房先生，裘老板又要人去喊满囤来见他，心想：没有马，只好用骡子驾辕了，好歹要留个后手啊。他一边想着一边拿起鼻烟壶，朝鼻子上抹了一小捏，响响地打了个喷嚏。这炸雷般的喷嚏声把刚刚赶来的梁满囤吓了一跳。

“梁满囤，你坐下。”

梁满囤不知老板要和他说什么，心中没底儿，只敢在椅子上坐了半个屁股。

“你来了快两年了，一文钱工钱也没发给你，你不觉得委屈吗？”

“不，我学会了全套的制皮手艺。我爹告诉过我，家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我不委屈。我对裘老板您感激不尽！”

“全套手艺都学会了？”

“除了熟皮子的配方。”

“那是牛师傅的看家手艺，是秘不外传的，连我也不能打听。这不怪你。哎，他经常打你，你不怨恨他吗？”

“不不，他打我是为了让我长记性、长能耐。在家我爹也常打我，牛师傅跟我爹一样，是恨铁不成钢。”满囤猜不出裘老板的心思，只能小心地回答着。

“嗯。你这么想就对了。梁满囤，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牛师傅经常无缘无故地打你，那是我的主意。我就是要看看你的心诚不诚，是不是可以造就之材。”

梁满囤站起来鞠了一躬，“多谢老板对我的栽培！”

“你明天就是我的外柜了。”裘老板郑重地说。

梁满囤愣了，“我？那田青呢？”“田青我另有安排。前一段，你已经把制皮的全部手艺都学会了，现在我要让你跟着田青学会怎么做生意。你一定要用心去学，不要辜负了我的信任。你的毛病是缺少自信。可是你有个最大的连田青也不具备的长处，那就是你像黄牛一样

的忠诚老实，还有骆驼一样的忍耐力。这一点很重要。好好干，你的前途无量！”

“是！”梁满囤心里这个激动啊，就别提了。

两天后，梁满囤就和田青上了路，他们的马后是几辆拉牛皮的货车。田青在路上教满囤说俄语，到了店里给他介绍客户，满囤学得认真，记得踏实，倒是很快地熟悉了业务。

账房先生风尘仆仆地骑着毛驴来到了祁县田家庄。

黄土村路两旁的庄稼地里一片枯黄，禾苗细弱无力地暴晒在太阳底下，几乎成为一丛丛枯草。一个庄稼老汉正把着锄头在耪地，累得脸上汗水直流……

账房先生从毛驴上跳了下来，冲老汉走了过去，“老哥，今年年景不好啊。”

“下一个饿死的没准就是老汉我了。”老汉叹了口气。

账房先生从兜里掏出两个铜钱塞到老汉手里。“老哥，拿着去买个馍吃吧。”

“你真是个好人！”老汉哆哆嗦嗦地把铜钱装进兜里。

“我向你打听个人。有个叫秀秀的姑娘，她的家在哪儿？”

“秀秀？哎呀，她家没有人了。她的爹娘都死了。”

“啊？这……”账房先生没想到会是这样，他想了想，又问：“那田家庄有个小伙子叫田青，前几年走西口了，家中还有个老母亲，你知道他们家怎么走吗？”

“知道知道。”老汉手指着黄土村路，“你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村头第四家就是老田家。”

账房先生冲老汉一拱手，骑上了毛驴，顺着黄土村路一直向前走去。

账房先生敲开了田家小院的门，“大嫂，我是从包头来的。”

淑贞正在院里择野菜，听了一愣，“您是……”

“请问这是田青家吗？”

淑贞点点头。就要我SEE（www.915c.com）言情小说下载站，免注册，免登陆，无病毒

“大嫂，我和您儿子田青在包头同一个作坊里做事。我是受我们老板之托来找您的。”

第十七卷 （3）

淑贞紧张地看着账房先生，“田青他，出什么事了吗？”

账房先生笑了，“您别紧张，他没出事。要出事也是好事。”

淑贞松了一口气，闪开身子。“那您快请进屋吧。”

淑贞倒了碗水端给账房先生后，仔细听他说完来意想了想说：“田青刚走西口那年，秀秀就被她爹娘逼着嫁人了。”

“那秀秀嫁人的事，您为什么没告诉过田青呢？”

“我这个当娘的是心疼田青，怕他知道秀秀嫁人了，心里难过，所以就一直瞒着他。”

账房先生放心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大嫂，这回好了，您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淑贞苦笑一下，“先生，我这一辈子，好日子坏日子都尝过了，怎么过都是过。我倒并不赞成田青这门婚事，我儿子用不着去给人家当养老女婿来换好日子。我们现在虽然穷，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田青每年往家捎的那些银元，够我花了。比起那些个饿死的，我不是天天都在过好日子嘛。人这一辈子，有多少钱都是一辈子，没听说有钱人就能比穷人多活一辈子的，关键就是要知足常乐。”淑贞说的是心里话。

“大嫂说得极是。要是田青知道秀秀嫁人了，也同意了这门亲事呢？”

“儿大不由娘，他要是愿意，我这个当娘的也决不把我的意愿强加给田青。婚姻是他自己的事，就让他自己做主吧。”

“大嫂，我这么老远跑了一趟，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回去得向老板交差。再有，我想见秀秀一面，别回去跟田青空口无凭地这么一说，他要是不信怎么办？”账房先生看着淑贞。

“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走，我这就陪您去县城找秀秀。”

“那太好了，我也是这个意思。”

淑贞陪着账房先生去了乐生堂药铺，路上忍不住问起田青的情况，知道梁满囤还没有出徒，白吃饭白干活，一分钱工钱没有，她吃了一惊。心里猜出了八九分，不免对儿子更加疼爱。

两人来到药房，恰巧这时秀秀抱着孩子从药铺里走了出来。淑贞用手一指秀秀，“先生，那就是秀秀。”

没等账房先生上前打招呼，就见一个吹糖人的挑着担子走了过来，秀秀怀里的孩子伸着小手冲吹糖人的直够。秀秀冲吹糖人的叫了一声：“吹糖人的！给我吹个猴拉稀。”

吹糖人的放下担子，吹起来，秀秀抱着孩子看着。这时就见邹老板掀开药铺的门帘，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叫着：“秀秀！你看什么呢？丢了魂了？”

“我给青青吹个糖人儿！”

“吹糖人？我看你吹糖人是假，看街上的红男绿女是真。你个不守妇道的娘们儿，快给我回来！”

“我怎么不守妇道了？我是偷人了还是养汉了？”秀秀抱着孩子进了药铺，孩子哭了起来……

“哎，大嫂，你的猴拉稀还要不要？”吹糖人的叫着。

淑贞叹了口气，“可怜的秀秀，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她男人都五十多岁了，偏偏看中了比他小三十多岁的秀秀。秀秀过了门，他还整天疑神疑鬼的，像看贼似的看着秀秀。”

“她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嫁给这么一个老糟糠呢？”账房先生不解地问。

“还不都是钱逼的。大前年——就是田青走西口的那年，光祁县就饿死了两千多口子。秀秀的父亲得了痨病，她也是为了父亲能活命，才不得已嫁给药铺掌柜的。可我知道，秀秀心里装的是田青，上轿的那天，她哭得就像是出殡似的。可是，现在木已成舟，再说什么都晚了。”

第十七卷 （4）

淑贞怕药铺掌柜的起疑心，让账房先生等在外边，自己进去叫出了秀秀。三个人在一个街边小饭馆坐下了。账房先生一五一十地说明了来意。秀秀听了账房先生的话，擦了一把眼泪，从怀里掏出田青送给她的那枚大钱，递给账房先生。“先生，这是田青走西口那年送给我的定情物，我一直偷偷藏着。您带回去，把它交给田青哥，就说秀秀对不起他！”秀秀说完起身哭着跑了。

“秀秀！”淑贞叫着。

账房先生叹了口气，“嗐！造孽啊！多好个闺女，生生地给毁了。”账房先生心情郁闷地端起酒杯喝了一口。一时间淑贞心里也难过得没了话说。当天账房先生就打道回府了。

裘老板听了账房先生的回报，又看着一个没动的银元，真是喜出望外。“哈哈！这可是天赐良缘哪！好，好，好！谢谢你给我带回来这么好的消息！正好田青也回来了，你把他叫来。”

裘巧巧也乐了，“爹，让厨房多做几个菜吧？”

“当然，我今天要多喝上几盅！”

田青走进了前柜房，不解地看着裘老板。“老板，您不是已经把我的差事交给梁满囤了吗？为什么不让他来交账呢？”

“梁满囤嘛，我自有安排。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你坐呀，坐！”裘老板一脸喜色。

田青怔怔地坐下。“什么事？”

“你的未婚妻秀秀已经嫁人了，就在你走西口的那一年，她爹娘逼着她嫁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糟糠，孩子都一岁了。”田青霍地站了起来：“你说什么？”他看看裘老板，又看看一旁坐着的账房先生，“这不可能！”

“田青，你少安毋躁。你不是要辞工不做了吗？我们东伙一场，我让账房先生去你家乡探望你的母亲，顺便给她送点利市。”裘老板偷偷冲账房先生递了个眼色。

账房先生从兜里掏出了秀秀给他的那枚大钱。“田青，这枚大钱你还记得吧？”

田青接过大钱一下傻了，他都不知道自己对裘老板说了什么，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出了大门，也不知该往哪去。账房先生看着他的背影，叹息一声，转身回了账房。

田青一出门，裘巧巧就迫不及待地跑进来问自己的亲事。

“我还没跟他说呢。”

“您怎么……您可真是的！一点儿也不把我的事放在心上！”

裘老板点着女儿，“你懂什么？他刚知道他的未婚妻嫁给了别人，心里能好受吗？这时候马上提亲，一定是欲速则不达。反正他已经没有秀秀在等他了。你说，他又不是傻子，他会看着这一大片家业不动心？你呀，就等着当新娘吧！”

裘巧巧笑了。

“巧巧，你成了田青的媳妇以后，可别有了丈夫忘了爹哟！”

裘巧巧撒娇地搂住裘老板的脖子。“我一辈子就守住爹，不嫁人！”

裘老板刮了裘巧巧一下鼻子。“口是心非！”哈哈大笑起来。

梁满囤糊涂了，他不明白自己不过是跟着田青出了一趟门，回来咋就又变了样，老板又让他住进了工人住的棚屋里。他去问裘老板，裘老板也不搭理他，只让他照样干以前的活儿。梁满囤也没敢多问，换上了干活时的衣服走到木架子旁边，开始绷皮子。牛师傅不明真相，拦阻道：“梁外柜，这哪是您干的活呀！快快住手。您哪，看我们哪儿干得不对，指点指点就成了。”

梁满囤拨开牛师傅，也不说话，拿钉子钉起皮子来。牛师傅怔住了……

“梁大掌柜，你是不是这趟生意没做好，让老板把外柜给你撸了？”瘦猴看出了破绽，笑嘻嘻地说。

第十七卷 （5）

梁满囤闷头不语，继续干活。

“要不，你就是因为让田青给告了一刁状，老板生气了，把你给废了！可不么！你当外柜，田青干吗去呀？二虎夺食必有一伤。”

梁满囤一下子钉到了手，他痛苦地把手指放在嘴里嗍着。

“哟，你再怎么不顺心，也别跟自己的手指头过不去呀！”瘦猴在一边说着风凉话。

牛师傅沉着脸说：“瘦猴，你他妈给我把嘴闭上！”他又对梁满囤说，“就这么两个多月长衫穿的，连钉钉子都不会了？别嗍了，出那么点儿血死不了人！干活儿！”

田青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他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乱逛着，脑子里全是秀秀的身影，怎么也挥不去。他走到一个小酒馆停下了，想想，进去喝起了闷酒。田耀祖进来时他已经喝高了。

“小二，一壶酒，再给我炒两个小菜，就端到田老板的桌子上来。”田耀祖吩咐。

“好哩，您少候。”

田耀祖走到田青对面，坐了下来。“田老板，又是多日不见了！”

田青仔细看一眼田耀祖，“田老板？嘿嘿，你才是田老板，我……我不是。我是给人家吃劳金的。”“喝不少了吧？是不是遇上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了？”

田青醉眼朦胧地看着田耀祖，“高兴？对，高兴！高兴！你听着啊。”他唱起了放羊歌：

一颗颗羊铃呀叮叮哟响

青山山绿水呀好呀好地方……

“这是我小的时候，跟秀秀一起放羊的时候，常常一起唱的歌。”他眼睛里闪出了泪花。

“秀秀？你的未婚妻？”

“是！可惜呀，从今往后，她再也不会跟我一起唱歌了！”田青痛苦极了。

“她死了？”田耀祖忙问。

“跟死了差不多。她被父母逼着嫁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糟老头子！可是，我还在苦苦地等着她。为了她，我对别的女人从不动心。现在，我才知道，我守候的是一场梦，一个其实早已经破碎了的梦！”田青用手抓着自己的头发。田耀祖听明白了，他决定好好劝劝自己的儿子。这会儿小二端上酒壶和一盘酱牛肉，他给自己倒上酒，也给田青倒上。“你也不必伤心成这样。天涯何处无芳草，大丈夫何患无妻？”

“不，你不知道，我挣到的头一笔钱，捎回家去，特意告诉俺娘，要给秀秀打一副耳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她！她——我敢说，她心里一定还有我！有我！”

田耀祖安慰他，“有许多过去的事情，忘了也许更好！听我的——我是过来人了。大丈夫应该拿得起放得下。该忘掉的就忘掉。你现在才多大？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来，干了这一杯酒，就别再喝了。回去！打明天的太阳一升起来，你就开始奔新的前程，过新的日子。懂吗？”

田青听了他的话，心想他说得对啊，我不能这么痛苦一辈子不是。于是他一拍桌子：“好！干！”两个人干了杯中酒……

田耀祖搀扶着喝醉了的田青走出了饭馆，田青晃晃悠悠一下子撞在了一个人的身上。“傻……傻大个子！”他腿一软，要倒。傻大个子一把将他扶住。

“你们认识？”田耀祖问。

田青拍了一下傻大个子的肩膀：“他是傻大个子！是我哥们儿！”

“怎么喝了这么多的酒？”傻大个子扶住田青。

“这位小兄弟，麻烦你把田青送回去。”田耀祖冲傻大个子说。

傻大个子点点头，背着田青到了打烊的莜面馆，把田青背进屋里。给他们开门的王南瓜从后面跟着进了屋。

龚文佩和他的婶母也闻声走了过来，“南瓜，出了什么事儿？”

第十七卷 （6）

“田青喝醉了。”

龚文佩奇怪，田青喝酒很有节制，从来没有醉过。他今天怎么醉成这样了呢？“快去叫豆花！”

“豆花！豆花！”王南瓜喊着。

直到半夜，田青也没醒过酒，豆花守候着田青，这会儿她正将湿手巾敷在田青的头上。田青醒了，他一把将手巾抓掉：“这不公平！不公平！天理难容啊！”田青长长地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

豆花也抱住他的头哭了，“哥！”

龚文佩、王南瓜和傻大个子蹲在窗根底下，听着屋里的动静。“不对。田青是个响当当的山西汉子，就是官府要杀他的头了，他也没这么哭过。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让他太伤心的大事了！傻大个子，你看见他的时候，他跟你说什么没有？”

傻大个子摇头：“没有。”

“那他是因为什么事难过成这样子呢？”王南瓜也想不明白。

“我哪知道！”傻大个子说。

“我没问你。”王南瓜不耐烦地回了句。

“那你问谁？”

龚文佩阻止两人：“行了，田青醉成这样，一时半会儿谁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傻大个子，你明天不是还要拉骆驼吗？早点回去歇着吧。走吧走吧！”

“那我走了。你们可得把田青看好了。他是个好人！好人！”傻大个子走了。

王南瓜奇怪地说：“哎，傻大个子还真知道心疼人！这家伙到底傻不傻呀？”

龚文佩拍拍王南瓜，“傻，可他是傻实在！比有些聪明人强多了。”

夜深了，灯花不停地跳跃着……田青翻了个身，手里攥着的那枚用红线穿着的大钱掉在了炕上，豆花捡起来拿在手里看着……

豆花的耳边响起了田青曾跟她说过的话。

“……我捎信给我娘，让她给秀秀也打一对耳环。我离开家时，没什么可拿得出手的首饰送给秀秀做定情物，就送给了她一枚我小时候我娘用红线给我穿的一枚大钱。”

正想着，就见田青翻了个身，嘴里咕哝着：“秀秀……”

豆花扳过田青的头着急地问道：“哥，秀秀怎么了？”

田青睁开眼睛看着豆花，他眼前忽然幻化出了秀秀的形象，他坐起来一把抓住豆花。“秀秀！”

豆花一愣，“哥，我是豆花。”

田青自顾自地摇着豆花的肩膀，眼里涌满了泪水。“秀秀！你嫁人了！可我还在苦苦地等着你啊！……秀秀，我们是发过誓的。我非你不娶，你非我不嫁……”

“哥，你醒醒，我不是秀秀。”

田青自顾梦呓一样喃喃地说着：“你知道吗？我遇到了一个多好的女人，跟你同岁，跟你一样漂亮善良。我到包头被判了斩，她买了两口棺材，一口是我的，一口是她自己的，她是要陪我一起死，给我殉情啊！她这是要跟我‘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啊！为了信守和你的誓言，我把这份大情大义偷偷藏在心里，违心地把她当做是自己的妹妹，伤了她的心。”

豆花哭了，“哥！”

“秀秀，要不是这次裘老板为了把裘巧巧嫁给我，派账房先生去祁县找我娘，你被你爹娘逼着嫁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糟糠的事，我还不知道，我还在这里傻等着你呢……”

豆花明白了发生的一切，禁不住为田青、为秀秀，更为自己流着眼泪，此刻她已经哭得如同泪人。

天色放亮时，田青枕着豆花的腿睡着了，豆花一只手摸着田青的额头，靠着被垛也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田青睁开了眼睛，迷茫地左右看看，一下子坐了起来，“我怎么在这儿？”

豆花也醒了，“你昨天晚上喝醉了，是傻大个子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田青抱住自己的头，他这才想起来昨晚的事。

“哥，你昨天晚上，快把我吓死了。”豆花眼圈一红，又要掉泪。

田青叹了口气，告诉她秀秀已经嫁人了。

豆花擦了把眼泪，点了点头：“我知道，嫁了个五十多岁的老糟糠。秀秀真可怜。”

“豆花，你怎么知道的？”田青一愣。

豆花看着田青，破涕为笑，“酒后吐真言，你自己说的。”

田青紧张地问她自己还说什么了。

豆花把头转向了一边，眼泪流了出来，“把以前没对我说的真心话都说了。”

豆花哭着跑了出去，进了莜面馆的前屋，把门闩上了。田青追过来，使劲拍打着木门：“豆花，你开开门。”豆花背靠着闩上的门，泪如雨下。

龚文佩、王南瓜和龚婶都走了出来，“田青，醒酒了？这一大早上，你又演的哪一出啊？”

田青一拍大腿：“嗐！我怕我说醉话又伤着豆花了。”

豆花打开门，擦了把眼泪，看着田青。“哥，你没说伤我的话，你说的都是让豆花为你死上一万回都不后悔的话。”

田青的眼圈也红了，“豆花，我要娶你！我已经错过你两年了，现在我一天也不能等了。以前，我们之间夹着个秀秀。其实，我早就喜欢你，就是为了信守和秀秀之间的誓言，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豆花，嫁给我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哥！”豆花一下子扑在田青的怀里哭了。

在场的人可都乐了。

田青一夜没回，裘巧巧不安地在地上走来走去。裘老板烦躁地把水烟袋往桌子上蹴着。“哎呀，你别走来走去的好不好？”

“你倒是坐得住！田青这个时候了还不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呀？”

“他能出什么事？他连法场都见识过了，一个没有婚约的姑娘嫁给了别人，他还会去投河、上吊、撞墙、抹脖子？”裘老板没好气地说。

“那你说他哪儿去了？就这么大个包头城，你不会打发几个伙计去找一找？”

“用不着！他一定是找哪个酒馆借酒浇愁去了。巧巧！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找他！不能显着我们心急。那样，他唱花脸的——架子就端起来了。听你爹的没错。消消停停地，就在岸边坐等，到时候他自己就来咬钩了。”

“我是怕这个时候他去找豆花了。”

“他会去找豆花？你想哪儿去了？豆花是刘一刀玩剩下的女人，田青心气那么高，他会看得上豆花？哎呀，你别在我这起腻了，回自己屋睡觉去！”

裘巧巧一甩袖子气咻咻地走了。

经女儿这么一说，裘老板心里倒没了底。他把拿起的水烟袋又放下了，自言自语地说：“这人能去哪儿了呢？”

第十八卷 （1）

田青哪里知道，自己已经成了裘记皮匠铺伙计们议论的中心，大家都知道他就要成为这个大院的新主人了。梁满囤开始根本就不相信，但看见了田青一进来就被账房先生叫了去，这才将信将疑地“啊”了一声，“田青有未婚妻呀？”满囤说。

“没了。”瘦猴说完背起牛皮去作坊。梁满囤也背上牛皮追上，“瘦猴，你等一等！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田青家乡的那个姑娘早就嫁人了，是账房先生从祁县回来说的，那还错得了？梁满囤，这回，你可跟人家田青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喽！”

梁满囤怔怔地站住了。牛师傅从后边踢他屁股一脚，“你丢了魂了？”

田青心里明镜似的，因此当账房先生跟他刚一提亲，他就拒绝了，之后就去见了裘老板，他得把话说清楚，毕竟裘老板对他是一片诚意。

这个裘老板正美滋滋地等着田青来叫他老岳父、老泰山呢，没想到田青一见面就郑重地说：“裘老板，非常对不起。我不敢接受您的施舍。”

裘老板没听明白，“这怎么能算是施舍呢？严格地说，这应该叫报恩！如果不是你出手相救，我也许早就做了刘一刀的刀下之鬼了，即使我能活着回来，那一大笔赎金，也会让我的皮匠铺大伤元气嘛！”

“可是田青也有恩要报。在我被打入死牢的时候，有一个人，用婆家打发她回家的盘缠，买了两口棺材，要为我殉情而死。她天天用仅有的那点银元打点狱警，在死囚牢里给我疗伤，给我送饭，陪着我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还同我约定在奈何桥上相会。这个人就是豆花！裘老板，请您对您的女儿裘巧巧说，她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姑娘，只是我田青没有这个福分。以她的容貌和家产，她会找到一个比田青更好的如意郎君的。”

裘老板这才回过味来，好一会儿他才说：“我会告诉她的。不过，既然你不愿意做我的上门女婿，有些话我就不得不说，有些事我就不

得不做了。发生了这样的事，你同我的女儿还能在一个屋檐下出出进进吗？”裘老板心里挺不是味儿。

“裘老板，我今天回来就是向您辞工来了。”田青坦然地看着裘老板。

裘老板无奈地点点头说：“田青，你还要答应我一件事。因为你对我的皮匠铺太熟悉了，对我的客户也了如指掌。所以，你得答应我，至少两年之内，你不能做皮铺生意。”裘老板又提到了这事。田青点点头，“裘老板，您的要求合情合理，我答应您就是。”

“好吧，按我铺子的规矩，你可以去到账房多领两个月的薪水。田青，这三年多，你我从陌路人成为同路人，又从同路人成为仇人，后来你我又从恩人到合伙人。往后，你我要在同一个城市里讨生活，无论将来再发生什么事，你我最好不要再成为仇人。”裘老板说得诚恳。

“这也是我所希望的。”田青满口应承下来。

告辞了裘老板，田青出了门，不想巧巧疯了一样从前柜房里边跑了出来追上了田青，“我哪里比不上那个被土匪刘一刀玩剩下的骚货豆花？你说！”巧巧声嘶力竭地喊着。

田青站下了，咄咄逼人地看着裘巧巧：“裘大小姐！请你自重！”他抑制住火气，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豆花！”

“我……我就说她！”裘巧巧的眼里涌出泪水，咕哝道，“我哪里不如她啊？……”

这时，裘老板走出来叫住了巧巧，“回去！不许无礼！”裘老板又冲田青，“田青，你结账去吧。”

第十八卷 （2）

裘巧巧气得一跺脚，“你个杀千刀的田青！你等着，我就是你一生一世也摆脱不开的仇人！”

裘老板叹了口气，“算了吧巧巧，就从田青娶豆花而不娶你这件事上看，他就是个不同凡响的山西汉子啊！还有，巧巧，你就是一百个看上他，现在也应该表现得弃如敝屣！”

“什么？”

“就是一双破草鞋。让你随手就把他扔了。你得有点儿尊严才行，你是我裘老板的女儿啊。”

裘巧巧回过味儿来，她冷笑道：“破草鞋？好，他就是一双破草鞋！不过我不是要把他扔了，是要把他拆巴了，剁巴了，烧了，烧成灰了！”裘巧巧脱下早上刚上脚的一双崭新的绣花鞋，光着脚冲到院子中央，把鞋子放在绷牛皮的架子上，拿起刮牛皮的弯刀使劲向鞋子砍去，一边砍一边说着,“弃如敝屣！剁巴了它！剁巴了它！……”伙计们看着都不敢吱声，私下里偷递着眼神儿。

账房先生和田青在屋里看见了这一幕，“嗐！裘巧巧小姐这回可让你气大发了。”

田青摇摇头，“先生，我要是背弃豆花，为了裘家的家产娶了裘巧巧，我下半辈子连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

“知子莫如母啊！你娘也这么跟我说过。”账房先生想起了淑贞的话，很是感慨。

“先生，这几天发生了这么多事，还没来得及向您打听打听我娘呢？”

“你娘很好，让你不用惦记她。”

“那就好。我和豆花完婚后，也准备回家一趟，去看看我娘。”田青背起自己的行李，“先生，我得重打锣鼓另开张了。”

账房先生往外送他，那双被裘巧巧剁得稀巴烂的绣花鞋扔在院子里，他摇了摇头，低声地嘱咐田青：“田青，裘巧巧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让裘老板惯坏了，飞扬跋扈，小心眼，嫉妒心极强，你以后要远远地躲着她。”

田青点了点头。

裘老板也是个明智之人，他已经有了主意，让裘巧巧嫁给梁满囤。

“你让我嫁给那个一扁担压不出个屁来的窝囊废？”裘巧巧一听就炸了。

“他那是老实，不是窝囊。”

“都一样！”巧巧气得直跺脚。

“不一样。田青确实机敏能干，可是他为人太傲慢，将来你嫁给他，他可不会听你的。你的性子又是事事都要说上句，你们俩在一起，那是针尖对麦芒，日子还有个过吗？梁满囤的能力、模样、学识比起田青是差了点儿，可是他能听你的，对你百依百顺！”裘老板为巧巧做着比较。

“我是一个犄角也看不上梁满囤！以前我就根本没正眼看过他！”巧巧说的倒是真话。

“那往后你就好好看看他。”裘老板板起了脸。

裘巧巧一屁股坐下了，她知道自己拗不过爹的，“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错了。你没嫁给田青而嫁给梁满囤，对于你我来说，也许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你想一想，如果田青成了你的女婿，他是能听你的还是能听我的？要不了两年，裘记皮匠铺就得姓田！梁满囤就不一样了，他当了我家的上门女婿，皮匠铺永远都得姓裘！”

裘巧巧双手掩面，肩膀一抖一抖地哭了，“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你长这么大，爹事事都依着你，这回，你的婚姻大事你得听爹的。你相信爹会把你往火坑里推吗？”裘巧巧摇摇头。

“那就听爹的，嫁给梁满囤，保管你一辈子说话说上句。”裘老板劝女儿。

裘巧巧嗫嚅道：“嫁给田青说下句也行。”

“不行！你是我们裘家千顷地里一根独苗苗，你最知道爹的心事，爹不想把裘家的香火断在我的手上啊。你招个上门女婿，生孩子得姓裘，续我们裘家的香火。以田青的个性，他能干吗？可梁满囤能干。”

第十八卷 （3）

裘巧巧眼圈红了，“爹，您老放心吧，我不能让裘家断了香火，更不能让咱们裘记皮匠铺在我手里改了姓。我豁出去了！就嫁给梁满囤！”

裘老板眼里也涌出了泪水，裘巧巧一头扑在了裘老板的怀里，“爹！”

见巧巧已经答应了，裘老板立刻把账房先生叫来，如此一说。账房先生马上就去找满囤了。

梁满囤从账房先生那儿知道了自己将成为这个铺子的新主人了，他先是有些转不过弯，后来就抱着脑袋躺在大通铺上，眼睛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发呆。接下来眼前全是从小和田丹丹在一起的情景：和丹丹在一起干活，和她一起睡觉，丹丹把好吃的都给了他……他仿佛又听到了田丹丹的声音：“满囤，你长大了，还喜不喜欢丹丹？”

“喜欢。”那是他亲口说的。在走西口之前，他还说过：“丹丹，我到口外，就是累死也要让你和爹娘有饭吃、有衣穿。大富大贵的日子，我不敢想，可这辈子，我一定要让你过上不缺吃不少穿的日子……丹丹，我梁满囤向你发誓，我绝忘不了你对我的好，不管我混成啥样子，如果有一天变了心，就让我不得好死，死了没人埋，让狼狗咬……”

想到这儿，梁满囤吓得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

可是很快地梁满囤又想起了这两年的艰辛，想到了自己挨的打……梁满囤忽地一下从大通铺上坐了起来。

他已经决定了，就娶巧巧！

梁满囤郑重其事地给账房先生回了话：做裘家的上门女婿。裘老板倒是没什么惊喜，马上着手准备操办婚事。

桌子上堆着一大摞大红请帖。账房先生在写请帖，裘老板和裘巧巧站在一边看着。“凡是包头城里大一点的商铺，还有官府、会馆，都要请到。”

“先生，别忘了，给田青和豆花也发请帖。我要让他们看看，本小姐是如何风风光光把一个穷光蛋变成裘记皮匠铺的少掌柜的！”

裘老板打断女儿，“啊，给‘想回家山西莜面馆’的龚文佩和王南瓜发帖子。好歹我们也是在走西口的路上共过患难的朋友嘛！”账房先生一一写好。

田耀祖自然也接到了请帖，当他看清是裘巧巧和梁满囤结婚时，气得一下子把请帖撕得粉碎。“梁满囤！你这个停妻再娶的陈世美！你这个见利忘义的白眼狼！我让你结婚！我让你他娘的发昏！”田耀祖骂够了，气呼呼地坐在了桌前，铺纸研墨，他要替女儿出口气……

田青在莜面馆也接到了请柬，他把请柬狠狠地摔在地上，转身就去找梁满囤。

梁满囤正在皮匠铺大门口美滋滋地指挥伙计们贴喜字，回头看见了田青，吓得一激灵。

田青怒气冲冲地看着梁满囤，“梁满囤，你跟我走！”

“我不去。”满囤害怕地往后缩着。

田青压低声音冲着梁满囤的耳朵：“那，你是想让我直接告诉裘老板你是我的姐夫？还是想让我告诉裘巧巧，她是你的二房？”

梁满囤吓得咽了一口唾沫。

田青不容置疑地命令说：“跟我走！”

“好好好，我跟你走。”梁满囤顺从地跟着田青走了。瘦猴和几个伙计都纳闷地看着田青和梁满囤……两人来到城外河滩，田青一个飞脚将梁满囤踢得仰面朝天倒在地上。田青上前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梁满囤从地上拎了起来，照着面门又是一拳。梁满囤“哎呀”一声应声倒地，嘴角流出了鲜红的血。

“田青！你别打了！你忘了，我们离家的时候，你姐姐还嘱咐你，让你好好照顾我……”梁满囤两手撑地跪了起来，声泪俱下地求着。

第十八卷 （4）

田青蔑视地看着梁满囤，“你还有脸提我姐姐！”

“田青，你打死我吧！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愿意再当穷鬼了！我就是死了也再不愿意当这个受气的学徒了！我要想发财，要想像人一样地活着，只有走这一步丧良心的棋了。我对不起你姐姐！我不是人！我知道我是做了缺大德的事了！我伤天害理！”梁满囤抡圆了巴掌，开始抽自己的耳光，“我该打！我该罚！我该打！我该罚！”

田青瞪视着梁满囤：“你该死！”

梁满囤吓了一跳，跪在自己的脚后跟上，胆怯地看着田青，又哭诉了起来：“可是，田青，你也得替我想一想。”

“我替你想？你替我姐姐想过吗？”

“你让我说完行不？”

“好，你说吧，你要是说不出个四五六来，我今天就废了你！你还想当新郎？我让你当瘸狼！”

“田青！你别忘了，你被官府抓住要砍头的时候，去法场给你送行，替你收尸的是我梁满囤！”

田青怔了一下。

梁满囤还在哭诉着：“田青，你姐来我们家当童养媳的时候，她已经九岁了，我那时候才刚满一周岁。我是她抱大的，带大的。要是我没有跟你一起走西口，我会像许多小女婿一样跟她生儿育女，厮守一辈子。我做梦都没想过，我会当裘老板的上门女婿。我看见你经常往家里寄钱，我却分文不挣，我也是个大男人，应名我还是你的姐夫，你知道我的心里是什么感觉吗？就像刀剜的一样！就是这样，我向你张过嘴没有？没有！后来，是豆花把耳环借给了我，让我当了，还有那个开棺材铺的田老板，借给我十块银元，我托人捎回家去，还是田老板替我写的信。你也知道，我爹娘年纪大了，一直是你姐姐当家，我捎钱，就是给你姐姐！我……我没有忘记她带我疼我的恩德！”

田青叹了口气，看着梁满囤。

“田青，我比不了你，你念过书，又有一身好武艺。我……我只有一身力气。就是被劫去当土匪吧，你是三当家的，我呢——小喽啰！

在裘记皮匠铺，你是穿长衫的外柜，我是光膀子扎围裙出苦力的臭皮匠！你住账房，我睡的是对面炕大通铺。一到晚上，这个打呼噜，那个咬牙放屁吧嗒嘴……就是我们家的猪，住的地方也比我躺的地方大。你，一大早起来，连洗脸水都是小徒弟给端去的。我呢，还得屁颠屁颠地给师傅倒尿壶！两年哪！七百多天，我挨过多少回打，受了多少回气！我忍哪，忍哪，就盼着出了徒，能挣上一脚踢不倒的钱，好口攒肚挪地省下来，捎回家去养我的二老爹娘和你姐姐！再往后，我想都不敢想！”他摇摇头痛苦地接着说，“田青，你说，一个臭皮匠，再苦熬上十年，顶多也就是个牛师傅吧？牛师傅？四十多岁了，还是光棍一条！说了几回亲，他那身洗都洗不掉的臭味，把人家姑娘全给熏跑了。我就是变成了牛师傅，也还是个人下人！”梁满囤把多年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裘老板不是让你跟我学当外柜了吗？”

梁满囤自嘲地一笑：“哈！外柜？我当外柜？那是因为你要辞工不干了，裘老板没了你这高头大马才抓了我这头小毛驴来驾辕，让我跟你学当外柜。可是在你我走后，他就派账房先生去祁县，想用一百块大洋劝秀秀悔婚。谁知道秀秀早已经嫁给别人了，裘老板连银元都省下了。等你领我一回来，裘老板以为你没有了秀秀的牵挂，一定会答应同裘巧巧的婚事。所以，我还没等脱下长衫，就又被打发回作坊当臭皮匠了！”别看满囤平时嘴上不说，但他心里可清楚着呢。

第十八卷 (5)

“那又怎么样？我不是为了豆花，照样丢了外柜，被赶出作坊了吗？”田青语气放缓了。

“那是你！你就是不靠裘家也能创立一份家业。我，就是累到死也还是个臭皮匠！我是见利忘义了。可是这利也太大了，大得能改变我一辈子的穷命，大得能让我一步登天，立马成为人上人！”满囤的声音不自觉地大了起来。

“所以你就经不住诱惑了？”田青逼视着他。

梁满囤害怕地往后躲着：“田青，我只要当上了裘记皮匠铺的少掌柜，就能在皮匠铺里当一半的家，我不会亏待你姐姐！我会让她后半辈子丰衣足食，过上吃穿不愁的好日子！等将来，裘老板死了，皮匠铺就是我的了。裘巧巧就是知道了真相，那她也只能算二房。我一个走西口的穷小子娶了个大小姐当二房，也算是一种成功吧。我会让你姐姐下半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田青叹了口气，怒其不争而又无奈地指着梁满囤的鼻子：“梁满囤！……你！你说话算数？”

“我如果有半句假话，太阳落山我就灭！”

田青摆摆手：“你走吧！”

梁满囤赶紧爬起来走了，走出数十步外，他又回过头来：“田青，你不会把我有老婆的事告诉裘老板吧？”

田青从地上拾起一块土坷垃，瞪着血红的眼睛，冲梁满囤大声吼道：“滚！”

梁满囤不敢再问，屁滚尿流地跑了。田青仰面躺倒在河滩地上，一把攥碎了手里的土坷垃。

梁满囤将近大门口的时候，拢了拢头发，擦了擦嘴角的血迹，整整衣服，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进了大门，院子里干活的瘦猴和几个伙计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梁满囤有些不安，他加快了脚步，匆匆地向前柜走去。梁满囤走到前柜的门外，稳定一下情绪，大声说：“爹！您在屋吗？”

门忽然被打开了，裘巧巧站在门口，一双冰冷的目光直盯着他。梁满囤紧张得咽了一口吐沫。

裘巧巧冲梁满囤低声吼道："进去！"

梁满囤侧着身子，忐忑不安地进了屋门。前柜房的地上赫然放着一只大礼盒。

裘老板坐在太师椅上，头上缠着一条手巾，神情非常沮丧。

梁满囤怯怯地叫了声爹，"您不舒服了？要不要我去请大夫给您看看？"

裘老板抬起手指着他，手微微有些发抖，"你的眼眶怎么青了？"

"啊，是我不小心碰了一下。"

"是碰到拳头上了吧？"裘老板冷哼了一声。

"我……"

裘老板把桌子上的一封信，狠狠地摔到梁满囤的脸上："你还识几个字吧？念念！"

梁满囤拿起了那封信，吭吭哧哧地念道："梁满囤有老……有老婆！"

裘巧巧声嘶力竭地："接着往下念！"

梁满囤吓得一哆嗦，只得接着往下念："他老……他老婆是田青的姐姐。"梁满囤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爹！"

裘老板气得发抖，一拍桌子："你……你……你别叫我爹！你这个孽障！"他一阵剧咳，又气得跌坐在太师椅上。

裘巧巧从礼盒里拿出一只驴蹄子，冲上去打着梁满囤。"你把我爹都气病了！你这个骗子！你个畜生不如的东西！"

"巧巧，别打了。你就是打死他又有什么用？"裘老板摆摆手。

裘巧巧住了手，把驴蹄子狠狠地摔在地上，朝梁满囤的脸上唾了一口："呸！你个下流坯子！骗子！畜生！"裘巧巧气呼呼地坐在一旁，仍压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裘老板叹息一声说："梁满囤，你说吧，我应该拿你怎么办？"

梁满囤这时也回过神来了，他心一横，"裘老板，我欺骗了您，欺骗了小姐。我坏了小姐的清名，我这是恩将仇报，我该死，死了狗都

不吃！你们也不必处置我了。那样还得惊动官府，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的，对您和小姐更为不利。您让我自己来个了断吧！我去投黄河。这是我应得的下场！我只求您给我家里的父母捎去个信儿，就说我是失足落水的。要是他们知道了养了我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来。我先谢谢您了！”他嘭嘭嘭磕了三个响头。然后站了起来，“我去了！你要是信不过我，可以派个伙计跟着我。顺便给我在河边烧上几张纸，我也好打发一路上的孤魂野鬼！”

“你想一死了之？”裘老板被气得直哆嗦。

“我拿我的性命来赎我的罪过，这还不够吗？”

“我发出去的请帖怎么办？定好了的大喜日子，你让我的女儿跟你的死尸拜堂成亲吗？”

“这……您说怎么办吧？我听凭处置。”

裘老板拿出一张白纸，摔给梁满囤。“写一封休书，跟你的前妻一刀两断！”

“啊？……”

裘老板脸一沉，阴冷阴冷地看着梁满囤：“怎么？难道你让我的女儿做你的二房吗？”

“不不不！我不敢。”他痛苦地蹲在了地上，抱住了自己的脑袋。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梁满囤，你欺骗了我和巧巧，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裘老板眼里射出两道寒光，吓得梁满囤一哆嗦。

裘巧巧冲上去抽了梁满囤一个大嘴巴。“梁满囤，你给我写！欺负到姑奶奶的头上，你还想活吗？我们随便编个事就能把你投到监狱里去！田青不是没死成吗？你就给他当替死鬼去吧！”

梁满囤吓得浑身打了个冷战。“我写，我写，我这就写！”他爬起来，哆哆嗦嗦地提起笔来。“我……我不会写呀？”

裘老板又拿出一张纸摔给他。“我已经替你写好了，你抄一遍就是了。”

梁满囤提起笔来，照猫画虎，笨笨磕磕地抄写起来，眼泪一直在他的眼圈里打转……

第十九卷 （1）

田青、梁满囤在同一天成了亲。

田青的婚礼很简单，就是一桌酒席和一帮走西口的朋友，地点就在莜面馆。大家很是感慨，边喝酒边叙旧，田青准备在婚后回趟老家，让豆花认认婆婆。王南瓜也打算跟他们搭伴回去一趟，去看看老婆。

“那就好。我们后天就出发。”豆花端起酒杯，“来，我和我哥一起敬大家一杯！”

“哎哎哎，你叫他什么？”王南瓜问。

“我哥呀！”

“那是以前，现在你得叫当家的、我男人、我爷们儿、冤家、小挨刀的、我们那口子。挑哪个叫都成，就是不能再叫哥了！”

傻大个子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南瓜净瞎扯，情郎哥也是哥嘛！”一句话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笑声没断，田耀祖后面跟着两个抬着大礼盒的店伙计走了进来。他冲田青一拱手：“一家子，恭喜恭喜！”

田青赶紧起身相迎，冲田耀祖一抱拳：“哎呀！田老板！同喜同喜！”

两个店伙计放下了礼盒。

“田老板，您能来喝杯酒，晚辈就感激不尽了，还劳您破费，真是不好意思。”田青看着地上放的礼盒。

“哎？……这话你说得就不对了。咱俩一笔写不出两个田字，又同是祁县老乡，你大喜的日子，我理应备一份薄礼。”

豆花和田青一起谢了田老板。龚文佩和王南瓜都奇怪，“这棺材铺的田老板跟咱们生意没做成，倒和田青认一家子了。”

田青拉过豆花向田耀祖介绍道：“田老板，这就是拙荆豆花。”

田耀祖打量着豆花，心想好一个漂亮女子，跟儿子真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啊！“好好好！”他嘴上连连说着。

田耀祖那天喝得痛快极了，只是全桌的人没一个人知道他是新郎的亲生父亲。他送的礼盒之贵重也是谁也不理解的。

田耀祖高兴地一次次地叫着满酒，豆花又给满上酒，田耀祖又是一仰脖一饮而尽……

比起田青来，梁满囤和裘巧巧的婚礼可谓风光，酒席摆了十几桌，请来的吹鼓手根本就没闲过。梁满囤也挺绅士地当了一天标准新郎。可是晚上一入了洞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梁满囤伸手去揭裘巧巧的盖头，不想人家自己一把掀了下来，“你还傻愣着干什么？打洗脚水啊！”“啊？啊！我去打，我这就去打！”梁满囤忙不迭地去了伙房。裘巧巧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两只脚摆动着，很得意。

“要洗脚水，您言语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得了嘛，何必麻烦您亲自跑来一趟。您现在是少掌柜了，这种粗活儿，您不必亲自动手了。我伺候您是应该的！”

大师傅帮他舀了水要给送过去。

“不不，还是我自己来吧！”梁满囤端起盆子出了门。

梁满囤回屋把水盆放在媳妇的脚下，裘巧巧把脚一伸：“你让我穿着袜子洗呀？”

“啊！”梁满囤又蹲下给裘巧巧脱了袜子，袜子一脱他就发怔了，“你是旗人？”

“你妈才是旗人呢！我就是不愿意缠足怎么着，嫌我的脚大是不是？”

“不不不，脚大站得稳。”

“洗呀！”见梁满囤不愿意，裘巧巧抬高了声音，“听不明白中国话？给我洗脚！”

梁满囤应了一声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给裘巧巧洗起了脚。

待两人上了床，梁满囤怎么也不能行事，裘巧巧一下子把身上的梁满囤掀了下去。她霍地坐了起来，“你是不是个真正的男人？！”

梁满囤尴尬地：“我……我……”

“你跟你原来的老婆也是这么过夜的？”

“不是。”
“那你现在是怎么了？变成女人了？”巧巧气得直想拧他。

第十九卷 （2）

“我……我害怕。”梁满囤嗫嚅地，“怕你。你是小姐，我是……我是伙计。”他揪住自己的头发。

裘巧巧扑哧笑了，“没用的东西。听说过清朝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子的故事吗？”

梁满囤摇摇头。

“他们的规矩是，床上是夫妻，床下是君臣。也就是说，不上床的时候，蒙古王子见了公主是要下跪请安；可是一上了床，他们就是夫妻了。妻子是要顺从丈夫的。明白了吗？”

“不明白。”

“笨蛋！现在我不是小姐，是你的老婆！”她扑上去就亲梁满囤，梁满囤兴奋起来，一用力把裘巧巧掀翻，压了上去。裘巧巧发出了“咯咯咯”的笑声……

裘老板虽然给女儿成了亲，但这心里一直也不痛快，一脸的病容。不管怎样，这婚结得还是别扭。婚礼一完他就叫过账房先生，让他快些把梁满囤写的休书，送到祁县田家庄。“啊，田丹丹说起来也怪可怜的。你要好好安抚安抚她，别让她一时想不开，出了人命。那样我们同田青就结了仇了。”

“爹，您管那么多干什么？要不是田青不识抬举，根本就出不了这么多的事，结仇怎么？他已经同我们结了仇了！”裘巧巧不管那些。

“你不懂！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做生意终归是和气生财嘛！”裘老板一脸倦容，强打精神硬撑着，看着账房先生出了门。

“爹，您这几天连气带累的，快回屋里躺一会儿吧。”巧巧看爹不太好。

裘老板站了起来，向里间走去，忽然他的身子晃了一下，一条腿跪在了地上。

裘巧巧吓了一跳，赶紧跑过来扶住裘老板。“爹！”

裘老板却没有反应，裘巧巧想把他拖起来，可是裘老板的身子太重了，慢慢地倒下了。裘巧巧吓得往外就跑，边跑边拼命喊着，“梁满囤！梁满囤！”

梁满囤慌慌张张地从账房里跑了出来，“出什么事了？”

“快进屋看看！”裘巧巧拉着梁满囤跑进了前柜。梁满囤看见裘老板躺在地上，惊愕地：“爹这是怎么了？”

“问什么？快把爹抬到炕上去呀！”

“我自己来！”他使出吃奶的劲，抱起裘老板进了里间的炕上。

“好了，你快去请郎中！”

梁满囤应了一声，气喘吁吁地跑出门去。很快地郎中请来了，他给裘老板号了脉，又翻翻眼皮，“他是中风了。看脉象没有生命危险，不过，恐怕以后是要瘫痪在床上了。”

裘巧巧哭了，“爹！怎么会这样啊！”

梁满囤对郎中说：“先生，您尽量想想办法吧，不管花多少钱，吃多好多贵的药，也要把我爹的病治好！您的谢仪，请放心，我们绝对不会亏待您！”

“好吧，我尽力而为吧！”郎中随梁满囤走到外间。梁满囤把文房四宝预备好，郎中坐下开了药方。中风的人张嘴都困难，别说吃东西了。要说幸好有了梁满囤的侍候，那个巧巧光会哭，遇事就麻爪子了。梁满囤先把裘老板扶得半坐起来，又用枕头垫在裘老板的身后；再端起药碗，试试温度；而后用勺子舀出一点，吹了吹，送到裘老板的唇边：“爹，张嘴！”

裘老板没有反应。梁满囤又将手指掐住裘老板的腮帮子，裘老板的嘴张开了一道缝。梁满囤对裘巧巧说：“喂！”

裘巧巧舀了一勺药，往裘老板的嘴里倒，却全都倒在外边，她哭唧唧地：“不成啊！”

“你捏着我喂！”裘巧巧学着他的样子，把裘老板的嘴捏开，梁满囤将一勺药喂到裘老板的嘴里。裘老板的喉头滚动一下。

第十九卷 （3）

裘巧巧喜出望外地：“哟，他喝了！”

“别松手，再来！”满囤指挥着。

两个人配合继续给裘老板灌药，这会儿巧巧可不敢指手画脚了。

裘老板一倒下，皮匠铺的事都压在了梁满囤肩上。伙计也是看人下菜碟，不把他放在眼里。要说梁满囤也还是心中有数。

这天他把大家召齐了，说道：“各位师傅，我爹裘老板病了，不过，作坊一切照常。有哪位借机偷奸耍滑，我梁某人可是长着眼睛的。到时候，别怪我不讲情面。听见了吗？”

伙计们懒洋洋地应着。

“我知道，你们还不习惯我来发号施令。可我还是得给大家提个醒，谁要是拿豆包不当干粮，咱们就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他恭恭敬敬地对牛师傅说：“牛师傅，我得照顾老爷子，作坊里的事就全拜托您了。这个月我说了算，多发您半个月的薪水！”也不等牛师傅回答，转身就走了出去。

牛师傅来了精神，“哎！你们一个个懒洋洋的是怎么回事？手没脉了？都他妈给我打起精神来，好好干活！”

人们干活的速度马上快了起来……

几天过去，经过满囤认真的调理侍候，裘老板的病情有了转机。这天夜里，躺在炕上的裘老板忽然动了动手指。梁满囤以为自己看错了，直盯盯地看着那只手。那手指又动了动。他马上跑过去，边推边叫道：“爹！爹！”

躺在炕梢的裘巧巧一下被惊醒了。

“小姐，我刚才看见爹的手动了一下！”梁满囤高兴地说。

裘巧巧惊喜地爬到裘老板身边，不错眼珠地盯着裘老板的手，“是吗？爹！爹！”

裘老板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四下里看看。裘巧巧忙把脸凑到裘老板面前：“爹！您还认得我吗？”

“巧巧？”

“爹还认识我？！”她又手指着梁满囤，“爹，您还认得他吗？”

“满囤？”

裘巧巧喜泪直流，“爹！爹！您终于醒过来了！

“我方才觉着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方才？您昏迷不醒整整三天三夜了！”巧巧哭着笑了。

“是吗？”裘老板要起来，一半身子不听使唤。“哎呀，我这半边的胳膊腿怎么不听使唤了呢？”

梁满囤与裘巧巧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说话，都黯然地低下了头……

“我是不是中风了？”

裘巧巧扑了过来，“爹！您都是为女儿操心操的啊。啊……”裘巧巧哭得很伤心。

裘老板用他能动的手抚弄着女儿的头发，“别哭，我这棵树太老了，里边都朽了、空了。该是要倒的时候了！”

“爹，您别这么说，我请了城里最好的郎中给您开的药。他说了，不出一个月，您就能下地走动了。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梁满囤安慰他。

“哦。作坊怎么样？”

裘巧巧告诉爹，这几天都是满囤招呼着，跟以前一样。裘老板知道自己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就让满囤把作坊管起来。趁满囤去作坊时，裘老板向女儿问了他这几天的表现。

“请郎中、抓药、熬药、给您喂药，一面照顾作坊，一面照顾您，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你看他，是希望我好呢还是希望我死？”裘老板想得到证实。

裘巧巧想了想，“看样子他还真是希望您好。就说郎中开的方子吧，有几味药挺不好淘换的，他跑遍了城里的几家药房，硬是给凑齐了。”

“啊。这我就放心了。”裘老板叹了口气，“巧巧，爹都是快六十的人了，什么不明白。中风不是那么容易就好的。裘家的生意，全靠梁满囤了。你要对他还像以前支使伙计似的，他就会生二心。你又不能

抛头露面，不能自己去打理生意，他只要在账目上稍稍做点手脚，你就惨了。”

第十九卷 （4）

“爹的意思是……”

“你要让他觉得他真的是这里的主人，是说了算的大掌柜、梁大老板。”裘老板叮嘱女儿。

“那他要是登鼻子上脸呢？”

“不怕，你只要把账房先生抓在手里，就不怕他玩猫腻了。”

裘巧巧点了点头：“嗯，我明白了。”

“再有，你对他该亲热的时候要亲热一点儿。别让他再叫你小姐了，你也不要叫他的名字，你得叫他当家的，不然，他就不能心甘情愿地为裘家卖命。懂吗？”

裘巧巧点点头。

“我有点饿了，让大师傅给我做一碗热汤面。”裘老板长出了一口气。

裘巧巧站起来，走到门口，对外边大声喊道：“当家的！当家的！”

梁满囤从作坊里跑出来：“小姐，你叫谁呢？”

裘巧巧打了他一巴掌：“你个傻老爷们儿，这院子里谁是我当家的？”

梁满囤受宠若惊，不知所措了。

“对伙计们我是小姐，对你，我是你老婆！去，让伙房做碗热汤面，我们爷仨都吃点儿。”

梁满囤的心一下子热了，忙去了伙房。一家三口头一次乐呵呵地吃了顿饭。要说这蔫人的心眼儿就是多，别看满囤以前那么老实，谁都想欺负他，可这一旦手里有了权，那可就大不一样了。第一个他就把那个平时耍滑又欺负过他的瘦猴给解雇了。

“这是裘老板的意思。你也知道，我是人家的上门女婿，吃软饭的！拉屎都拉不出硬屎橛子来。”梁满囤学着瘦猴平时说他的话，“人微言轻，好话我替你说了一车，老板就是不开面儿。这是我在老板那

给你争取的。这个月你不是才干了十七天吗？我给你要了一个月的工钱。”他给了瘦猴几张钞票。

瘦猴看着梁满囤那样，知道怎么说也是没戏了，就接了钱。“好吧，我还不信了，凭我的本事，就找不到一碗饭吃。哥们儿，我临走得送你一句话，你呀，留个心眼儿。这姓裘的爷俩儿，心可黑着呢！”

“谢谢你的提醒。”梁满囤冷着脸。

“谢什么，我们不管啥时候也是哥们儿，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永远是哥们儿！”梁满囤见他走出去了，朝他唾了一口，“呸！你他妈饿死去吧！”下一个就是牛师傅了。满囤并没有忘了那些打过的板子。牛师傅被叫了来，梁满囤上来就给牛师傅殷勤地倒水装烟。

“梁老板，您别张罗了。有事您赶紧说事吧，我还得抓紧去干活。”

“您坐下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别说我现在是少掌柜，就是我真的当了大老板，您也是我的师傅！”

“不敢不敢。我老牛知道自己是个什么身份，您不管怎么恭敬我，我也就是个掌桌的师傅，领着大伙给老板干活的。”牛师傅不知道他是啥意思，谨慎地回着话。

“那是在裘老板主事儿的时候，现在他老人家病了，我来主事儿了，就得改改这个规矩。我是您一手教出来的，一板子一板子打过来的，这几天伺候我爹太忙，也没顾得上给您倒尿盆儿，真是慢待您了。师傅不怪我吧？”

“哎哟，您这是臊我！因为我打过您，这会儿我悔得呀，恨不得把我这双手剁了！”

“别别别！您这双手可是宝贝。裘记皮铺要是离开了您的这双手，还真得关张。”

牛师傅心里不由得意地想：这倒还真是句实话。可嘴上还是说：“不至于不至于。您现在也已经是个成手了嘛！”

“您这是臊我！就说那熟皮子的配方吧，我就不会嘛！”其实说了半天，满囤为的就是这个。

牛师傅怔了一下，“那也就是个经验，熟能生巧嘛。不过，您现在是老板了，也用不着学了。您现在是操持大事，这点小小的破活，有我老牛就成了。”

第十九卷 (5)

“牛师傅，我要是真的想学呢？”

“您都穿上长衫了，连作坊都不必进了，还学配方干什么？哟！那池子得翻动了，我得去看看。这帮子工匠，你要是一眼照看不到，他们就不给你玩活儿！”说罢站起来就走。他怕的也就是这个。

梁满囤看着牛师傅走出去的背影，心里发着狠。他非要出那个配方不可了。

科尔沁草原深处，一群悲苦万状的蒙古族牧民，赶着勒勒车，拉着帐篷，赶着牲畜，拖家带口地缓缓走着。牧民们满面愁苦，坐在勒勒车上以泪洗面……

这支逃难的队伍走进了镇子。李义站在货栈的门外看见了一对蒙古牧民夫妇。李义上前用蒙语问道：“老兄，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是为了换季迁移牧场吗？”

“我们哪里是换季迁移牧场啊！我们的家被王爷和屯垦军烧光了，王爷为了向奉军出荒卖地，哪管我们这些穷苦牧民是死是活啊？真不知道逃到哪里是个头啊？这年头还有我们的活路吗？”那男人一脸苦相地回答说。

“快，把车赶进来。”李义对伙计说，“快去煮奶茶！”

李义的小店怎么能帮这么些人呢，最多他也只能先给他们弄些吃的了。他无奈地问：“你这拖家带口的，打算去哪里啊？”

“不知道。”牧民的眼里只有浑浊的泪水。

李义从怀里掏出一些银元塞到他的手里：“把这些银元拿上吧，走到水草丰美的地方，重新安个家吧！”

“这位小兄弟，佛爷会保佑你的！”牧民夫妇感激道。

田青和豆花结婚后，就和王南瓜搭拌从包头出发回家乡，现在已经走到了杀虎口。想起来时的遭遇，他们都感慨万千。田青有了上次的经验，一到这儿就提高了警惕。

他们住进了一个小客店。

豆花正在倒洗脸水，就见账房先生骑着毛驴也进了客栈。“哟，这不是曹先生吗？”

账房先生一愣：“豆花？你怎么在这儿？”

“我和我哥回祁县去看看我婆婆。”豆花冲一间客房的窗户喊道，“哥，你快出来！看谁来了！”

田青从房间里跑出来，看见账房先生，又高兴又意外。账房先生自然也是高兴见到了田青。“老弟！哎呀，我还没有喝你的喜酒呢！”

“好好好，一会儿我多叫几个菜，给你补上！”田青很高兴能在这儿见到熟人。

就在这时，山里豹子出现在客店门口，他一眼看见田青，心中一惊赶紧往后退了几步。他和刘一刀、二当家的这些年一直没拉起队伍，就靠打劫路人度日，这次他是到镇子上探风的，不想撞见了田青。

山里豹子一闪身的瞬间，田青看见了他的侧影，也是一怔。

“哥，你看什么呢？”豆花见田青一直望着门口，不解地问道。

田青回过神来。“啊，我好像看见了一个生意上的朋友走过去了。豆花，你去让厨房准备酒菜，我去看看。”他向门外走去。

“真要是你的朋友，别忘了让人家来喝酒！”豆花在他身后嘱咐道。

“我知道！”

田青小心地尾随在山里豹子身后，他想看个究竟，更想了断了这段冤仇。

已经是黄昏了。山里豹子走出镇外，向山岗走去。田青没走大路，从小路绕了过去。山里豹子走进了树林，眼睛一边寻找着一边压低声音叫道：“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刘一刀和二当家的从树后闪了出来。“镇子里有没有‘海冷’把守？”

“有几个当兵的，不过好像并不知道我们来了。”

“窑里有‘火点子’吗？”二当家的问。

“店里好像没有大财主。”

第十九卷 （6）

“那我们这一趟杀虎口来得不值呀！”刘一刀泄了气。

“不过我见到了一个人，您的一个仇人，田青”。

刘一刀一愣，“你不是说他让包头的‘海翅子’给杀了吗？”

“是啊，我是亲眼看见他被包头守城的‘海冷’抓住的，又亲眼看见杀他的布告。不知道他怎么还会活着，而且还带着豆花那个小娘们儿！”

刘一刀“刷”地拔出枪来：“我刘一刀的绺子散了，都是因为这个田青，今天我要亲手杀了他！走！”

他这话刚落地，就见田青突然出现在面前。“刘一刀，你不用费事了，我田青来了。”

三人“刷”地都亮出了手枪。

田青笑了。“我连一寸铁都没带。怎么？威震口外、大名鼎鼎的刘一刀，今天是想以众欺寡吗？”

刘一刀一抬手，“你们退后。田青，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刘一刀吗？”

“知道，许多江湖上的好汉跟你过招，躲不过你第一刀。”

“知道就好。我今天用枪算是欺负你，山里豹子，把你的刀给他。”刘一刀叫道。

“不必！制服你刘一刀，我用不着兵器。”田青很从容地回答。

“这可是你自己找死。田青，记住今天是几儿了吗？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刘一刀举刀就要取田青性命。只见田青一扬手，刘一刀“哎哟”一声，刀落地上。田青飞起身子一脚把刘一刀踹出数步倒在地上，顺手拾起了刘一刀的刀。

二当家的和山里豹子拉动枪栓，田青的刀指着刘一刀的脖子喝道：“不许动！你们只要敢动一动，我就一刀结果了他！”

二当家的和山里豹子僵住了。

“田青，你他妈不是说不用兵器吗？可你竟然用暗器伤人，不够个爷们儿！”倒在地上的刘一刀叫骂着。

田青冷笑一声，“你看看，你手腕上是什么？”

刘一刀一看手腕，钉在手腕上的竟是一枚银角子。

“钱算不算兵器？刘一刀，人各有志。我田青不想落草为寇，所以在你下山的时候逃离了黑土崖。我并无过错。”

“你跟官军里勾外连放火烧了我的山寨！”

“不，我并不知道你中了官军埋伏。我放火烧山也只是为了分散山里豹子的注意，好逃走。你问问山里豹子，我是不是一个你的人也没有杀？就是做饭的大师傅，我也只是把他捆起来而已。”

“这倒是真的。”山里豹子说。

“刘一刀，今天我也看出来了，你眼下走了背运。我不会落井下石，杀一个穷途末路之人。往后也希望你不要再来找我寻仇。以你的身手，完全可以去军营效力，为什么一定干这种冒险又缺德的买卖？”

刘一刀气馁了，“我不用你来教我如何做人！”

“那好，大路朝天，我们各走一边吧！”刀一甩，刀钉在一棵树上，田青头也不回地走了。

刘一刀站了起来眯缝着眼睛看着田青离去的背影。二当家的上前说：“大当家的，不能让这小子就这么走了。杀了他！”

“我刘一刀不是个不讲义气的小蟊贼！今天我认栽了。我们走！”

田青回到客栈时，桌子上已经摆上了酒菜。账房先生、豆花和王南瓜在等着他。“先生，让您久等了。对不起，对不起！”

“哥，你的那位生意上的朋友呢？”豆花问。

“啊，他今天晚上就动身去口外了。不说他了，快给先生满酒啊！”田青岔开话。

豆花给账房先生、田青和王南瓜每人倒了一杯酒。

田青指着王南瓜向账房先生介绍道：“先生，这位叫王南瓜，也是祁县人，跟我一起走西口的穷哥们儿。这回，跟我们搭伴回去看看。”

“豆花已经向我介绍过了。”账房先生端起杯子。

“来，我先敬先生一杯！”喝干了杯中酒，田青问：“方才太匆忙了，我还没来得及问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呀？”

账房先生看着田青，有些难以启齿，“裘老板给了我一个不讨喜的差事。常言说，宁掘一座坟，不拆一桩婚。我这是去你们村，替梁满囤给你姐姐送休书去。唉……”账房先生摇了摇头。

“您说什么？……梁满囤休了我姐姐？”

账房先生点了点头。

田青把手里的酒杯用力一捏，酒杯被捏碎了，“梁满囤！这个见利忘义的白眼狼！我真后悔没废了他！”

“这人哪，真是没法说。平时我看梁满囤挺老实的，老实得让人感觉他有点太窝囊。可没想到，他还有这么一手！”王南瓜感慨道。

“田青，据我所知，梁满囤也没想休你姐姐，他是想瞒天过海，瞒着裘老板和裘巧巧家中有妻室一事。不知是谁给裘老板送来个大礼盒，里面装了一对驴蹄子和一封匿名信，把梁满囤家中有老婆的事全告诉了裘老板父女俩。裘老板当场就气病了。”

“驴蹄子和匿名信？”田青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戏。

“不是你送的？”账房先生看着田青。

“我田青就是再恨梁满囤，当面锣对面鼓，也不会干出这等事来。背后下绊子，不是君子所为。”

“我敢说，梁满囤和裘家父女俩可都认为这是你干的。梁满囤是让裘家的一大笔财产闹得丧良心了。可他一开始真没想休你姐姐，还想去跳黄河给裘家父女赔不是呢。是裘老板和裘巧巧连唬带吓，逼着他休的你姐姐。就连这封休书都是裘老板事先写好，让梁满囤抄的。”

田青听罢，痛苦地摇了摇头叹了句：“我苦命的姐姐啊！”听了账房先生的话，田青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一晚上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他不知道回家该如何面对娘和苦命的姐姐。不知道她们能否受得住这样的打击。

第二十卷 （1）

第二天，田青、豆花、王南瓜和账房先生一行人一起上路了。路过一家寺庙时，田青对南瓜说：“还记得那座寺庙吗？里面有位万了师父，长得和你一模一样，还把梁满囤的伤脚给治好了？”

王南瓜当然记得。他脚步慢了下来，边走边扭着脖子往寺庙门口看着……“田青，我想去寺庙看看万了师父。”王南瓜对万了师父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

“好。我们在外边等你。”田青痛快地回道。

王南瓜抬脚走上了寺庙的台阶，走到庙门前，轻轻地拍了拍庙门。一个年轻的小和尚走了出来。王南瓜冲小和尚双手一合十，“师父，我想见见万了师父。”

“阿弥陀佛！施主请跟我来。”小和尚看到王南瓜好像一点儿也不惊讶。

禅房里空无一人，王南瓜四下里看了看，“师父，万了师父呢？”

“阿弥陀佛！这位施主可是山西祁县人氏王南瓜？”

“正是。”

小和尚打开一个柜子门，从里边取出一个小包袱递给王南瓜，“这是万了师父留给你的。”

王南瓜接过包袱，奇怪地问：“万了师父给我的？他人呢？”

“万了师父两年前就离开了。他知道你还会回来找他，就把这个包袱托我转交给你，说让你回家后把里边的东西转交给你母亲。并让我转告你，不要再到处找他了。万了万了，尘缘已了。”

小和尚说完走了出去。王南瓜跌坐在床上，泪水夺眶而出，在心里喊了一声：“爹！”

多年的愿望就这样了结了，王南瓜背着包袱神情怅然地走出了庙门。忽然他冲着庙门“扑通”一声跪下了，声泪俱下地喊道：“爹！儿子给您磕头了！”王南瓜跪在地上“砰砰砰”地磕了三个响头……等在一边的豆花和账房先生都愣住了，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田青的眼圈红了，他走过去拉起了长跪不起的王南瓜，“走吧，兄弟。”

一行人一路无语地走到三岔路口，田青拍拍王南瓜的肩膀，“南瓜兄，回去把你爹的事儿，在伯母坟头上好好念叨念叨吧！”

王南瓜叹了口气，“我总算能给我娘个交代了。我也没白活，总算见过我爹一面。我们村，有好几个像我这样的，爹在年轻的时候走了西口，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跟他们比起来，我知足了。”

两人就此道了别，约定下个月初三早晨在这里会合，然后就各自上了路。

田青、豆花和账房先生走进了田家庄。从圪梁上传来了放羊娃的歌声：

对面那圪梁上那是个谁?

那就是那个要命的二小妹妹，

那山上长着十个样样的草，

十样样我看见妹子就样样好。

满天天的星星一哟一颗明，

算准准就数妹子一呀一个人，

哥哥我在圪梁梁上，妹妹你呀你在沟，

心思对了妹子你就摆摆手……

田青心里充满了伤感，一为姐姐，二为秀秀。他指着一户农家小院对账房先生说：“先生，那就是梁满囤的家。我先跟我娘说一声，让她心里有个准备，好接我姐姐回家。”

“临来的时候，裘老板特意嘱咐我，你姐姐也怪可怜的，让我好好安抚安抚她，别让她一时想不开，出了人命。我呢，当然要劝你姐姐，可是我毕竟是外人，又是来替梁满囤送休书的。她哪里会听我的？你是她弟弟……”账房先生求助地看着田青。

“您不用说了。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那就多多拜托了！”

田丹丹又哪里知道自己已经被休了呢？每天夜里睡不着时，她都一边给满囤做鞋一边嘴里哼着《苦相思》。其实她心里比唱的那《苦相思》更苦。

第二十卷 （2）

山药蛋开花结个蛋，

哥哥是俺心肝肝。

半碗黄豆半碗米，

端起了饭碗想起了你。

白日里想你不敢看，

黑夜里想你吹不熄灯。

想你想得迷了窍，

寻柴火掉在了山药窖。

满天星星月不明，

白白等了你一黄昏。

我给哥哥纳鞋帮，

泪滴落在鞋尖上……

梁家夫妇一听到田丹丹的歌声，都会更加想念儿子满囤。满囤一走就是两年了。可这一阵子一点消息也没有了，两人都老了，地里的活全靠丹丹。“你没注意？丹丹身子骨可是越来越不济了。我担心，你我一天天老了，还抱不上孙子。满囤别在口外挣不到钱，还把生儿育女的大事儿给耽误了。”老梁对老婆说。

“要不哪天你去县城，找黄先生写封信给满囤，让他回来吧。别让丹丹在家里苦熬了，年纪轻轻的，这活寡守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没看她给满囤做的那些双单鞋棉鞋，摞一块都有一房高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别王二爷剥蒜，闹个两耽误。钱钱没挣着，梁家的香火还断了。”梁父赞同道。

谁想到梁父还没找人给满囤写信，满囤的休书就到了。梁家欢喜地将账房先生迎进了门。

丹丹今天这个高兴啊，她给账房先生满酒夹菜地忙活，因为他是满囤身边来的客啊。“先生，年景不济，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您，您就将就着吃一口吧。”

“挺好挺好。让你们破费了。”

“先生，我敬您一杯。自打满囤和田青走了西口，我们两家的担子，就全压在丹丹一个人身上了。要是没有丹丹没日没夜地忙活着，我和满囤他娘早就饿死了。我这个儿媳妇九岁就到我们家了，就跟我亲闺女一样。”梁父端着酒杯敬账房先生，嘴里不住口地夸着丹丹。

“是啊。丹丹对我们老两口那是没的说，孝顺啊。先生，回到包头，告诉我们家满囤一声，好好干！千万别做对不起丹丹的事。我们都盼着他挣钱回家呢。”梁妻在一旁也说道。

“先生，人家田青都回来了，满囤咋没回来呢？”丹丹好容易插上话。

“你儿子现在当了老板了。”账房先生冲老梁道喜。

“是吗？！”梁父惊喜地转脸冲梁母和丹丹说，“你们听听！我们梁家祖坟冒青烟了！我就说过嘛，我们家满囤错不了！果不其然，两年工夫就出息大发了！当了老板了！”

“那我弟弟田青呢？”

梁父抢着说：“田青不是来信说他是外柜吗？那就是说，他现在得让咱们满囤管着了！姐夫管小舅子，在理。”

梁父给账房先生满上酒，试探着问：“那……满囤的意思是让你来送钱了？”

“不是。是让我来接你们去包头。”

“听听，听听！满囤要接我们去享福了！丹丹，你把你给满囤做的那些双单鞋棉鞋都带上。咱们一家子就要在包头团圆了！”

丹丹高兴得喜泪在眼圈中打转。

“对，带上，都带上。这回你就不用半夜三更地睡不着觉，一针一线地给满囤做鞋了！”

丹丹不好意思地叫了声：“娘！”

账房先生看着一家人欢天喜地的样子，一时竟不知如何张口告诉他们满囤休妻的事了，只好一个劲儿地喝酒。而沉浸在欢乐中的一家人，谁又会注意到账房先生是一脸苦笑呢？

——全书完——